

史

記

漢 司馬遷 撰
宋 裴駰 集解
唐 司馬貞 索隱
唐 張守節 正義

史記

第 五 冊

卷三一至卷四二（世家）

中 華 書 局

史記卷三十一

吳太伯世家第一

〔索隱〕系家者，記諸侯本系也，言其下及子孫常有國。故孟子曰「陳仲子，齊之系家」。又董仲舒曰「王者封諸侯，非官之也，得以代爲家也」。

吳太伯，〔一〕太伯弟仲雍，〔二〕皆周太王之子，而王季歷之兄也。季歷賢，而有聖子昌，太王欲立季歷以及昌，於是太伯、仲雍二人乃犇荊蠻，文身斷髮，示不可用，〔三〕以避季歷。季歷果立，是爲王季，而昌爲文王。太伯之犇荊蠻，自號句吳。〔四〕荊蠻義之，從而歸之千餘家，立爲吳太伯。

〔一〕〔集解〕韋昭曰：「後武王追封爲吳伯，故曰吳太伯。」〔索隱〕國語曰「黃池之會，晉定公使謂吳王夫差曰『夫命圭

有命，固曰吳伯，不曰吳王』」，是吳本伯爵也。〔范甯解論語〕曰「太者，善大之稱；伯者，長也。周太王之元子故曰

太伯」。稱仲雍、季歷，皆以字配名，則伯亦是字，又是爵，但其名史籍先闕耳。〔正義〕吳，國號也。太伯居梅

里，在常州無錫縣東南六十里。至十九世孫壽夢居之，號句吳。壽夢卒，諸樊南徙吳。至二十一代孫光，使子胥築闔閭城都之，今蘇州也。

〔二〕索隱伯、仲、季是兄弟次第之字。若表德之字，意義與名相符，則系本曰「吳孰哉居蕃離」，宋忠曰「孰哉，仲雍字。蕃離，今吳之餘暨也」。解者云雍是執食，故曰雍字孰哉也。

〔三〕集解應劭曰：「常在水中，故斷其髮，文其身，以象龍子，故不見傷害。」正義江熙云：「太伯少弟季歷生文王昌，有聖德，太伯知其必有天下，故欲傳國於季歷。以太王病，託採藥於吳越，不反。太王薨而季歷立，一讓也；季歷薨而文王立，二讓也；文王薨而武王立，遂有天下，三讓也。又釋云：太王病，託採藥，生不事之以禮，一讓也；太王薨而不反，使季歷主喪，不葬之以禮，二讓也；斷髮文身，示不可用，使歷主祭祀，不祭之以禮，三讓也。」

〔四〕集解宋忠曰：「句吳，太伯始所居地名。」索隱荆者，楚之舊號，以州而言之曰荆。蠻者，閩也，南夷之名；

蠻亦稱越。此言自號句吳，吳名起於太伯，明以前未有吳號。地在楚越之界，故稱荆蠻。顏師古注漢書，以吳言「句」者，夷語之發聲，猶言「於越」耳。此言「號句吳」，當如顏解。而注引宋忠以爲地名者，系本居篇曰「孰哉居蕃離，孰姑徙句吳」，宋氏見史記有「太伯自號句吳」之文，遂彌縫解彼云是太伯始所居地名。裴氏引之，恐非其義。蕃離既有其地，句吳何總不知真實？吳人不聞別有城邑，曾名句吳，則系本之文或難依信。吳地記曰：「泰伯居梅里，在闔閭城北五十里許。」

太伯卒，〔一〕無子，弟仲雍立，是爲吳仲雍。仲雍卒，〔二〕子季簡立。季簡卒，子叔達立。叔達卒，子周章立。是時周武王克殷，求太伯、仲雍之後，得周章。周章已君吳，因而封之。乃封周章弟虞仲於周之北故夏虛，〔三〕是爲虞仲，〔四〕列爲諸侯。

〔一〕集解 皇覽曰：「太伯冢在吳縣北梅里聚，去城十里。」

〔二〕索隱 吳地記曰：「仲雍冢在吳郡常孰縣西海虞山上，與言偃冢並列。」

〔三〕集解 徐廣曰：「在河東大陽縣。」

〔四〕索隱 夏都安邑，虞仲都大陽之虞城，在安邑南，故曰夏虛。左傳曰：「太伯、虞仲，太王之昭」，則虞仲是太王之子必也。又論語稱「虞仲、夷逸隱居放言」，是仲雍稱虞仲。今周章之弟亦稱虞仲者，蓋周章之弟字仲，始封於虞，故曰虞仲。則仲雍本字仲，而爲虞之始祖，故後代亦稱虞仲，所以祖與孫同號也。

周章卒，子熊遂立。熊遂卒，子柯相立。〔一〕柯相卒，子彊鳩夷立。彊鳩夷卒，子餘橋疑吾立。〔二〕餘橋疑吾卒，子柯盧立。柯盧卒，子周繇立。〔三〕周繇卒，子屈羽立。〔四〕屈羽卒，子夷吾立。夷吾卒，子禽處立。禽處卒，子轉立。〔五〕轉卒，子頗高立。〔六〕頗高卒，子句卑立。〔七〕是時晉獻公滅周北虞公，以開晉伐虢也。〔八〕句卑卒，子去齊立。去齊卒，子壽夢立。〔九〕壽夢立而吳始益大，稱王。

〔一〕正義 柯音歌。相音相匠反。

〔二〕正義 橋音躋驕反。

〔三〕正義 繇音遙，又音由。

〔四〕正義 屈，居勿反。

〔五〕索隱 譙周古史考云「柯轉」。

〔六〕索隱 古史考作「頗夢」。

〔七〕索隱 古史考云「畢軫」。

〔八〕索隱 春秋經僖公五年「冬，晉人執虞公」。左氏二年傳曰「晉荀息請以屈產之乘與垂棘之璧假道伐虢，宮之奇諫，不聽。虞公許之，且請先伐之，遂伐虢，滅下陽」。五年傳曰「晉侯復假道伐虢，宮之奇諫，不聽。以其族行，曰「虞不臘矣」。八月甲午，晉侯圍上陽。冬十有二月，滅虢。師還，遂襲虞，滅之」也。

〔九〕正義 夢，莫公反。

自太伯作吳，五世而武王克殷，封其後爲二：其一虞，在中國；其一吳，在夷蠻。十二世而晉滅中國之虞。中國之虞滅二世，而夷蠻之吳興。〔一〕大凡從太伯至壽夢十九世。〔二〕

〔一〕正義 中國之虞滅後二世，合七十一年，至壽夢而興大，稱王。

〔二〕索隱 壽夢是仲雍十九代孫也。

王壽夢二年，〔一〕楚之亡大夫申公巫臣怨楚將子反而奔晉，自晉使吳，教吳用兵乘車，令其子爲吳行人，〔二〕吳於是始通於中國。吳伐楚。十六年，楚共王伐吳，至衡山。〔三〕

〔一〕索隱 自壽夢已下始有其年，春秋唯記卒年。計二年當成七年也。

〔二〕集解 服虔曰：「行人，掌國賓客之禮籍，以待四方之使，賓大客，受小客之幣辭。」索隱 左傳魯成二年曰「巫臣使齊，及鄭，使介反幣，而以夏姬行，遂奔晉」。七年傳曰「子重、子反殺巫臣之族而分其室，巫臣遺二子書曰

『余必使爾罷於奔命以死』。巫臣使於吳，吳子壽夢悅之，乃通吳于晉，教吳乘車，教之戰陣，教之叛楚，實其子狐庸焉，使爲行人。吳始伐楚，伐巢，伐徐。馬陵之會，吳入州來，子重、子反於是乎一歲七奔命。是。

〔三〕集解 杜預曰：『吳興烏程縣南也。』索隱 春秋經襄三年「楚公子嬰齊帥師伐吳」，左傳曰「楚子重伐吳，爲簡之師，克鳩茲，至于衡山」也。

二十五年，王壽夢卒。〔一〕壽夢有子四人，長曰諸樊，〔二〕次曰餘祭，次曰餘昧，〔三〕次曰

季札。〔四〕季札賢，而壽夢欲立之，季札讓不可，於是乃立長子諸樊，攝行事當國。

〔一〕索隱 襄十二年經曰「秋九月，吳子乘卒」。左傳曰壽夢。計從成六年至此，正二十五年。系本曰「吳孰姑徙句吳」。宋忠曰「孰姑，壽夢也」。代謂祝夢乘諸也。壽孰音相近，姑之言諸也，毛詩傳讀「姑」爲「諸」，知孰姑壽夢是一人，又名乘也。

〔二〕索隱 春秋經書「吳子遏」，左傳稱「諸樊」，蓋遏是其名，諸樊是其號。公羊傳「遏」作「謁」。

〔三〕索隱 左傳曰「閻戕戴吳」。杜預曰「戴吳，餘祭也」。又襄二十八年左傳，齊慶封奔吳，句餘與之朱方。杜預曰「句餘，吳子夷末也」。計餘祭以襄二十九年卒，則二十八年賜慶封邑，不得是夷末。且句餘餘祭或謂是一人，夷末惟史記、公羊作「餘昧」，左氏及穀梁並爲「餘祭」。夷末、句餘音字各異，不得爲一，或杜氏誤耳。正義祭，側界反。昧，莫葛反。

〔四〕索隱 公羊傳曰：「謁也，餘祭也，夷末也，與季子同母者四人。季子弱而才，兄弟皆愛之，同欲以爲君，兄弟遞相爲君，而致國乎季子。故謁也死，餘祭也立；餘祭也死，夷末也立；夷末也死，則國宜之季子，季子使而亡焉。僚者長庶也，卽之。閻閻曰：『將從先君之命與，則國宜之季子也；如不從君之命，則宜立者我也。僚惡得爲君者長庶也，卽之。』

乎？『於是使專諸刺僚。』史記壽夢四子，亦約公羊文，但以僚爲餘昧子爲異耳。左氏其文不明，服虔用公羊，杜預依史記及吳越春秋。下注徐廣引系本曰：『夷昧及僚，夷昧生光』，檢系本今無此語。然按左狐庸對趙文子，謂『夷末甚德而度，其天所啓也，必此君之子孫實終之』。若以僚爲末子，不應此言。又光言『我王嗣』，則光是夷昧子，且明是庶子。

王諸樊元年，〔一〕諸樊已除喪，讓位季札。季札謝曰：『曹宣公之卒也，諸侯與曹人不義曹君，〔二〕將立子臧，子臧去之，以成曹君，〔三〕君子曰〔四〕『能守節矣』。君義嗣，〔五〕誰敢干君！有國，非吾節也。札雖不材，願附於子臧之義。』吳人固立季札，季札棄其室而耕，乃舍之。〔六〕秋，吳伐楚，楚敗我師。四年，晉平公初立。〔七〕

〔一〕集解世本曰：『諸樊徙吳』也。

〔二〕集解服虔曰：『宣公，曹伯盧也，以魯成公十三年會晉侯伐秦，卒于師。曹君，公子負芻也。負芻在國，聞宣公卒，殺太子而自立，故曰不義之也。』

〔三〕集解服虔曰：『子臧，負芻庶兄。』索隱成十三年左傳曰：『曹宣公卒于師。曹人使公子負芻守，使公子欣時逆喪。秋，負芻殺其太子而自立。』杜預曰：『皆宣公庶子也。負芻，成公也。欣時，子臧也。』十五年傳曰：『會于戚，討曹成公也，執而歸諸京師。諸侯將見子臧於王而立之。』子臧曰：『前志有之，曰聖達節，杜預曰：聖人應天命，不拘常禮也。次守節，杜預曰：謂賢者也。下失節。杜預曰：愚者，妄動也。爲君，非吾節也。雖不能聖，敢失守乎？』遂逃奔宋。」

〔四〕索隱 君子者，左丘明所爲史評仲尼之詞，指仲尼爲君子也。

〔五〕集解 王肅曰：「義，宜也。嫡子嗣國，得禮之宜。」杜預曰：「諸樊嫡子，故曰義嗣。」

〔六〕索隱 「諸樊元年已除喪」至「乃舍之」，皆襄十四年左氏傳文。〔正義〕舍音捨。

〔七〕索隱 左傳襄十六年春，葬晉悼公，平公卽位是也。

十三年，王諸樊卒。〔一〕有命授弟餘祭，欲傳以次，必致國於季札而止，以稱先王壽夢之意，且嘉季札之義，兄弟皆欲致國，令以漸至焉。季札封於延陵，〔二〕故號曰延陵季子。

〔一〕索隱 春秋經襄二十五年：「十有二月，吳子遏伐楚，門于巢，卒。」左傳曰：「吳子諸樊伐楚，以報舟師之役，門于巢。巢牛臣曰：『吳王勇而輕，若啓之，將親門，我獲射之，必殪。是君也死，疆其少安。』從之。吳子門焉，牛臣隱於短牆以射之，卒。」

〔二〕索隱 襄三十一年左傳趙文子問於屈狐庸曰「延州來季子其果立乎」，杜預曰「延州來，季札邑也」。昭二十七年左傳曰「吳子使延州來季子聘于上國」，杜預曰「季子本封延陵，後復封州來，故曰延州來」。成七年左傳曰「吳人州來」，杜預曰「州來，楚邑，淮南下蔡縣是」。昭十三年傳「吳伐州來」，二十三年傳「吳滅州來」。則州來本爲楚邑，吳光伐滅，遂以封季子也。地理志云會稽毗陵縣，季札所居。太康地理志曰「故延陵邑，季札所居，栗頭有季札祠」。地理志沛郡下蔡縣云，古州來國，爲楚所滅，後吳取之，至夫差，遷昭侯於此。公羊傳曰「季子去之延陵，終身不入吳國」，何休曰「不入吳朝廷也」。此云「封於延陵」，謂因而賜之以菜邑。而杜預春秋釋例土地名則云「延州來，闕」，不知何故而爲此言也。

王餘祭三年，齊相慶封有罪，自齊來犇吳。吳予慶封朱方之縣，^{〔一〕}以爲奉邑，以女妻之，富於在齊。

〔一〕集解 吳地記曰：「朱方，秦改曰丹徒。」

四年，吳使季札聘於魯，^{〔一〕}請觀周樂。^{〔二〕}爲歌周南、召南。^{〔三〕}曰：「美哉，始基之矣，^{〔四〕}猶未也。^{〔五〕}然勤而不怨。」^{〔六〕}歌邶、鄘、衛。^{〔七〕}曰：「美哉，淵乎，憂而不困者也。」^{〔八〕}吾聞衛康叔、武公之德如是，是其衛風乎？^{〔九〕}歌王。^{〔一〇〕}曰：「美哉，思而不懼，其周之東乎？」^{〔一一〕}歌鄭。^{〔一二〕}曰：「其細已甚，民不堪也，是其先亡乎？」^{〔一三〕}歌齊。曰：「美哉，泱泱乎大風也哉。」^{〔一四〕}表東海者，其太公乎？^{〔一五〕}國未可量也。」^{〔一六〕}歌豳。曰：「美哉，蕩蕩乎，樂而不淫，^{〔一七〕}其周公之東乎？」^{〔一八〕}歌秦。曰：「此之謂夏聲。夫能夏則大，大之至也，其周之舊乎？」^{〔一九〕}歌魏。曰：「美哉，颯颯乎，^{〔二〇〕}大而寬，^{〔二一〕}儉而易，行以德輔，此則盟主也。」^{〔二二〕}歌唐。曰：「思深哉，其有陶唐氏之遺風乎？不然，何憂之遠也？」^{〔二三〕}非令德之後，誰能若是！歌陳。曰：「國無主，其能久乎？」^{〔二四〕}自鄆以下，無譏焉。」^{〔二五〕}歌小雅。^{〔二六〕}曰：「美哉，思而不貳，^{〔二七〕}怨而不言，^{〔二八〕}其周德之衰乎？」^{〔二九〕}猶有先王之遺民也。」^{〔三〇〕}歌大雅。^{〔三一〕}曰：「廣哉，熙熙乎，^{〔三二〕}曲而有直體，^{〔三三〕}其文王之德乎？」歌頌。^{〔三四〕}曰：「至矣哉，^{〔三五〕}直而不倨，^{〔三六〕}曲

而不詘，〔三七〕近而不偪，〔三八〕遠而不攜，〔三九〕遷而不淫，〔四〇〕復而不厭，〔四一〕哀而不愁，〔四二〕樂而不荒，〔四三〕用而不匱，〔四四〕廣而不宣，〔四五〕施而不費，〔四六〕取而不貪，〔四七〕處而不底，〔四八〕行而不流。〔四九〕五聲和，八風平，〔五〇〕節有度，守有序，〔五一〕盛德之所同也。〔五二〕見舞象箏、南籥者，〔五三〕曰：「美哉，猶有感。」〔五四〕見舞大武，〔五五〕曰：「美哉，周之盛也其若此乎？」見舞韶護者，〔五六〕曰：「聖人之弘也，〔五七〕猶有慙德，聖人之難也！」〔五八〕見舞大夏，〔五九〕曰：「美哉，勤而不德！」〔六〇〕非禹其誰能及之？」見舞招箏，〔六一〕曰：「德至矣哉，大矣，〔六二〕如天之無不燾也，〔六三〕如地之無不載也，雖甚盛德，無以加矣。觀止矣，若有他樂，吾不敢觀。」〔六四〕

〔一〕集解 在春秋魯襄公二十九年。

〔二〕集解 服虔曰：「周樂，魯所受四代之樂也。」杜預曰：「魯以周公故，有天子禮樂。」

〔三〕集解 杜預曰：「此皆各依其本國歌所常用聲曲。」

〔四〕集解 王肅曰：「言始造王基也。」

〔五〕集解 賈逵曰：「言未有雅、頌之成功也。」杜預曰：「猶有商紂，未盡善也。」

〔六〕集解 杜預曰：「未能安樂，然其音不怨怒。」

〔七〕集解 杜預曰：「武王伐紂，分其地爲三監。三監叛，周公滅之，并三監之地，更封康叔，故三國盡被康叔之化。」

〔八〕集解 賈逵曰：「淵，深也。」杜預曰：「亡國之音哀以思，其民困。衛康叔、武公德化深遠，雖遭宣公淫亂，懿公滅

亡，民猶秉義，不至於困。」

〔九〕集解 賈逵曰：「康叔遭管叔、蔡叔之難，武公罹幽王、褒姒之憂，故曰康叔、武公之德如是。」杜預曰：「康叔，武公，皆衛之令德君也。聽聲以爲別，故有疑言。」

〔一〇〕集解 服虔曰：「王室當在雅，衰微而列在風，故國人猶尊之，故稱王，猶春秋之王人也。」杜預曰：「王，黍離也。」

〔一一〕集解 服虔曰：「平王東遷維維邑。」杜預曰：「宗周殞滅，故憂思；猶有先王之遺風，故不懼也。」正義 思音肆。

〔一二〕集解 賈逵曰：「鄭風，東鄭是。」

〔一三〕集解 服虔曰：「其風細弱已甚，攝於大國之間，無遠慮持久之風，故曰民不堪，將先亡也。」

〔一四〕集解 服虔曰：「泱泱，舒緩深遠，有大和之意。其詩風刺，辭約而義微，體疏而不切，故曰大風。」索隱 泱，於良反。泱泱猶汪洋洋洋，美盛貌也。杜預曰：「弘大之聲」也。

〔一五〕集解 王肅曰：「言爲東海之表式。」

〔一六〕集解 服虔曰：「國之興衰，世數長短，未可量也。」杜預曰：「言其或將復興。」

〔一七〕集解 賈逵曰：「蕩然無憂，自樂而不荒淫也。」

〔一八〕集解 杜預曰：「周公遭管蔡之變，東征，爲成王陳后稷先公不敢荒淫，以成王業，故言其周公東乎。」

〔一九〕集解 杜預曰：「秦仲始有車馬禮樂，去戎狄之音而有諸夏之聲，故謂之夏聲。及襄公佐周平王東遷而受其故地，故曰周之舊也。」

〔二〇〕索隱 風音馮，又音泛。杜預曰：「中庸之聲。」

〔二一〕索隱 左傳作「大而婉」。杜預曰：「婉，約也。大而約，則儉節易行。」寬字宜讀爲「婉」也。

〔三三〕集解 徐廣曰：「盟，一作『明』。」駟案：賈逵曰「其志大，直而有曲體，歸中和中庸之德，難成而實易行。故曰以德輔此，則盟主也。」杜預曰「惜其國小而無明君。」索隱 注引徐廣曰「盟，一作『明』。」按：左傳亦作「明」，

此以聽聲知政，言其明聽耳，非盟會也。

〔三三〕集解 杜預曰：「晉本唐國，故有堯之遺風。憂深思遠，情發於聲也。」

〔三四〕集解 杜預曰：「淫聲放蕩，無所畏忌，故曰國無主。」

〔三五〕集解 服虔曰：「鄒以下，及曹風也。其國小，無所刺譏。」

〔三六〕集解 杜預曰：「小雅，小正，亦樂歌之章。」

〔三七〕集解 杜預曰：「思文武之德，無貳叛之心也。」

〔三八〕集解 王肅曰：「非不能言，畏罪咎也。」

〔三九〕集解 杜預曰：「衰，小也。」

〔四〇〕集解 杜預曰：「謂有殷王餘俗，故未大衰。」

〔三一〕集解 杜預曰：「大雅，陳文王之德，以正天下。」

〔三二〕集解 杜預曰：「熙熙，和樂聲。」

〔三三〕集解 杜預曰：「論其聲。」

〔三四〕集解 杜預曰：「頌者，以其成功告於神明。」

〔三五〕集解 賈逵曰：「言道備至也。」

〔三六〕集解 杜預曰：「倨，傲也。」

〔三七〕集解 杜預曰：「訕，撓也。」

〔三八〕集解 杜預曰：「謙，退也。」

〔三九〕集解 杜預曰：「攜，貳也。」

〔四〇〕集解 服虔曰：「遷，徙也。」文王徙鄆，武王居鄴。杜預曰：「淫，過蕩也。」

〔四一〕集解 杜預曰：「常日新也。」

〔四二〕集解 杜預曰：「知命也。」

〔四三〕集解 杜預曰：「節之以禮也。」

〔四四〕集解 杜預曰：「德弘大。」

〔四五〕集解 杜預曰：「不自顯也。」

〔四六〕集解 杜預曰：「因民所利而利之。」

〔四七〕集解 杜預曰：「義然後取。」

〔四八〕集解 杜預曰：「守之以道。」

〔四九〕集解 杜預曰：「制之以義。」

〔五〇〕集解 杜預曰：「宮、商、角、徵、羽謂之五聲。八方之氣謂之八風。」

〔五一〕集解 杜預曰：「八音克諧，節有度也。無相奪倫，守有序也。」

〔五二〕集解 杜預曰：「頌有殷、魯，故曰盛德之所同。」

〔五三〕集解 賈逵曰：「象，文王之樂武象也。箭，舞曲也。南籥，以籥舞也。」

索隱 箭音朔，又素交反。

〔五四〕集解 服虔曰：「憾，恨也。恨不及己以伐紂而致太平也。」〔索隱〕感讀爲「憾」，字省耳，胡暗反。

〔五五〕集解 賈逵曰：「大武，周公所作武王樂也。」

〔五六〕集解 賈逵曰：「韶護，殷成湯樂大護也。」

〔五七〕集解 賈逵曰：「弘，大也。」

〔五八〕集解 服虔曰：「慙於始伐而無聖佐，故曰聖人之難也。」

〔五九〕集解 賈逵曰：「夏禹之樂大夏也。」

〔六〇〕集解 服虔曰：「禹勤其身以治水土也。」

〔六一〕集解 服虔曰：「有虞氏之樂大韶也。」〔索隱〕「韶」字體變耳。

〔六二〕集解 服虔曰：「至，帝王之道極於韶也，盡美盡善也。」

〔六三〕集解 賈逵曰：「燾，覆也。」

〔六四〕集解 服虔曰：「周用六代之樂，堯曰咸池，黃帝曰雲門。魯受四代，下周二等，故不舞其二。季札知之，故曰有

他樂吾不敢請。」

去魯，遂使齊。說晏平仲曰：「子速納邑與政。」〔一〕無邑無政，乃免於難。齊國之政將有所歸，未得所歸，難未息也。故晏子因陳桓子以納政與邑，是以免於樂高之難。〔二〕

〔一〕集解 服虔曰：「入邑與政職於公，不與國家之事。」

〔二〕集解 難在魯昭公八年。〔正義〕難，乃憚反。在魯昭公八年。樂施、高彊二氏作難，陳桓子和之乃解也。

去齊，使於鄭。見子產，如舊交。謂子產曰：「鄭之執政侈，難將至矣，政必及子。子爲政，慎以禮。」^{〔一〕}不然，鄭國將敗。」去鄭，適衛。說蘧瑗、史狗、史鰌、公子荆、公叔發、公子朝曰：「衛多君子，未有患也。」

〔一〕集解 服虔曰：「禮，所以經國家，利社稷也。」

自衛如晉，將舍於宿，^{〔二〕}聞鍾聲，^{〔三〕}曰：「異哉！吾聞之，辯而不德，必加於戮。」^{〔四〕}夫子獲罪於君以在此，^{〔五〕}懼猶不足，而又可以畔乎？^{〔六〕}夫子之在此，猶燕之巢于幕也。^{〔七〕}君在殯而可以樂乎？^{〔八〕}遂去之。文子聞之，終身不聽琴瑟。^{〔九〕}

〔一〕集解 左傳曰：「將宿於戚。」

索隱 注引左傳曰「將宿於戚」。按：太史公欲自爲一家，事雖出左氏，文則隨義

而換。既以「舍」字替「宿」，遂誤下「宿」字替於「戚」。戚既是邑名，理應不易。今宜讀宿爲「戚」。戚，衛邑，孫文子舊所食地。

〔二〕集解 服虔曰：「孫文子鼓鐘作樂也。」

〔三〕集解 服虔曰：「辯若鬭辯也。夫以辯爭，不以德居之，必加於刑戮也。」

〔四〕集解 賈逵曰：「夫子，孫文子也。獲罪，出獻公，以戚畔也。」

〔五〕索隱 左傳曰「而又何樂」。此「畔」字宜讀曰「樂」。樂謂所聞鐘聲也，畔非其義也。

〔六〕集解 王肅曰：「言至危也。」

〔七〕集解 賈逵曰：「衛君獻公棺在殯未葬。」

〔八〕集解服虔曰：「聞義而改也。琴瑟不聽，況於鐘鼓乎？」

適晉，說趙文子、〔一〕韓宣子、〔二〕魏獻子、〔三〕曰：「晉國其萃於三家乎？」〔四〕將去，謂叔向曰：「吾子勉之！君侈而多良，大夫皆富，政將在三家。」〔五〕吾子直，〔六〕必思自免於難。」

〔一〕索隱名武也。

〔二〕索隱名起也。

〔正義〕世本云名秦。

〔三〕索隱名鍾舒也。

〔四〕集解服虔曰：「言晉國之祚將集於三家。」

〔五〕集解杜預曰：「富必厚施，故政在三家也。」

〔六〕集解服虔曰：「直，不能曲撓以從衆。」

季札之初使，北過徐君。徐君好季札劍，口弗敢言。季札心知之，爲使上國，未獻。還至徐，徐君已死，於是乃解其寶劍，繫之徐君冢樹而去。〔一〕從者曰：「徐君已死，尚誰予乎？」季子曰：「不然。始吾心已許之，豈以死倍吾心哉！」

〔一〕正義括地志云：「徐君廟在泗州徐城縣西南一里，卽延陵季子挂劍之徐君也。」

七年，楚公子圍弑其王夾敖而代立，是爲靈王。〔一〕十年，楚靈王會諸侯而以伐吳之朱

方，以誅齊慶封。吳亦攻楚，取三邑而去。^{〔二〕}十一年，楚伐吳，至雩婁。^{〔三〕}十二年，楚復來伐，次於乾谿，^{〔四〕}楚師敗走。

〔一〕索隱春秋經襄二十五年，吳子遏卒；二十九年，闔殺吳子餘祭；昭十五年，吳子夷未卒。是餘祭在位四年，餘昧在位十七年。系家倒錯二王之年，此七年正是餘昧之三年。昭元年經曰「冬十有一月，楚子麇卒」。左傳曰「楚公子圍將聘于鄭，未出竟，聞王有疾而還。人問王疾，縊而殺之，孫卿曰：以冠纓絞之。遂殺其子幕及平夏。葬王于郟，謂之郟敖也。」

〔二〕集解左傳曰：「吳伐楚，入棘、櫟、麻，以報朱方之役。」索隱杜預注彼云「皆楚東鄙邑也。」譙國鄆縣東北有棘亭，汝陰新蔡縣東北有櫟亭。按：解者以麻即襄城縣故麻城是也。

〔三〕集解服虔曰：「雩婁，楚之東邑。」索隱昭五年左傳曰「楚子使沈尹射待命于巢，蓬啓强待命於雩婁」。今直言至雩婁，略耳。

〔四〕集解杜預曰：「乾谿在譙國城父縣南，楚東境。」

十七年，王餘祭卒，^{〔一〕}弟餘昧立。王餘昧二年，楚公子弃疾弑其君靈王代立焉。^{〔二〕}

〔一〕索隱春秋襄二十九年經曰「闔殺吳子餘祭」。左傳曰「吳人伐越，獲俘焉，以爲闔，使守舟。吳子餘祭觀舟，闔以刀殺之」。公羊傳曰「近刑人則輕死之道」是也。

〔二〕索隱據春秋，即昧之十五年也。昭十三年經曰「夏四月，楚公子比自晉歸于楚，弑其君虔于乾谿，楚公子棄疾殺公子比」。左傳具載，以詞繁不錄。公子比，棄疾，皆靈王弟也。比即子干也。靈王，公子圍也，即位後易名爲

虔。棄疾卽位後易名熊居，是爲平王。〔史記以平王遂有楚國，故曰「棄疾弑君」；春秋以子干已爲王，故曰「此殺君」，彼此各有意義也。〕

四年，王餘昧卒，欲授弟季札。季札讓，逃去。於是吳人曰：「先王有命，兄卒弟代立，必致季子。」季子今逃位，則王餘昧後立。今卒，其子當代。」乃立王餘昧之子僚爲王。〔一〕

〔一〕集解 吳越春秋曰「王僚，夷昧子」，與史記同。〔索隱〕此文以爲餘昧子，公羊傳以爲壽夢庶子也。

王僚二年，〔一〕公子光伐楚，〔二〕敗而亡王舟。光懼，襲楚，復得王舟而還。〔三〕

〔一〕索隱 計僚元年當昭十六年。比二年，公子光亡王舟，事在昭十七年左傳。

〔二〕集解 徐廣曰：「世本云夷昧生光。」

〔三〕集解 左傳曰舟名「餘皇」。

五年，楚之亡臣伍子胥來韓，公子光客之。〔一〕公子光者，王諸樊之子也。〔二〕常以爲「吾父兄弟四人，當傳至季子。」季子卽不受國，光父先立。卽不傳季子，光當立」。陰納賢士，欲以襲王僚。

〔一〕索隱 左傳昭二十年曰：「伍員如吳，言伐楚之利於州子。」杜預曰：州子，吳子僚也。公子光曰：「是宗爲戮，而欲反其讎，不可從也。」員曰：「彼將有他志，余姑爲之求士，而鄙以待之。」乃見鱄設諸焉，而耕於鄙。」是謂客禮以接待也。

〔三〕索隱此文以爲諸樊子，系本以爲夷昧子。

八年，吳使公子光伐楚，敗楚師，迎楚故太子建母於居巢以歸。因北伐，敗陳、蔡之師。九年，公子光伐楚，拔居巢、鍾離。〔一〕初，楚邊邑卑梁氏之處女與吳邊邑之女爭桑，〔二〕二女家怒相滅，兩國邊邑長聞之，怒而相攻，滅吳之邊邑。吳王怒，故遂伐楚，取兩都而去。〔三〕

〔一〕集解服虔曰：「鍾離，州來西邑也。」索隱昭二十四年經曰：「冬，吳滅巢。」左傳曰：「楚子爲舟師以略吳疆。」

沈尹戌曰：「此行也，楚必亡邑。不撫人而勞之，吳不動而速之。」吳入鍾離，邊人不備，遂滅巢及鍾離乃還也。」

地理志居巢屬廬江，鍾離屬九江。應劭曰：「鍾離子之國也。」

〔二〕索隱左傳無其事。

〔三〕正義兩都卽鍾離、居巢。

伍子胥之初犇吳，說吳王僚以伐楚之利。公子光曰：「胥之父兄爲僇於楚，欲自報其仇耳。未見其利。」於是伍員知光有他志，〔一〕乃求勇士專諸，〔二〕見之光。光喜，乃客伍子胥。子胥退而耕於野，以待專諸之事。〔三〕

〔一〕集解服虔曰：「欲取國。」

〔二〕集解賈逵曰：「吳勇士。」索隱專或作「剗」。左傳作「罽設諸」。刺客傳曰：「諸，棠邑人也。」

〔三〕正義吳越

春秋云：「專諸，豐邑人。」伍子胥初亡楚如吳時，遇之於途，專諸方與人鬪，甚不可當，其妻呼還。子胥怪而問其狀。專諸曰：「夫屈一人之下，必申萬人以上。」胥因而相之，雄貌，深目，侈口，熊背，知其勇士。」

〔三〕索隱依左傳卽上五年「公子光客之」是也。事合記於五年，不應略彼而更具於此也。

十二年冬，楚平王卒。〔一〕十三年春，吳欲因楚喪而伐之，〔二〕使公子蓋餘、燭庸〔三〕以兵圍楚之六、澗。〔四〕使季札於晉，以觀諸侯之變。〔五〕楚發兵絕吳兵後，吳兵不得還。於是吳公子光曰：「此時不可失也。」〔六〕告專諸曰：「不索何獲！」〔七〕我真王嗣，當立，吾欲求之。季子雖至，不吾廢也。」〔八〕專諸曰：「王僚可殺也。母老子弱，〔九〕而兩公子將兵攻楚，楚絕其路。方今吳外困於楚，而內空無骨鯁之臣，是無柰我何。」光曰：「我身，子之身也。」〔一〇〕四月丙子，〔一一〕光伏甲士於窟室，〔一二〕而謁王僚飲。〔一三〕王僚使兵陳於道，自王宮至光之家，門階戶席，皆王僚之親也，人夾持鉞。〔一四〕公子光詳爲〔一五〕足疾，入于窟室，〔一六〕使專諸置匕首〔一七〕於炙魚之中以進食。〔一八〕手匕首刺王僚，鉞交於匈，〔一九〕遂弑王僚。公子光竟代立爲王，是爲吳王闔廬。闔廬乃以專諸子爲卿。

〔一〕索隱昭二十六年春秋經書「楚子居卒」是也。按十二諸侯年表及左傳，合在僚十一年。

〔二〕索隱據表及左氏傳止合有十二年，事並見昭二十七年左傳也。

〔三〕集解賈逵曰：「二公子皆吳王僚之弟。」索隱春秋作「掩餘」，史記並作「蓋餘」，義同而字異。或者謂太史公

被腐刑，不欲言「掩」也。賈逵及杜預及刺客傳皆云「二公子，王僚母弟」。而昭二十三年左傳曰「光帥右，掩餘帥

左」，杜注彼則云「掩餘，吳王壽夢子」。又系族譜亦云「二公子並壽夢子」。若依公羊，僚爲壽夢子，則與系族譜

合也。

〔四〕集解 杜預曰：「澠在廬江六縣西南。」

〔五〕集解 服虔曰：「察彊弱。」

〔六〕集解 賈逵曰：「時，言可殺王時也。」

〔七〕集解 服虔曰：「不索當何時得也。」

〔八〕集解 王肅曰：「聘晉還至也。」

〔九〕集解 服虔曰：「母老子弱，專諸託其母子於光也。」王肅曰：「專諸言王母老子弱也。」索隱依王肅解，與史

記同，於理無失。服虔、杜預見左傳下文云「我，爾身也，以其子爲卿」，遂強解「是無若我何」猶言「我無若是何」，語不近情，過爲迂回，非也。

〔一〇〕集解 服虔曰：「言我身猶爾身也。」

〔一一〕索隱 春秋經唯言「夏四月」，左傳亦無「丙子」，當別有按據，不知出何書也。

〔一二〕集解 杜預曰：「掘地爲室也。」

〔一三〕索隱 謁，請也。本或作「請」也。

〔一四〕集解 音披。索隱 音披。劉逵注吳都賦「鉞，兩刃小刀」。

〔一五〕索隱 上音陽，下如字。左傳曰「光僞足疾」，詳卽僞也。或讀此「爲」字音「僞」，非也。豈詳僞重言邪？

〔一六〕集解 杜預曰：「恐難作，王黨殺已，素避之也。」

〔一七〕索隱 劉氏曰：「匕首，短劍也。」按：鹽鐵論以爲長尺八寸。通俗文云「其頭類匕，故曰匕首也」。

〔一〕集解服虔曰：「全魚炙也。」

〔二〕集解賈逵曰：「交專諸匈也。」

季子至，曰：「苟先君無廢祀，民人無廢主，社稷有奉，乃吾君也。吾敢誰怨乎？哀死事生，以待天命。」〔一〕非我生亂，立者從之，先人之道也。〔二〕復命，哭僚墓，〔三〕復位而待。〔四〕吳公子燭庸、蓋餘二人將兵遇圍於楚者，聞公子光弑王僚自立，乃以其兵降楚，楚封之於舒。〔五〕

〔一〕集解服虔曰：「待其天命之終也。」

〔二〕集解杜預曰：「吳自諸樊以下，兄弟相傳而不立適，是亂由先人起也。季子自知力不能討光，故云。」

〔三〕集解服虔曰：「復命於僚，哭其墓也。」〔正義〕復音伏，下同。

〔四〕集解杜預曰：「復本位，待光命。」

〔五〕索隱左傳昭二十七年曰：「掩餘奔徐，燭庸奔鍾吾」。三十年經曰：「吳滅徐，徐子奔楚」。左傳曰：「吳子使徐人執

掩餘，使鍾吾人執燭庸。二公子奔楚，楚子大封而定其徙」。無封舒之事，當是「舒」徐字亂，又且疏略也。

王闔廬元年，舉伍子胥爲行人而與謀國事。楚誅伯州犂，其孫伯嚭亡奔吳，〔一〕吳以爲大夫。

〔一〕集解徐廣曰：「伯嚭，州犂孫也。」史記與吳越春秋同。嚭音披美反。」

三年，吳王闔廬與子胥、伯嚭將兵伐楚，拔舒，殺吳亡將二公子。光謀欲入郢，將軍孫武曰：「民勞，未可待之。」〔一〕四年，伐楚，取六與濞。五年，伐越，敗之。六年，楚使子常囊瓦伐吳。〔二〕迎而擊之，大敗楚軍於豫章，取楚之居巢而還。〔三〕

〔一〕索隱 左傳此年有子胥對耳，無孫武事也。

〔二〕正義 左傳云「楚囊瓦爲令尹」，杜預云「子囊之孫子常」。

〔三〕索隱 左傳定二年，當爲七年。

九年，吳王闔廬請伍子胥、孫武曰：「始子之言郢未可入，今果如何？」〔一〕二子對曰：「楚將子常貪，而唐、蔡皆怨之。王必欲大伐，必得唐、蔡乃可。」闔廬從之，悉興師，與唐、蔡西伐楚，至於漢水。楚亦發兵拒吳，夾水陳。〔二〕吳王闔廬弟夫槩〔三〕欲戰，闔廬弗許。夫槩曰：「王已屬臣兵，兵以利爲上，尚何待焉？」遂以其部五千人襲冒楚，楚兵大敗，走。於是吳王遂縱兵追之。比至郢，〔四〕五戰，楚五敗。楚昭王亡出郢，奔鄖。〔五〕鄖公弟欲弑昭王，〔六〕昭王與鄖公犇隨。〔七〕而吳兵遂入郢。子胥、伯嚭鞭平王之尸〔八〕以報父讎。

〔一〕索隱 言今欲果敢伐楚可否也。

〔二〕正義 音陣。

〔三〕正義 音古代反。

〔四〕索隱定四年「戰于柏舉，吳入郢」是也。

〔五〕集解服虔曰：「郢，楚縣。」

〔六〕正義左傳云：「鄭公辛之弟懷也。」

〔七〕集解服虔曰：「隨，楚與國也。」

〔八〕索隱左氏無此事。

十年春，越聞吳王之在郢，國空，乃伐吳。吳使別兵擊越。楚告急秦，秦遣兵救楚擊吳，吳師敗。闔廬弟夫槩見秦越交敗吳，吳王留楚不去，夫槩亡歸吳而自立爲吳王。闔廬聞之，乃引兵歸，攻夫槩。夫槩敗奔楚。楚昭王乃得以九月復入郢，而封夫槩於堂谿，爲堂谿氏。〔一〕十一年，吳王使太子夫差伐楚，取番。楚恐而去郢徙都。〔二〕

〔一〕集解司馬彪曰：「汝南吳房有堂谿亭。」索隱案地理志而知。正義括地志云：「豫州吳房縣在州西北九

十里。應劭云：「吳王闔廬弟夫槩奔楚，封之於堂谿氏。本房子國，以封吳，故曰吳房。」

〔二〕集解服虔曰：「都，楚邑。」索隱定六年左傳「四月己丑，吳太子終累敗楚舟師」。杜預曰：「闔廬子，夫差兄。」

此以爲夫差，當謂名異而一人耳。左傳又曰「獲潘子臣、小惟子及大夫七人，楚於是乎遷郢於都」。此言番，番音潘，楚邑名，子臣卽其邑之大夫也。

十五年，孔子相魯。〔一〕

〔一〕索隱定十年左傳曰：「夏，公會齊侯于祝其，實夾谷，孔丘相。犁彌言於齊侯曰：『孔丘知禮而無勇』」是也。杜預

以爲「相會儀也」，而史遷孔子系家云「攝行相事」。案左氏「孔丘以公退，曰『士兵之』」，又使茲無還揖對，是攝國相也。

十九年夏，吳伐越，越王句踐迎擊之檣李。^{〔一〕}越使死士挑戰，^{〔二〕}三行造吳師，呼，自到。^{〔三〕}吳師觀之，越因伐吳，敗之姑蘇，^{〔四〕}傷吳王闔廬指，軍卻七里。吳王病傷而死。^{〔五〕}闔廬使立太子夫差，謂曰：「爾而忘句踐殺汝父乎？」對曰：「不敢。」三年，乃報越。

〔一〕集解 賈逵曰：「檣李，越地。」杜預曰：「吳郡嘉興縣南有檣李城也。」檣音醉。

〔二〕集解 徐廣曰：「死，一作『亶』，越世家亦然，或者以爲人名氏乎？」駢案：賈逵曰「死士，死罪人也」。鄭衆曰「死士，欲以死報恩者也」。杜預曰「敢死之士也」。正義 挑音田鳥反。

〔三〕集解 左傳曰：「使罪人三行，屬劍於頸。」正義 行，胡郎反。造，干到反。呼，火故反。頸，堅鼎反。

〔四〕集解 越絕書曰：「闔廬起姑蘇臺，三年聚材，五年乃成，高見三百里。」索隱 姑蘇，臺名，在吳縣西三十里。

左傳定十四年曰「越子大敗之，靈姑浮以戈擊闔廬，闔廬傷將指，還，卒於陘，去檣李七里」。杜預以爲檣李在嘉興縣南。靈姑浮，越大夫也。

〔五〕集解 越絕書曰：「闔廬冢在吳縣昌門外，名曰虎丘。下池廣六十步，水深一丈五尺，桐棺三重，瀕池六尺，玉龜之流扁諸之劍三千，方員之口三千，繫郢、魚腸之劍在焉。卒十餘萬人治之，取土臨湖。葬之三日，白虎居其上，故號曰虎丘。」索隱 瀕，胡貢反。以水銀爲池。

〔六〕索隱 此以爲闔廬謂夫差，夫差對闔廬。若左氏傳，則云「對曰」者，夫差對所使之人也。

王夫差元年，^{〔一〕}以大夫伯嚭爲太宰。^{〔二〕}習戰射，常以報越爲志。二年，吳王悉精兵以伐越，敗之夫椒，^{〔三〕}報姑蘇也。越王句踐乃以甲兵五千人棲於會稽，^{〔四〕}使大夫種^{〔五〕}因吳太宰嚭而行成，^{〔六〕}請委國爲臣妾。吳王將許之，伍子胥諫曰：「昔有過氏^{〔七〕}殺斟灌以伐斟尋，^{〔八〕}滅夏后帝相。^{〔九〕}帝相之妃后緡方娠，^{〔一〇〕}逃於有仍^{〔一一〕}而生少康。^{〔一二〕}少康爲有仍牧正。^{〔一三〕}有過又欲殺少康，少康奔有虞。^{〔一四〕}有虞思夏德，於是妻之以二女而邑之於綸，^{〔一五〕}有田一成，有衆一旅。^{〔一六〕}後遂收夏衆，撫其官職。^{〔一七〕}使人誘之，^{〔一八〕}遂滅有過氏，復禹之績，祀夏配天，^{〔一九〕}不失舊物。^{〔二〇〕}今吳不如有過之彊，而句踐大於少康。今不因此而滅之，又將寬之，不亦難乎！且句踐爲人能辛苦，今不滅，後必悔之。」吳王不聽，聽太宰嚭，卒許越平，與盟而罷兵去。

〔一〕集解 越絕書曰：「太伯到夫差二十六代且千歲。」 索隱 史記太伯至壽夢十九代，諸樊已下六王，唯二十五代。

〔二〕索隱 案：左傳定四年伯嚭爲太宰，當闔廬九年，非夫差代也。

〔三〕集解 賈逵曰：「夫椒，越地。」杜預曰：「太湖中椒山也。」

索隱 賈逵云越地，蓋近得之。然其地闕，不知所
在。杜預以爲太湖中椒山，非戰所。夫椒與椒山不得爲一。且夫差以報越爲志，又伐越，當至越地，何乃不離吳

境，近在太湖中？又案：越語云「敗五湖也」。

〔四〕集解 賈逵曰：「會稽，山名。」索隱 鳥所止宿曰棲。越爲吳敗，依託於山林，故以鳥棲爲喻。左傳作「保」，

國語作「棲」。

〔五〕索隱 大夫，官也；種，名也。吳越春秋以爲種姓文。而劉氏云「姓大夫」，非也。

〔六〕集解 服虔曰：「行成，求成也。」正義 國語云：「越飾美女八人納太宰嚭，曰：『子苟然，放越之罪。』」

〔七〕集解 賈逵曰：「過，國名也。」索隱 過音戈。寒浞之子澆所封國也，獫狁國。晉地道記曰：「東萊掖縣有過

鄉，北有過城，古過國也。」

〔八〕集解 斟灌，斟尋，夏同姓也。夏后相依斟灌而國，故曰殺夏后相也。索隱 斟灌、斟尋夏同姓，賈氏據系本

而知也。案：地理志北海壽光縣，應劭曰「古斟灌亭是也」。平壽縣，復云「古北斟尋，禹後，今斟城是也」。然

「斟」與「斟」同。

〔九〕集解 服虔曰：「夏后相，啓之孫。」

〔一〇〕集解 賈逵曰：「縉，有仍之姓也。」杜預曰：「娠，懷身也。」

〔一一〕集解 賈逵曰：「有仍，國名，后縉之家。」索隱 未知其國所在。春秋經桓五年「天王使仍叔之子來聘」，穀梁

經傳並作「任叔」。仍任聲相近，或是一地，猶甫呂、號郭之類。案：地理志東平有任縣，蓋古仍國。

〔一二〕集解 服虔曰：「后縉遺腹子。」

〔一三〕集解 王肅曰：「牧正，牧官之長也。」

〔一四〕集解 賈逵曰：「有虞，帝舜之後。」杜預曰：「梁國虞縣。」

〔二五〕集解 賈逵曰：「綸，虞邑。」

〔二六〕集解 賈逵曰：「方十里爲成。五百人爲旅。」

〔二七〕集解 服虔曰：「因此基業，稍收取夏遺民餘衆，撫修夏之故官憲典。」

〔二八〕索隱 左傳云：「使女艾諜澆，遂滅過、戈。」杜預曰：「諜，候也。」

〔二九〕集解 服虔曰：「以鯀配天也。」

〔三〇〕集解 賈逵曰：「物，職也。」杜預曰：「物，事也。」

七年，吳王夫差聞齊景公死而大臣爭寵，新君弱，乃興師北伐齊。子胥諫曰：「越王句踐食不重味，衣不重采，弔死問疾，且欲有所用其衆。此人不死，必爲吳患。今越在腹心疾而王不先，而務齊，不亦謬乎！」吳王不聽，遂北伐齊，敗齊師於艾陵。〔一〕至，〔二〕召魯哀公而徵百牢。〔三〕季康子使子貢以周禮說太宰嚭，乃得止。因留略地於齊魯之南。九年，爲騶伐魯，〔四〕至，與魯盟乃去。十年，因伐齊而歸。十一年，復北伐齊。〔五〕

〔一〕集解 杜預曰：「艾陵，齊地。」

〔索隱〕七年，魯哀公之六年也。左傳此年無伐齊事，哀十一年敗齊艾陵爾。

〔二〕集解 杜預曰：「琅邪，繒縣。」

〔三〕集解 賈逵曰：「周禮，王合諸侯享禮十有二牢，上公九牢，侯伯七牢，子男五牢。」

〔索隱〕事在哀七年。是年當

夫差八年，不應上連七年。案：左傳曰「子服景伯對，不聽，乃與之」，非謂季康子使子貢說，得不用百牢。太宰嚭自別召康子，乃使子貢辭之耳。

〔四〕索隱左傳「騶」作「邾」，聲相近自亂耳。杜預注左傳亦曰「邾，今魯國騶縣是也」。騶，宜音邾。

〔五〕索隱依左氏合作十一年、十二年也。

越王句踐率其衆以朝吳，厚獻遺之，吳王喜。唯子胥懼，曰：「是弃吳也。」〔一〕諫曰：「越在腹心，今得志於齊，猶石田，無所用。」〔二〕且盤庚之誥有顛越勿遺，〔三〕商之以興。〔四〕吳王不聽，使子胥於齊，子胥屬其子於齊鮑氏，〔五〕還報吳王。吳王聞之，大怒，賜子胥屬鏹〔六〕之劍以死。將死，曰：「樹吾墓上以梓，〔七〕令可爲器。抉吾眼置之吳東門，〔八〕以觀越之滅吳也。」

〔一〕索隱左氏作「豢吳」。豢，養也。

〔二〕集解王肅曰：「石田不可耕。」

〔三〕集解服虔曰：「顛，隕也；越，墜也。顛越無道，則割絕無遺也。」

〔四〕索隱左傳曰：「其顛越不共，則剗殄無遺

育，無俾易種于茲邑，是商所以興也，今君易之。」此則艾陵戰時也。

〔五〕集解徐廣曰：「一本作『盤庚之誥有顛之越之，商之以興』。子胥傳『誥曰有顛越商之興』。」

〔六〕集解服虔曰：「鮑氏，齊大夫。」索隱左傳直曰「使於齊」，杜預曰「私使人至齊屬其子」。案：左傳又曰「反

役，王聞之」，明非子胥自使也。

〔七〕集解服虔曰：「屬鏹，劍名。賜使自刎。」索隱劍名，見越絕書。

〔八〕正義屬音燭。鏹音力于反。

〔九〕索隱左傳云：「樹吾墓櫨，櫨可材也，吳其亡乎！」梓櫨相類，因變文也。

〔八〕索隱 抉，鳥穴反。此國語文，彼以「抉」爲「辟」。又云「以手抉之」。王愷曰：「孤不使大夫得有見。」乃盛以鴟夷，投之江也。」

〔正義〕吳俗傳云「子胥亡後，越從松江北開渠至橫山東北，築城伐吳。子胥乃與越軍夢，令從東南入破吳。越王卽移向三江口岸立壇，殺白馬祭子胥，杯動酒盡，越乃開渠。子胥作濤，盪羅城東，開入滅吳。至今猶號曰示浦，門曰鱸鮒」。是從東門入滅吳也。

齊鮑氏弑齊悼公。〔一〕吳王聞之，哭於軍門外三日，〔二〕乃從海上攻齊。〔三〕齊人敗吳，吳王乃引兵歸。

〔一〕索隱 公名陽生。左傳哀十年曰「吳伐齊南鄙，齊人殺悼公」，不言鮑氏。又鮑牧以哀八年爲悼公所殺，今言鮑氏，蓋其宗黨爾。且此伐在艾陵戰之前年，今記於後，亦爲顛倒錯亂也。

〔二〕集解 服虔曰：「諸侯相臨之禮。」

〔三〕集解 徐廣曰：「上，一作『中』。」

十三年，吳召魯、衛之君會於橐皋。〔一〕

〔一〕集解 服虔曰：「橐皋，地名也。」杜預曰：「在淮南遂道縣東南。」索隱 哀十二年左傳曰：「公會吳于橐皋。」

侯會 吳于鄆。此并言會衛橐皋者，案左傳「吳徵會于衛。初，衛殺吳行人，懼，謀於子羽。子羽曰『不如止也』」。子木曰「往也」。以本不欲赴會，故魯以夏會衛，及秋乃會。太史公以其本名於橐皋，故不言鄆。鄆，發陽也，廣陵縣東南有發繇口。橐音他各反。遂道，上七巡反，下酒尤反。

十四年春，吳王北會諸侯於黃池，〔一〕欲霸中國以全周室。六月（戊）〔丙〕子，越王句踐

伐吳。乙酉，越五千人與吳戰。丙戌，虜吳太子友。丁亥，入吳。吳人告敗於王夫差，夫差惡其聞也。^{〔二〕}或泄其語，吳王怒，斬七人於幕下。^{〔三〕}七月辛丑，吳王與晉定公爭長。吳王曰：「於周室我爲長。」^{〔四〕}晉定公曰：「於姬姓我爲伯。」^{〔五〕}趙鞅怒，將伐吳，乃長晉定公。^{〔六〕}吳王已盟，與晉別，欲伐宋。太宰嚭曰：「可勝而不能居也。」乃引兵歸國。國亡太子，內空，王居外久，士皆罷敝，於是乃使厚幣以與越平。

〔一〕集解 杜預曰：「陳留封丘縣南有黃亭，近濟水。」

〔二〕集解 賈逵曰：「惡其聞諸侯。」

〔三〕集解 服虔曰：「以絕口。」

〔四〕集解 杜預曰：「吳爲太伯後，故爲長。」

〔五〕集解 杜預曰：「爲侯伯。」

〔六〕集解 徐廣曰：「黃池之盟，吳先歃，晉次之，與外傳同。」駟案：賈逵曰「外傳曰吳先歃，晉亞之」。先敘晉，晉有信，又所以外吳。索隱 此依左傳文。案：左傳趙鞅呼司馬寅曰：「建鼓整列，二臣死之，長幼必可知也。」

是趙鞅怒。司馬寅請姑視之，反曰：「肉食者無墨，今吳王有墨，國其勝乎？」杜預曰：「墨，氣色下也，國爲敵所勝。又曰：『太子死乎？且夷德輕，不忍久，請少待之。』乃先晉人，是也。徐、賈所云據國語，不與左傳合，非也。左氏魯襄公代晉、楚爲會，先書晉，晉有信耳。外傳卽國語也，書有二名也。外吳者，吳夷，賤之，不許同中國，故言外也。

十五年，齊田常殺簡公。

十八年，越益彊。越王句踐率兵（使）〔復〕伐敗吳師於笠澤。楚滅陳。

二十年，越王句踐復伐吳。〔一〕二十一年，遂圍吳。二十三年十一月丁卯，越敗吳。越王句踐欲遷吳王夫差於甬東，〔二〕予百家居之。吳王曰：「孤老矣，不能事君王也。吾悔不用子胥之言，自令陷此。」遂自剄死。〔三〕越王滅吳，誅太宰嚭，以爲不忠而歸。

〔一〕〔索隱〕哀十九年左傳曰：「越人侵楚，以誤吳也。」杜預曰：「誤吳，使不爲備也。」無伐吳事。

〔二〕〔集解〕賈逵曰：「甬東，越東鄙，甬江東也。」韋昭曰：「句章，東海口外州也。」〔索隱〕國語曰甬東，越地，會稽

句章縣東海中州也。案：今鄞縣是也。

〔三〕〔集解〕越絕書曰：「夫差冢在猶亭西卑猶位，越王使干戈人一壘土以葬之。近太湖，去縣五十七里。」〔索隱〕左

傳「乃縊，越人以歸」也。猶亭，亭名。「卑猶位」三字共爲地名，吳地記曰「徐枕山，一名卑猶山」是。壘音路禾

反，小竹籠，以盛土。

太史公曰：「孔子言：『太伯可謂至德矣，三以天下讓，民無得而稱焉。』」〔一〕余讀春秋古文，乃知中國之虞與荊蠻，句吳兄弟也。延陵季子之仁心，慕義無窮，見微而知清濁。嗚呼，又何其閱覽博物君子也！〔二〕

〔一〕集解 王肅曰：「太伯弟季歷賢，又生聖子昌，昌必有天下，故太伯以天下三讓於王季。其讓隱，故無得而稱言之者，所以爲至德也。」

〔二〕集解 皇覽曰：「延陵季子冢在毗陵縣暨陽鄉，至今吏民皆祀之。」

【索隱述贊】太伯作吳，高讓雄圖。周章受國，別封於虞。壽夢初霸，始用兵車。三子遞立，延陵不居。光既篡位，是稱闔閭。王僚見殺，賊由專諸。夫差輕越，取敗姑蘇。甬東之恥，空慙伍胥。

史記卷三十二

齊太公世家第二

〔正義〕括地志云：「天齊池在青州臨淄縣東南十五里。封禪書云：『齊之所以爲齊者，以天齊也。』」

太公望呂尚者，東海上人。〔一〕其先祖嘗爲四嶽，佐禹平水土甚有功。虞夏之際封於呂，〔二〕或封於申，〔三〕姓姜氏。夏商之時，申、呂或封枝庶子孫，或爲庶人，尚其後苗裔也。本姓姜氏，從其封姓，故曰呂尚。

〔一〕〔集解〕呂氏春秋曰：「東夷之士。」〔索隱〕譙周曰：「姓姜，名牙。炎帝之裔，伯夷之後，掌四岳有功，封之於呂，

子孫從其封姓，尚其後也。」按：後文王得之渭濱，云「吾先君太公望子久矣」，故號太公望。蓋牙是字，尚是其名，後武王號爲師尚父也。

〔二〕〔集解〕徐廣曰：「呂在南陽宛縣西。」

〔三〕〔索隱〕地理志申在南陽宛縣，申伯國也。呂亦在宛縣之西也。

呂尚蓋嘗窮困，年老矣，〔一〕以漁釣奸周西伯。〔二〕西伯將出獵，卜之，曰「所獲非龍非

彫，「三」非虎非羆；所獲霸王之輔」。於是周西伯獵，果遇太公於渭之陽，與語大說，曰：「自吾先君太公曰『當有聖人適周』，周以興」。子真是邪？吾太公望子久矣。」故號之曰「太公望」，載與俱歸，立爲師。

〔一〕〔索隱〕譙周曰：「呂望嘗屠牛於朝歌，賣飲於孟津。」

〔二〕〔正義〕奸音干。括地志云：「茲泉水源出岐州岐山縣西南凡谷。呂氏春秋云：『太公釣於茲泉，遇文王』。酈元云

『磻溪中有泉，謂之茲泉。泉水潭積，自成淵渚，卽太公釣處，今人謂之凡谷。石壁深高，幽篁邃密，林澤秀阻，人跡罕及。東南隅有石室，蓋太公所居也。水次有磻石可釣處，卽太公垂釣之所。其投竿跪餌，兩膝遺跡猶存，是有磻溪之稱也。其水清冷神異，北流十二里注于渭』。說苑云：『呂望年七十釣于渭渚，三日三夜魚無食者，望卽忿，脫其衣冠。上有農人者，古之異人，謂望曰：『子姑復釣，必細其綸，芳其餌，徐徐而投，無令魚駭。』望如其言，初下得鮒，次得鯉。刺魚腹得書，書文曰『呂望封於齊』。望知其異。」

〔三〕〔集解〕徐廣曰：「勅知反。」〔索隱〕徐廣音勅知反，餘本亦作「螭」字。

或曰，太公博聞，嘗事紂。紂無道，去之。游說諸侯，無所遇，而卒西歸周西伯。或曰，呂尚處士，隱海濱。周西伯拘羑里，散宜生、閔天素知而招呂尚。呂尚亦曰：「吾聞西伯賢，又善養老，盍往焉」。三人者爲西伯求美女奇物，獻之於紂，以贖西伯。西伯得以出，反國。言呂尚所以事周雖異，然要之爲文武師。

周西伯昌之脫羑里歸，與呂尚陰謀修德以傾商政，其事多兵權與奇計，「一」故後世之

言兵及周之陰權皆宗太公爲本謀。周西伯政平，及斷虞芮之訟，而詩人稱西伯受命曰文王。伐崇、密須、犬夷，大作豐邑。天下三分，其二歸周者，太公之謀計居多。

〔一〕正義六韜云：「武王問太公曰：『律之音聲，可以知三軍之消息乎？』太公曰：『深哉王之間也！夫律管十二，其要有五：宮、商、角、徵、羽，此其正聲也，萬代不易。五行之神，道之常也，可以知敵。金、木、水、火、土，各以其勝攻之。其法，以天清靜無陰雲風雨，夜半遣輕騎往，至敵人之壘九百步，偏持律管橫耳大呼驚之，有聲應管，其來甚微。角管聲應，當以白虎；徵管聲應，當以玄武；商管聲應，當以句陳；五管盡不應，無有商聲，當以青龍；此五行之府，佐勝之徵，（陰）（成）敗之機也。』」

〔三〕索隱按：郡國志在東郡廩丘縣北，今日顧城。密須，姁姓，在河南密縣東，故密城是也。與安定姬姓密國別也。

文王崩，武王卽位。九年，欲修文王業，東伐以觀諸侯集否。師行，師尚父〔一〕左杖黃鉞，右把白旄以誓，曰：「蒼兕蒼兕，〔三〕總爾衆庶，與爾舟楫，後至者斬！」遂至盟津。諸侯不期而會者八百諸侯。諸侯皆曰：「紂可伐也。」武王曰：「未可。」還師，與太公作此太誓。

〔一〕集解劉向別錄曰：「師之，尚之，父之，故曰師尚父。父亦男子之美號也。」

〔三〕索隱亦有本作「蒼雉」。按：馬融曰「蒼兕，主舟楫官名」。又王充曰「蒼兕者，水獸，九頭」。今誓衆，令急濟，故言蒼兕以懼之。然此文上下並今文泰誓也。

居二年，紂殺王子比干，囚箕子。武王將伐紂，卜，龜兆不吉，風雨暴至。羣公盡懼，唯

太公彊之勸武王，武王於是遂行。十一年〔一〕正月甲子，誓於牧野，伐商紂。紂師敗績。紂反走，登鹿臺，遂追斬紂。明日，武王立于社，羣公奉明水，〔二〕衛康叔封布采席，〔三〕師尚父牽牲，史佚策祝，以告神討紂之罪。散鹿臺之錢，發鉅橋之粟，以振貧民。封比干墓，釋箕子囚。遷九鼎，脩周政，與天下更始。師尚父謀居多。

〔一〕集解 徐廣曰：「一作『三年』。」

〔二〕索隱 周本紀毛叔鄭奉明水也。

〔三〕索隱 周本紀衛康叔封布茲。茲是席，故此亦云采席也。

於是武王已平商而王天下，封師尚父於齊營丘。〔一〕東就國，道宿行遲。逆旅之人曰：「吾聞時難得而易失。客寢甚安，殆非就國者也。」太公聞之，夜衣而行，黎明至國。〔二〕萊侯來伐，與之爭營丘。營丘邊萊。萊人，夷也，會紂之亂而周初定，未能集遠方，是以與太公爭國。

〔一〕正義 括地志云：「營丘在青州臨淄北百步外城中。」

〔二〕索隱 犁音里奚反。犁猶比也。一云犁猶遲也。

太公至國，脩政，因其俗，簡其禮，通商工之業，便魚鹽之利，而人民多歸齊，齊爲大國。及周成王少時，管蔡作亂，淮夷〔一〕畔周，乃使召康公〔二〕命太公曰：「東至海，西至河，南至

穆陵，北至無棣，〔三〕五侯九伯，實得征之。〔四〕齊由此得征伐，爲大國。都營丘。

〔一〕正義 孔安國云：「淮浦之夷，徐州之戎。」

〔二〕集解 服虔曰：召公奭。

〔三〕集解 服虔曰：「是皆太公始受封土地疆境所至也。」

索隱 舊說穆陵在會稽，非也。按：今淮南有故穆陵門，

是楚之境。無棣在遼西孤竹。服虔以爲太公受封境界所至，不然也，蓋言其征伐所至之域也。

〔四〕集解 杜預曰：「五等諸侯，九州之伯，皆得征討其罪也。」

蓋太公之卒百有餘年，〔一〕子丁公呂伋〔二〕立。丁公卒，子乙公得立。乙公卒，子癸公

慈母〔三〕立。癸公卒，子哀公不辰〔四〕立。

〔一〕集解 禮記曰：「太公封於營丘，比及五世，皆反葬於周。」鄭玄曰：「太公受封，留爲太師，死葬於周。五世之後

乃葬齊。」皇覽曰：「呂尚冢在臨菑縣城南，去縣十里。」

〔二〕集解 徐廣曰：「一作『及』。」正義 謚法述義不克曰丁。

〔三〕索隱 系本作「唐公慈母」。譙周亦曰「祭公慈母」也。

〔四〕索隱 系本作「不臣」。譙周亦作「不辰」。宋忠曰：「哀公荒淫田游，國史作還詩以刺之也。」

哀公時，紀侯譖之周，周烹哀公〔一〕而立其弟靜，是爲胡公。〔二〕胡公徙都薄姑，〔三〕而當

周夷王之時。

〔一〕集解 徐廣曰周夷王。

〔二〕正義 謚法彌年壽考曰胡。

〔三〕正義 括地志云：「薄姑城在青州博昌縣東北六十里。」

哀公之同母少弟山怨胡公，乃與其黨率營丘人襲攻殺胡公而自立，〔一〕是爲獻公。獻公元年，盡逐胡公子，因徙薄姑都，治臨菑。

〔一〕索隱 宋忠曰：「其黨周馬繻人將胡公於貝水殺之，而山自立也。」

九年，獻公卒，子武公壽立。武公九年，周厲王出奔，居櫛。〔一〕十年，王室亂，大臣行政，號曰「共和」。二十四年，周宣王初立。

〔一〕正義 直厲反。括地志云：「晉州霍邑縣也。」鄭玄云：「霍山在櫛，本秦時霍伯國。」

二十六年，武公卒，子厲公無忌立。厲公暴虐，故胡公子復入齊，齊人欲立之，乃與攻殺厲公。胡公子亦戰死。齊人乃立厲公子赤爲君，是爲文公，而誅殺厲公者七十人。

文公十二年卒，子成公脫〔一〕立。成公九年卒，子莊公購立。

〔一〕索隱 系本及譙周皆作「說」。

莊公二十四年，犬戎殺幽王，周東徙雒。秦始列爲諸侯。五十六年，晉弑其君昭侯。六十四年，莊公卒，子釐公祿甫立。

釐公九年，魯隱公初立。十九年，魯桓公弑其兄隱公而自立爲君。

二十五年，北戎伐齊。鄭使太子忽來救齊，齊欲妻之。忽曰：「鄭小齊大，非我敵。」遂辭之。

三十二年，釐公同母弟夷仲年死。其子曰公孫無知，釐公愛之，令其秩服奉養比太子。三十三年，釐公卒，太子諸兒立，是爲襄公。

襄公元年，始爲太子時，嘗與無知鬪，及立，絀無知秩服，無知怨。

四年，魯桓公與夫人如齊。齊襄公故嘗私通魯夫人。魯夫人者，襄公女弟也，自釐公時嫁爲魯桓公婦，及桓公來而襄公復通焉。魯桓公知之，怒夫人，夫人以告齊襄公。齊襄公與魯君飲，醉之，使力士彭生抱上魯君車，因拉殺魯桓公，〔一〕桓公下車則死矣。魯人以爲讓，〔二〕而齊襄公殺彭生以謝魯。

〔一〕〔集解〕公羊傳曰：「擗幹而殺之。」何休曰：「擗，折聲也。」〔正義〕拉音力合反。

〔二〕〔索隱〕讓猶責也。

八年，伐紀，紀遷去其邑。〔一〕

〔一〕〔集解〕徐廣曰：「年表云去其都邑。」〔索隱〕按：春秋莊四年「紀侯大去其國」，左傳云「違齊難」是也。

十二年初，襄公使連稱、管至父戍葵丘，「一」瓜時而往，及瓜而代。「二」往戍一歲，卒瓜時而公弗爲發代。或爲請代，公弗許。故此二人怒，因公孫無知謀作亂。連稱有從妹在公宮，無寵，「三」使之閒襄公，「四」曰「事成以女爲無知夫人」。冬十二月，襄公游姑棼，「五」遂獵沛丘。「六」見彘，從者曰「彭生」。「七」公怒，射之，彘人立而啼。公懼，墜車傷足，失屨。反而鞭主屨者弗，「八」三百。弗出宮。而無知、連稱、管至父等聞公傷，乃遂率其衆襲宮。逢主屨弗，弗曰：「且無人驚宮，驚宮未易人也。」無知弗信，弗示之創，「九」乃信之。待宮外，令弗先入。弗先入，即匿襄公戶閒。良久，無知等恐，遂入宮。弗反與宮中及公之幸臣攻無知等，不勝，皆死。無知入宮，求公不得。或見人足於戶閒，發視，乃襄公，遂弑之，而無知自立爲齊君。

〔一〕集解 賈逵曰：「連稱、管至父皆齊大夫。」杜預曰：「臨淄縣西有地名葵丘。」索隱 杜預曰：「臨淄西有地名葵丘。」

丘。又桓三十五年會諸侯於葵丘，當魯僖公九年，杜預曰：「陳留外黃縣東有葵丘。」不同者，蓋葵丘有兩處，杜意以戍葵丘當不遠出齊境，故引臨淄縣西之葵丘。若三十五年會諸侯於葵丘，杜氏又以不合在本國，故引外黃東葵丘爲注，所以不同爾。

〔二〕集解 服虔曰：「瓜時，七月。及瓜謂後年瓜時。」

〔三〕集解 服虔曰：「爲妾在宮也。」

〔四〕集解 王肅曰：「候公之閒隙。」

〔五〕集解 賈逵曰：「齊地也。」 〔正義〕音扶云反。

〔六〕集解 杜預曰：「樂安博昌縣南有地名貝丘。」 〔索隱〕左傳作「貝丘」也。 〔正義〕左傳云「齊襄公田于貝丘，墜

車傷足」，卽此也。

〔七〕集解 服虔曰：「公見斃，從者乃見彭生，鬼改形爲豕也。」

〔八〕正義 非佛反，下同。弗，主履者也。

〔九〕正義 音瘡。

桓公元年春，齊君無知游於雍林。〔一〕雍林人嘗有怨無知，及其往游，雍林人襲殺無知，告齊大夫曰：「無知弑襄公自立，臣謹行誅。唯大夫更立公子之當立者，唯命是聽。」

〔二〕集解 賈逵曰：「渠丘大夫也。」 〔索隱〕亦有本作「雍廩」。賈逵曰「渠丘大夫」。左傳云「雍廩殺無知」，杜預曰

「雍廩，齊大夫」。此云「游雍林，雍林人嘗有怨無知，遂襲殺之」，蓋以雍林爲邑名，其地有人殺無知。賈言「渠丘大夫」者，渠丘邑名，雍林爲渠丘大夫也。

初，襄公之醉殺魯桓公，通其夫人，殺誅數不當，淫於婦人，數欺大臣，羣弟恐禍及，故次弟糾奔魯。其母魯女也。管仲、召忽傅之。次弟小白奔莒，鮑叔傅之。小白母，衛女也，有寵於釐公。小白自少好善，大夫高傒。〔二〕及雍林人殺無知，議立君，高、國先陰召小白於莒。魯聞無知死，亦發兵送公子糾，而使管仲別將兵遮莒道，射中小白帶鉤。小白詳死，管

仲使人馳報魯。魯送糾者行益遲，六日至齊，則小白已入，高傒立之，是爲桓公。

〔一〕集解賈逵曰：「齊正卿高敬仲也。」正義僂音奚。

桓公之中鉤，詳死以誤管仲，已而載溫車中馳行，亦有高、國內應，故得先入立，發兵距魯。秋，與魯戰于乾時，〔一〕魯兵敗走，齊兵掩絕魯歸道。齊遺魯書曰：「子糾兄弟，弗忍誅，請魯自殺之。召忽、管仲讎也，請得而甘心醢之。不然，將圍魯。」魯人患之，遂殺子糾于笙瀆。〔二〕召忽自殺，管仲請囚。桓公之立，發兵攻魯，心欲殺管仲。鮑叔牙曰：「臣幸得從君，君竟以立。君之尊，臣無以增君。君將治齊，卽高傒與叔牙足也。君且欲霸王，非管夷吾不可。夷吾所居國國重，不可失也。」於是桓公從之。乃詳爲召管仲欲甘心，實欲用之。管仲知之，故請往。鮑叔牙迎受管仲，及堂阜而脫桎梏，〔三〕齋拔而見桓公。桓公厚禮以爲大夫，任政。

〔一〕集解杜預曰：「乾時，齊地也。時水在樂安界，岐流，旱則涸竭，故曰乾時。」

〔二〕集解賈逵曰：「魯地句瀆也。」索隱賈逵云「魯地句瀆」。又按：鄒誕生本作「莘瀆」，莘笙聲相近。笙如字，

瀆音豆。論語作「溝瀆」，蓋後代聲轉而字異，故諸文不同也。

〔三〕集解賈逵曰：「堂阜，魯北境。」杜預曰：「堂阜，齊地。東莞蒙陰縣西北有夷吾亭，或曰鮑叔解夷吾縛於此，因以爲名也。」

桓公既得管仲，與鮑叔、隰朋、〔一〕高傒修齊國政，連五家之兵，〔二〕設輕重魚鹽之利，〔三〕以贍貧窮，祿賢能，齊人皆說。

〔一〕集解 徐廣曰：「或作『崩』也。」

〔二〕集解 國語曰：「管子制國五家爲軌，十軌爲里，四里爲連，十連爲鄉，以爲軍令。」

〔三〕索隱 按：管子有理人輕重之法七篇。輕重謂錢也。又有捕魚、煮鹽法也。

二年，伐滅鄆，〔一〕鄆子奔莒。初，桓公亡時，過鄆，鄆無禮，故伐之。

〔一〕集解 徐廣曰：「一作『譚』。」 索隱 據春秋，魯莊十年「齊師滅譚」是也。杜預曰：「譚國在濟南平陵縣西南。」

然此鄆乃東海鄆縣，蓋亦不當作「譚」字也。

五年，伐魯，魯將師敗。魯莊公請獻遂邑以平，〔一〕桓公許，與魯會柯而盟。〔二〕魯將盟，曹沫以匕首劫桓公於壇上，〔三〕曰：「反魯之侵地！」桓公許之。已而曹沫去匕首，北面就臣位。桓公後悔，欲無與魯地而殺曹沫。管仲曰：「夫劫許之而倍信殺之，〔四〕愈一小快耳，而弃信於諸侯，失天下之援，不可。」於是遂與曹沫三敗所亡地於魯。諸侯聞之，皆信齊而欲附焉。七年，諸侯會桓公於甄，〔五〕而桓公於是始霸焉。

〔一〕集解 杜預曰：「遂在濟北蛇丘縣東北。」

〔二〕集解 杜預曰：「此柯今濟北東阿，齊之阿邑，猶祝柯今爲祝阿。」

〔三〕集解 何休曰：「土基三尺，階三等，曰壇。會必有壇者，爲升降揖讓，稱先君以相接也。」

〔四〕集解 徐廣曰：「一云已許之而背信殺劫也。」

〔五〕集解 杜預曰：「甄，衛地，今東郡甄城也。」

十四年，陳厲公子完，〔一〕號敬仲，來奔齊。齊桓公欲以爲卿，讓；於是以爲工正。〔二〕田成子常之祖也。

〔一〕正義 音桓。

〔二〕集解 賈逵曰：「掌百工。」

二十三年，山戎伐燕，〔一〕燕告急於齊。齊桓公救燕，遂伐山戎，至于孤竹而還。燕莊公遂送桓公入齊境。桓公曰：「非天子，諸侯相送不出境，吾不可以無禮於燕。」於是分溝割燕君所至與燕，命燕君復修召公之政，納貢于周，如成康之時。諸侯聞之，皆從齊。

〔一〕集解 服虔曰：「山戎，北狄，蓋今鮮卑也。」何休曰：「山戎者，戎中之別名也。」

二十七年，魯滑公母曰哀姜，桓公女弟也。哀姜淫於魯公子慶父，慶父弑滑公，哀姜欲立慶父，魯人更立釐公。〔一〕桓公召哀姜，殺之。

〔一〕集解 徐廣曰：「史記『僖』字皆作『釐』。」

二十八年，衛文公有狄亂，告急於齊。齊率諸侯城楚丘〔一〕而立衛君。

〔一〕集解 賈逵曰：「衛地也。」

索隱 杜預曰：「不言城衛，衛未遷。」楚丘在濟陰城武縣南，卽今之衛南縣。

二十九年，桓公與夫人蔡姬戲船中。蔡姬習水，蕩公，〔一〕公懼，止之，不止，出船，怒，歸蔡姬，弗絕。蔡亦怒，嫁其女。桓公聞而怒，興師往伐。

〔一〕〔集解〕賈逵曰：「蕩，搖也。」

三十年春，齊桓公率諸侯伐蔡，蔡潰。〔二〕遂伐楚。楚成王興師問曰：「何故涉吾地？」管仲對曰：「昔召康公命我先君太公曰：『五侯九伯，若實征之，以夾輔周室。』」〔三〕賜我先君履，〔四〕東至海，西至河，南至穆陵，北至無棣。楚貢包茅不入，王祭不具，〔五〕是以來責。昭王南征不復，是以來問。〔六〕楚王曰：「貢之不入，有之，寡人罪也，敢不共乎！昭王之出不復，君其問之水濱。」〔七〕齊師進次于陘。〔八〕夏，楚王使屈完將兵扞齊，齊師退次召陵。〔九〕桓公矜屈完以其衆。屈完曰：「君以道則可；若不，則楚方城以爲城，〔一〇〕江、漢以爲溝，君安能進乎？」乃與屈完盟而去。過陳，陳袁濤塗詐齊，令出東方，覺。秋，齊伐陳。〔一一〕是歲，晉殺太子申生。

〔一〕〔集解〕服虔曰：「民逃其上曰潰也。」

〔二〕〔集解〕左傳曰：「周公、太公股肱周室，夾輔成王也。」

〔三〕〔集解〕杜預曰：「所踐履之界。」

〔四〕〔集解〕賈逵曰：「包茅，菁茅包匭之也，以供祭祀。」杜預曰：「尚書『包匭菁茅』，茅之爲異未審。」

〔五〕集解服虔曰：「周昭王南巡狩，涉漢未濟，船解而溺昭王，王室諱之，不以赴，諸侯不知其故，故桓公以爲辭責問楚也。」索隱宋衷云：「昭王南伐楚，辛由靡爲右，涉漢中流而隕，由靡逐王，遂卒不復，周乃侯其後于西翟。」

〔六〕集解杜預曰：「昭王時漢非楚境，故不受罪。」

〔七〕集解杜預曰：「徑，楚地，潁川召陵縣南有徑亭。」左傳曰：「凡師一宿爲舍，再宿爲信，過信爲次。」

〔八〕集解杜預曰：「召陵，潁川縣。」

〔九〕集解服虔曰：「方城山在漢南。」韋昭曰：「方城，楚北之隄塞。」杜預曰：「方城山在南陽葉縣南」是也。索隱

按：地理志葉縣南有長城，號曰方城，則杜預、韋昭說爲得，而服氏云在漢南，未知有何憑據。

〔一〇〕集解左傳曰：「討不忠也。」

三十五年夏，會諸侯于葵丘。〔一〕周襄王使宰孔賜桓公文武胙、彤弓矢、大路，〔二〕命無拜。桓公欲許之，管仲曰「不可」，乃下拜受賜。〔三〕秋，復會諸侯於葵丘，益有驕色。周使宰孔會。諸侯頗有叛者。〔四〕晉侯病，後，遇宰孔。宰孔曰：「齊侯驕矣，弟無行。」從之。是歲，晉獻公卒，里克殺奚齊、卓子，〔五〕秦穆公以夫人人公子夷吾爲晉君。桓公於是討晉亂，至高梁，〔六〕使隰朋立晉君，還。

〔一〕集解杜預曰：「陳留外黃縣東有葵丘也。」

〔二〕集解賈逵曰：「大路，諸侯朝服之車，謂之金路。」

〔三〕集解韋昭曰：「下堂拜賜也。」

〔四〕集解 公羊傳曰：「葵丘之會，桓公震而矜之，叛者九國。」

〔五〕集解 徐廣曰：「史記『卓』多作『悼』。」 正義 卓，丑角反。

〔六〕集解 服虔曰：「晉地也。」杜預曰：「在平陽縣西南。」

是時周室微，唯齊、楚、秦、晉爲彊。晉初與會，〔一〕獻公死，國內亂。秦穆公辟遠，不與中國會盟。楚成王初收荆蠻有之，夷狄自置。唯獨齊爲中國會盟，而桓公能宣其德，故諸侯賓會。於是桓公稱曰：「寡人南伐至召陵，望熊山；北伐山戎，離枝、孤竹；〔二〕西伐大夏，涉流沙；〔三〕東馬懸車登太行，至卑耳山〔四〕而還。諸侯莫違寡人。寡人兵車之會三，〔五〕乘車之會六，〔六〕九合諸侯，一匡天下。〔七〕昔三代受命，有何以異於此乎？吾欲封泰山，禪梁父。」管仲固諫，不聽，乃說桓公以遠方珍怪物至乃得封，桓公乃止。

〔一〕正義 與音預，下同。

〔二〕集解 地理志曰：「令支縣有孤竹城，疑離枝卽令支也，令離聲相近。」應劭曰：「令音鈴。」鈴離聲亦相近。管子亦

作「離」字。

索隱 離枝音零支，又音令祗，又如字。離枝，孤竹，皆古國名。秦以離枝爲縣，故地理志遠西令

支縣有孤竹城。爾雅曰：「孤竹、北戶、西王母，日下謂之四荒」也。

〔三〕正義 大夏，并州晉陽是也。

〔四〕正義 卑音壁。劉伯莊及韋昭並如字。

〔五〕正義 左傳云魯莊十三年，會北杏以平宋亂；僖四年，侵蔡，遂伐楚；六年，伐鄭，圍新城也。

〔六〕〔正義〕左傳云魯莊十四年，會于鄆；十五年，又會鄆；十六年，同盟于幽；僖五年，會首止；八年，盟于洮；九年，會葵丘是也。

〔七〕〔正義〕匡，正也。一匡天下，謂定襄王爲太子之位也。

三十八年，周襄王弟帶與戎、翟合謀伐周，齊使管仲平戎於周。周欲以上卿禮管仲，管仲頓首曰：「臣陪臣，安敢！」三讓，乃受下卿禮以見。三十九年，周襄王弟帶來奔齊。齊使仲孫請王，爲帶謝。襄王怒，弗聽。

四十一年，秦穆公虜晉惠公，復歸之。是歲，管仲、隰朋皆卒。〔一〕管仲病，桓公問曰：「羣臣誰可相者？」管仲曰：「知臣莫如君。」公曰：「易牙如何？」〔二〕對曰：「殺子以適君，非人情，不可。」公曰：「開方如何？」對曰：「倍親以適君，非人情，難近。」〔三〕公曰：「豎刀如何？」〔四〕對曰：「自宮以適君，非人情，難親。」管仲死，而桓公不用管仲言，卒近用三子，三子專權。

〔一〕〔正義〕括地志云：「管仲冢在青州臨淄縣南二十一里牛山上，與桓公冢連。隰朋墓在青州臨淄縣東北七里也。」

〔二〕〔正義〕卽雍巫也。賈逵云：「雍巫，雍人名巫，易牙也。」

〔三〕〔集解〕管仲曰：「衛公子開方去其千乘之太子而臣事君也。」

〔四〕〔正義〕刀，鳥條反。顏師古云：「豎刀，易牙皆齊桓公臣。管仲有病，桓公往問之，曰：『將何以教寡人？』管仲

曰：『願君遠易牙、豎刀。』公曰：『易牙烹其子以快寡人，尚可疑邪？』對曰：『人之情非不愛其子也，其子之忍，

又將何愛於君！『公曰：『豎刀自言以近寡人，猶尚疑邪？』對曰：『人之情非不愛其身也，其身之忍，又將何有於君！』公曰：『諾。』管仲遂盡逐之，而公食不甘心不怡者三年。公曰：『仲父不已過乎？』於是皆即召反。明年，公有病，易牙、豎刀相與作亂，塞宮門，築高牆，不通人。有一婦人踰垣入至公所。公曰：『我欲食。』婦人曰：『吾無所得。』公曰：『我欲飲。』婦人曰：『吾無所得。』公曰：『何故？』曰：『易牙、豎刀相與作亂，塞宮門，築高牆，不通人，故無所得。』公慨然歎，涕出，曰：『嗟乎，聖人所見豈不遠哉！若死者有知，我將何面目見仲父乎？』蒙衣袂而死乎壽宮。蟲流於戶，蓋以楊門之扇，二月不葬也。」

四十二年，戎伐周，周告急於齊，齊令諸侯各發卒戍周。是歲，晉公子重耳來，桓公妻之。

四十三年。初，齊桓公之夫人三：曰王姬、徐姬、〔一〕蔡姬，皆無子。桓公好內，〔二〕多內寵，如夫人者六人，長衛姬，生無詭；〔三〕少衛姬，生惠公元；鄭姬，生孝公昭；葛嬴，生昭公潘；密姬，生懿公商人；宋華子，〔四〕生公子雍。桓公與管仲屬孝公於宋襄公，以爲太子。雍巫〔五〕有寵於衛共姬，因宦者豎刀以厚獻於桓公，亦有寵，桓公許之立無詭。〔六〕管仲卒，五公子皆求立。冬十月乙亥，齊桓公卒。易牙人，與豎刀因內寵殺羣吏，〔七〕而立公子無詭爲君。太子昭奔宋。

〔一〕索隱按：系本徐，嬴姓。禮，婦人稱國及姓，今此言「徐姬」者，然姬是衆妾之總稱，故漢祿秩令云「姬妾數百」。

婦人亦總稱姬，姬亦未必盡是姓也。

〔三〕集解服虔曰：「內，婦官也。」

〔三〕索隱左傳作「無虧」也。

〔四〕集解賈逵曰：「宋華氏之女，子姓。」

〔五〕集解賈逵曰：「雍巫，雍人，名巫，易牙字。」

索隱賈逵以雍巫爲易牙，未知何據。按：管子有棠巫，恐與雍巫是一人也。

〔六〕集解杜預曰：「易牙既有寵於公，爲長衛姬請立。」

〔七〕集解服虔曰：「內寵如夫人者六人。羣吏，諸大夫也。」杜預曰：「內寵，內官之有權寵者。」

桓公病，五公子各樹黨爭立。及桓公卒，遂相攻，以故宮中空，莫敢棺。〔一〕桓公尸在牀上六十七日，尸蟲出于戶。十二月乙亥，無詭立，乃棺赴。辛巳夜，斂殯。〔三〕

〔一〕正義音古患反。

〔三〕集解徐廣曰：「斂，一作『臨』也。」

桓公十有餘子，要其後立者五人：無詭立三月死，無謚；次孝公；次昭公；次懿公；次惠公。孝公元年三月，宋襄公率諸侯兵送齊太子昭而伐齊。齊人恐，殺其君無詭。齊人將立太子昭，四公子之徒攻太子，太子走宋，宋遂與齊人四公子戰。五月，宋敗齊四公子師而立太子昭，是爲齊孝公。宋以桓公與管仲屬之太子，故來征之。以亂故，八月乃葬齊桓

公。〔一〕

〔一〕集解皇覽曰：「桓公冢在臨菑城南七里所留水南。」

正義括地志云：「齊桓公墓在臨菑縣南二十一里牛山

上，亦名鼎足山，一名牛首岡，一所二墳。晉永嘉末，人發之，初得版，次得水銀池，有氣不得入，經數日，乃牽犬入中，得金蠶數十薄，珠襦、玉匣、繒綵、軍器不可勝數。又以人殉葬，骸骨狼藉也。」

六年春，齊伐宋，以其不同盟于齊也。〔一〕夏，宋襄公卒。七年，晉文公立。

〔一〕集解服虔曰：「魯僖公十九年，諸侯盟于齊，以無忘桓公之德。宋襄公欲行霸道，不與盟，故伐之。」

十年，孝公卒，孝公弟潘因衛公子開方殺孝公子而立潘，是爲昭公。昭公，桓公子也，其母曰葛嬴。

昭公元年，晉文公敗楚於城濮，〔一〕而會諸侯踐土，朝周，天子使晉稱伯。〔二〕六年，翟侵齊。晉文公卒。秦兵敗於殽。十二年，秦穆公卒。

〔一〕正義賈逵云：「衛地也。」

〔二〕正義音霸。

十九年五月，昭公卒，子舍立爲齊君。舍之母無寵於昭公，國人莫畏。昭公之弟商人以桓公死爭立而不得，陰交賢士，附愛百姓，百姓說。及昭公卒，子舍立，孤弱，卽與衆十月卽墓上弑齊君舍，而商人自立，是爲懿公。懿公，桓公子也，其母曰密姬。

懿公四年春，初，懿公爲公子時，與丙戎〔一〕之父獵，爭獲不勝，及卽位，斷丙戎父足，〔二〕而使丙戎僕。〔三〕庸職之妻好，〔四〕公內之宮，使庸職驂乘。五月，懿公游於申池，〔五〕二人浴，戲。職曰：「斷足子！」戎曰：「奪妻者！」二人俱病此言，乃怨。謀與公游竹中，二人弑懿公車上，弃竹中而亡去。

〔一〕索隱 左傳「丙」作「邴」，邴歆也。

〔二〕正義 左傳云「乃掘而別之」，杜預云「斷其尸足也」。

〔三〕集解 賈逵曰：「僕，御也。」

〔四〕索隱 左傳作「閭職」，此言「庸職」。不同者，傳所云「閭」，姓；「職」，名也。此言「庸職」，庸非姓，蓋謂受顧織之妻，史意不同，字則異耳。〔正義〕國語及左傳作「閭職」。

〔五〕集解 杜預曰：「齊南城西門名申門。齊城無池，唯此門左右有池，疑此是也。」左思齊都賦注曰：「申池，海濱齊藪也。」

懿公之立，驕，民不附。齊人廢其子而迎公子元於衛，立之，是爲惠公。惠公，桓公子也。其母衛女，曰少衛姬，避齊亂，故在衛。

惠公二年，長翟來，〔一〕王子城父攻殺之，〔二〕埋之於北門。晉趙穿弑其君靈公。

〔一〕集解 穀梁傳曰：「身橫九畝，斷其首而載之，眉見於軾。」

〔二〕集解 賈逵曰：「王子城父，齊大夫。」

十年，惠公卒，子頃公無野立。^{〔一〕}初，崔杼有寵於惠公，惠公卒，高、國畏其偪也，逐之，崔杼奔衛。

〔一〕正義頃音傾。

頃公元年，楚莊王彊，伐陳，二年，圍鄭，鄭伯降，已復國鄭伯。

六年春，晉使卻克於齊，齊使夫人帷中而觀之。卻克上，夫人笑之。卻克曰：「不是報，不復涉河！」歸，請伐齊，晉侯弗許。齊使至晉，卻克執齊使者四人河內，殺之。八年，晉伐齊，齊以公子彊質晉，晉兵去。十年春，齊伐魯、衛。魯、衛大夫如晉請師，皆因卻克。^{〔二〕}晉使卻克以車八百乘^{〔三〕}爲中軍將，士燮將上軍，欒書將下軍，以救魯、衛，伐齊。六月壬申，與齊侯兵合靡笄下。^{〔四〕}癸酉，陳于寧。^{〔五〕}逢丑父爲齊頃公右。頃公曰：「馳之，破晉軍會食。」射傷卻克，流血至履。克欲還入壁，其御曰：「我始人，再傷，不敢言疾，恐懼士卒，願子忍之。」遂復戰。戰，齊急，丑父恐齊侯得，乃易處，頃公爲右，車絙於木而止。^{〔六〕}晉小將韓厥伏齊侯車前，曰：「寡君使臣救魯、衛，戲之。丑父使頃公下取飲，^{〔七〕}因得亡，脫去，入其軍。晉卻克欲殺丑父。丑父曰：「代君死而見僂，後人臣無忠其君者矣。」克舍之，丑父遂得亡歸齊。於是晉軍追齊至馬陵。^{〔八〕}齊侯請以寶器謝，^{〔九〕}不聽，必得笑克者蕭桐叔子，^{〔一〇〕}令齊東畝。^{〔一一〕}對曰：「叔子，齊君母。齊君母亦猶晉君母，子安置之？且子以義伐而

以暴爲後，其可乎？」於是乃許，令反魯、衛之侵地。」〔三〕

〔一〕索隱成二年左傳魯臧宣叔、衛孫桓子如晉，皆主於郤克是。

〔二〕集解賈逵曰：「八百乘，六萬人。」

〔三〕集解徐廣曰：「靡，一作『摩』。」賈逵曰：「靡笄，山名也。」索隱靡，如字。靡笄，山名，在濟南，與代地磨笄

山不同。

〔四〕集解服虔曰：「寧，齊地名也。」

〔五〕集解賈逵曰：「齊大夫。」

〔六〕正義結，胡卦反。止也，有所礙也。

〔七〕正義左傳云「及華泉，驂結於木而止。」丑父使公下，如華泉取飲。鄭周父御佐車，苑伐爲右，載齊侯獲免」也。

〔八〕集解徐廣曰：「一作『陘』。」駟案賈逵曰「馬陘，齊地也」。

〔九〕集解左傳曰：「賂以紀甌、玉磬也。」

〔一〇〕集解杜預曰：「桐叔，蕭君之字，齊侯外祖父。子，女也。難斥言其母，故遠言之。」賈逵曰：「蕭，附庸，子姓。」

〔一一〕集解服虔曰：「欲令齊隴畝東行。」索隱隴畝東行，則晉車馬東向齊行易也。

〔一二〕正義左傳云晉師及齊國，使齊人歸我汶陽之田也。

十一年，晉初置六卿，賞鞏之功。齊頃公朝晉，欲尊王晉景公，〔一〕晉景公不敢受，乃歸而頃公弛苑囿，薄賦斂，振孤問疾，虛積聚以救民，民亦大說。厚禮諸侯。竟頃公

卒，百姓附，諸侯不犯。

〔一〕〔索隱〕王劭按：張衡曰「禮，諸侯朝天子執玉，既授而反之。若諸侯自相朝，則不授玉」。齊頃公戰敗朝晉而授玉，是欲尊晉侯爲王，太史公探其旨而言。今按：此文不云「授玉」，王氏之說復何所依，聊記異耳。

十七年，頃公卒，〔一〕子靈公環立。

〔一〕〔集解〕皇覽曰：「頃公冢近呂尚冢。」

靈公九年，晉欒書弑其君厲公。十年，晉悼公伐齊，齊令公子光質晉。十九年，立子光爲太子，高厚傅之，令會諸侯盟於鍾離。〔一〕二十七年，晉使中行獻子伐齊。〔二〕齊師敗，靈公走入臨菑。晏嬰止靈公，靈公弗從。曰：「君亦無勇矣！」晉兵遂圍臨菑，臨菑城守不敢出，晉焚郭中而去。

〔一〕〔正義〕括地志云：「鍾離故城在沂州承縣界。」

〔二〕〔索隱〕荀偃祖林父代爲中行，後改姓爲中行氏。獻子名偃。

二十八年，初，靈公取魯女，生子光，以爲太子。仲姬，戎姬。戎姬嬖，仲姬生子牙，屬之戎姬。戎姬請以爲太子，公許之。仲姬曰：「不可。光之立，列於諸侯矣，〔一〕今無故廢之，君必悔之。」公曰：「在我耳。」遂東太子光，〔二〕使高厚傅牙爲太子。靈公疾，崔杼迎故

太子光而立之，是爲莊公。莊公殺戎姬。五月壬辰，靈公卒，莊公卽位，執太子牙於句賈之丘，殺之。八月，崔杼殺高厚。晉聞齊亂，伐齊，至高唐。^{〔三〕}

〔一〕集解 服虔曰：「數從諸侯征伐盟會。」

〔二〕集解 賈逵曰：「徙之東垂也。」

〔三〕集解 杜預曰：「高唐在祝阿縣西北。」

莊公三年，晉大夫欒盈^{〔一〕}奔齊，莊公厚客待之。晏嬰、田文子諫，公弗聽。四年，齊莊公使欒盈閒人晉曲沃^{〔二〕}爲內應，以兵隨之，上太行，入孟門。^{〔三〕}欒盈敗，齊兵還，取朝歌。^{〔四〕}

〔一〕集解 徐廣曰：「史記多作『逞』。」

〔二〕集解 賈逵曰：「欒盈之邑。」

〔三〕集解 賈逵曰：「孟門，太行皆晉山隘也。」

〔索隱〕 孟門山在朝歌東北。太行山在河內溫縣西。

〔四〕集解 賈逵曰：「晉邑。」

六年，初，棠公妻好，^{〔一〕}棠公死，崔杼取之。莊公通之，數如崔氏，以崔杼之冠賜人。侍者曰：「不可。」崔杼怒，因其伐晉，欲與晉合謀襲齊而不得閒。莊公嘗筮宦者賈舉，賈舉復侍，爲崔杼閒公。^{〔二〕}以報怨。五月，莒子朝齊，齊以甲戌饗之。崔杼稱病不視事。乙亥，

公問崔杼病，遂從崔杼妻。崔杼妻入室，與崔杼自閉戶不出，公擁柱而歌。^{〔三〕}宦者賈舉遮公從官而入，閉門，崔杼之徒持兵從中起。公登臺而請解，不許；請盟，不許；請自殺於廟，不許。皆曰：「君之臣杼疾病，不能聽命。」^{〔四〕}近於公宮。^{〔五〕}陪臣爭趣有淫者，^{〔六〕}不知二命。^{〔七〕}公踰牆，射中公股，公反墜，遂弑之。晏嬰立崔杼門外，^{〔八〕}曰：「君爲社稷死則死之，爲社稷亡則亡之。」^{〔九〕}若爲己死己亡，非其私暱，誰敢任之！^{〔一〇〕}門開而入，枕公尸而哭，三踊而出。人謂崔杼：「必殺之。」崔杼曰：「民之望也，舍之得民。」^{〔一一〕}

〔一〕集解 賈逵曰：「棠公，齊棠邑大夫。」

〔二〕集解 服虔曰：「伺公閒隙。」正義 閒音閑，又如字。

〔三〕集解 服虔曰：「公以爲姜氏不知己在外，故歌以命之也。一曰公自知見欺，恐不得出，故歌以自悔。」

〔四〕集解 服虔曰：「言不能親聽公命。」

〔五〕集解 服虔曰：「崔杼之宮近公宮，淫者或詐稱公。」

〔六〕集解 徐廣曰：「爭，一作『扞』。」索隱 左傳作「扞趣」。此爲「爭趣」者，是太史公變左氏之文。言陪臣但爭趣

投有淫者耳，更不知他命也。

〔七〕集解 杜預曰：「言得淫人，受崔子命討之，不知他命也。」

〔八〕集解 賈逵曰：「聞難而來。」

〔九〕集解 服虔曰：「謂以公義爲社稷死亡也。如是者，臣亦隨之死亡。」

〔一〇〕集解服虔曰：「言君自以己之私欲取死亡之禍，則私近之臣所當任也。」杜預曰：「私暱，所親愛也。非所親愛，無爲當其禍也。」

〔一一〕集解服虔曰：「置之，所以得人心。」

丁丑，崔杼立莊公異母弟杵臼，〔一〕是爲景公。景公母，魯叔孫宣伯女也。景公立，以崔杼爲右相，慶封爲左相。二相恐亂起，乃與國人盟曰：「不與崔慶者死！」晏子仰天曰：「嬰所不獲，唯忠於君利社稷者是從！」不肯盟。慶封欲殺晏子，崔杼曰：「忠臣也，舍之。」齊太史書曰「崔杼弑莊公」，崔杼殺之。其弟復書，崔杼復殺之。少弟復書，崔杼乃舍之。

〔二〕集解徐廣曰：「史記多作『箸白』。」

景公元年，初，崔杼生子成及彊，其母死，取東郭女，生明。東郭女使其前夫子無咎與其弟偃〔二〕相崔氏。成有罪，〔三〕二相急治之，立明爲太子。成請老於崔杼，崔杼許之，二相弗聽，曰：「崔，宗邑，不可。」〔四〕成、彊怒，告慶封。〔五〕慶封與崔杼有郤，欲其敗也。成、彊殺無咎、偃於崔杼家，家皆奔亡。崔杼怒，無人，使一宦者御，見慶封。慶封曰：「請爲子誅之。」使崔杼仇盧蒲癸〔六〕攻崔氏，殺成、彊，盡滅崔氏，崔杼婦自殺。崔杼毋歸，〔七〕亦自殺。慶封爲相國，專權。

〔一〕正義 杜預云：「東郭偃，東郭姜之弟也。」

〔二〕正義 左傳云：成有疾而廢之。杜預云：有惡疾也。

〔三〕集解 杜預曰：「濟南東朝陽縣西北有崔氏城也。」

〔四〕正義 左傳云：成彊告慶封曰：「夫子身亦子所知也，唯無咎與偃是從，父兄莫能進矣。恐害夫子，敢以告。」慶封曰：「苟利夫子，必去之，難吾助汝。」乃殺東郭偃、棠無咎於崔氏朝也。其妻及崔杼皆縊死，崔明奔魯。

〔五〕集解 賈逵曰：「嬖，齊大夫慶封之屬。」

〔六〕索隱 母音無也。

三年十月，慶封出獵。初，慶封已殺崔杼，益驕，嗜酒好獵，不聽政令。慶舍用政，〔一〕已有內郤。田文子謂桓子曰：「亂將作。」田、鮑、高、欒氏相與謀慶氏。慶舍發甲圍慶封宮，四家徒共擊破之。慶封還，不得入，奔魯。齊人讓魯，封奔吳。吳與之朱方，聚其族而居之，富於在齊。其秋，齊人徙葬莊公，僂崔杼尸於市以說衆。

〔一〕集解 服虔曰：「舍，慶封之子也。生傳其職政與子。」

九年，景公使晏嬰之晉，與叔向私語曰：「齊政卒歸田氏。田氏雖無大德，以公權私，有德於民，民愛之。」十二年，景公如晉，見平公，欲與伐燕。十八年，公復如晉，見昭公。二十六年，獵魯郊，因人魯，與晏嬰俱問魯禮。三十一年，魯昭公辟季氏難，奔齊。齊欲以千

社封之，〔一〕子家止昭公，昭公乃請齊伐魯，取鄆〔二〕以居昭公。

〔一〕集解 賈逵曰：「二十五家爲一社。千社，二萬五千家也。」

〔二〕正義 鄆，鄆城也。

三十二年，彗星見。景公坐柏寢，嘆曰：「堂堂！誰有此乎？」〔一〕羣臣皆泣，晏子笑，公怒。晏子曰：「臣笑羣臣諛甚。」景公曰：「彗星出東北，當齊分野，寡人以爲憂。」晏子曰：「君高臺深池，賦斂如弗得，刑罰恐弗勝，彗星〔二〕將出，彗星〔三〕何懼乎？」公曰：「可禳否？」晏子曰：「使神可祝而來，〔四〕亦可禳而去也。百姓苦怨以萬數，而君令一人禳之，安能勝衆口乎？」是時景公好治宮室，聚狗馬，奢侈，厚賦重刑，故晏子以此諫之。

〔一〕集解 服虔曰：「景公自恐德薄不能久享齊國，故曰『誰有此』也。」

〔二〕正義 弗音佩。謂客星侵近邊側欲相害。

〔三〕正義 彗，息歲反。若帚形，見其境有亂也。

〔四〕正義 祝音章受反。

四十二年，吳王闔閭伐楚，入郢。

四十七年，魯陽虎攻其君，不勝，奔齊，請齊伐魯。鮑子諫景公，乃囚陽虎。陽虎得亡，奔晉。

四十八年，與魯定公好會夾谷。^{〔一〕}犁鉏^{〔二〕}曰：「孔丘知禮而怯，請令萊人爲樂，^{〔三〕}因執魯君，可得志。」景公害孔丘相魯，懼其霸，故從犁鉏之計。方會，進萊樂，孔子歷階上，使有司執萊人斬之，以禮讓景公。景公慙，乃歸魯侵地以謝，而罷去。是歲，晏嬰卒。

〔一〕集解服虔曰：「東海祝其縣是也。」

〔二〕索隱且，卽餘反。卽犁彌也。

〔三〕集解杜預曰：「萊人，齊所滅萊夷。」

五十五年，范、中行反其君於晉，晉攻之急，來請粟。田乞欲爲亂，樹黨於逆臣，說景公曰：「范、中行數有德於齊，不可不救。」乃使乞救而輸之粟。

五十八年夏，景公夫人燕姬適子死。景公寵妾芮姬生子荼，^{〔一〕}荼少，其母賤，無行，諸大夫恐其爲嗣，乃言願擇諸子長賢者爲太子。景公老，惡言嗣事，又愛荼母，欲立之，憚發之口，乃謂諸大夫曰：「爲樂耳，國何患無君乎？」秋，景公病，命國惠子、高昭子^{〔二〕}立少子荼爲太子，逐羣公子，遷之萊。^{〔三〕}景公卒，^{〔四〕}太子荼立，是爲晏孺子。冬，未葬，而羣公子畏誅，皆出亡。荼諸異母兄公子壽、^{〔五〕}駒、黔^{〔六〕}奔衛、^{〔七〕}公子伋、^{〔八〕}陽生奔魯。^{〔九〕}萊人歌之曰：「景公死乎弗與埋，三軍事乎弗與謀，^{〔一〇〕}師乎師乎，胡黨之乎？」^{〔一一〕}

〔一〕索隱左傳曰「鬻嬖之子荼嬖」，則荼母姓嬖。此作「芮姬」，不同也。譙周依左氏作「鬻嬖」，鄒誕生本作「芮嬖」。

〔二〕集解杜預曰：「惠子，國夏也。昭子，高張也。」

〔三〕集解服虔曰：「萊，齊東鄙邑。」

〔四〕集解皇覽曰：「景公冢與桓公冢同處。」

〔五〕索隱一作「嘉」。

〔六〕正義三公子。

〔七〕集解徐廣曰：「一云『壽、黔奔衛』。」索隱三人奔衛。

〔八〕索隱左傳作「鉏」。

〔九〕索隱二人奔魯，凡五公子也。

〔一〇〕集解服虔曰：「萊人見五公子遠遷鄙邑，不得與景公葬埋之事及國三軍之謀，故愍而歌。」杜預曰：「稱謚，蓋葬後而爲此歌，哀羣公子失所也。」

〔一一〕集解服虔曰：「師，衆也。黨，所也。言公子徒衆何所適也。」

晏孺子元年春，田乞僞事高、國者，每朝，乞驂乘，言曰：「子得君，大夫皆自危，欲謀作亂。」又謂諸大夫曰：「高昭子可畏，及未發，先之。」大夫從之。六月，田乞、鮑牧乃與大夫以兵入公宮，攻高昭子。昭子聞之，與國惠子救公。公師敗，田乞之徒追之，國惠子奔莒，

遂反殺高昭子。晏圉奔魯。^{〔一〕}八月，齊秉意茲。^{〔二〕}田乞敗二相，乃使人之魯召公子陽生。陽生至齊，私匿田乞家。十月戊子，田乞請諸大夫曰：「常之母有魚菽之祭，^{〔三〕}幸來會飲。」會飲，田乞盛陽生橐中，置坐中央，發橐出陽生，曰：「此乃齊君矣！」大夫皆伏謁。將與大夫盟而立之，鮑牧醉，乞誣大夫曰：「吾與鮑牧謀共立陽生。」鮑牧怒曰：「子忘景公之命乎？」諸大夫相視欲悔，陽生前，頓首曰：「可則立之，否則已。」鮑牧恐禍起，乃復曰：「皆景公子也，何爲不可！」乃與盟，立陽生，是爲悼公。悼公入宮，使人遷晏孺子於駘，^{〔四〕}殺之幕下，而逐孺子母芮子。芮子故賤而孺子少，故無權，國人輕之。

〔一〕集解賈逵曰：「圉，晏嬰之子。」

〔二〕集解徐廣曰：「左傳八月，齊祁意茲奔魯。」

〔三〕集解何休曰：「齊俗，婦人首祭事。言魚豆者，示薄陋無所有也。」

〔四〕集解賈逵曰：「齊邑。」

悼公元年，齊伐魯，取讙。^{〔一〕}初，陽生亡在魯，季康子以其妹妻之。及歸卽位，使迎之。季姬與季魴侯通，^{〔二〕}言其情，魯弗敢與，故齊伐魯，竟迎季姬。季姬嬖，齊復歸魯侵地。

〔一〕集解杜預曰：「讙在東平剛縣北。」索隱二邑名。讙在今博城縣西南。杜預曰：「讙在東平剛縣北。」

〔三〕集解 杜預曰：「魴侯，康子叔父也。」

鮑子與悼公有郤，不善。四年，吳、魯伐齊南方。鮑子弑悼公，赴于吳。吳王夫差哭於軍門外三日，將從海人討齊。齊人敗之，吳師乃去。晉趙鞅伐齊，至賴而去。〔一〕齊人共立悼公子壬，是爲簡公。〔二〕

〔一〕集解 服虔曰：「賴，齊邑。」

〔二〕集解 徐廣曰：「年表云簡公壬者，景公之子也。」

簡公四年春，初，簡公與父陽生俱在魯也，監止有寵焉。〔一〕及卽位，使爲政。田成子憚之，驟顧於朝。〔二〕御軼〔三〕言簡公曰：「田、監不可並也，君其擇焉。」〔四〕弗聽。子我夕，〔五〕田逆殺人，逢之，〔六〕遂捕以人。〔七〕田氏方睦，〔八〕使因病而遺守囚者酒，〔九〕醉而殺守者，得亡。子我盟諸田於陳宗。〔二〇〕初，田豹欲爲子我臣，〔二一〕使公孫言豹，〔二二〕豹有喪而止。後卒以爲臣，〔二三〕幸於子我。子我謂曰：「吾盡逐田氏而立女，可乎？」對曰：「我遠田氏矣。〔二四〕且其違者不過數人，〔二五〕何盡逐焉？」遂告田氏。子行曰：「彼得君，弗先，必禍子。」〔二六〕子行舍於公宮。〔二七〕

〔一〕集解 賈逵曰：「闕止，子我也。」

〔索隱〕監，左傳作「闕」，音苦濫反。闕在東平須昌縣東南也。

〔二〕集解 杜預曰：「心不安，故數顧也。」

〔三〕集解 賈逵曰：「鞅，齊大夫也。」

〔索隱〕鞅，名也，爲僕御之官，故曰御鞅，亦田氏之族。

按：系本陳桓子無字

產子廩，廩產子獻，獻產鞅也。

〔四〕集解 杜預曰：「擇用一人也。」

〔五〕集解 服虔曰：「夕省事。」

〔六〕集解 服虔曰：「子我將往夕省事於君，而逢逆之殺人也。」杜預曰：「逆，子行。陳氏宗。」

〔七〕集解 杜預曰：「執逆人至於朝也。」

〔八〕集解 服虔曰：「陳常方欲謀有齊國，故和其宗族。」

〔九〕集解 服虔曰：「使陳逆詐病而遣也。」

〔一〇〕集解 服虔曰：「子我見陳逆得生出，而恐爲陳氏所怨，故與盟而請和也。陳宗，宗長之家。」

〔一一〕集解 賈逵曰：「豹，陳氏族也。」

〔一二〕集解 賈逵曰：「公孫，齊大夫也。」杜預曰：「言介達之意。」

〔一三〕集解 杜預曰：「終喪也。」

〔一四〕集解 服虔曰：「言我與陳氏宗疏遠也。」

〔一五〕集解 服虔曰：「違者，不從子我者。」

〔一六〕集解 服虔曰：「彼謂闕止也。子謂陳常也。」

〔一七〕集解 服虔曰：「止於公宮，爲陳氏作內閒也。」

夏五月壬申，成子兄弟四乘如公。^{〔一〕}子我在幄，^{〔二〕}出迎之，遂入，閉門。^{〔三〕}宦者禦之，^{〔四〕}子行殺宦者。^{〔五〕}公與婦人飲酒於檀臺，^{〔六〕}成子遷諸寢。^{〔七〕}公執戈將擊之，^{〔八〕}太史子餘^{〔九〕}曰：「非不利也，將除害也。」^{〔一〇〕}成子出舍于庫，^{〔一一〕}聞公猶怒，將出，^{〔一二〕}曰：「何所無君？」子行拔劍曰：「需，事之賊也。」^{〔一三〕}誰非田宗？^{〔一四〕}所不殺子者有如田宗。^{〔一五〕}乃止。子我歸，屬徒^{〔一六〕}攻闢與大門，^{〔一七〕}皆弗勝，乃出。田氏追之。豐丘人執子我以告，^{〔一八〕}殺之郭關。^{〔一九〕}成子將殺大陸子方，^{〔二〇〕}田逆請而免之。以公命取車於道，^{〔二一〕}出雍門。^{〔二二〕}田豹與之車，弗受，曰：「逆爲余請，豹與余車，余有私焉。事子我而有私於其讎，何以見魯、衛之士？」^{〔二三〕}

〔一〕〔集解〕服虔曰：「成子兄弟八人，二人共一乘，故曰四乘。」〔索隱〕服虔曰：「成子兄弟八人，二人共乘一車，故四

乘。」按系本，陳僖子乞產成子常、簡子齒、宣子其夷、穆子安、廩丘子（尚）暨茲、芒子盈、惠子得，凡七人。杜預

又取昭子莊以充八人之數。按系本，昭子是桓子之子，成子之叔父，又不名莊，彊相證會，言四乘有八人耳。今

按：田完系家云田常兄弟四人如公宮，與此事同。今此唯稱四乘，不云人數，知四乘謂兄弟四人乘車而入，非二

人共車也。然其昆弟三人不見者，蓋時或不在，不同人公宮，不可彊以四乘爲八人，添叔父爲兄弟之數。服、杜

殊失也。

〔二〕〔集解〕杜預曰：「幄，帳也，聽政之處也。」

〔三〕〔集解〕服虔曰：「成子兄弟見子我出，遂突入，反閉門，子我不得復入。」

〔四〕集解服虔曰：「闔豎以兵禦陳氏。」

〔五〕集解服虔曰：「舍於公宮，故得殺之。」

〔六〕集解服虔曰：「當陳氏入時，飲酒於此臺。」

〔七〕集解服虔曰：「欲徙公令居寢也。」

〔八〕集解杜預曰：「疑其作亂也。」

〔九〕集解服虔曰：「齊大夫。」

〔一〇〕集解杜預曰：「言將爲公除害也。」

〔一一〕集解杜預曰：「以公怒故也。」

〔一二〕集解服虔曰：「出奔也。」

〔一三〕集解杜預曰：「言需疑則害事。」

〔一四〕集解杜預曰：「言陳氏宗族衆多。」

〔一五〕集解杜預曰：「言子若欲出，我必殺子，明如陳宗。」

〔一六〕集解服虔曰：「會徒衆。」

〔一七〕集解宮中之門曰闔。大門，公門也。

〔一八〕集解賈逵曰：「豐丘，陳氏邑也。」

〔一九〕集解服虔曰：「齊闕名。」

〔二〇〕集解服虔曰：「子方，子我黨，大夫東郭賈也。」

〔三〕集解 杜預曰：「子方取道中行入車。」

〔三〕集解 杜預曰：「齊城門。」

〔三〕集解 服虔曰：「子方將欲奔魯、衛也。」左傳曰：「東郭賈奔衛。」

庚辰，田常執簡公于徐州。〔一〕公曰：「余蚤從御鞅言，不及此。」甲午，田常弑簡公于徐州。田常乃立簡公弟驚，〔二〕是爲平公。平公卽位，田常相之，專齊之政，割齊安平以東爲田氏封邑。〔三〕

〔一〕集解 春秋作「舒州」。賈逵曰：「陳氏邑也。」索隱 徐音舒，其字從人。左氏作「舒」，舒，陳氏邑。說文作

「郟」，郟在薛縣。

〔二〕索隱 系本及譙周皆作「敬」，蓋誤也。

〔三〕集解 徐廣曰：「年表云平公之時，齊自是稱田氏。」索隱 安平，齊邑。按：地理志涿郡有安平縣也。

平公八年，越滅吳。二十五年卒，子宣公積立。

宣公五十一年卒，子康公貸立。田會反廩丘。〔一〕

〔一〕索隱 田會，齊大夫。廩，邑名，東郡有廩丘縣也。

康公二年，韓、魏、趙始列爲諸侯。十九年，田常曾孫田和始爲諸侯，遷康公海濱。二十六年，康公卒，呂氏遂絕其祀。田氏卒有齊國，爲齊威王，彊於天下。

太史公曰：吾適齊，自泰山屬之琅邪，北被于海，膏壤二千里，其民闢達多匿知，其天性也。以太公之聖，建國本，桓公之盛，修善政，以爲諸侯會盟，稱伯，不亦宜乎？洋洋哉，固大國之風也！

【索隱述贊】太公佐周，實秉陰謀。既表東海，乃居營丘。小白致霸，九合諸侯。及溺內寵，釁鍾蟲流。莊公失德，崔杼作仇。陳氏專政，厚貨輕收。悼、簡遘禍，田、闕非儔。颯颯餘烈，一變何由？

史記卷三十三

魯周公世家第三

周公旦者，周武王弟也。^{〔一〕}自文王在時，旦爲子孝，^{〔二〕}篤仁，異於羣子。及武王卽位，旦常輔翼武王，用事居多。武王九年，東伐至盟津，周公輔行。十一年，伐紂，至牧野，^{〔三〕}周公佐武王，作牧誓。破殷，入商宮。已殺紂，周公把大鉞，召公把小鉞，以夾武王，覲社，告紂之罪于天，及殷民。釋箕子之囚。封紂子武庚祿父，使管叔、蔡叔傅之，以續殷祀。徧封功臣同姓戚者。封周公旦於少昊之虛曲阜，^{〔四〕}是爲魯公。周公不就封，留佐武王。

〔一〕集解 譙周曰：「以太王所居周地爲其采邑，故謂周公。」

索隱 周，地名，在岐山之陽，本太王所居，後以爲周

公之采邑，故曰周公。卽今之扶風雍東北故周城是也。謚曰周文公，見國語。

〔二〕索隱 鄒誕本「孝」作「敬」也。

〔三〕正義 衛州卽牧野之地，東北去朝歌七十三里。

〔四〕正義 括地志云：「兗州曲阜縣外城卽魯公伯禽所築也。」

武王克殷二年，天下未集，武王有疾，不豫，羣臣懼，太公、召公乃繆卜。^{〔一〕}周公曰：「未可以戚我先王。」^{〔二〕}周公於是乃自以爲質，設三壇，周公北面立，戴璧秉圭，^{〔三〕}告于太王、王季、文王。^{〔四〕}史策祝曰：「^{〔五〕}惟爾元孫王發，勤勞阻疾。」^{〔六〕}若爾三王是有負子之責於天，以旦代王發之身。^{〔七〕}旦巧能，多材多藝，能事鬼神。^{〔八〕}乃王發不如旦多材多藝，不能事鬼神。乃命于帝庭，敷佑四方，^{〔九〕}用能定汝子孫于下地，四方之民罔不敬畏。^{〔一〇〕}無墜天之降葆命，我先王亦永有所依歸。^{〔一一〕}今我其卽命於元龜，^{〔一二〕}爾之許我，我以其璧與圭歸，以俟爾命。^{〔一三〕}爾不許我，我乃屏璧與圭。」^{〔一四〕}周公已令史策告太王、王季、文王，欲代武王發，於是乃卽三王而卜。卜人皆曰吉，發書視之，信吉。^{〔一五〕}周公喜，開籥，乃見書遇吉。^{〔一六〕}周公入賀武王曰：「王其無害。旦新受命三王，維長終是圖。」^{〔一七〕}茲道能念予一人。」^{〔一八〕}周公藏其策金縢匱中，^{〔一九〕}誠守者勿敢言。明日，武王有瘳。

〔一〕集解 徐廣曰：「古書『繆』字多作『繆』。」

〔二〕集解 孔安國曰：「戚，近也。未可以死近先王也。」鄭玄曰：「二公欲就文王廟卜。戚，憂也。未可憂怖我先王也。」

〔三〕集解 孔安國曰：「璧以禮神，圭以爲贊。」

〔四〕集解 孔安國曰：「告謂祝辭。」

〔五〕集解 孔安國曰：「史爲策書祝（祠）〔詞〕也。」鄭玄曰：「策，周公所作，謂簡書也。祝者讀此簡書，以告三王。」

〔六〕集解 徐廣曰：「阻，一作『淹』。」

〔七〕集解 孔安國曰：「大子之責，謂疾不可救也。不可救于天，則當以旦代之。死生有命，不可請代，聖人敍臣子之

心以垂世教。」〔索隱〕尚書「負」爲「丕」，今此爲「負」者，謂三王負於上天之責，故我當代之。鄭玄亦曰「丕」讀

曰「負」。

〔八〕集解 孔安國曰：「言可以代武王之意。」

〔九〕集解 馬融曰：「武王受命於天帝之庭，布其道以佑助四方。」

〔一〇〕集解 孔安國曰：「言武王用受命帝庭之故，能定先人子孫於天下，四方之民無不敬畏也。」

〔一一〕集解 孔安國曰：「言不救，則墜天寶命也；救之，則先王長有所依歸矣。」鄭玄曰：「降，下也。寶猶神也。有所

依歸，爲宗廟之主也。」〔正義〕墜，直類反。

〔一二〕集解 孔安國曰：「就受三王之命於元龜，卜知吉凶者也。」馬融曰：「元龜，大龜也。」

〔一三〕集解 孔安國曰：「許謂疾瘳。待命，當以事神也。」馬融曰：「待汝命。武王當愈，我當死也。」

〔一四〕集解 孔安國曰：「不許，不愈也。屏，藏。言不得事神。」

〔一五〕集解 孔安國曰：「占兆書也。」

〔一六〕集解 王肅曰：「籥，藏占兆書管也。」

〔一七〕集解 孔安國曰：「我新受三王命，武王維長終是謀周之道。」

〔一八〕集解 馬融曰：「一人，天子也。」鄭玄曰：「茲，此也。」

〔一〇〕集解 孔安國曰：「藏之於匱，緘之以金，不欲人開也。」

其後武王既崩，成王少，在強葆之中。〔一〕周公恐天下聞武王崩而畔，周公乃踐阼代成王攝行政當國。管叔及其羣弟流言於國曰：「周公將不利於成王。」〔二〕周公乃告太公望、召公奭曰：「我之所以弗辟〔三〕而攝行政者，恐天下畔周，無以告我先王太王、王季、文王。三王之憂勞天下久矣，於今而后成。武王蚤終，成王少，將以成周，我所以爲之若此。」於是卒相成王，而使其子伯禽代就封於魯。周公戒伯禽曰：「我文王之子，武王之弟，成王之叔父，我於天下亦不賤矣。然我一沐三捉髮，一飯三吐哺，起以待士，猶恐失天下之賢人。子之魯，慎無以國驕人。」

〔一〕索隱 強葆卽「襁褓」，古字少，假借用之。

〔正義〕 強闊八寸，長八尺，用約小兒於背而負行。葆，小兒被也。

〔二〕集解 孔安國曰：「放言於國，以誣周公，以惑成王也。」

〔三〕正義 音避。

管、蔡、武庚等果率淮夷而反。周公乃奉成王命，興師東伐，作大誥。遂誅管叔，殺武庚，放蔡叔。收殷餘民，以封康叔於衛，封微子於宋，以奉殷祀。寧淮夷東土，二年而畢定。諸侯咸服宗周。

天降祉福，唐叔得禾，異母同穎，〔一〕獻之成王，成王命唐叔以餽周公於東土，作餽禾。

周公既受命禾，嘉天子命，〔一〕作嘉禾。東土以集，周公歸報成王，乃爲詩貽王，命之曰鴟鴞。〔二〕王亦未敢訓周公。〔三〕

〔一〕集解徐廣曰：「一作『穗』。穎卽穗也。」

〔索隱〕尚書曰「異畝」，此「母」義並通。鄉誕本同。

〔二〕集解徐廣曰：「嘉，一作『魯』，今書序作『旅』也。」

〔索隱〕徐廣云一作「魯」，「魯」字誤也。今書序作「旅」。史

記嘉天子命，於文亦得，何須作「嘉旅」？

〔三〕集解毛詩序曰：「成王未知周公之志，公乃爲詩以遺王，名之曰鴟鴞。」毛傳曰：「鴟鴞，鵂鶖也。」

〔四〕集解徐廣曰：「訓，一作『誚』。」

〔索隱〕按：尚書作「誚」。誚，讓也。此作「訓」，字誤耳，義無所通。徐氏合定

其本，何須云一作「誚」也！

成王七年二月乙未，王朝步自周，至豐，〔一〕使太保召公先之雒相土。〔二〕其二月，周公往營成周雒邑，〔三〕卜居焉，曰吉，遂國之。

〔一〕集解馬融曰：「周，鎬京也。」

豐，文王廟所在。朝者，舉事上朝，將卽土中易都，大事，故告文王、武王廟。」鄭玄

曰：「步，行也，堂下謂之步。豐，鎬異邑，而言步者，告武王廟卽行，出廟入廟，不以爲遠，爲父恭也。」

〔索隱〕

豐，文王所作邑。後武王都鎬，於豐立文王廟。按：豐在鄠縣東，臨豐水，東去鎬二十五里也。

〔二〕集解鄭玄曰：「相，視也。」

〔三〕集解公羊傳曰：「成周者何？東周也。」何休曰：「名爲成周者，周道始成，王所都也。」

成王長，能聽政。於是周公乃還政於成王，成王臨朝。周公之代成王治，南面倍依以

朝諸侯。〔一〕及七年後，還政成王，北面就臣位，匍匐如畏然。〔二〕

〔一〕集解禮記曰：「周公朝諸侯于明堂之位，天子負斧依，南向而立。」鄭玄曰：「周公攝王位，以明堂之禮儀朝諸侯也。不於宗廟，避王也。天子，周公也。負之言倍也。斧依，爲斧文屏風於戶牖之間，周公於前立也。」

〔二〕集解徐廣曰：「匍匐，謹敬貌也。見三蒼，音窮窮。一本作『變變』也。」

初，成王少時，病，周公乃自揃其蚤沈之河，以祝於神曰：「王少未有識，奸神命者乃旦也。」亦藏其策於府。成王病有瘳。及成王用事，人或譖周公，周公奔楚。〔一〕成王發府，見周公禱書，乃泣，反周公。

〔一〕索隱經典無文，其事或別有所出。而譙周云「秦既燔書，時人欲言金縢之事，失其本末，乃云『成王少時病，周公禱河欲代王死，藏祝策于府。成王用事，人譖周公，周公奔楚。成王發府見策，乃迎周公』」，又與蒙恬傳同，事或然也。

周公歸，恐成王壯，治有所淫佚，乃作多士，作毋逸。毋逸稱：「爲人父母，爲業至長久，子孫驕奢忘之，以亡其家，爲人子可不慎乎！故昔在殷王中宗，嚴恭敬畏天命，自度〔一〕治民，震懼不敢荒寧，〔二〕故中宗饗國七十五年。其在高宗，〔三〕久勞于外，爲與小人，〔四〕作其卽位，乃有亮闇，三年不言，〔五〕言乃讙，〔六〕不敢荒寧，密靖殷國，〔七〕至于小大無怨，〔八〕故高宗饗國五十五年。〔九〕其在祖甲，〔一〇〕不義惟王，久爲小人，〔二〕于外，知小人之依，能保施小

民，不侮鰥寡，「三」故祖甲饗國三十三年。「二」多士稱曰：「自湯至于帝乙，無不率祀明德，帝無不配天者。」「四」在今後嗣王紂，誕淫厥佚，不顧天及民之從也。「五」其民皆可誅。」（周多士）
「文王日中昃不暇食，饗國五十年。」作此以誠成王。

〔一〕集解 孔安國曰：「用法度也。」

〔二〕集解 馬融曰：「知民之勞苦，不敢荒廢自安也。」

〔三〕正義 武丁也。

〔四〕集解 孔安國曰：「父小乙使之久居人間，勞是稼穡，與小人出入同事也。」馬融曰：「武丁爲太子時，其父小乙使行役，有所勞役於外，與小人從事，知小人艱難勞苦也。」鄭玄曰：「爲父小乙將師役於外也。」

〔五〕集解 孔安國曰：「武丁起其卽王位，則小乙死，乃有信嚙，三年不言，言孝行著也。」鄭玄曰：「楣謂之梁，闇謂廬也。」

〔六〕集解 鄭玄曰：「謹，喜悅也。言乃喜悅，則臣民望其言久矣。」

〔七〕集解 馬融曰：「密，安也。」

〔八〕集解 孔安國曰：「小大之政，民無怨者，言無非也。」

〔九〕集解 尚書云五十九年。

〔一〇〕集解 孔安國、王肅曰：「祖甲，湯孫太甲也。」馬融、鄭玄曰：「祖甲，武丁子帝甲也。」索隱 孔安國以爲湯孫

太甲，馬融、鄭玄以爲武丁子帝甲。按：紀年太甲唯得十二年，此云祖甲享國三十三年，知祖甲是帝甲明矣。

〔二〕集解 孔安國曰：「爲王不義，久爲小人之行，伊尹放之桐宮。」馬融曰：「祖甲有兄祖庚，而祖甲賢，武丁欲立之，

祖甲以王廢長立少不義，逃亡民間，故曰『不義惟王，久爲小人』也。」武丁死，祖庚立。祖庚死，祖甲立。」

〔三〕集解 孔安國曰：「小人之所依，依仁政也，故能安順於衆民，不敢侮慢惇獨也。」

〔三〕集解 王肅曰：「先中宗後祖甲，先盛德後有過也。」

〔四〕集解 孔安國曰：「無敢失天道者，故無不配天也。」

〔五〕集解 徐廣曰：「一作『敬之』也。」駟案：馬融曰：「紂大淫樂其逸，無所能顧念於天施顯道於民而敬之也。」

成王在豐，天下已安，周之官政未次序，於是周公作周官，官別其宜。作立政，〔一〕以便百姓。百姓說。

〔一〕集解 孔安國曰：「周公既致政成王，恐其怠忽，故以君臣立政爲戒也。」

周公在豐，病，將沒，曰：「必葬我成周，〔一〕以明吾不敢離成王。」周公既卒，成王亦讓，葬周公於畢，〔二〕從文王，以明予小子不敢臣周公也。

〔一〕集解 徐廣曰：「衛世家云管叔欲襲成周，然則或說尚書者不以成周爲洛陽乎？」諸侯年表敘曰：「齊、晉、楚、秦，

其在成周，微之甚也。」

〔二〕正義 括地志云：「周公墓在雍州咸陽北十三里畢原上。」

周公卒後，秋未穫，暴風雷（雨），禾盡偃，大木盡拔。周國大恐。成王與大夫朝服以開金縢書，〔一〕王乃得周公所自以爲功代武王之說。〔二〕二公及王乃問史百執事，〔三〕史百執事

曰：「信有，昔周公命我勿敢言。」成王執書以泣，^{〔四〕}曰：「自今後其無繆卜乎！」^{〔五〕}昔周公勤勞王家，惟予幼人弗及知。今天動威以彰周公之德，惟朕小子其迎，我國家禮亦宜之。」^{〔六〕}王出郊，天乃雨，反風，禾盡起。^{〔七〕}二公命國人，凡大木所偃，盡起而築之。^{〔八〕}歲則大孰。於是成王乃命魯得郊，^{〔九〕}祭文王。^{〔一〇〕}魯有天子禮樂者，以褒周公之德也。

〔一〕索隱 據尚書，武王崩後有此雷風之異。今此言周公卒後更有暴風之變，始開金縢之書，當不然也。蓋由史遷不見古文尚書，故說乖誤。

〔二〕集解 徐廣曰：「一作『簡』。」駟案：孔安國曰「所藏請命策書本也」。

〔三〕集解 孔安國曰：「二公倡王啓之，故先見書也。」史百執事皆從周公請命者。鄭玄曰：「問者，問審然否也。」

〔四〕集解 鄭玄曰：「泣者，傷周公忠孝如是而無知之者。」

〔五〕集解 孔安國曰：「本欲敬卜吉凶，今天意可知，故止。」

〔六〕集解 王肅曰：「亦宜褒有德也。」正義 孔安國云：「周公以成王未寤，故留東未還。成王改過自新，遣使者逆

之，亦國家禮有德之宜也。」王、孔二說非也。按：言成王以開金縢之書，知天風雷以彰周公之德，故成王亦設郊天之禮以迎，我國家先祖配食之禮亦當宜之，故成王出郊，天乃雨反風也。

〔七〕集解 孔安國曰：「郊，以玉幣謝天也。天即反風起禾，明郊之是也。」馬融曰：「反風，風還反也。」

〔八〕集解 徐廣曰：「築，拾也。」駟案：馬融曰「禾爲木所偃者，起其木，拾其下禾，乃無所失亡也」。

〔九〕集解 禮記曰：「魯君祀帝于郊，配以后稷，天子之禮。」

〔一〇〕集解禮記曰：「諸侯不得祖天子。」鄭玄曰：「魯以周公之故，立文王之廟也。」

周公卒，子伯禽固已前受封，是爲魯公。〔一〕魯公伯禽之初受封之魯，三年而後報政周公。周公曰：「何遲也？」伯禽曰：「變其俗，革其禮，喪三年然後除之，故遲。」太公亦封於齊，五月而報政周公。周公曰：「何疾也？」曰：「吾簡其君臣禮，從其俗爲也。」及後聞伯禽報政遲，乃歎曰：「嗚呼，魯後世其北面事齊矣！夫政不簡不易，民不有近，平易近民，民必歸之。」〔二〕

〔一〕索隱周公元子就封於魯，次子留相王室，代爲周公。其餘食小國者六人，凡、蔣、邢、茅、胙、祭也。

〔二〕集解徐廣曰：「一本云『政不簡不行，不行不樂，不樂則不平易；平易近民，民必歸之』。又一本云『夫民不簡不易，有近乎簡易，民必歸之』。」索隱言爲政簡易者，民必附近之。近謂親近也。

伯禽卽位之後，有管、蔡等反也，淮夷、徐戎亦並興反。〔一〕於是伯禽率師伐之於胙，作肸誓，〔二〕曰：「陳爾甲冑，無敢不善。無敢傷牯。〔三〕馬牛其風，臣妾逋逃，〔四〕勿敢越逐，敬〔五〕復之。〔六〕無敢寇攘，踰牆垣。〔七〕魯人三郊三隧，〔八〕峙爾芻茭、糗糧、楨榦，〔九〕無敢不逮。我甲戌築而征徐戎，〔一〇〕無敢不及，有大刑。」〔二〕作此肸誓，遂平徐戎，定魯。

〔一〕集解孔安國曰：「淮浦之夷，徐州之戎，並起爲寇。」

〔三〕集解 徐廣曰：「肸，一作『鮮』，一作『獮』。」駟案：尚書作「柴」。孔安國曰：「魯東郊之地名也。」索隱 尚書作「費誓」。徐廣云一作「鮮」，一作「獮」。按：尚書大傳見作「鮮誓」，鮮誓卽肸誓，古今字異，義亦變也。鮮，獮也。言於肸地誓衆，因行獮田之禮，以取鮮獸而祭，故字或作「鮮」，或作「獮」。孔安國云：「費，魯東郊地名」，卽魯卿季氏之費邑地也。

〔三〕正義 古毒反。犒，牛馬牢也。令臣無傷其牢，恐牛馬逸。

〔四〕集解 鄭玄曰：「風，走逸。臣妾，廝役之屬也。」

〔五〕集解 徐廣曰：「一作『振』。」

〔六〕集解 孔安國曰：「勿敢弃越壘伍而求逐也。衆人有得佚馬牛，逃臣妾，皆敬還。」

〔七〕集解 鄭玄曰：「寇，劫取也。因其失亡曰『攘』。」

〔八〕集解 王肅曰：「邑外曰郊，郊外曰隄。不言四者，東郊留守，故言三也。」

〔九〕集解 孔安國曰：「皆當儲峙汝糧，使足食；多積芻茭，供軍牛馬。」馬融曰：「楨、榦皆築具，楨在前，榦在兩

旁。」正義 糗，去九反。楨音貞。

〔一〇〕集解 孔安國曰：「甲戌日當築攻敵壘距堙之屬。」

〔一一〕集解 馬融曰：「大刑，死刑。」

魯公伯禽卒，〔一〕子考公苒立。〔二〕考公四年卒，立弟熙，〔三〕是謂煬公。煬公築茅闕門。〔四〕六年卒，子幽公宰立。〔五〕幽公十四年，幽公弟潰殺幽公而自立，是爲魏公。〔六〕魏公

五十年卒，子厲公擢立。^{〔七〕}厲公三十七年卒，魯人立其弟具，是爲獻公。獻公三十二年卒，^{〔八〕}子真公湏立。^{〔九〕}

〔一〕集解 徐廣曰：「皇甫謐云伯禽以成王元年封，四十六年，康王十六年卒。」

〔二〕索隱 系本作「就」，鄒誕本作「道」。

〔三〕索隱 一作「怡」。考公弟。

〔四〕集解 徐廣曰：「一作『第』，又作『夷』。」世本曰「煬公徙魯」，宋忠曰「今魯國」。

〔五〕索隱 系本名「圉」。

〔六〕集解 徐廣曰：「世本作『微公』。」

索隱 系本「潰」作「弗」，音沸。「魏」作「微」。且古書多用魏字作微，則太史

公意亦不殊也。

〔七〕索隱 系本作「翟」，音持角反。

〔八〕集解 徐廣曰：「劉歆云五十年。」皇甫謐云三十六年。

〔九〕索隱 真音慎，本亦多作「慎公」。按：衛亦有真侯，可通也。湏，系本作「摯」，或作「鼻」，音匹位反。鄒誕本作

「慎公鼻」。

真公十四年，周厲王無道，出奔斃，共和行政。二十九年，周宣王卽位。三十年，真公卒，弟敖立，是爲武公。

武公九年春，武公與長子括，少子戲，〔一〕西朝周宣王。宣王愛戲，欲立戲爲魯太子。周之樊仲山父諫宣王曰：「廢長立少，不順；不順，必犯王命；犯王命，必誅之。故出令不可不順也。令之不行，政之不立；〔二〕行而不順，民將弃上。〔三〕夫下事上，少事長，所以爲順。今天子建諸侯，立其少，是教民逆也。〔四〕若魯從之，諸侯效之，王命將有所壅；〔五〕若弗從而誅之，是自誅王命也。〔六〕誅之亦失，〔七〕王其圖之。」宣王弗聽，卒立戲爲魯太子。夏，武公歸而卒，〔八〕戲立，是爲懿公。

〔一〕正義 許義反，又音許宜反，後同。

〔二〕集解 韋昭曰：「令不行則政不立。」

〔三〕集解 韋昭曰：「使長事少，故民將弃上。」

〔四〕集解 唐固曰：「言不教之順而教之逆。」

〔五〕集解 韋昭曰：「言先王立長之命將壅塞不行也。」

〔六〕集解 韋昭曰：「先王之命立長，今魯亦立長，若誅之，是自誅王命。」

〔七〕集解 韋昭曰：「誅之，誅王命；不誅，則王命廢。」

〔八〕集解 徐廣曰：「劉歆云立二年。」

懿公九年，懿公兄括之子伯御〔一〕與魯人攻弑懿公，而立伯御爲君。伯御卽位十一年，

周宣王伐魯，殺其君伯御，而問魯公子能道順諸侯者，〔一〕以爲魯後。樊穆仲曰：〔二〕「魯懿公弟稱，〔四〕肅恭明神，敬事耆老，賦事行刑，必問於遺訓而咨於固實，〔五〕不干所問，不犯所〔知〕〔咨〕。」宣王曰：「然，能訓治其民矣。」乃立稱於夷宮，〔六〕是爲孝公。自是後，諸侯多畔王命。

〔一〕〔正義〕御，我嫁反，下同。

〔二〕〔集解〕徐廣曰：「順，一作『訓』。」〔正義〕道音導。順音訓。

〔三〕〔集解〕韋昭曰：「穆仲，仲山父之謚也。猶魯叔孫穆子謂之穆叔也。」

〔四〕〔正義〕尺證反。

〔五〕〔集解〕徐廣曰：「固，一作『故』。」韋昭曰：「故實，故事之是者。」

〔六〕〔集解〕韋昭曰：「夷宮者，宣王祖父夷王之廟。古者爵命必於祖廟。」

孝公二十五年，諸侯畔周，犬戎殺幽王。秦始列爲諸侯。

二十七年，孝公卒，子弗湟立，〔一〕是爲惠公。

〔一〕〔集解〕徐廣曰：「表云弗生也。」〔索隱〕系本作「弗皇」。年表作「弗生」。

惠公三十年，晉人弑其君昭侯。四十五年，晉人又弑其君孝侯。

四十六年，惠公卒，長庶子息〔一〕攝當國，行君事，是爲隱公。初，惠公適夫人無子，〔二〕

公賤妾聲子生子息。息長，爲娶於宋。宋女至而好，惠公奪而自妻之。^{〔三〕}生子允。^{〔四〕}登宋女爲夫人，以允爲太子。及惠公卒，爲允少故，魯人共令息攝政，不言卽位。

〔一〕索隱 隱公也。系本隱公名息姑。

〔二〕正義 適音的。

〔三〕索隱 左傳宋武公生仲子，仲子手中有「爲魯夫人」文，故歸魯，生桓公。今此云惠公奪息婦而自妻。又經傳不言惠公無道，左傳文見分明，不知太史公何據而爲此說。譙周亦深不信然。

〔四〕集解 徐廣曰：「一作『軌』。」索隱 系本亦作「軌」也。

隱公五年，觀漁於棠。^{〔一〕}八年，與鄭易天子之太山之邑，^{〔二〕}妨及許田，君子譏之。^{〔三〕}

〔一〕集解 賈逵曰：「棠，魯地。陳漁而觀之。」杜預曰：「高平方與縣北有武棠亭，魯侯觀漁臺也。」

〔二〕集解 穀梁傳曰：「妨者，鄭伯之所受命於天子而祭泰山之邑也。許田乃魯之朝宿之邑。天子在上，諸侯不得以地相與。」

十一年冬，公子揮諂謂隱公曰：「百姓便君，君其遂立。吾請爲君殺子允，君以我爲相。」^{〔一〕}隱公曰：「有先君命。吾爲允少，故攝代。今允長矣，吾方營菟裘之地而老焉，^{〔二〕}以授子允政。」揮懼子允聞而反誅之，乃反譖隱公於子允曰：「隱公欲遂立，去子，子其圖之。請爲子殺隱公。」子允許諾。十一月，隱公祭鍾巫，^{〔三〕}齊于社圃，^{〔四〕}館于蔦氏。^{〔五〕}揮使人弑隱公于蔦氏，而立子允爲君，是爲桓公。

〔一〕集解左傳曰：「羽父請殺桓公，將以求太宰也。」

〔二〕集解服虔曰：「菟裘，魯邑也。營菟裘以作宮室，欲居之以終老也。」杜預曰：「菟裘在泰山梁父縣南。」

〔三〕集解賈逵曰：「鍾巫，祭名也。」

〔四〕集解杜預曰：「社圃，園名。」

〔五〕集解服虔曰：「館，舍也。薦氏，魯大夫。」

桓公元年，鄭以璧易天子之許田。〔一〕二年，以宋之賂鼎入於太廟，君子譏之。〔二〕

〔一〕集解麋信曰：「鄭以祊不足當許田，故復加璧。」

〔二〕集解穀梁傳曰：「桓公內殺其君，外成人之亂，受賂而退，以事其祖，非禮也。」公羊傳曰：「周公廟曰太廟。」

三年，使揮迎婦于齊爲夫人。六年，夫人生子，與桓公同日，故名曰同。同長，爲太子。十六年，會于曹，伐鄭，入厲公。

十八年春，公將有行，〔一〕遂與夫人如齊。申繻諫止，〔二〕公不聽，遂如齊。齊襄公通桓公夫人。公怒夫人，夫人以告齊侯。夏四月丙子，齊襄公饗公，〔三〕公醉，使公子彭生抱魯桓公，因命彭生摺其脅，公死于車。魯人告于齊曰：「寡君畏君之威，不敢寧居，來脩好禮。禮成而不反，無所歸咎，請得彭生以除醜於諸侯。」齊人殺彭生以說魯。立太子同，是爲莊公。莊公母夫人因留齊，不敢歸魯。

〔一〕集解 杜預曰：「始議行事也。」

〔二〕集解 賈逵曰：「申繻，魯大夫。」

〔三〕集解 服虔曰：「爲公設享讌之禮。」

莊公五年冬，伐衛，內衛惠公。

八年，齊公子糾來奔。九年，魯欲內子糾於齊，後桓公，桓公發兵擊魯，魯急，殺子糾。召忽死。齊告魯生致管仲。魯人施伯曰：「〔一〕齊欲得管仲，非殺之也，將用之，用之則爲魯患。不如殺，以其屍〔二〕與之。」莊公不聽，遂囚管仲與齊。齊人相管仲。

〔一〕正義 世本云：「施伯，魯惠公孫。」

〔二〕索隱 本亦作「死」字也。

十三年，魯莊公與曹沫會齊桓公於柯，曹沫劫齊桓公，求魯侵地，已盟而釋桓公。桓公欲背約，管仲諫，卒歸魯侵地。十五年，齊桓公始霸。二十三年，莊公如齊觀社。〔一〕

〔一〕集解 韋昭曰：「齊因祀社，蒐軍實以示軍容，公往觀之。」

三十二年，初，莊公築臺臨黨氏，〔一〕見孟女，〔二〕說而愛之，許立爲夫人，割臂以盟。〔三〕孟女生子斑。斑長，說梁氏女，〔四〕往觀。圉人犇自牆外與梁氏女戲。〔五〕斑怒，鞭犇。莊公

聞之，曰：「犖有力焉，遂殺之，是未可鞭而置也。」斑未得殺。會莊公有疾。莊公有三弟，長曰慶父，次曰叔牙，次曰季友。莊公取齊女爲夫人曰哀姜。哀姜無子。哀姜娣〔六〕曰叔姜，生子開。莊公無適嗣，愛孟女，欲立其子斑。莊公病，而問嗣於弟叔牙。叔牙曰：「一繼一及，魯之常也。」〔七〕慶父在，可爲嗣，君何憂？莊公患叔牙欲立慶父，退而問季友。季友曰：「請以死立斑也。」莊公曰：「曩者叔牙欲立慶父，柰何？」季友以莊公命命牙待於鍼巫氏，〔八〕使鍼季劫飲叔牙以鴆，〔九〕曰：「飲此則有後奉祀；不然，死且無後。」牙遂飲鴆而死，魯立其子爲叔孫氏。〔一〇〕八月癸亥，莊公卒，季友竟立子斑爲君，如莊公命。侍喪，舍于黨氏。〔一一〕

〔一〕集解 賈逵曰：「黨氏，魯大夫，任姓。」

〔二〕集解 賈逵曰：「黨氏之女。」 索隱 卽左傳云孟任。黨氏二女。孟，長也；任，字也，非姓耳。

〔三〕集解 服虔曰：「割其臂以與公盟。」

〔四〕集解 杜預曰：「梁氏，魯大夫也。」

〔五〕集解 服虔曰：「圉人，掌養馬者，犖其名也。」 正義 犖，力角反。

〔六〕正義 田戾反。

〔七〕集解 何休曰：「父死子繼，兄死弟及。」

〔八〕集解 杜預曰：「鍼巫氏，魯大夫也。」

〔九〕集解 服虔曰：「鳩鳥，一曰運日鳥。」

〔一〇〕集解 杜預曰：「不以罪誅，故得立後，世繼其祿也。」

〔一一〕正義 未至公宮，止於舅氏。

先時慶父與哀姜私通，欲立哀姜嫡子開。及莊公卒而季友立斑，十月己未，慶父使圉人犖殺魯公子斑於黨氏。季友犇陳。〔一〕慶父竟立莊公子開，是爲湣公。〔三〕

〔一〕集解 服虔曰：「季友內知慶父之情，力不能誅，故避其難出奔。」

〔三〕索隱 系本名啓，今此作「開」，避漢景帝諱耳。春秋作「閔公」也。

湣公二年，慶父與哀姜通益甚。哀姜與慶父謀殺湣公而立慶父。慶父使卜齋襲殺湣公於武闈。〔二〕季友聞之，自陳與湣公弟申如邾，請魯求內之。魯人欲誅慶父。慶父恐，奔莒。於是季友奉子申入，立之，是爲釐公。〔三〕釐公亦莊公少子。哀姜恐，奔邾。季友以賂如莒求慶父，慶父歸，使人殺慶父，慶父請奔，弗聽，乃使大夫奚斯行哭而往。慶父聞奚斯音，乃自殺。齊桓公聞哀姜與慶父亂以危魯，乃召之邾而殺之，以其屍歸，戮之魯。魯釐公請而葬之。

〔一〕集解 賈逵曰：「卜齋，魯大夫也。宮中之門謂之闈。」正義 齋，魚綺反。闈音韋。

〔三〕索隱 湣公弟名申，成季相之，魯國以理，於是魯人爲僖公作魯頌。

季友母陳女，故亡在陳，陳故佐送季友及子申。季友之將生也，父魯桓公使人卜之，

曰：「男也，其名曰『友』，聞于兩社，爲公室輔。」〔一〕季友亡，則魯不昌。」及生，有文在掌曰「友」，遂以名之，號爲成季。其後爲季氏，慶父後爲孟氏也。

〔一〕〔集解〕賈逵曰：「兩社，周社、亳社也。兩社之閒，朝廷執政之臣所在。」

釐公元年，以汶陽鄆封季友。〔一〕季友爲相。

〔一〕〔集解〕賈逵曰：「汶陽，鄆，魯二邑。」杜預曰：「汶陽，汶水北地也。」〔索隱〕「鄆」或作

「費」，同音祕。按：費在汶水之北，則「汶陽」非邑。賈言二邑，非也。地理志東海費縣，班固云「魯季氏邑」。蓋尚書費誓卽其地。

九年，晉里克殺其君奚齊、卓子。〔一〕齊桓公率釐公討晉亂，至高梁〔二〕而還，立晉惠公。
十七年，齊桓公卒。二十四年，晉文公卽位。

〔一〕〔集解〕徐廣曰：「卓，一作『悼』。」

〔二〕〔索隱〕晉地，在平陽縣西北。

三十三年，釐公卒，子興立，是爲文公。

文公元年，楚太子商臣弑其父成王，代立。三年，文公朝晉襄公。

十一年十月甲午，魯敗翟于鹹，〔一〕獲長翟喬如，富父終甥舂其喉，以戈殺之，〔二〕埋其首於子駒之門，〔三〕以命宣伯。〔四〕

〔一〕集解 服虔曰：「魯地也。」

〔二〕集解 服虔曰：「富父終甥，魯大夫也。舂猶銜。」

〔三〕集解 賈逵曰：「子駒，魯郭門名。」

〔四〕集解 服虔曰：「宣伯，叔孫得臣子喬如也。得臣獲喬如以名其子，使後世旌識其功。」

初，宋武公之世，鄭瞞伐宋，〔一〕司徒皇父帥師禦之，以敗翟于長丘，〔二〕獲長翟緣斯。〔三〕晉之滅路，〔四〕獲喬如弟焚如。齊惠公二年，鄭瞞伐齊，齊王子城父獲其弟榮如，埋其首於北門。〔五〕衛人獲其季弟簡如。〔六〕鄭瞞由是遂亡。〔七〕

〔一〕集解 服虔曰：「武公，周平王時，在春秋前二十五年。鄭瞞，長翟國名。」〔正義〕鄭作「度」音，所劉反。瞞，莫

寒反。

〔二〕集解 杜預曰：「宋地名。」

〔三〕集解 賈逵曰：「喬如之祖。」

〔四〕集解 在魯宣公十五年。

〔五〕集解 按年表，齊惠公二年，魯宣公之二年。

〔六〕集解 服虔曰：「獲與喬如同時。」

〔七〕集解 杜預曰：「長翟之種絕。」

十五年，季文子使於晉。

十八年二月，文公卒。文公有二妃：長妃齊女爲哀姜，〔一〕生子惡及視；次妃敬嬴，嬖愛，生子倭。〔二〕倭私事襄仲，〔三〕襄仲欲立之，叔仲曰不可。〔四〕襄仲請齊惠公，惠公新立，欲親魯，許之。冬十月，襄仲殺子惡及視而立倭，是爲宣公。哀姜歸齊，哭而過市，曰：「天乎！襄仲爲不道，殺適〔五〕立庶！」市人皆哭，魯人謂之「哀姜」。由此公室卑，三桓彊。〔六〕

〔一〕索隱 此「哀」非謚，蓋以哭而過市，國人哀之，謂之「哀姜」，故生稱「哀」，與上桓夫人別也。

〔二〕集解 徐廣曰：「一作『倭』。」索隱 倭音人唯反，一作「倭」，音同。

〔三〕集解 服虔曰：「襄仲，公子遂。」

〔四〕集解 服虔曰：「叔仲惠伯。」

〔五〕正義 音的。

〔六〕集解 服虔曰：「三桓，魯桓公之族仲孫、叔孫、季孫。」

宣公倭十二年，楚莊王彊，圍鄭。鄭伯降，復國之。

十八年，宣公卒，子成公黑肱立，〔一〕是爲成公。季文子曰：「使我殺適立庶失大援者，襄仲。」〔二〕襄仲立宣公，公孫歸父有寵。〔三〕宣公欲去三桓，與晉謀伐三桓。會宣公卒，季

文子怨之，歸父奔齊。

〔一〕集解徐廣曰：「肱，一作『股』。」

〔二〕集解服虔曰：「援，助也。仲殺適立庶，國政無常，鄰國非之，是失大援助也。」杜預曰：「襄仲立宣公，南通於楚，既不固，又不能堅事齊、晉，故云失大援。」

〔三〕集解服虔曰：「歸父，襄仲之子。」

成公二年春，齊伐取我隆。〔一〕夏，公與晉郤克敗齊頃公於鞌，齊復歸我侵地。四年，成公如晉，晉景公不敬魯。魯欲背晉合於楚，或諫，乃不。十年，成公如晉。晉景公卒，因留成公送葬，魯諱之。〔二〕十五年，始與吳王壽夢會鍾離。〔三〕

〔一〕集解左傳作「龍」。杜預曰：「魯邑，在泰山博縣西南。」

〔二〕索隱經不書其葬，唯言「公如晉」，是諱之。

〔三〕正義括地志云：「鍾離國故城在濠州鍾離縣東五里。」

十六年，宣伯告晉，欲誅季文子。〔一〕文子有義，晉人弗許。

〔一〕集解服虔曰：「宣伯，叔孫喬如。」

十八年，成公卒，子午立，是爲襄公。是時襄公三歲也。

襄公元年，晉立悼公。往年冬，晉欒書弑其君厲公。四年，襄公朝晉。

五年，季文子卒。家無衣帛之妾，廢無食粟之馬，府無金玉，以相三君。^{〔一〕}君子曰：「季文子廉忠矣。」

〔一〕^{〔索隱〕}宣公，成公，襄公。

九年，與晉伐鄭。晉悼公冠襄公於衛，^{〔二〕}季武子從，相行禮。

〔二〕^{〔集解〕}左傳曰：「冠于成公之廟，假鐘磬焉，禮也。」

十一年，三桓氏分爲三軍。^{〔三〕}

〔三〕^{〔集解〕}韋昭曰：「周禮，天子六軍，諸侯大國三軍。魯，伯禽之封，舊有三軍，其後削弱，二軍而已。季武子欲專公室，故益中軍，以爲三軍，三家各征其一。」^{〔索隱〕}征謂起徒役也。武子爲三軍，故一卿主一軍之征賦也。

十二年，朝晉。十六年，晉平公卽位。二十一年，朝晉平公。

二十二年，孔丘生。^{〔四〕}

〔四〕^{〔正義〕}生在周靈王二十一年，魯襄二十二年，晉平七年，吳諸樊十年。

二十五年，齊崔杼弑其君莊公，立其弟景公。

二十九年，吳延陵季子使魯，問周樂，盡知其意，魯人敬焉。

三十一年六月，襄公卒。其九月，太子卒。^{〔五〕}魯人立齊歸之子稠爲君，^{〔六〕}是爲昭公。

〔五〕^{〔集解〕}左傳曰：「毀也。」^{〔索隱〕}左傳云胡女敬歸之子子野立，三月卒。

〔二〕集解徐廣曰：「稠，一作『招』。」服虔曰：「胡，歸姓之國也。齊，謚也。」索隱系本作「稠」。又徐廣云一作「招」，音紹也。

昭公年十九，猶有童心。〔一〕穆叔不欲立，〔二〕曰：「太子死，有母弟可立，不卽立長。〔三〕年鈞擇賢，義鈞則卜之。」〔四〕今稠非適嗣，且又居喪意不在戚而有喜色，若果立，必爲季氏憂。」季武子弗聽，卒立之。比及葬，三易衰。〔五〕君子曰：「是不終也。」

〔一〕集解服虔曰：「言無成人之志，而有童子之心。」

〔二〕索隱魯大夫叔孫豹也，宣伯喬如之弟。

〔三〕集解服虔曰：「無母弟，則立庶子之長。」

〔四〕集解杜預曰：「先人事，後卜筮。義鈞謂賢等。」

〔五〕集解杜預曰：「言其嬉戲無度。」

昭公三年，朝晉至河，晉平公謝還之，魯恥焉。四年，楚靈王會諸侯於申，昭公稱病不往。七年，季武子卒。八年，楚靈王就章華臺，召昭公。昭公往賀，〔一〕賜昭公寶器，已而悔，復詐取之。〔二〕十二年，朝晉至河，晉平公謝還之。十三年，楚公子弃疾弑其君靈王，代立。十五年，朝晉，晉留之葬晉昭公，魯恥之。二十年，齊景公與晏子狩竟，因人魯問禮。〔三〕二十一年，朝晉至河，晉謝還之。

〔一〕集解春秋云：「七年三月，公如楚。」

〔二〕集解左傳曰：「好以大屈。」服虔曰：「大屈，寶金，可以爲劍。一曰大屈，弓名。」魯連書曰：「楚子享魯侯于章華，與之大曲之弓，既而悔之。」大屈，殆所謂大曲之弓。」

〔三〕索隱齊系家亦然。左傳無其事。

二十五年春，鸛鵒來巢。〔一〕師己曰：「文成之世童謠曰〔二〕『鸛鵒來巢，公在乾侯。鸛鵒入處，公在外野。』」

〔一〕集解周禮曰：「鸛鵒不踰濟。」公羊傳曰：「非中國之禽也，宜穴而巢。」穀梁傳曰：「來者，來中國也。」

〔二〕集解賈逵曰：「師己，魯大夫也。」文成，魯文公、成公。」

季氏與郈氏〔一〕鬪雞，〔二〕季氏芥雞羽，〔三〕郈氏金距。〔四〕季平子怒而侵郈氏，〔五〕郈昭伯亦怒平子。〔六〕臧昭伯之弟會〔七〕僞讒臧氏，匿季氏，臧昭伯囚季氏人。季平子怒，囚臧氏老。〔八〕臧、郈氏以難告昭公。昭公九月戊戌伐季氏，遂入。平子登臺請曰：「君以讒不察臣罪，誅之，請遷沂上。」弗許。〔九〕請囚於鄆，弗許。〔一〇〕請以五乘亡，弗許。〔一一〕子家駒〔一二〕曰：「君其許之。政自季氏久矣，爲徒者衆，衆將合謀。」弗聽。郈氏曰：「必殺之。」叔孫氏之臣戾〔一三〕謂其衆曰：「無季氏與有，孰利？」皆曰：「無季氏是無叔孫氏。」戾曰：「然，救季氏！遂敗公師。」孟懿子〔一四〕聞叔孫氏勝，亦殺郈昭伯。郈昭伯爲公使，故孟氏得之。三

家共伐公，公遂奔。己亥，公至于齊。齊景公曰：「請致千社待君。」子家曰：「奔周公之業而臣於齊，可乎？」乃止。子家曰：「齊景公無信，不如早之晉。」弗從。叔孫見公還，見平子，平子頓首。初欲迎昭公，孟孫、季孫後悔，乃止。

〔一〕集解 徐廣曰：「郈，一本作『厚』。世本亦然。」

〔二〕集解 杜預曰：「季平子、郈昭伯二家相近，故鬪難。」

〔三〕集解 服虔曰：「擣芥子播其雞羽，可以全郈氏雞目。」杜預曰：「或云以膠沙播之爲介雞。」

〔四〕集解 服虔曰：「以金鍔距。」

〔五〕集解 服虔曰：「怒其不下己也，侵郈氏之宮地以自益。」

〔六〕索隱 按系本，昭伯名惡，魯孝公之後，稱厚氏也。

〔七〕集解 賈逵曰：「昭伯，臧孫賜也。」索隱 系本臧會，臧頃伯也，宣叔許之孫，與昭伯賜爲從父昆弟也。

〔八〕集解 服虔曰：「老，臧氏家之大臣。」

〔九〕集解 杜預曰：「魯城南自有沂水，平子欲出城待罪也。大沂水出蓋縣，南入泗水。」

〔一〇〕集解 服虔曰：「鄆，季氏邑。」

〔一一〕集解 服虔曰：「言五乘，自省約以出。」

〔一二〕索隱 魯大夫仲孫氏之族，名駒，謚懿伯也。

〔一三〕集解 左傳曰：「懿伯。」

〔一四〕集解 賈逵曰：「懿子，仲孫何忌。」

二十六年春，齊伐魯，取鄆〔一〕而居昭公焉。夏，齊景公將內公，令無受魯賂。申豐、汝賈〔三〕許齊臣高齏、子將〔三〕粟五千庾。〔四〕子將言於齊侯曰：「羣臣不能事魯君，有異焉。」〔五〕宋元公爲魯如晉，求內之，道卒。〔六〕叔孫昭子〔七〕求內其君，無病而死。不知天弃魯乎？抑魯君有罪于鬼神也？願君且待。」齊景公從之。

〔一〕集解 賈逵曰：「魯邑。」

〔二〕集解 賈逵曰：「申豐、汝賈，魯大夫。」

〔三〕索隱 一本「子將」上有「貨」字。子將卽梁丘據也。齏音紇，子將家臣也。左傳「子將」作「子猶」。

〔四〕集解 賈逵曰：「十六斗爲庾。五千庾，八萬斗。」

〔五〕集解 服虔曰：「異猶怪也。」

〔六〕集解 春秋曰：「宋公佐卒于曲棘。」

〔七〕索隱 名媯，卽穆叔子。

二十八年，昭公如晉，求人。季平子私於晉六卿，六卿受季氏賂，諫晉君，晉君乃止，居昭公乾侯。〔一〕二十九年，昭公如鄆。齊景公使人賜昭公書，自謂「主君」。〔二〕昭公恥之，怒而去乾侯。三十一年，晉欲內昭公，召季平子。平子布衣跣行，〔三〕因六卿謝罪。六卿爲言曰：「晉欲內昭公，衆不從。」晉人止。三十二年，昭公卒於乾侯。魯人共立昭公弟宋爲

君，是爲定公。

〔一〕集解 杜預曰：「乾侯在魏郡斥丘縣，晉竟內邑。」

〔二〕集解 服虔曰：「大夫稱『主』。比公於大夫，故稱『主君』。」

〔三〕集解 王肅曰：「示憂戚。」

定公立，趙簡子問史墨：「季氏亡乎？」史墨對曰：「不亡。季友有大功於魯，受鄆爲上卿，至于文子、武子，世增其業。魯文公卒，東門遂殺適立庶，魯君於是失國政。政在季氏，於今四君矣。民不知君，何以得國！是以爲君慎器與名，不可以假人。」〔三〕

〔一〕集解 服虔曰：「史墨，晉史 蔡墨。」

〔二〕集解 服虔曰：「東門遂，襄仲也。居東門，故稱東門遂。」索隱系本作「述」，鄒誕本作「秫」。又系本遂產子家

歸父及昭子子嬰也。

〔三〕集解 杜預曰：「器，車服；名，爵號。」

定公五年，季平子卒。陽虎私怒，囚季桓子，與盟，乃捨之。七年，齊伐我，取郕，以爲魯陽虎邑以從政。八年，陽虎欲盡殺三桓適，而更立其所善庶子以代之；載季桓子將殺之，桓子詐而得脫。三桓共攻陽虎，陽虎居陽關。〔一〕九年，魯伐陽虎，陽虎奔齊，已而奔晉。

趙氏。^{〔二〕}

〔一〕集解服虔曰：「陽關，魯邑。」

〔二〕正義左傳云仲尼曰：「趙氏其世有亂乎？」杜預云：「受亂人故。」

十年，定公與齊景公會於夾谷，孔子行相事。齊欲襲魯君，孔子以禮歷階，誅齊淫樂，齊侯懼，乃止，歸魯侵地而謝過。十二年，使仲由毀三桓城，^{〔一〕}收其甲兵。孟氏不肯墮城，^{〔二〕}伐之，不克而止。季桓子受齊女樂，孔子去。^{〔三〕}

〔一〕集解服虔曰：「仲由，子路。」

〔二〕集解杜預曰：「墮，毀。」

〔三〕集解孔安國曰：「桓子使定公受齊女樂，君臣相與觀之，廢朝禮三日。」

十五年，定公卒，子將立，是爲哀公。^{〔一〕}

〔一〕索隱系本「將」作「蔣」也。

哀公五年，齊景公卒。六年，齊田乞弑其君孺子。

七年，吳王夫差彊，伐齊，至繒，徵百牢於魯。季康子使子貢說吳王及太宰嚭，以禮詘之。吳王曰：「我文身，不足責禮。」乃止。

八年，吳爲鄒伐魯，至城下，盟而去。齊伐我，取三邑。十年，伐齊南邊。十一年，齊伐魯。季氏用冉有有功，思孔子，孔子自衛歸魯。

十四年，齊田常弑其君簡公於徐州。孔子請伐之，哀公不聽。十五年，使子服景伯、子貢爲介，適齊，齊歸我侵地。田常初相，欲親諸侯。

十六年，孔子卒。

二十二年，越王句踐滅吳王夫差。

二十七年春，季康子卒。夏，哀公患三桓，將欲因諸侯以劫之，三桓亦患公作難，故君臣多閒。「一」公游于陵阪，「二」遇孟武伯於街，「三」曰：「請問余及死乎？」「四」對曰：「不知也。」公欲以越伐三桓。八月，哀公如陘氏。「五」「三桓攻公，公奔于衛，去如鄒，遂如越。國人迎哀公復歸，卒于有山氏。」「六」子寧立，是爲悼公。

〔一〕集解 賈逵曰：「閒，隙也。」

〔二〕集解 服虔曰：「陵阪，地名。」

〔三〕索隱 有本作「衛」者，非也。左傳「於孟氏之衢」。

〔四〕集解 杜預曰：「問已可得以壽死不？」

〔五〕集解 杜預曰：「陘氏卽有山氏。」

〔六〕集解徐廣曰：「皇甫謐云哀公元甲辰，終庚午。」

悼公之時，三桓勝，魯如小侯，卑於三桓之家。

十三年，三晉滅智伯，分其地有之。

三十七年，悼公卒，〔一〕子嘉立，是爲元公。元公二十一年卒，〔二〕子顯立，是爲穆公。〔三〕穆公三十二年卒，〔四〕子奮立，是爲共公。共公二十二年卒，〔五〕子屯立，是爲康公。〔六〕康公九年卒，〔七〕子匱立，是爲景公。〔八〕景公二十九年卒，〔九〕子叔立，是爲平公。〔一〇〕是時六國皆稱王。

〔一〕集解徐廣曰：「一本云悼公卽位三十年，乃於秦惠王卒，楚懷王死年合。又自悼公以下盡與劉歆曆譜合，而反違年表，未詳何故。皇甫謐云悼公四十年，元辛未，終庚戌。」

〔二〕集解徐廣曰：「皇甫謐云元辛亥，終辛未。」

〔三〕索隱系本「顯」作「不衍」。

〔四〕集解徐廣曰：「皇甫謐云元壬申，終甲辰。」

〔五〕集解徐廣曰：「皇甫謐云元乙巳，終丙寅。」

〔六〕索隱屯音竹倫反。

〔七〕集解徐廣曰：「皇甫謐云元丁卯，終乙亥。」

〔八〕索隱 𡗗音偃。

〔九〕集解 徐廣曰：「皇甫謐云元丙子，終甲辰。」

〔一〇〕索隱 系本「叔」作「旅」。

平公十二年，秦惠王卒。二十二年，平公卒，〔一〕子賈立，是爲文公。〔二〕文公（七）〔元〕年，楚懷王死于秦。二十三年，文公卒，〔三〕子隤立，是爲頃公。

〔一〕集解 徐廣曰：「皇甫謐云元乙巳，終甲子。」

〔二〕索隱 系本作「潛公」。鄒誕本亦同，仍云「系家或作『文公』」。

〔三〕集解 徐廣曰：「皇甫謐云元乙丑，終丁亥。」

頃公二年，秦拔楚之郢，〔一〕楚頃王東徙于陳。十九年，楚伐我，取徐州。〔二〕二十四年，楚考烈王伐滅魯。頃公亡，遷於下邑，〔三〕爲家人，魯絕祀。頃公卒于柯。〔四〕

〔一〕集解 徐廣曰：「年表云文公十八年，秦拔郢，楚走陳。」

〔二〕集解 徐廣曰：「徐州在魯東，今薛縣。」索隱 按：說文「郢，郢之下邑，在魯東」。又郡國志曰「魯國薛縣，六

國時曰徐州」。又紀年云「梁惠王三十一年，下邳遷于薛，故名曰徐州」。則「徐」與「郢」並音舒也。

〔三〕集解 徐廣曰：「下，一作『卞』。」索隱 下邑謂國外之小邑。或有本作「卞邑」，然魯有卞邑，所以惑也。

〔四〕集解 徐廣曰：「皇甫謐云元戊子，終辛亥。」索隱 按：春秋「齊伐魯柯而盟」，杜預云「柯，齊邑，今濟北東阿

也」。

魯起周公至頃公，凡三十四世。

太史公曰：余聞孔子稱曰「甚矣魯道之衰也！洙泗之間斷斷如也」。^{〔一〕}觀慶父及叔牙、閔公之際，何其亂也？隱桓之事，襄仲殺適立庶，三家北面爲臣，親攻昭公，昭公以奔。至其揖讓之禮則從矣，而行事何其戾也？

〔一〕集解 徐廣曰：「漢書地理志云：『魯濱洙泗之間，其民涉渡，幼者扶老者而代其任。俗既薄，長者不自安，與幼者相讓，故曰斷斷如也。』斷，魚斤反，東州語也。蓋幼者患苦長者，長者忿愧自守，故斷斷爭辭，所以爲道衰也。」索隱 斷音魚斤反，讀如論語「閭閻如也」。言魯道雖微，而洙泗之間尚閭閻如也。鄭誕生亦音銀。又作「斷斷」，如尚書讀，則斷斷是專一之義。徐廣又引地理志音五艱反，云斷斷是鬪爭之貌。故繁欽遂行賦云「涉洙泗而飲馬兮，恥少長之斷斷」是也。今按：下文云「至于揖讓之禮則從矣」，魯尚有揖讓之風，如論語音閭爲得之也。

【索隱述贊】武王既沒，成王幼孤。周公攝政，負宸據圖。及還臣列，北面匍匐如。元子封魯，少昊之墟。夾輔王室，系職不渝。降及孝公，穆仲致譽。隱能讓國，春秋之初。丘明執簡，褒貶備書。

史記卷三十四

燕召公世家第四

召公奭與周同姓，姓姬氏。^{〔一〕}周武王之滅紂，封召公於北燕。^{〔二〕}

〔一〕集解 譙周曰：「周之支族，食邑於召，謂之召公。」

案隱 召者，畿內菜地。奭始食於召，故曰召公。或說者以

爲文王受命，取岐周故墟周、召地分爵二公，故詩有周召二南，言皆在岐山之陽，故言南也。後武王封之北燕，在今幽州薊縣故城是也。亦以元子就封，而次子留周室代爲召公。至宣王時，召穆公虎其後也。

〔二〕集解 世本曰：「居北燕。」宋忠曰：「有南燕，故云北燕。」

其在成王時，召公爲三公，自陝以西，召公主之；自陝以東，周公主之。^{〔一〕}成王既幼，周公攝政，當國踐祚，召公疑之，作君奭。^{〔二〕}君奭不說周公。^{〔三〕}周公乃稱「湯時有伊尹，假于皇天；^{〔四〕}在太戊時，則有若伊陟、臣扈，假于上帝；巫咸治王家；^{〔五〕}在祖乙時，則有若巫賢；^{〔六〕}在武丁時，則有若甘般；^{〔七〕}率維茲有陳，保乂有殷」。^{〔八〕}於是召公乃說。

〔一〕集解 何休曰：「陝者，蓋今弘農陝縣是也。」

〔二〕集解 孔安國曰：「尊之曰君，陳古以告之，故以名篇。」

〔三〕集解 馬融曰：「召公以周公既攝政致太平，功配文、武，不宜復列在臣位，故不說，以爲周公苟貪寵也。」

〔四〕集解 孔安國曰：「伊摯佐湯，功至大天，謂致太平也。」鄭玄曰：「皇天，北極天帝也。」

〔五〕集解 孔安國曰：「伊陟、臣扈率伊尹之職，使其君不隕祖業，故至天之功不隕。巫咸治王家，言其不及二臣。」馬融曰：「道至于上帝，謂奉天時也。」鄭玄曰：「上帝，太微中其所統也。」

〔六〕集解 孔安國曰：「時賢臣有如此巫賢也。賢，咸子；巫，氏也。」

〔七〕集解 孔安國曰：「高宗卽位，甘般佐之。後有傳說。」

〔八〕集解 徐廣曰：「一無此九字。」駟案：王肅曰「循此數臣，有陳列之功，安治有殷也」。

召公之治西方，甚得兆民和。召公巡行鄉邑，有棠樹，〔一〕決獄政事其下，自侯伯至庶人各得其所，無失職者。召公卒，而民人思召公之政，懷棠樹不敢伐，哥詠之，作甘棠之詩。

〔一〕正義 今之棠梨樹也。括地志云：「召伯廟在洛州壽安縣西北五里。召伯聽訟甘棠之下，周人思之，不伐其樹，

後人懷其德，因立廟，有棠在九曲城東阜上。」

自召公已下九世至惠侯。〔一〕燕惠侯當周厲王奔彘，共和之時。

〔一〕索隱 並國史先失也。又自惠侯已下皆無名，亦不言屬，惟昭王父子有名，蓋在戰國時旁見他說耳。燕四十二代有二惠侯，二釐侯，二宣侯，三桓侯，二文侯，蓋國史微失本謚，故重耳。

惠侯卒，子釐侯立。^{〔一〕}是歲，周宣王初卽位。釐侯二十一年，鄭桓公初封於鄭。三十六年，釐侯卒，子頃侯立。

〔一〕正義 釐音儔。

頃侯二十年，周幽王淫亂，爲犬戎所弑。秦始列爲諸侯。

二十四年，頃侯卒，子哀侯立。哀侯二年卒，子鄭侯立。^{〔二〕}鄭侯三十六年卒，子繆侯立。

〔二〕索隱 按：謚法無鄭，鄭或是名。

繆侯七年，而魯隱公元年也。十八年卒，子宣侯立。^{〔一〕}宣侯十三年卒，子桓侯立。^{〔三〕}桓侯七年卒，^{〔三〕}子莊公立。

〔一〕索隱 譙周曰：「系本謂燕自宣侯已上皆父子相傳無及，故系家桓侯已下並不言屬，以其難明故也。」按：今系本無燕代系，宋忠依太史公書以補其闕，尋徐廣作音尚引系本，蓋近代始散佚耳。

〔二〕集解 徐廣曰：「古史考曰世家自宣侯已下不說其屬，以其難明故也。」

〔三〕集解 世本曰：「桓侯徙臨易。」宋忠曰：「今河閒易縣是也。」

莊公十二年，齊桓公始霸。十六年，與宋、衛共伐周惠王，惠王出奔溫，立惠王弟穰爲

周王。〔一〕十七年，鄭執燕仲父而內惠王于周。二十七年，山戎來侵我，齊桓公救燕，遂北伐山戎而還。燕君送齊桓公出境，桓公因割燕所至地予燕，〔二〕使燕共貢天子，如成周時職，使燕復修召公之法。三十三年卒，子襄公立。

〔一〕〔集解〕譙周曰：「按春秋傳，燕與子積逐周惠王者，乃南燕，姑姓也。世家以爲北燕，失之。」〔索隱〕譙周云：據左

氏燕與衛伐周惠王，乃是南燕，姑姓，而系家以爲北燕，伯，故著史考云：「此燕是姑姓」。今檢左氏莊十九年「衛師、燕師伐周」，二十年傳云「執燕仲父」，三十年「齊伐山戎」，傳曰「謀山戎，以其病燕故也」。據傳文及此記，元是北燕不疑。杜君妄說仲父是南燕，伯，爲伐周故。且燕、衛俱是姬姓，故有伐周納王之事；若是姑燕與衛伐周，則鄭何以獨伐燕而不伐衛乎？

〔二〕〔正義〕予音與。括地志云：「燕留故城在滄州長蘆縣東北十七里，卽齊桓公分溝割燕君所至地與燕，因築此城，故名燕留。」

襄公二十六年，晉文公爲踐土之會，稱伯。三十一年，秦師敗于殽。三十七年，秦穆公卒。四十年，襄公卒，桓公立。

桓公十六年卒，〔一〕宣公立。宣公十五年卒，昭公立。昭公十三年卒，武公立。是歲晉滅三卻大夫。

〔一〕〔索隱〕譙周云：系家襄伯生宣伯，無桓公。今檢史記，並有「桓公立十六年」，又宋忠據此史補系家亦有桓公，是允南所見本異，則是燕有三桓公也。

武公十九年卒，文公立。文公六年卒，懿公立。懿公元年，齊崔杼弑其君莊公。四年卒，子惠公立。

惠公元年，齊高止來奔。六年，惠公多寵姬，公欲去諸大夫而立寵姬宋，「一」惠公懼，奔齊。四年，齊高偃如晉，請共伐燕，入其君。晉平公許，與齊伐燕，入惠公。惠公至燕而死。「二」燕立悼公。

「一」索隱 宋，其名也，或作「宗」。劉氏云：其父兄爲執政，故諸大夫共滅之」。

「二」索隱 春秋昭三年「北燕伯款奔齊」，至六年，又云「齊伐北燕」，一與此文合。左傳無納款之文，而云「將納簡公」，晏子曰「燕君不入矣」，齊遂受賂而還」。事與此乖，而又以款爲簡公。簡公去惠公已五代，則與春秋經傳不相協，未可強言也。

悼公七年卒，共公立。共公五年卒，平公立。晉公室卑，六卿始彊大。平公十八年，吳王闔閭破楚入郢。十七年卒，簡公立。簡公十二年卒，獻公立。「一」晉趙鞅圍范、中行於朝歌。獻公十二年，齊田常弑其君簡公。十四年，孔子卒。二十八年，獻公卒，孝公立。

「一」索隱 王劭按紀年，簡公後次孝公無獻公。然紀年之書多是僞謬，聊記異耳。

孝公十二年，韓、魏、趙滅知伯，分其地，「一」三晉彊。

〔一〕索隱按紀年，智伯滅在成公二年也。

十五年，孝公卒，成公立。成公十六年卒，〔一〕湣公立。湣公三十一年卒，釐公立。〔二〕是歲，三晉列爲諸侯。〔三〕

〔一〕索隱按紀年，成公名載。

〔二〕索隱年表作「釐侯莊」。徐廣云一無「莊」字。按：燕失年紀及其君名，表言「莊」者，衍字也。

〔三〕索隱按紀年作「文公二十四年卒，簡公立，十三年而三晉命邑爲諸侯」，與此不同。

釐公三十年，伐敗齊于林營。〔一〕釐公卒，〔二〕桓公立。桓公十一年卒，文公立。〔三〕是歲，秦獻公卒。秦益彊。

〔一〕索隱林營，地名。一云林，地名，於林地立營，故曰林營也。

〔二〕索隱紀年作「簡公四十五年卒」，妄也。按：上簡公生獻公，則此當是釐，但紀年又誤耳。

〔三〕索隱系本已上文公爲閔公，則「湣與「閔」同，而上懿公之父湫文公。

文公十九年，齊威王卒。二十八年，蘇秦始來見，說文公。文公予車馬金帛以至趙，趙肅侯用之。因約六國，爲從長。〔一〕秦惠王以其女爲燕太子婦。

〔一〕正義從，足從反。長，丁丈反。

二十九年，文公卒，太子立，是爲易王。

易王初立，齊宣王因燕喪伐我，取十城；蘇秦說齊，使復歸燕十城。十年，燕君爲

王。〔一〕蘇秦與燕文公夫人私通，懼誅，乃說王使齊爲反閒，欲以亂齊。〔二〕易王立十二年卒，子燕噲立。

〔一〕索隱 君卽易王也。言君初以十年卽稱王也。上言易王者，易，謚也，後追書謚耳。

〔二〕集解 孫子兵法曰：「反閒者，因敵閒而用之者也。凡軍之所欲擊，城之所欲攻，人之所欲殺，必先知其守將、左右謁者、門者、舍人之姓名，令吾閒必索敵閒之來閒我者，因而利導舍之，故反閒可得用也。」〔正義〕使音所吏反。閒音紀覓反。

燕噲既立，齊人殺蘇秦。蘇秦之在燕，與其相子之爲婚，而蘇代與子之交。及蘇秦死，而齊宣王復用蘇代。燕噲三年，與楚、三晉攻秦，不勝而還。子之相燕，貴重，主斷。蘇代爲齊使於燕，〔一〕燕王問曰：「齊王奚如？」對曰：「必不霸。」燕王曰：「何也？」對曰：「不信其臣。」蘇代欲以激燕王以尊子之也。於是燕王大信子之。子之因遺蘇代百金，〔二〕而聽其所使。

〔一〕索隱 按：戰國策曰：「子之用蘇代侍質子於齊，齊使代報燕」是也。

〔二〕〔正義〕瓚云：「秦以一溢爲一金。」孟康云：「二十四兩曰溢。」

鹿毛壽〔一〕謂燕王：「不如以國讓相子之。人之謂堯賢者，以其讓天下於許由，許由不

受，有讓天下之名而實不失天下。今王以國讓於子之，子之必不敢受，是王與堯同行也。」
燕王因屬國於子之，子之大重。^{〔三〕}或曰：「禹薦益，已^{〔三〕}而以啓人爲吏。^{〔四〕}及老，而以啓人爲不足任乎天下，傳之於益。已而啓與交黨攻益，奪之。天下謂禹名傳天下於益，已而實令啓自取之。今王言屬國於子之，而吏無非太子人者，^{〔五〕}是名屬子之而實太子用事也。」
王因收印自三百石吏已上而效之子之。^{〔六〕}子之南面行王事，而噲老不聽政，顧爲臣，^{〔七〕}國事皆決於子之。

〔一〕集解 徐廣曰：「一作『厝毛』。」又曰：「甘陵縣本名厝。」

〔索隱〕春秋後語亦作「厝毛壽」，又韓子作「潘壽」。

〔二〕索隱 大重謂尊貴也。

〔三〕索隱 按：以「已」配「益」，則「益已」是伯益，而經傳無其文，未知所由。或曰已，語終辭。

〔四〕索隱 人猶臣也。謂以啓臣爲益吏。

〔五〕索隱 此「人」亦訓臣也。

〔六〕索隱 鄭玄云：「效，呈也。以印呈與子之。」

〔七〕索隱 顧猶反也。言噲反爲子之臣也。有本作「願」者，非。

三年，國大亂，百姓恫恐。^{〔一〕}將軍市被^{〔二〕}與太子平謀，將攻子之。諸將謂齊湣王曰：「因而赴之，破燕必矣。」齊王因令人謂燕太子平曰：「寡人聞太子之義，將廢私而立公，飭

君臣之義，「三」明父子之位。寡人之國小，不足以爲先後。「四」雖然，則唯太子所以令之。太子因要黨聚衆，將軍市被圍公宮，攻子之，不克。將軍市被及百姓反攻太子平，將軍市被死，以徇。因搆難數月，死者數萬，衆人恫恐，百姓離志。孟軻謂齊王曰：「今伐燕，此文、武之時，不可失也。」「五」王因令章子「六」將五都之兵，「七」以因北地之衆以伐燕。「八」士卒不戰，城門不閉，燕君噲死，齊大勝。燕子之亡「九」二年，而燕人共立太子平，是爲燕昭王。「一〇」

〔一〕索隱 恫音通，痛也。恐，懼也。

〔二〕正義 人姓名。

〔三〕正義 飭音敕。

〔四〕正義 先後並去聲。

〔五〕索隱 謂如武王成文王之業伐紂之時，然此語與孟子不同也。

〔六〕集解 章子，齊人，見孟子。

〔索隱〕按：孟子云「章子，齊人」。

〔七〕索隱 五都即齊也。按：臨淄是五都之一也。

〔八〕索隱 北地即齊之北邊也。

〔九〕集解 徐廣曰：「年表云君噲及太子相子之皆死。」駟案：汲冢紀年曰「齊人禽子之而醢其身也」。

〔一〇〕集解 徐廣曰：「噲立七年而死，其九年燕人共立太子平。」

〔索隱〕按：上文太子平謀攻子之，而年表又云君噲

及太子相子之皆死，紀年又云子之殺公子平，今此文云「立太子平，是爲燕昭王」，則年表、紀年爲謬也。而趙系

家云武靈王聞燕亂，召公子職於韓，立以爲燕王，使樂池送之，裴駰亦以此系家無趙送公子職之事，當是遙立職而送之，事竟不就，則昭王名平，非職明矣。進退參詳，是年表既誤，而紀年因之而妄說耳。

燕昭王於破燕之後卽位，卑身厚幣以招賢者。謂郭隗曰：「齊因孤之國亂而襲破燕，孤極知燕小力少，不足以報。然誠得賢士以共國，以雪先王之恥，孤之願也。先生視可者，得身事之。」郭隗曰：「王必欲致士，先從隗始。況賢於隗者，豈遠千里哉！」於是昭王爲隗改築宮而師事之。樂毅自魏往，鄒衍自齊往，劇辛自趙往，士爭趨燕。燕王弔死問孤，與百姓同甘苦。

二十八年，燕國殷富，士卒樂軼輕戰，於是遂以樂毅爲上將軍，與秦、楚、三晉合謀以伐齊。齊兵敗，湣王出亡於外。燕兵獨追北，人至臨淄，盡取齊寶，燒其宮室宗廟。齊城之下者，獨唯聊、莒、卽墨，「一」其餘皆屬燕，六歲。

「一」〔索隱〕按：餘篇及戰國策並無「聊」字。

昭王三十三年卒，子惠王立。

惠王爲太子時，與樂毅有隙，及卽位，疑毅，使騎劫代將。樂毅亡走趙。齊田單以卽墨擊敗燕軍，騎劫死，燕兵引歸，齊悉復得其故城。湣王死于莒，乃立其子爲襄王。

惠王七年卒。「二」韓、魏、楚共伐燕。燕武成王立。

〔一〕索隱按：趙系家惠文王二十八年，燕相成安君公孫操弑其王，樂資以爲卽惠王也。徐廣按年表，是年燕武成王元年，武成卽惠王子，則惠王爲成安君弑明矣。此不言者，燕遠，諱不告，或太史公之說疏也。

武成王七年，齊田單伐我，拔中陽。十三年，秦敗趙於長平四十餘萬。十四年，武成王卒，子孝王立。

孝王元年，秦圍邯鄲者解去。三年卒，子今王喜立。〔一〕

〔一〕索隱今王猶今上也。有作「令」者，非也，按謚法無令也。

今王喜四年，秦昭王卒。燕王命相栗腹約歡趙，以五百金爲趙王酒。還報燕王曰：「趙王壯者皆死長平，其孤未壯，可伐也。」王召昌國君樂閒問之。對曰：「趙四戰之國，〔一〕其民習兵，不可伐。」王曰：「吾以五而伐一。」〔二〕對曰：「不可。」燕王怒，羣臣皆以爲可。卒起二軍，車二千乘，栗腹將而攻鄆，〔三〕卿秦攻代。〔四〕唯獨大夫將渠〔五〕謂燕王曰：「與人通關約交，以五百金飲人之王，使者報而反攻之，不祥，兵無成功。」燕王不聽，自將偏軍隨之。將渠引燕王綬止之曰：「王必無自往，往無成功。」王蹙之以足。將渠泣曰：「臣非以自爲，爲王也！」燕軍至宋子，〔六〕趙使廉頗將，擊破栗腹於鄆。〔樂乘〕破卿秦〔樂乘〕於代。樂閒奔趙。廉頗逐之五百餘里，圍其國。燕人請和，趙人不許，必令將渠處和。燕相將渠以

處和。^{〔七〕}趙聽將渠，解燕圍。

〔一〕正義 趙東鄰燕，西接秦境，南錯韓、魏，北連胡、貊，故言「四戰」。

〔二〕索隱 謂以五人而伐一人。

〔三〕集解 徐廣曰：「在常山，今日高邑。」索隱 鄉氏音火各反，一音昊。

〔四〕索隱 戰國策曰：「廉頗以二十萬遇栗腹於鄣，樂乘以五萬遇爰秦於代，燕人大敗，不同也。」正義 今代州也。

戰國策云：「廉頗以二十萬遇栗腹於鄣，樂乘以五萬遇慶秦於代，燕人大敗，與此不同也。」

〔五〕索隱 人名姓也。一云上「卿秦」及此「將渠」者：卿，將，皆官也；秦，渠，名也。國史變文而書，遂失姓也。戰國策

云「爰秦」，爰是姓也，卿是其官耳。

〔六〕集解 徐廣曰：「屬鉅鹿。」

〔七〕集解 以將渠爲相。索隱 謂欲令將渠處之使和也。

六年，秦滅東（西）周，置三川郡。七年，秦拔趙榆次三十七城，秦置大原郡。九年，秦王政初卽位。十年，趙使廉頗將攻繁陽，^{〔一〕}拔之。趙孝成王卒，悼襄王立。使樂乘代廉頗，廉頗不聽，攻樂乘，樂乘走，廉頗奔大梁。十二年，趙使李牧攻燕，拔武遂，^{〔二〕}方城。^{〔三〕}劇辛故居趙，與龐煖善，^{〔四〕}已而亡走燕。燕見趙數困于秦，而廉頗去，令龐煖將也，欲因趙弊攻之。問劇辛，辛曰：「龐煖易與耳。」燕使劇辛將擊趙，趙使龐煖擊之，取燕軍二萬，殺劇辛。秦拔魏二十城，置東郡。十九年，秦拔趙之鄴，^{〔五〕}九城。趙悼襄王卒。二十三年，太子丹質

於秦，亡歸燕。二十五年，秦虜滅韓王安，置潁川郡。二十七年，秦虜趙王遷，滅趙。趙公子嘉自立爲代王。

〔一〕集解 徐廣曰：「屬魏郡。」

〔二〕集解 徐廣曰：「屬河間。」

〔三〕集解 徐廣曰：「屬涿，有督亢亭。」

〔四〕索隱 煖音況遠反。

〔五〕正義 卽相州鄴縣也。

燕見秦且滅六國，秦兵臨易水，〔一〕禍且至燕。太子丹陰養壯士二十人，使荆軻獻督亢地圖於秦，〔二〕因襲刺秦王。秦王覺，殺軻，使將軍王翦擊燕。二十九年，秦攻拔我薊，燕王亡，徙居遼東，斬丹以獻秦。三十年，秦滅魏。

〔一〕集解 徐廣曰：「出涿郡故安也。」

〔二〕索隱 徐廣云：「涿有督亢亭。」地理志屬廣陽。然督亢之田在燕東，甚良沃，欲獻秦，故畫其圖而獻焉。

三十三年，秦拔遼東，虜燕王喜，卒滅燕。是歲，秦將王賁〔一〕亦虜代王嘉。

〔一〕正義 賁音奔，王翦子。

太史公曰：召公奭可謂仁矣！甘棠且思之，況其人乎？燕〔北〕〔外〕迫蠻貉，內措齊、

晉，「一」崎嶇疆國之間，最爲弱小，幾滅者數矣。然社稷血食者八九百歲，於姬姓獨後亡，豈非召公之烈邪！

「一」索隱措，交雜也。又作「錯」，劉氏云爭陌反。

【索隱述贊】召伯作相，分陝而治。人惠其德，甘棠是思。莊送霸主，惠羅寵姬。文公從趙，蘇秦駢辭。易王初立，齊宣我欺。燕噲無道，禪位子之。昭王待士，思報臨菑。督亢不就，卒見芟夷。

史記卷三十五

管蔡世家第五

管叔鮮、^{〔一〕}蔡叔度者，周文王子而武王弟也。武王同母兄弟十人。母曰太姒，^{〔二〕}文王正妃也。其長子曰伯邑考，次曰武王發，次曰管叔鮮，次曰周公旦，次曰蔡叔度，次曰曹叔振鐸，次曰成叔武，^{〔三〕}次曰霍叔處，^{〔四〕}次曰康叔封，^{〔五〕}次曰卣季載。^{〔六〕}卣季載最少。同母昆弟十人，^{〔七〕}唯發、旦賢，左右輔文王，^{〔八〕}故文王舍伯邑考而以發爲太子。及文王崩而發立，是爲武王。伯邑考既已前卒矣。

〔一〕正義音仙。括地志云：「鄭州管城縣，今州外城卽管國城也，是叔鮮所封國也。」

〔二〕正義國語云：「杞、繒二國，姒姓，夏禹之後，太姒之家。太姒，文王之妃，武王之母。」列女傳云：「太姒者，武王之母，禹後姒氏之女也。在郤之陽，在渭之涘。仁而明道，文王嘉之，親迎于渭，造舟爲梁。及入，太姒思媚太姜、太任，旦夕勤勞，以進婦道。太姒號曰文母。文王理外，文母治內。太姒生十男，教誨自少及長，未嘗見邪僻之事，言常以正道持之也。」

〔三〕正義括地志云：「在濮州雷澤縣東南九十一里，漢郛陽縣。古郛伯，姬姓之國，其後遷於咸之陽。」

〔四〕正義處，昌汝反。括地志云：「晉州霍邑縣本漢彘縣也。鄭玄注周禮云霍山在彘，本春秋時霍伯國地。」

〔五〕索隱孔安國曰：「康，畿內國名，地闕。叔，字也。封，叔名。」

〔六〕索隱母，國也。載，名也。季，字也。母，或作「那」。按：國語曰母由鄭姬。賈逵曰「文王子母季之國」也。莊

十八年「楚武王克權，遷於那處」。杜預云「那處，楚地。南郡編縣有那口城」。昭與那皆音奴甘反。正義母

音奴甘反。或作「那」，音同。母，國名也。季載，人名也。伯邑考最長，所以加「伯」。諸中子咸言「叔」，以載最

少，故言季載。

〔七〕集解徐廣曰：「文王之子爲侯者十有六國。」

〔八〕正義左右並去聲。

武王已克殷紂，平天下，封功臣昆弟。於是封叔鮮於管，〔一〕封叔度於蔡，〔二〕二人相紂子武庚祿父，治殷遺民。封叔旦於魯而相周，爲周公。封叔振鐸於曹，封叔武於成，〔三〕封叔處於霍。〔四〕康叔封、母季載皆少，未得封。

〔一〕集解杜預曰：「管在滎陽京縣東北。」

〔二〕集解世本曰：「居上蔡。」

〔三〕索隱按：春秋隱五年「衛師入郕」。杜預曰「東平剛父縣有郕鄉」。後漢郡國志以爲成本國。又地理志康丘縣

南有成故城。應劭云「武王封弟季載於成」，是古之成邑，應仲遠誤云季載封耳。

〔四〕索隱春秋閔元年晉滅霍。地理志河東彘縣，霍太山在東北，是霍叔之所封。

武王既崩，成王少，周公旦專王室。管叔、蔡叔疑周公之爲不利於成王，乃挾武庚以作亂。周公旦承成王命伐誅武庚，殺管叔，而放蔡叔，遷之，與車十乘，徒七十人從。而分殷餘民爲二：其一封微子啓於宋，以續殷祀；其一封康叔爲衛君，是爲衛康叔。封季載於冉。冉季、康叔皆有馴行，〔一〕於是周公舉康叔爲周司寇，冉季爲周司空，〔二〕以佐成王治，皆有令名於天下。

〔一〕索隱 如字，音巡。馴，善也。

〔二〕索隱 事見定四年左傳。

蔡叔度既遷而死。其子曰胡，胡乃改行，率德馴善。周公聞之，而舉胡以爲魯卿士，〔一〕魯國治。於是周公言於成王，復封胡於蔡，〔二〕以奉蔡叔之祀，是爲蔡仲。餘五叔皆就國，〔三〕無爲天子吏者。

〔一〕索隱 按：尚書云蔡仲克庸祗德，周公以爲卿士，叔卒，乃命諸王，封之蔡，元無仕魯之文。又伯禽居魯乃是七年致政之後，此言乃說居攝政之初，未知史遷何憑而有斯言也。

〔二〕集解 宋忠曰：「胡徙居新蔡。」

〔三〕索隱 管叔、蔡叔、成叔、曹叔、霍叔。

蔡仲卒，子蔡伯荒立。蔡伯荒卒，子宮侯立。宮侯卒，子厲侯立。厲侯卒，子武侯立。武侯之時，周厲王失國，奔彘，共和行政，諸侯多叛周。

武侯卒，子夷侯立。夷侯十一年，周宣王卽位。二十八年，夷侯卒，子釐侯所事立。

釐侯三十九年，周幽王爲犬戎所殺，周室卑而東徙。秦始得列爲諸侯。〔一〕

〔一〕正義周幽王爲犬戎所殺，平王東徙洛邑，秦襄公以兵救，因送平王至洛，故平王封襄公。

四十八年，釐侯卒，子共侯興立。共侯二年卒，子戴侯立。戴侯十年卒，子宣侯措父立。

宣侯二十八年，魯隱公初立。三十五年，宣侯卒，子桓侯封人立。桓侯三年，魯弑其君隱公。二十年，桓侯卒，弟哀侯獻舞立。

哀侯十一年，初，哀侯娶陳，息侯亦娶陳。〔一〕息夫人將歸，過蔡，蔡侯不敬。息侯怒，請楚文王：「來伐我，我求救於蔡，蔡必來，楚因擊之，可以有功。」楚文王從之，虜蔡哀侯以歸。哀侯留九歲，死於楚。凡立二十年卒。蔡人立其子肸，是爲繆侯。

〔一〕集解杜預曰：「息國，汝南新息縣。」

繆侯以其女弟爲齊桓公夫人。十八年，齊桓公與蔡女戲船中，夫人蕩舟，桓公止之，不

止，公怒，歸蔡女而不絕也。蔡侯怒，嫁其弟。「一」齊桓公怒，伐蔡，蔡潰，遂虜繆侯，南至楚邵陵。已而諸侯爲蔡謝齊，齊侯歸蔡侯。二十九年，繆侯卒，子莊侯甲午立。

「一」索隱 弟，女弟，卽蕩舟之姬。

莊侯三年，齊桓公卒。十四年，晉文公敗楚於城濮。二十年，楚太子商臣弑其父成王代立。二十五年，秦穆公卒。三十三年，楚莊王卽位。三十四年，莊侯卒，子文侯申立。

文侯十四年，楚莊王伐陳，殺夏徵舒。十五年，楚圍鄭，鄭降楚，楚復釋之。「二」二十年，文侯卒，子景侯固立。

「二」正義 釋音釋。

景侯元年，楚莊王卒。四十九年，景侯爲太子般娶婦於楚，而景侯通焉。太子弑景侯而自立，是爲靈侯。

靈侯二年，楚公子圍弑其王郟敖而自立，爲靈王。「一」九年，陳司徒招「二」弑其君哀公。楚使公子弃疾滅陳而有之。十二年，楚靈王以靈侯弑其父，誘蔡靈侯于申，「三」伏甲飲之，醉而殺之，刑其士卒七十人。令公子弃疾圍蔡。十一月，滅蔡，使弃疾爲蔡公。「四」

「一」正義 郟，紀洽反。敖，五高反。

「二」索隱 或作「昭」，或作「韶」，並時遙反。

〔三〕〔正義〕故申城在鄧州。

〔四〕〔正義〕蔡之大夫也。

楚滅蔡三歲，楚公子弃疾弑其君靈王代立，爲平王。平王乃求蔡景侯少子廬，立之，是爲平侯。〔一〕是年，楚亦復立陳。楚平王初立，欲親諸侯，故復立陳、蔡後。〔二〕

〔一〕〔集解〕宋忠曰：「平侯徙下蔡。」〔索隱〕今系本無者，近脫耳。

〔二〕〔集解〕世本曰：「平侯者，靈侯般之孫，太子友之子。」

平侯九年卒，靈侯般之孫東國攻平侯子而自立，是爲悼侯。悼侯父曰隱太子友。隱太子友者，靈侯之太子，平侯立而殺隱太子，故平侯卒而隱太子之子東國攻平侯子而代立，是爲悼侯。悼侯三年卒，弟昭侯申立。

昭侯十年，朝楚昭王，持美裘二，獻其一於昭王而自衣其一。楚相子常欲之，不與。子常讒蔡侯，留之楚三年。蔡侯知之，乃獻其裘於子常；子常受之，乃言歸蔡侯。蔡侯歸而之晉，請與晉伐楚。

十三年春，與衛靈公會邵陵。蔡侯私於周萇弘以求長於衛；〔一〕衛使史鰌言康叔之功德，乃長衛。夏，爲晉滅沈；〔二〕楚怒，攻蔡。蔡昭侯使其子爲質於吳；〔三〕以共伐楚。冬，與

吳王闔閭遂破楚入郢。蔡怨子常，子常恐，奔鄭。十四年，吳去而楚昭王復國。十六年，楚令尹爲其民泣以謀蔡，蔡昭侯懼。二十六年，孔子如蔡。楚昭王伐蔡，蔡恐，告急於吳。吳爲蔡遠，約遷以自近，易以相救；昭侯私許，不與大夫計。吳人來救蔡，因遷蔡于州來。〔四〕二十八年，昭侯將朝于吳，大夫恐其復遷，乃令賊利殺昭侯；〔五〕已而誅賊利以解過，而立昭侯子朔，是爲成侯。〔六〕

〔一〕集解 服虔曰：「載書使蔡在衛上。」

〔二〕集解 杜預曰：「汝南平輿縣北有邲亭。」

〔三〕正義 質音致。

〔四〕索隱 州來在淮南下蔡縣。

〔五〕索隱 案：利，賊名也。

〔六〕集解 徐廣曰：「或作『景』。」

成侯四年，宋滅曹。十年，齊田常弑其君簡公。十三年，楚滅陳。十九年，成侯卒，子聲侯產立。聲侯十五年卒，子元侯立。元侯六年卒，子侯齊立。

侯齊四年，楚惠王滅蔡，蔡侯齊亡，蔡遂絕祀。後陳滅三十三年。〔一〕

〔一〕索隱 魯哀十七年楚滅陳，其楚滅蔡絕其祀，又在滅陳之後三十三年，即在春秋後二十三年。

伯邑考，其後不知所封。武王發，其後爲周，有本紀言。管叔鮮作亂誅死，無後。周公旦，其後爲魯，有世家言。蔡叔度，其後爲蔡，有世家言。曹叔振鐸，其後爲曹，有世家言。成叔武，其後世無所見。霍叔處，其後晉獻公時滅霍。康叔封，其後爲衛，有世家言。母季載，其後世無所見。

太史公曰：管蔡作亂，無足載者。然周武王崩，成王少，天下既疑，賴同母之弟成叔、母季之屬十人爲輔拂，是以諸侯卒宗周，故附之世家言。

曹叔振鐸者，「一」周武王弟也。武王已克殷紂，封叔振鐸於曹。「二」

〔一〕〔索隱〕按：上文「叔振鐸，其後爲曹，有世家言」，則曹亦合題系家，今附管蔡之末而不出題者，蓋以曹微小而少事迹，因附管蔡之末，不別題篇爾。且又管叔雖無後，仍是蔡、曹之兄，故題管、蔡而略曹也。

〔三〕〔集解〕宋忠曰：濟陰定陶縣。

叔振鐸卒，子太伯脾立。太伯卒，子仲君平立。仲君平卒，子宮伯侯立。宮伯侯卒，子孝伯雲立。孝伯雲卒，子夷伯喜立。

夷伯二十三年，周厲王奔于虢。

三十年卒，弟幽伯彊立。幽伯九年，弟蘇殺幽伯代立，是爲戴伯。戴伯元年，周宣王已立三歲。三十年，戴伯卒，子惠伯兕立。〔一〕

〔一〕集解 孫檢曰：「兕音徐子反。曹惠伯或名雉，或名弟，或復名弟兕也。」索隱按：年表作「惠公伯雉」，注引

孫檢，未詳何代，或云齊人，亦恐其人不注史記。今以王儉七志、阮孝緒七錄並無，又不知是裴駟所錄否？

惠伯二十五年，周幽王爲犬戎所殺，因東徙，益卑，諸侯畔之。秦始列爲諸侯。

三十六年，惠伯卒，子石甫立，其弟武殺之代立，是爲繆公。繆公三年卒，子桓公終生立。〔二〕

〔二〕集解 孫檢云：「一作『終涅』。涅音生。」

桓公三十五年，魯隱公立。四十五年，魯弑其君隱公。四十六年，宋華父督弑其君廩公，及孔父。五十五年，桓公卒，子莊公夕姑〔一〕立。

〔一〕索隱上音亦。卽射姑也，同音亦。

莊公二十三年，齊桓公始霸。

三十一年，莊公卒，子釐公夷立。釐公九年卒，子昭公班立。昭公六年，齊桓公敗蔡，

遂至楚召陵。九年，昭公卒，子共公襄立。

共公十六年，初，晉公子重耳其亡過曹，曹君無禮，欲觀其駢脅。鰲負羈，諫，不聽，私善於重耳。二十一年，晉文公重耳伐曹，虜共公以歸，令軍毋入鰲負羈之宗族間。或說晉文公曰：「昔齊桓公會諸侯，復異姓，今君囚曹君，滅同姓，何以令於諸侯？」晉乃復歸共公。

〔一〕集解 韋昭曰：「駢者，并幹也。」正義 駢，白邊反。脅，許業反。

〔二〕正義 鰲音僇，曹大夫。

二十五年，晉文公卒。三十五年，共公卒，子文公壽立。文公二十三年卒，子宣公彊立。宣公十七年卒，弟成公負芻立。

〔一〕索隱 按左傳，宣公名廬。

成公三年，晉厲公伐曹，虜成公以歸，已復釋之。五年，晉欒書、中行偃使程滑弑其君厲公。二十三年，成公卒，子武公勝立。武公二十六年，楚公子弃疾弑其君靈王代立。二十七年，武公卒，子平公（頃）〔須〕立。平公四年卒，子悼公午立。是歲，宋、衛、陳、鄭皆火。

〔一〕索隱 按：左傳成十五年，晉厲公執負芻，歸于京師。晉立宣公弟子臧，子臧曰「聖達節，次守節，下失節。」焉君

非吾節也。」遂逃奔宋。曹人請于晉。晉人謂子臧「反國，吾歸而君」。子臧反，晉於是歸負芻。

悼公八年，宋景公立。九年，悼公朝于宋，宋囚之，曹立其弟野，是爲聲公。悼公死於宋，歸葬。

聲公五年，平公弟通弑聲公代立，是爲隱公。〔一〕隱公四年，聲公弟露弑隱公代立，是爲靖公。靖公四年卒，子伯陽立。

〔一〕〔索隱〕按：譙周云春秋無其事。今檢系本及春秋，悼伯卒，弟露立，謚靖公，實無聲公、隱公，蓋是彼文自疏也。

伯陽三年，國人有夢衆君子立于社宮，〔一〕謀欲亡曹，曹叔振鐸止之，請待公孫彊，許之。旦，求之曹，無此人。夢者戒其子曰：「我亡，爾聞公孫彊爲政，必去曹，無離曹禍。」〔二〕及伯陽卽位，好田弋之事。六年，曹野人公孫彊亦好田弋，獲白鴈而獻之，且言田弋之說，因訪政事。伯陽大說之，有寵，使爲司城以聽政。夢者之子乃亡去。

〔一〕〔集解〕賈逵曰：「社宮，社也。」鄭衆曰：「社宮，中有室屋者。」

〔二〕〔索隱〕離卽罹。罹，被也。

公孫彊言霸說於曹伯。十四年，曹伯從之，乃背晉于宋。〔一〕宋景公伐之，晉人不救。十五年，宋滅曹，執曹伯陽及公孫彊以歸而殺之。曹遂絕其祀。

〔一〕集解 賈逵曰：「以小加大。」索隱 干謂犯也。言曹因弃晉而犯宋，遂致滅也。裴氏引賈逵注云「以小加大」者，加，陵也，小即曹也，大謂晉及宋也。

太史公曰：「〔一〕余尋曹共公之不用僖負羈，乃乘軒者三百人，〔二〕知唯德之不建。及振鐸之夢，豈不欲引曹之祀者哉？如公孫彊不脩厥政，叔鐸之祀忽諸。〔三〕

〔一〕索隱 檢諸本或無此論。

〔二〕正義 晉世家云：「晉師入曹，數之，以其不用僖負羈言，而美女乘軒三百人也。」

〔三〕正義 至如公孫彊不脩霸道之政，而伯陽之子立，叔鐸猶尚饗祭祀，豈合忽絕之哉。

【索隱述贊】武王之弟，管、蔡及霍。周公居相，流言是作。狼跋致艱，鴟鴞討惡。胡能改行，克復其爵。獻舞執楚，遇息禮薄。穆侯虜齊，蕩舟乖謔。曹共輕晉，負羈先覺。伯陽夢社，祚傾振鐸。

史記卷三十六

陳杞世家第六

陳胡公滿者，虞帝舜之後也。昔舜爲庶人時，堯妻之二女，居于媯汭，其後因爲氏姓，姓媯氏。舜已崩，傳禹天下，而舜子商均爲封國。^{〔一〕}夏后之時，或失或續。^{〔二〕}至于周武王克殷紂，乃復求舜後，^{〔三〕}得媯滿，封之於陳，^{〔四〕}以奉帝舜祀，是爲胡公。

〔一〕索隱 按：商均所封虞，卽今之梁國虞城是也。

〔二〕索隱 按：夏代猶封虞思，虞遂是也。

〔三〕索隱 遏父爲周陶正。遏父，遂之後。陶正，官名。生滿。

〔四〕索隱 左傳曰：「武王以元女太姬配虞胡公而封之陳，以備三恪。」

胡公卒，子申公犀侯立。申公卒，弟相公皋羊立。相公卒，立申公子突，是爲孝公。孝公卒，子慎公圉戎立。慎公當周厲王時。慎公卒，子幽公寧立。

幽公十二年，周厲王奔于虢。

二十三年，幽公卒，子釐公孝立。釐公六年，周宣王卽位。三十六年，釐公卒，子武公靈立。武公十五年卒，子夷公說立。是歲，周幽王卽位。夷公三年卒，弟平公燮立。平公七年，周幽王爲犬戎所殺，周東徙。秦始皇列爲諸侯。

〔一〕〔正義〕燮，先牒反。

二十三年，平公卒，子文公圉立。

文公元年，取蔡女，生子佗。二十年，文公卒，長子桓公鮑立。

〔一〕〔正義〕徒何反。

桓公二十三年，魯隱公初立。二十六年，衛殺其君州吁。三十三年，魯弑其君隱公。

三十八年正月甲戌己丑，桓公鮑卒。桓公弟佗，其母蔡女，故蔡人爲佗殺五父及桓公太子免而立佗，〔二〕是爲厲公。桓公病而亂作，國人分散，故再赴。三

〔一〕〔索隱〕陳亂，故再赴其日。〔正義〕甲戌、己丑凡十六日。

〔二〕〔集解〕譙周曰：「春秋傳謂佗卽五父，世家與傳違。」〔索隱〕譙周曰：「春秋傳謂他卽五父，與此違」者，此以他爲厲公，太子免弟躍爲利公，而左傳以厲公名躍。他立未踰年，無謚，故「蔡人殺陳他」。又莊二十二年傳云：「陳厲公，蔡出也，故蔡人殺五父而立之」。則他與五父俱爲蔡人所殺，其事不異，是一人明矣。史記既以他爲厲公，遂以躍

爲利公。尋厲利聲相近，遂誤以他爲厲公，五父爲別人，是太史公錯耳。班固又以厲公躍爲桓公弟，又誤。

〔三〕集解 徐廣曰：「班氏云厲公躍者，桓公之弟也。」

厲公二年，生子敬仲完。周太史過陳，陳厲公使以周易筮之，卦得觀之否。〔一〕「是爲觀國之光，利用賓于王。」〔二〕此其代陳有國乎？不在此，其在異國？〔三〕非此其身，在其子孫。〔四〕若在異國，必姜姓。〔五〕姜姓，太嶽之後。〔六〕物莫能兩大，陳衰，此其昌乎？〔七〕

〔一〕集解 賈逵曰：「坤下巽上觀，坤下乾上否，觀爻在六四，變而之否。」

〔二〕集解 杜預曰：「此周易觀卦六四爻辭也。易之爲書，六爻皆有變象，又有互體，聖人隨其義而論之。」

〔三〕正義 六四變，內卦爲中國，外卦爲異國。

〔四〕正義 內卦爲身，外卦爲子孫。變在外，故知在子孫也。

〔五〕正義 六四變，此爻是辛未，觀上體巽，未爲羊，巽爲女，女乘羊，故爲姜。姜，齊姓，故知在齊。

〔六〕集解 杜預曰：「姜姓之先爲堯四嶽。」

〔七〕正義 周敬王四十一年，楚惠王殺陳湣公。齊簡公，周敬王三十九年被田常殺之。

厲公取蔡女，蔡女與蔡人亂，厲公數如蔡淫。七年，厲公所殺桓公太子免之三弟，長曰躍，中曰林，少曰杵臼，共令蔡人誘厲公以好女，與蔡人共殺厲公。〔一〕而立躍，是爲利公。利公者，桓公子也。利公立五月卒，立中弟林，是爲莊公。莊公七年卒，少弟杵臼立，是爲宣公。

〔一〕集解 公羊傳曰：「淫于蔡，蔡人殺之。」

宣公三年，楚武王卒，楚始彊。十七年，周惠王娶陳女爲后。

二十一年，宣公後有嬖姬生子款，欲立之，乃殺其太子禦寇。禦寇素愛厲公子完，完懼禍及己，乃奔齊。齊桓公欲使陳完爲卿，完曰：「羈旅之臣，〔一〕幸得免負擔，君之惠也，不敢當高位。」桓公使爲工正。〔二〕齊懿仲欲妻陳敬仲，卜之，占曰：「是謂鳳皇于飛，和鳴鏘鏘。〔三〕有媯之後，將育于姜。〔四〕五世其昌，並于正卿。〔五〕八世之後，莫之與京。〔六〕」

〔一〕集解 賈逵曰：「羈，寄；旅，客也。」

〔二〕正義 周禮云冬官爲考工，主作器械。

〔三〕集解 杜預曰：「雄曰鳳，雌曰皇。雄雌俱飛，相和而鳴，鏘鏘然也。猶敬仲夫妻有聲譽。」

〔四〕集解 杜預曰：「媯，陳姓。姜，齊姓。」

〔五〕集解 服虔曰：「言完後五世與卿並列。」

〔六〕集解 賈逵曰：「京，大也。」正義按：陳敬仲八代孫，田常之子襄子磐也。而杜以常爲八代者，以桓子無字

生武子開，與釐子乞皆相繼事齊，故以常爲八代。

三十七年，齊桓公伐蔡，蔡敗，南侵楚，至召陵，還過陳。陳大夫轅濤塗惡其過陳，詐齊令出東道。東道惡，桓公怒，執陳轅濤塗。是歲，晉獻公殺其太子申生。

四十五年，宣公卒，子款立，是爲穆公。穆公五年，齊桓公卒。十六年，晉文公敗楚師

于城濮。是歲，穆公卒，子共公朔立。共公六年，楚太子商臣弑其父成王代立，是爲穆王。十一年，秦穆公卒。十八年，共公卒，子靈公平國立。

靈公元年，^{〔一〕}楚莊王卽位。六年，楚伐陳。十年，陳及楚平。

〔一〕〔正義〕謚法云「亂而不損曰靈」。

十四年，靈公與其大夫孔寧、儀行父皆通於夏姬，^{〔一〕}衷其衣以戲於朝。^{〔二〕}泄冶諫曰：「君臣淫亂，民何效焉？」靈公以告二子，二子請殺泄冶，公弗禁，遂殺泄冶。^{〔三〕}十五年，靈公與二子飲於夏氏。公戲二子曰：「徵舒似汝。」二子曰：「亦似公。」^{〔四〕}徵舒怒。靈公罷酒出，徵舒伏弩廂門射殺靈公。^{〔五〕}孔寧、儀行父皆奔楚，靈公太子午奔晉。徵舒自立爲陳侯。徵舒，故陳大夫也。夏姬，御叔之妻，舒之母也。

〔一〕〔正義〕列女傳云：「陳女夏姬者，陳大夫夏徵舒之母，御叔之妻也，三爲王后，七爲夫人，公侯爭之，莫不迷惑失意。」杜預云：「夏姬，鄭穆公女，陳大夫御叔之妻。」左傳云：「殺御叔，弑靈侯，戮夏南，出孔、儀，喪陳國。」

〔二〕〔集解〕左傳曰：「衷其袒服。」穀梁傳曰：「或衣其衣，或中其襦。」

〔三〕〔集解〕春秋曰：「陳殺其大夫泄冶。」

〔四〕〔集解〕杜預曰：「靈公卽位十五年，徵舒已爲卿，年大，無嫌是公子也。蓋以夏姬淫放，故謂其子多似以爲戲也。」

成公元年冬，楚莊王爲夏徵舒殺靈公，率諸侯伐陳。謂陳曰：「無驚，吾誅徵舒而已。」已誅徵舒，因縣陳而有之，羣臣畢賀。申叔時使於齊來還，獨不賀。「一」莊王問其故，對曰：「鄙語有之，牽牛徑人田，田主奪之牛。徑則有罪矣，奪之牛，不亦甚乎？今王以徵舒爲賊弑君，故徵兵諸侯，以義伐之，已而取之，以利其地，則後何以令於天下！是以不賀。」莊王曰：「善。」乃迎陳靈公太子午於晉而立之，復君陳如故，是爲成公。孔子讀史記至楚復陳，曰：「賢哉楚莊王！輕千乘之國而重一言。」「三」

「一」集解賈逵曰：「叔時，楚大夫。」

「三」索隱謂申叔時之語。正義家語云：「孔子讀史記至楚復陳，喟然曰：『賢哉楚莊王！輕千乘之國而重一言之信。非申叔時之忠，弗能建其義；非楚莊王之賢，不能受其訓也。』」

二十八年，楚莊王卒。二十九年，陳倍楚盟。三十年，楚共王伐陳。是歲，成公卒，子哀公弱立。楚以陳喪，罷兵去。

哀公三年，楚圍陳，復釋之。二十八年，楚公子圍弑其君郟敖自立，爲靈王。

三十四年，初，哀公娶鄭，長姬生悼太子師，少姬生偃。「二」嬖妾，長妾生留，少妾生勝。留有寵哀公，哀公屬之其弟司徒招。哀公病，三月，招殺悼太子，立留爲太子。哀公怒，

欲誅招，招發兵圍守哀公，哀公自經殺。^{〔二〕}招卒立留爲陳君。四月，陳使使赴楚。楚靈王聞陳亂，乃殺陳使者，^{〔三〕}使公子弃疾發兵伐陳，陳君留奔鄭。九月，楚圍陳。十一月，滅陳。使弃疾爲陳公。

〔一〕索隱按：昭八年經云「陳侯之弟招殺陳世子偃師」。左傳「陳哀公元妃鄭姬生悼太子偃師」。今此云兩姬，又分偃師爲二人，亦恐此非。

〔二〕集解徐廣曰：「三十五年時。」

〔三〕索隱卽司徒招也。一作「荏」也。

招之殺悼太子也，太子之子名吳，出奔晉。晉平公問太史趙曰：「陳遂亡乎？」對曰：「陳，顓頊之族。^{〔一〕}陳氏得政於齊，乃卒亡。^{〔二〕}自幕至于瞽瞍，無違命。^{〔三〕}舜重之以明德。至於遂，^{〔四〕}世世守之。及胡公，周賜之姓，^{〔五〕}使祀虞帝。且盛德之後，必百世祀。虞之世未也，其在齊乎？」

〔一〕集解服虔曰：「陳祖虞舜，舜出顓頊，故爲顓頊之族。」

〔二〕集解賈逵曰：「物莫能兩盛。」

〔三〕集解賈逵曰：「幕，舜後虞思也。至于瞽瞍，無聞違天命以廢絕者。」鄭衆曰：「幕，舜之先也。」駢案國語，賈義爲長。
〔四〕索隱按：賈逵以幕爲虞思，非也。左傳言自幕至瞽瞍，知幕在瞽瞍之前，必非虞思明矣。

〔五〕集解杜預曰：「遂，舜後。蓋殷之興，存舜之後而封遂，言舜德乃至於遂也。」
〔索隱〕重音持用反。按：杜預

以爲舜有明德，乃至遂有國，義亦然也。且文云「自幕至瞽瞍，無違命，舜重之以明德」，是言舜有明德爲天子也。乃云殷封遂，代守之，亦舜德也。按：系本云「陳，舜後」。宋忠云「虞思之後，箕伯、直柄中衰，殷湯封遂於陳以祀舜」。

〔五〕集解 杜預曰：「胡公滿，遂之後也。事周武王，賜姓曰媯，封之陳。」

楚靈王滅陳五歲，楚公子弃疾弑靈王代立，是爲平王。平王初立，欲得和諸侯，乃求故陳悼太子師之子吳，立爲陳侯，是爲惠公。惠公立，探續哀公卒時年而爲元，空籍五歲矣。〔一〕

〔一〕索隱 惠公探取哀公死楚，陳滅之後年爲元年，故今空籍五歲矣。一云籍，借也，謂借失國之後年爲五年。

十年，陳火。十五年，吳王僚使公子光伐陳，取胡、沈而去。〔二〕二十八年，吳王闔閭與子胥敗楚人郢。是年，惠公卒，子懷公柳立。

〔二〕索隱 系本云「胡，歸姓；沈，姬姓」。沈國在汝南平輿，胡亦在汝南。

懷公元年，吳破楚，在郢，召陳侯。陳侯欲往，大夫曰：「吳新得意，楚王雖亡，與陳有故，不可倍。」懷公乃以疾謝吳。四年，吳復召懷公。懷公恐，如吳。吳怒其前不往，留之，因卒吳。陳乃立懷公之子越，是爲潛公。〔一〕

〔一〕索隱按左傳，潛公名周，是史官記不同。

潛公六年，孔子適陳。吳王夫差伐陳，取三邑而去。十三年，吳復來伐陳，陳告急楚，楚昭王來救，軍於城父，吳師去。是年，楚昭王卒於城父。時孔子在陳。〔二〕十五年，宋滅曹。十六年，吳王夫差伐齊，敗之艾陵，使人召陳侯。陳侯恐，如吳。楚伐陳。二十一年，齊田常弑其君簡公。二十三年，楚之白公勝殺令尹子西、子綦，襲惠王。葉公攻敗白公，白公自殺。

〔一〕索隱按：孔子以魯定公十四年適陳，當陳潛公之六年，上文說是。此十三年，孔子仍在陳，凡經八年，何其久也？

二十四年，楚惠王復國，以兵北伐，殺陳潛公，遂滅陳而有之。是歲，孔子卒。

杞東樓公者，夏后禹之後苗裔也。〔一〕殷時或封或絕。周武王克殷紂，求禹之後，得東樓公，封之於杞。〔二〕以奉夏后氏祀。

〔一〕索隱杞，國名也，東樓公號謚也。不名者，史先失耳。宋忠曰：「杞，今陳留雍丘縣」。故地理志云雍丘縣，故杞國，周武王封禹後爲東樓公是也。蓋周封杞而居雍丘，至春秋時杞已遷東國，故左氏隱四年傳云：「莒人伐杞，取牟婁」。牟婁，曹東邑也。僖十四年傳云：「杞遷緣陵」。地理志北海有營陵，淳于公之縣。臣瓚云：「即春秋緣陵，淳于公所都之邑」。又州，國名，杞後改國曰州而稱淳于公，故春秋桓五年經云：「州公如曹」，傳曰：「淳于公如曹」是。

也。然杞後代又稱子者，以微小又僻居東夷，故襄二十九年經稱「杞子來盟」，傳曰「書曰子，賤之」是也。

〔三〕〔集解〕宋忠曰：「杞，今陳留雍丘縣也。」

東樓公生西樓公，西樓公生題公，題公生謀〔一〕娶公。〔二〕謀娶公當周厲王時。謀娶公生武公。武公立四十七年卒，子靖公立。靖公二十三年卒，子共公立。共公八年卒，子德公立。〔三〕德公十八年卒，弟桓公姑容立。〔四〕桓公十七年卒，子孝公勾〔五〕立。孝公十七年卒，弟文公益姑立。文公十四年卒，弟平公鬱〔六〕立。平公十八年卒，子悼公成立。悼公十二年卒，子隱公乞立。七月，隱公弟遂弑隱公自立，是爲釐公。釐公十九年卒，子湣公維立。湣公十五年，楚惠王滅陳。十六年，湣公弟闕路弑湣公代立，是爲哀公。〔七〕哀公立十年卒，湣公子敕立，〔八〕是爲出公。出公十二年卒，子簡公春立。立一年，楚惠王之四十四年，滅杞。杞後陳亡三十四年。

〔一〕〔集解〕徐廣曰：「謀，一作『謨』。」

〔索隱〕注一作「謨」，音牒。

〔二〕〔索隱〕娶音子與反。

〔三〕〔集解〕徐廣曰：「世本曰惠公。」

〔索隱〕系本及譙周並作「惠公」，又云惠公生成公及桓公，是此系家脫成公一代，故云「弟桓公姑容立」，非也。且成公又見春秋經傳，故左傳莊二十五年云「杞成公娶魯女，有婚姻之好。至僖

二十二年卒，始赴而書，左傳云成公也，未同盟，故不書名。是杞有成公，必當如譙周所說。

〔四〕〔集解〕徐廣曰：「世本曰惠公立十八年，生成公及桓公；成公立十八年；桓公立十七年。」

〔五〕索隱 音蓋。句，名。

〔六〕索隱 一作「郁釐」，譙周云名郁來，蓋「鬱」「郁」釐「來」並聲相近，遂不同耳。

〔七〕索隱 闕音遏。哀公殺兄滑公而立，謚哀。譙周云謚懿也。

〔八〕集解 徐廣曰：「敕，一作『遽』。」

杞小微，其事不足稱述。

舜之後，周武王封之陳，至楚惠王滅之，有世家言。禹之後，周武王封之杞，楚惠王滅之，有世家言。契之後爲殷，殷有本紀言。殷破，周封其後於宋，齊湣王滅之，有世家言。后稷之後爲周，秦昭王滅之，有本紀言。皋陶之後，或封英、六，〔一〕楚穆王滅之，無譜。伯夷之後，至周武王復封於齊，曰太公望，陳氏滅之，有世家言。伯翳之後，至周平王時封爲秦，項羽滅之，有本紀言。〔二〕垂、益、夔、龍，其後不知所封，不見也。右十一人者，皆唐虞之際名有功德臣也；其五人之後皆至帝王，〔三〕餘乃爲顯諸侯。滕、薛、騶、夏、殷、周之間封也，小，不足齒列，弗論也。〔四〕

〔一〕索隱 夢、六，本或作英、六，皆通。然夢、六皆咎繇之後也。據系本，二國皆偃姓，故春秋文五年左傳云楚人滅六，臧文仲聞六與夢滅，曰「皋陶、庭堅不祀忽諸」。杜預曰「夢與六皆咎繇後」。地理志云六，故國，皋陶後，偃姓，爲楚所滅。又僖十七年「齊人徐人伐英氏」。杜預又曰「英、六皆皋陶後，國名」。是有英、夢，實未能詳。或

者英後改號曰蓼也。

〔三〕索隱 秦祖伯翳，解者以翳益，則一人，今言十一人，敘伯翳而又別言垂、益，則是二人也。且按舜本紀敘十人，無翳而有彭祖，彭祖亦墳典不載，未知太史公意如何，恐多是誤。然據秦本紀敘翳之功，云「佐舜馴調鳥獸」，與舜典「命益作虞，若予上下草木鳥獸」文同，則爲一人必矣，今未詳其所由也。

〔三〕索隱 舜、禹身爲帝王，其稷、契及翳則後代皆爲帝王也。

〔四〕索隱 滕不知本封，蓋軒轅氏子有滕姓，是其祖也。後周封文王子錯叔繡於滕，故宋忠云「今沛國公丘是滕國也」。薛，奚仲之後，任姓，蓋夏、殷所封，故春秋有滕侯、薛侯。邾，曹姓之國，陸終氏之子會人之後。邾國，今魯國驕縣是也。然三國微小，春秋時亦預會盟，蓋史缺無可敘列也。

周武王時，侯伯尚千餘人。及幽、厲之後，諸侯力攻相并。江、黃、〔一〕胡、沈之屬，不可勝數，故弗采著于傳〔上〕〔二云〕。

〔一〕索隱 按系本，江、黃二國並嬴姓。又地理志 江國在汝南 安陽縣。

太史公曰：舜之德可謂至矣！禪位於夏，而後世血食者歷三代。及楚滅陳，而田常得政於齊，卒爲建國，百世不絕，苗裔茲茲，有土者不乏焉。至禹，於周則杞，微甚，不足數也。楚惠王滅杞，其後越王句踐興。

【索隱述贊】盛德之祀，必及百世。舜、禹餘烈，陳、杞是繼。媯滿受封，東樓纂系。闕路篡逆，夏姬淫嬖。一國衰微，或興或替。前并後虜，皆亡楚惠。句踐勃興，田和吞噬。蟬聯血食，豈其苗裔？

史記卷三十七

衛康叔世家第七

衛康叔〔一〕名封，周武王同母少弟也。其次尚有卬季，卬季最少。

〔一〕索隱康，畿內國名。宋忠曰：「康叔從康徙封衛，衛卽殷墟定昌之地。畿內之康，不知所在。」

武王已克殷紂，復以殷餘民封紂子武庚祿父，比諸侯，以奉其先祀勿絕。爲武庚未集，〔一〕恐其有賊心，武王乃令其弟管叔、蔡叔傅相武庚祿父，以和其民。武王既崩，成王少。周公旦代成王治，當國。管叔、蔡叔疑周公，乃與武庚祿父作亂，欲攻成周。〔二〕周公旦以成王命興師伐殷，殺武庚祿父、管叔，放蔡叔，以武庚殷餘民封康叔爲衛君，居河、淇閒故商墟。〔三〕

〔一〕索隱集猶和也。

〔三〕索隱成周，洛陽。其時周公相成王，營洛邑，猶居西周鎬京。管、蔡欲搆難，先攻成周，於是周公東居洛邑，伐管、蔡。

〔三〕索隱 宋忠曰：「今定昌也。」

周公旦懼康叔齒少，乃申告康叔曰：「必求殷之賢人君子長者，問其先殷所以興，所以亡，而務愛民。」告以紂所以亡者以淫於酒，酒之失，婦人是用，故紂之亂自此始。爲梓材，〔一〕示君子可法則。故謂之康誥、酒誥、梓材以命之。康叔之國，既以此命，能和集其民，民大說。

〔一〕正義 若梓人爲材，君子觀爲法則也。梓，匠人也。

成王長，用事，舉康叔爲周司寇，賜衛寶祭器，〔二〕以章有德。

〔二〕集解 左傳曰：「分康叔以大路、大旗、少帛、綉茷、旃旌、大呂。」賈逵曰：「大路，全路也。少帛，雜帛也。綉茷，大赤也。通帛爲旃，析羽爲旌。大呂，鍾名。」鄭衆曰：「綉茷，旆名也。」

康叔卒，子康伯代立。〔一〕康伯卒，子考伯立。考伯卒，子嗣伯立。嗣伯卒，子廙〔二〕伯立。〔三〕廙伯卒，子靖伯立。靖伯卒，子貞伯立。〔四〕貞伯卒，子頃侯立。

〔一〕索隱 系本康伯名髡。宋忠曰：「卽王孫牟也，事周康王爲大夫。」按：左傳所稱王孫牟父是也。牟髡聲相近，故不同耳。譌周古史考無康伯，而云子牟伯立，蓋以不宜父子俱謚康，故因其名云牟伯也。

〔二〕集解 史記音隱曰：「音捷。」

〔三〕索隱 系本作「摯伯」。

〔四〕索隱系本作「箕伯」。

頃侯厚賂周夷王，夷王命衛侯爲侯。〔一〕頃侯立十二年卒，子釐侯立。

〔一〕索隱按：康誥稱命爾侯于東土，又云「孟侯，朕其弟，小子封」，則康叔初封已爲侯也。比子康伯卽稱伯者，謂方伯之伯耳，非至子卽降爵爲伯也。故孔安國曰「孟，長也。五侯之長，謂方伯」。方伯，州牧也，故五代孫祖恆爲方伯耳。至頃侯德衰，不監諸侯，乃從本爵而稱侯，非是。至子卽削爵，及頃侯賂夷王而稱侯也。

釐侯十三年，周厲王出犇于彘，共和行政焉。二十八年，周宣王立。

四十二年，釐侯卒，太子共伯餘立爲君。共伯弟和有寵於釐侯，多予之賂；和以其賂賂士，以襲攻共伯於墓上，共伯入釐侯羨〔一〕自殺。衛人因葬之釐侯旁，謚曰共伯，而立和爲衛侯，是爲武公。〔二〕

〔一〕索隱音延。延，墓道。又音以戰反。恭伯名餘也。

〔二〕索隱和殺恭伯代立，此說蓋非也。按：季札美康叔、武公之德。又國語稱武公年九十五矣，猶箴誠於國，恭恪于朝，倚几有誦，至于沒身，謂之叡聖。又詩著衛世子恭伯蚤卒，不云被殺。若武公殺兄而立，豈可以爲訓而形之于國史乎？蓋太史公採雜說而爲此記耳。

武公卽位，修康叔之政，百姓和集。四十二年，犬戎殺周幽王，武公將兵往佐周平戎，甚有功，周平王命武公爲公。五十五年，卒，子莊公揚立。

莊公五年，取齊女爲夫人，好而無子。又取陳女爲夫人，生子，蚤死。陳女女弟亦幸於莊公，而生子完。「一」完母死，莊公令夫人齊女子之，「二」立爲太子。莊公有寵妾，生子州吁。十八年，州吁長，好兵，莊公使將。石碯諫莊公曰：「三」庶子好兵，使將，亂自此起。」不聽。二十三年，莊公卒，太子完立，是爲桓公。

「一」索隱 女弟，戴嬀也。子桓公完爲州吁所殺，戴嬀歸陳，詩燕燕于飛之篇是。

「二」索隱 子之，謂養之爲子也。齊女卽莊姜也。詩碩人篇美之是也。

「三」集解 賈逵曰：「石碯，衛上卿。」

桓公二年，弟州吁驕奢，桓公絀之，州吁出奔。十三年，鄭伯弟段攻其兄，不勝，亡，而州吁求與之友。十六年，州吁收聚衛亡人以襲殺桓公，州吁自立爲衛君。爲鄭伯弟段欲伐鄭，請宋、陳、蔡與俱，三國皆許州吁。州吁新立，好兵，弑桓公，衛人皆不愛。石碯乃因桓公母家於陳，詳爲善州吁。至鄭郊，石碯與陳侯共謀，使右宰醜進食，因殺州吁于濮，「一」而迎桓公弟晉於邢而立之，「二」是爲宣公。

「一」集解 服虔曰：「右宰醜，衛大夫。濮，陳地。」索隱 賈逵曰：「濮，陳地。」按：濮水首受河，又受汴，汴亦受河，

東北至離狐分爲二，俱東北至鉅野入濟。則濮在曹衛之間，賈言陳地，非也。若據地理志陳留封丘縣濮水受沛，當言陳留水也。

「二」集解 賈逵曰：「邢，周公之胤，姬姓國。」

宣公七年，魯弑其君隱公。九年，宋督弑其君殤公，及孔父。十年，晉曲沃莊伯弑其君哀侯。

十八年，初，宣公愛夫人夷姜，夷姜生子伋，以爲太子，而令右公子傅之。右公子爲太子取齊女，未入室，而宣公見所欲爲太子婦者好，說而自取之，更爲太子取他女。宣公得齊女，生子壽、子朔，令左公子傅之。太子伋母死，宣公正夫人與朔共讒惡太子伋。宣公自以其奪太子妻也，心惡太子，欲廢之。及聞其惡，大怒，乃使太子伋於齊而令盜遮界上殺之。太子伋與太子白旄，而告界盜見持白旄者殺之。且行，子朔之兄壽，太子異母弟也，知朔之惡太子而君欲殺之，乃謂太子曰：「界盜見太子白旄，卽殺太子，太子可毋行。」太子曰：「逆父命求生，不可。」遂行。壽見太子不止，乃盜其白旄而先馳至界。界盜見其驗，卽殺之。壽已死，而太子伋又至，謂盜曰：「所當殺乃我也。」盜并殺太子伋，以報宣公。宣公乃以子朔爲太子。十九年，宣公卒，太子朔立，是爲惠公。

〔一〕集解 杜預曰：「左右媵之子，因以爲號。」

〔三〕正義 左傳云衛宣公使太子伋之齊，「使盜待諸莘，將殺之」。杜預云「莘，衛地」。

左右公子不平朔之立也，惠公四年，左右公子怨惠公之讒殺前太子伋而代立，乃作亂，

攻惠公，立太子伋之弟黔牟爲君，惠公犇齊。

衛君黔牟立八年，齊襄公率諸侯奉王命共伐衛，納衛惠公，誅左右公子。衛君黔牟犇于周，惠公復立。惠公立三年出亡，亡八年復入，與前通年凡十三年矣。

二十五年，惠公怨周之容舍黔牟，與燕伐周。周惠王犇溫，衛、燕立惠王弟穰爲王。二十九年，鄭復納惠王。三十一年，惠公卒，子懿公赤立。

懿公卽位，好鶴，「二」淫樂奢侈。九年，翟伐衛，衛懿公欲發兵，兵或畔。大臣言曰：「君好鶴，鶴可令擊翟。」翟於是遂入，殺懿公。

〔一〕〔正義〕括地志云：「故鶴城在滑州匡城縣西南十五里。左傳云『衛懿公好鶴，鶴有乘軒者。狄伐衛，公欲戰，國人受甲者皆曰『使鶴，鶴實有祿位，余焉能戰』』俗傳懿公養鶴於此城，因名也。」

懿公之立也，百姓大臣皆不服。自懿公父惠公朔之讒殺太子伋代立至於懿公，常欲敗之，卒滅惠公之後而更立黔牟之弟昭伯頑之子申爲君，是爲戴公。

戴公申元年卒。齊桓公以衛數亂，乃率諸侯伐翟，爲衛築楚丘，「二」立戴公弟燬爲衛君，「三」是爲文公。文公以亂故犇齊，齊人人之。

〔一〕〔正義〕括地志云：「城武縣有楚丘亭。」

〔三〕〔集解〕賈誼書曰：「衛侯朝於周，周行人問其名，答曰衛侯辟疆，周行人還之，曰啓疆辟疆，天子之號，諸侯弗

得用。衛侯更其名曰燬，然後受之。」〔正義〕燬音毀。

初，翟殺懿公也，衛人憐之，思復立宣公前死太子伋之後，伋子又死，而代伋死者子壽又無子。太子伋同母弟二人：其一曰黔牟，黔牟嘗代惠公爲君，八年復去；其二曰昭伯。昭伯、黔牟皆已前死，故立昭伯子申爲戴公。戴公卒，復立其弟燬爲文公。

文公初立，輕賦平罪，〔一〕身自勞，與百姓同苦，以收衛民。

〔一〕〔索隱〕輕賦稅，平斷刑也。平，或作「卒」。卒謂士卒也。罪字連下讀，蓋亦一家之義耳。

十六年，晉公子重耳過，無禮。十七年，齊桓公卒。二十五年，文公卒，子成公鄭立。

成公三年，晉欲假道於衛救宋，成公不許。晉更從南河度，〔二〕救宋。徵師於衛，衛大夫欲許，成公不肯。大夫元咺攻成公，成公出奔。〔三〕晉文公重耳伐衛，分其地予宋，討前過無禮及不救宋患也。衛成公遂出奔陳。〔三〕二歲，如周求人，與晉文公會。晉使人鳩衛成公，成公私於周主鳩，令薄，得不死。〔四〕已而周爲請晉文公，卒人之衛，而誅元咺，衛君瑕出奔。〔五〕七年，晉文公卒。十二年，成公朝晉襄公。十四年，秦穆公卒。二十六年，齊邠歃弑其君懿公。〔六〕三十五年，成公卒，〔七〕子穆公遯立。〔八〕

〔一〕〔集解〕服虔曰：「南河，濟南之東南流河也。」杜預曰：「從汲郡南度，出衛南。」

〔二〕索隱 犇楚。正義 咍，況遠反。

〔三〕索隱 按：左傳「衛侯聞楚師敗，懼，出奔楚，遂適陳」是。

〔四〕索隱 按：私謂賂之也。

〔五〕索隱 是元咍所立者，成公人而殺之，故僖三十年經云「衛殺其大夫元咍及公子瑕」。此言「奔」，非也。

〔六〕索隱 邴歆與左氏同，而齊系家作「邴戎」者，蓋邴歆掌御戎車，故號邴戎。邴音丙。歆亦作「鄆」。

〔七〕集解 世本曰：「成公徙濮陽。」宋忠曰：「濮陽，帝丘，地名。」

〔八〕正義 邴音速。

穆公二年，楚莊王伐陳，殺夏徵舒。三年，楚莊王圍鄭，鄭降，復釋之。十一年，孫良夫救魯伐齊，復得侵地。穆公卒，子定公臧立。定公十二年卒，子獻公衎立。

獻公十三年，公令師曹教宮妾鼓琴，〔一〕妾不善，曹笞之。妾以幸惡曹於公，公亦笞曹三百。十八年，獻公戒孫文子、甯惠子食，皆往。日旰不召，〔二〕而去射鴻於囿。二子從之，〔三〕公不釋射服與之言。〔四〕二子怒，如宿。〔五〕孫文子子數侍公飲，〔六〕使師曹歌巧言之卒章。〔七〕師曹又怒公之嘗笞三百，乃歌之，欲以怒孫文子，報衛獻公。文子語蘧伯玉，伯玉曰：「臣不知也。」〔八〕遂攻出獻公。獻公犇齊，齊置衛獻公於聚邑。孫文子、甯惠子共立定公弟秋〔九〕爲衛君，是爲殤公。

〔一〕集解 賈逵曰：「師曹，樂人。」

〔二〕集解 服虔曰：「孫文子，林父也。」甯惠子，甯殖也。敕戒二子，欲共晏食，皆服朝衣待命。盱，晏也。」

〔三〕集解 服虔曰：「從公於圉。」

〔四〕集解 左傳曰：「不釋皮冠。」

〔五〕集解 服虔曰：「孫文子邑也。」
〔索隱〕左傳作「戚」，此亦音戚也。

〔六〕集解 左傳曰：「文子子卽孫蒯也。」

〔七〕集解 杜預曰：「巧言，詩小雅也。」其卒章曰：「彼何人斯？居河之麋。無拳無勇，職爲亂階。」公欲以譬文子居

河上而爲亂。」

〔八〕集解 賈逵曰：「伯玉，衛大夫。」

〔九〕集解 徐廣曰：「班氏云獻公弟蒧。」

匹妙反。

〔索隱〕左傳作「剽」，古今人表作「蒧」，蓋音相亂，字易改耳。音方遙反，又

殤公秋立，封孫文子林父於宿。十二年，甯喜與孫林父爭寵相惡，殤公使甯喜攻孫林

父。林父犇晉，復求人故衛獻公。獻公在齊，齊景公聞之，與衛獻公如晉求人。晉爲伐衛，

誘與盟。衛殤公會晉平公，平公執殤公與甯喜而復入衛獻公。獻公亡在外十二年而入。

獻公後元年，誅甯喜。

三年，吳延陵季子使過衛，見蘧伯玉、史鰌，曰：「衛多君子，其國無故。」過宿，孫林父

爲擊磬，曰：「不樂，音大悲，使衛亂乃此矣。」是年，獻公卒，子襄公惡立。

襄公六年，楚靈王會諸侯，襄公稱病不往。

九年，襄公卒。初，襄公有賤妾，幸之，有身，夢有人謂曰：「我康叔也，令若子必有衛，名而子曰『元』。」妾怪之，問孔成子。「成子曰：『康叔者，衛祖也。』及生子，男也，以告襄公。襄公曰：『天所置也。』名之曰元。襄公夫人無子，於是乃立元爲嗣，是爲靈公。」

〔一〕集解服虔曰：「衛卿孔烝鉏。」

靈公五年，朝晉昭公。六年，楚公子弃疾弑靈王自立，爲平王。十一年，火。

三十八年，孔子來，祿之如魯。後有隙，孔子去。後復來。

三十九年，太子蒯聵與靈公夫人南子有惡，〔一〕欲殺南子。蒯聵與其徒戲陽邲謀，朝，使殺夫人。「〔二〕戲陽後悔，不果。蒯聵數目之，夫人覺之，懼，呼曰：「〔三〕太子欲殺我！」靈公怒，太子蒯聵犇宋，已而之晉趙氏。

〔一〕集解賈逵曰：「南子，宋女。」

〔二〕集解賈逵曰：「戲陽邲，太子家臣。」

〔正義〕戲音義

〔三〕正義呼，火故反。

四十二年春，靈公游于郊，令子郢僕。〔一〕郢，靈公少子也，字子南。靈公怨太子出犇，謂郢曰：「我將立若爲後。」郢對曰：「郢不足以辱社稷，君更圖之。」〔二〕夏，靈公卒，夫人命子郢爲太子，曰：「此靈公命也。」郢曰：「亡人太子蒯聵之子輒在也，不敢當。」於是衛乃以輒爲君，是爲出公。

〔一〕集解賈逵曰：「僕，御也。」

〔三〕集解服虔曰：「郢自謂己無德，不足立，以污辱社稷。」

六月乙酉，趙簡子欲入蒯聵，乃令陽虎詐命衛十餘人衰經歸，〔一〕簡子送蒯聵。衛人聞之，發兵擊蒯聵。蒯聵不得入，入宿而保，衛人亦罷兵。

〔一〕集解服虔曰：「衰經，爲若從衛來迎太子也。」

出公輒四年，齊田乞弑其君孺子。八年，齊鮑子弑其君悼公。

孔子自陳入衛。九年，孔文子問兵於仲尼，仲尼不對。其後魯迎仲尼，仲尼反魯。

十二年，初，孔圉文子取太子蒯聵之姊，生慚。孔氏之豎渾良夫美好，孔文子卒，良夫通於慚母。太子在宿，慚母使良夫於太子。太子與良夫言曰：「苟能入我國，報子以乘軒，免子三死，毋所與。」〔一〕與之盟，許以慚母爲妻。閏月，良夫與太子入，舍孔氏之外圃。〔二〕

昏二人蒙衣而乘，〔三〕宦者羅御，如孔氏。孔氏之老樂甯問之，〔四〕稱姻妾以告。〔五〕遂入，適伯姬氏。〔六〕既食，悍母杖戈而先，〔七〕太子與五人介，與豨從之。〔八〕伯姬劫悍於廁，彊盟之，遂劫以登臺。〔九〕樂甯將飲酒，炙未熟，聞亂，使告仲由。〔一〇〕召護駕乘車，〔一一〕行爵食炙，〔一二〕奉出公輒犇魯。〔一三〕

〔一〕集解 杜預曰：「軒，大夫車也。三死，死罪三。」正義 杜預云：「三罪，紫衣、袒裘、帶劍也。紫衣，君服也。熱，故偏袒，不敬也。衛侯求令名者與之食焉，太子請使良夫，良夫紫衣狐裘，不釋劍而食，太子使牽退，數之罪而殺之。」

〔二〕集解 服虔曰：「圖，園。」

〔三〕集解 服虔曰：「二人謂良夫、太子。蒙衣，爲婦人之服，以巾蒙其頭而共乘也。」

〔四〕集解 服虔曰：「家臣稱老。問其姓名。」

〔五〕集解 賈逵曰：「婚姻家妾也。」

〔六〕集解 服虔曰：「入孔氏家，適伯姬所居。」

〔七〕集解 服虔曰：「先至孔悍所。」

〔八〕集解 賈逵曰：「介，被甲也。與豨豚，欲以盟故也。」

〔九〕集解 服虔曰：「於衛臺上召衛羣臣。」

〔一〇〕集解 服虔曰：「季路爲孔氏邑宰，故告之。」

〔一〕集解服虔曰：「召護，衛大夫。駕乘車，不駕兵車也，言無距父之意。」

〔二〕集解服虔曰：「樂甯使召季路，乃行爵食炙。」

〔三〕集解服虔曰：「召護奉衛侯。」

仲由將入，遇子羔將出，〔一〕曰：「門已閉矣。」子路曰：「吾姑至矣。」〔二〕子羔曰：「不及，莫踐其難。」〔三〕子路曰：「食焉不辟其難。」〔四〕子羔遂出。子路人，及門，公孫敢闖門，曰：「毋入爲也！」〔五〕子路曰：「是公孫也？求利而逃其難。由不然，利其祿，必救其患。」有使者出，子路乃得入。曰：「太子焉用孔悝？雖殺之，必或繼之。」〔六〕且曰：「太子無勇。若燔臺，必舍孔叔。」太子聞之，懼，下石乞、孟縶敵子路，〔七〕以戈擊之，割纓。子路曰：「君子死，冠不免。」〔八〕結纓而死。〔九〕孔子聞衛亂，曰：「嗟乎！柴也其來乎？由也其死矣。」孔悝竟立太子蒯瞶，是爲莊公。

〔一〕集解賈逵曰：「子羔，衛大夫高柴，孔子弟子也。將出，犇。」

〔二〕集解杜預曰：「且欲至門。」

〔三〕集解賈逵曰：「言家臣憂不及國，不得踐履其難。」鄭衆曰：「是時輒已出，不及事，不當踐其難。」子羔言不及，

以爲季路欲死國也。」

〔四〕集解服虔曰：「言食悝之祿，欲救悝之難，此明其不死國也。」

〔五〕集解服虔曰：「公孫敢，衛大夫。言輒已出，無爲復入。」

〔六〕集解 王肅曰：「必有繼續其後攻太子。」

〔七〕集解 服虔曰：「二子，蒯瞶之臣。敵，當也。」 正義 燔音煩。舍音捨。壓音乙減反。

〔八〕集解 服虔曰：「不使冠在地。」

〔九〕正義 纓，冠綬也。

莊公蒯瞶者，出公父也，居外，怨大夫莫迎立。元年卽位，欲盡誅大臣，曰：「寡人居外久矣，子亦嘗聞之乎？」羣臣欲作亂，乃止。

二年，魯孔丘卒。

三年，莊公上城，見戎州。〔一〕曰：「戎虜何爲是？」戎州病之。十月，戎州告趙簡子，簡子圍衛。十一月，莊公出犇，〔二〕衛人立公子斑師爲衛君。〔三〕齊伐衛，虜斑師，更立公子起爲衛君。〔四〕

〔一〕集解 賈逵曰：「戎州，戎人之邑。」 索隱 左傳曰：「戎州人攻之」是也。隱二年「公會戎于潛」，杜預云：「陳留 濟

陽縣東南有戎城。」 濟陽與衛相近，故莊公登臺望見戎州。又七年云「戎伐凡伯于楚丘」，是戎近衛。

〔二〕索隱 按：左傳，莊公本由晉趙氏納之，立而背晉，晉伐衛，衛人出莊公，立公子般師。晉師退，莊公復入，般師出奔。初，公登城見戎州已氏之妻髮美，髻之以爲夫人髻。又欲翦戎州，兼逐石圃，故石圃攻莊公。莊公懼，踰北牆折股，入已氏，已氏殺之。今系家不言莊公復入及死已氏，直云出奔，亦其疏也。又左傳云衛復立般師，齊伐衛，立公子起，執般師。明年，衛石圃逐其君起，起奔齊，出公輒復歸。是左氏詳而系家略也。

〔三〕集解左傳曰：「班師，襄公之孫。」

〔四〕集解服虔曰：「起，靈公子。」

衛君起元年，衛石曼專逐其君起，〔一〕起奔齊。衛出公輒自齊復歸立。初，出公立十二年亡，亡在外四年復入。出公後元年，賞從亡者。立二十一年卒，〔三〕出公季父黔攻出公子而自立，是爲悼公。

〔一〕索隱左傳作「石圃」，此作「搏」，音圃，又音徒和反。搏，或作「專」。諸本或無「曼」字。

〔三〕索隱按：出公初立十二年，亡在外四年，復入九年卒，是立二十一年。自卽位至卒，凡經二十五年而卒于越。

悼公五年卒，〔一〕子敬公弗立。〔二〕敬公十九年卒，子昭公糾立。〔三〕是時三晉彊，衛如小侯，屬之。〔四〕

〔一〕索隱按：紀年云「四年卒于越」。系本名虔。

〔二〕集解世本云敬公費也。索隱系本「弗」作「費」。

〔三〕索隱系本云敬公生槐公舟，非也。

〔四〕正義屬趙也。

昭公六年，公子亶〔一〕弑之代立，是爲懷公。懷公十一年，公子穰弑懷公而代立，是爲慎公。慎公父，公子適，〔二〕適父，敬公也。慎公四十二年卒，子聲公訓立。〔三〕聲公十一年

卒，子成侯遯〔四〕立。

〔一〕正義音尾。

〔二〕索隱音的。按：系本「適」作「虔」。虔，悼公也。

〔三〕索隱訓亦作「馴」，同休運反。系本作「聖公馳」。

〔四〕索隱音速。系本作「不逝」。按：上穆公已名遯，不可成侯更名則系本是。

成侯十一年，公孫鞅入秦。〔一〕十六年，衛更貶號曰侯。

〔一〕索隱按：秦本紀云孝公元年鞅入秦，又按年表，成侯與秦孝公同年，然則「十一年」當爲「元年」，字誤耳。

二十九年，成侯卒，子平侯立。平侯八年卒，子嗣君立。〔一〕

〔一〕索隱按：樂資據紀年，以嗣君卽孝襄侯也。

嗣君五年，更貶號曰君，獨有濮陽。

四十二年卒，子懷君立。懷君三十一年，朝魏，魏囚殺懷君。魏更立嗣君弟，是爲元

君。元君爲魏壻，故魏立之。〔一〕元君十四年，秦拔魏東地，〔二〕秦初置東郡，更徙衛野王

縣，〔三〕而并濮陽爲東郡。二十五年，元君卒，子君角立。〔四〕

〔一〕集解徐廣曰：「班氏云元君者，懷君之弟。」

〔二〕索隱魏都大梁，濮陽、黎陽並是魏之東地，故立郡名東郡也。

〔三〕索隱按年表，元君十一年秦置東郡，十三年衛徙野王，與此不同也。

〔四〕〔集解〕年表云元君十一年秦置東郡，十二年徙野王，二十三年卒。

君角九年，秦并天下，立爲始皇帝。二十一年，二世廢君角爲庶人，衛絕祀。

太史公曰：余讀世家言，至於宣公之太子以婦見誅，弟壽爭死以相讓，此與晉太子申生不敢明驪姬之過同，俱惡傷父之志。然卒死亡，何其悲也！或父子相殺，兄弟相滅，亦獨何哉？

【索隱述贊】司寇受封，梓材有作。成錫厥器，夷加其爵。暨武能脩，從文始約。詩美歸燕，傳矜石碣。皮冠射鴻，乘軒使鶴。宣縱淫嬖，釁生伋、朔。蒯聵得罪，出公行惡。衛祚日衰，失於君角。

史記卷三十八

宋微子世家第八

微子開者，^{〔一〕}殷帝乙之首子而帝紂之庶兄也。^{〔二〕}紂既立，不明，淫亂於政，微子數諫，紂不聽。及祖伊以周西伯昌之修德，滅阮國，^{〔三〕}懼禍至，以告紂。紂曰：「我生不有命在天乎？是何能爲！」於是微子度紂終不可諫，欲死之，及去，未能自決，乃問於太師、少師。^{〔四〕}曰：「殷不有治政，不治四方。」^{〔五〕}我祖遂陳於上，^{〔六〕}紂沈湎於酒，婦人是用，亂敗湯德於下。^{〔七〕}殷既小大好草竊姦宄，^{〔八〕}卿士師師非度，^{〔九〕}皆有罪辜，乃無維獲，^{〔一〇〕}小民乃並興，相爲敵讎。^{〔一一〕}今殷其典喪！若涉水無津涯。^{〔一二〕}殷遂喪，越至于今。^{〔一三〕}曰：「太師，少師，^{〔一四〕}我其發出往？」^{〔一五〕}吾家保于喪？」^{〔一六〕}今女無故告^{〔一七〕}予，顛躋，如之何其？」^{〔一八〕}太師若曰：「王子，天篤下畱亡殷國，^{〔一九〕}乃毋畏畏，不用老長。^{〔二〇〕}今殷民乃陋淫神祇之祀。^{〔二一〕}今誠得治國，國治身死不恨。爲死，終不得治，不如去。」遂亡。

〔一〕集解孔安國曰：「微，畿內國名。子，爵也。爲紂卿士。」

〔索隱〕按：尚書微子之命篇云命微子啓代殷後，今

此名開者，避漢景帝諱也。

〔三〕索隱按：尚書亦以爲殷王元子而是紂之兄。按：呂氏春秋云生微子時母猶爲妾，及爲妃而生紂。故微子爲紂同母庶兄。

〔三〕集解徐廣曰：「阮音耆。」索隱阮音耆，耆卽黎也。鄉誕本云「黎音黎」。孔安國云「黎在上黨東北，卽今之黎亭是也」。

〔四〕集解孔安國曰：「太師，三公，箕子也。少師，孤卿，比干也。」

〔五〕集解孔安國曰：「言殷不有治政四方之事，將必亡也。」

〔六〕集解馬融曰：「我祖，湯也。」孔安國曰：「言湯遂其功，陳力於上世也。」

〔七〕集解馬融曰：「下，下世也。」

〔八〕集解孔安國曰：「草野盜竊，又爲姦宄於外內。」

〔九〕集解馬融曰：「非但小人學爲姦宄，卿士已下轉相師效，爲非法度。」

〔一〇〕集解鄭玄曰：「獲，得也。羣臣皆有是罪，其爵祿又無常得之者。言屢相攻奪。」

〔二〕集解孔安國曰：「卿士既亂，而小民各起，共爲敵讎。言不合同。」

〔三〕集解徐廣曰：「一作『陟水無舟航』，言危也。」駢謂典，國典也。

殊。徐廣曰「典，國典也」。喪音息浪反。

〔三〕集解馬融曰：「越，於也。於是至矣，於今到矣。」

〔四〕集解馬融曰：「重呼告之。」

〔三〕集解鄭玄曰：「發，起也。紂禍敗如此，我其起作出往也。」索隱往，尚書作「狂」，蓋亦今文尚書意異耳。

〔六〕集解徐廣曰：「一云『於是家保』。」駢案馬融曰「卿大夫稱家」。

〔七〕集解王肅曰：「無意告我也，是微子求教誨也。」

〔八〕集解馬融曰：「躋猶墜也。恐顛墜於非義，當如之何也。」鄭玄曰：「其，語助也。齊魯之間聲如『姬』。」記曰「何居」。

〔九〕集解孔安國曰：「微子，帝乙子，故曰『王子』。天生紂爲亂，是下菑也。」鄭玄曰：「少師不答，志在必死。」

正義菑音災。

〔三〇〕集解孔安國曰：「上不畏天菑，下不畏賢人，違戾耆老之長，不用其教。」

〔三一〕集解徐廣曰：「一云『今殷民侵神犧』，又一云『陋淫侵神祇』。」駢案馬融曰「天曰神，地曰祇」。

索隱陋

淫，尚書作「攘竊」。劉氏云「陋淫猶輕穢也」。

箕子者，〔一〕紂親戚也。〔二〕紂始爲象箸，〔三〕箕子歎曰：「彼爲象箸，必爲玉栝，爲栝，則必思遠方珍怪之物而御之矣。輿馬宮室之漸自此始，不可振也。」紂爲淫泆，箕子諫，不聽。人或曰：「可以去矣。」箕子曰：「爲人臣諫不聽而去，是彰君之惡而自說於民，吾不忍爲也。」乃被髮詳狂而爲奴。遂隱而鼓琴以自悲，故傳之曰箕子操。〔四〕

〔一〕集解馬融曰：「箕，國名也。子，爵也。」

〔三〕索隱箕，國；子，爵也。司馬彪曰「箕子名胥餘」。馬融、王肅以箕子爲紂之諸父。服虔、杜預以爲紂之庶兄。

杜預云「梁國蒙縣有箕子冢」。

〔三〕索隱箸音持略反。按：下云「爲象箸必爲玉杯」，杯箸事相近，周禮六尊有犧、象、著、壺、泰、山。著尊者，著地無足是也。劉氏音直慮反，則杯箸亦食用之物，亦並通。

〔四〕集解風俗通義曰：「其道閉塞憂愁而作者，命其曲曰操。操者，言遇菑遭害，困厄窮迫，雖怨恨失意，猶守禮義，不懼不懾，樂道而不改其操也。」

王子比干者，亦紂之親戚也。見箕子諫不聽而爲奴，則曰：「君有過而不以死爭，則百姓何辜！」乃直言諫紂。紂怒曰：「吾聞聖人之心有七竅，信有諸乎？」乃遂殺王子比干，剝視其心。

微子曰：「父子有骨肉，而臣主以義屬。故父有過，子三諫不聽，則隨而號之；人臣三諫不聽，則其義可以去矣。」於是太師、少師乃勸微子去，遂行。〔一〕

〔一〕集解時比干已死，而云少師者似誤。

周武王伐紂克殷，微子乃持其祭器造於軍門，肉袒面縛，〔一〕左牽羊，右把茅，膝行而前以告。於是武王乃釋微子，復其位如故。

〔一〕索隱肉袒者，袒而露肉也。面縛者，縛手于背而面向前也。劉氏云「面卽背也」，義亦稍迂。

武王封紂子武庚祿父以續殷祀，使管叔、蔡叔傅相之。

武王既克殷，訪問箕子。

武王曰：「於乎！維天陰定下民，相和其居。」〔一〕我不知其常倫所序。」〔三〕

〔一〕集解 孔安國曰：「天不言而默定下民，助合其居，使有常生之資也。」

〔三〕集解 孔安國曰：「言我不知天所以定民之常道理次序，問何由。」

箕子對曰：「在昔鯀陟鴻水，汨陳其五行，〔一〕帝乃震怒，不從鴻範九等，常倫所斁。〔三〕鯀則殛死，禹乃嗣興。〔三〕天乃錫禹鴻範九等，常倫所序。〔四〕

〔一〕集解 孔安國曰：「陟，塞；汨，亂也。治水失道，是亂陳五行。」

〔三〕集解 徐廣曰：「一作『釋』。」駟案：鄭玄曰「帝，天也。天以鯀如是，乃震動其威怒，不與天道大法九類，言王所問所由敗也。」

〔三〕集解 鄭玄曰：「春秋傳曰『舜之誅也殛鯀，其舉也與禹。』」

〔四〕集解 孔安國曰：「天與禹，洛出書也。神龜負文而出，列於背，有數至于九，禹遂因而第之，以成九類。」

「初一日五行；二曰五事；三曰八政；四曰五紀；五曰皇極；六曰三德；七曰稽疑；八曰庶徵；九曰嚮用五福，畏用六極。」〔一〕

〔一〕集解 馬融曰：「言天所以畏懼人用六極。」

「五行：一曰水，二曰火，三曰木，四曰金，五曰土。」^{〔一〕}水曰潤下，火曰炎上，^{〔二〕}木曰曲直，^{〔三〕}金曰從革，^{〔四〕}土曰稼穡。^{〔五〕}潤下作鹹，^{〔六〕}炎上作苦，^{〔七〕}曲直作酸，^{〔八〕}從革作辛，^{〔九〕}稼穡作甘。^{〔一〇〕}

〔一〕集解 鄭玄曰：「此數本諸陰陽所生之次也。」

〔二〕集解 孔安國曰：「言其自然之常性也。」

〔三〕集解 孔安國曰：「木可揉使曲直也。」

〔四〕集解 馬融曰：「金之性從人而更，可銷鑠。」

〔五〕集解 王肅曰：「種之曰稼，斂之曰穡。」

〔六〕集解 孔安國曰：「水鹵所生。」

〔七〕集解 孔安國曰：「焦氣之味。」

〔八〕集解 孔安國曰：「木實之性。」

〔九〕集解 孔安國曰：「金氣之味。」

〔一〇〕集解 孔安國曰：「甘味生於百穀。五行以下，箕子所陳。」

「五事：一曰貌，二曰言，三曰視，四曰聽，五曰思。貌曰恭，言曰從，^{〔一〕}視曰明，聽曰聰，思曰睿。^{〔二〕}恭作肅，從作治，^{〔三〕}明作智，聰作謀，^{〔四〕}睿作聖。^{〔五〕}

〔一〕集解 馬融曰：「發言當使可從。」

〔二〕集解 馬融曰：「審，通也。」

〔三〕集解 馬融曰：「出令而從，所以爲治也。」

〔四〕集解 孔安國曰：「所謀必成審也。」馬融曰：「上聽則下進其謀。」

〔五〕集解 孔安國曰：「於事無不通，謂之聖。」

「八政：一曰食，二曰貨，三曰祀，四曰司空，〔一〕五曰司徒，〔二〕六曰司寇，〔三〕七曰

賓，〔四〕八曰師。〔五〕

〔一〕集解 馬融曰：「司空，掌營城郭，主空土以居民。」

〔二〕集解 孔安國曰：「主徒衆，教以禮義。」

〔三〕集解 馬融曰：「主誅寇害。」

〔四〕集解 鄭玄曰：「掌諸侯朝覲之官。」

〔五〕集解 鄭玄曰：「掌軍旅之官。」

「五紀：一曰歲，二曰月，三曰日，四曰星辰，〔一〕五曰曆數。〔二〕

〔一〕集解 馬融曰：「星，二十八宿。辰，日月之所會也。」鄭玄曰：「星，五星也。」

〔二〕集解 孔安國曰：「曆數，節氣之度。以爲曆數，敬授民時。」

「皇極：皇建其有極，〔一〕斂時五福，用傳錫其庶民，〔二〕維時其庶民于女極，〔三〕錫女保極。〔四〕凡厥庶民，毋有淫朋，人毋有比德，維皇作極。〔五〕凡厥庶民，有猷有爲有守，女則

念之。^{〔六〕}不協于極，不離于咎，皇則受之。^{〔七〕}而安而色，曰予所好德，女則錫之福。^{〔八〕}時人斯其維皇之極。^{〔九〕}毋侮鰥寡而畏高明。^{〔一〇〕}人之有能有爲，使羞其行，而國其昌。^{〔一一〕}凡厥正人，既富方穀。^{〔一二〕}女不能使有好于而家，時人斯其辜。^{〔一三〕}于其毋好，女雖錫之福，其作女用咎。^{〔一四〕}毋偏毋頗，遵王之義。^{〔一五〕}毋有作好，遵王之道。^{〔一六〕}毋有作惡，遵王之路。毋偏毋黨，王道蕩蕩。^{〔一七〕}毋黨毋偏，王道平平。^{〔一八〕}毋反毋側，王道正直。^{〔一九〕}會其有極，^{〔二〇〕}歸其有極。^{〔二一〕}曰王極之傳言，^{〔二二〕}是夷是訓，于帝其順。^{〔二三〕}凡厥庶民，極之傳言，^{〔二四〕}是順是行，^{〔二五〕}以近天子之光。^{〔二六〕}曰天子作民父母，以爲天下王。^{〔二七〕}

〔一〕集解 孔安國曰：「太中之道，大立其有中，謂行九疇之義。」

〔二〕集解 馬融曰：「當斂是五福之道，用布與衆民。」

〔三〕集解 馬融曰：「以其能斂是五福，故衆民於汝取中正以歸心也。」

〔四〕集解 鄭玄曰：「又賜女以守中之道。」

〔五〕集解 孔安國曰：「民有善則無淫過朋黨之惡，比周之德，惟天下皆大爲中正也。」

〔六〕集解 馬融曰：「凡其衆民有謀有爲，有所執守，當思念其行有所趣舍也。」

〔七〕集解 孔安國曰：「凡民之行雖不合於中，而不罹於咎惡，皆可進用大法受之。」

〔八〕集解 孔安國曰：「女當安女顏色，以謙下人。人曰我所好者德也，女則與之爵祿。」

〔九〕集解 孔安國曰：「不合于中之人，女與之福，則是人此其惟大之中，言可勉進也。」

〔一〇〕集解 馬融曰：「高明顯寵者，不枉法畏之。」

〔一一〕集解 王肅曰：「使進其行，任之以政，則國爲之昌。」

〔一二〕集解 孔安國曰：「正直之人，既當爵祿富之，又當以善道接之。」

〔一三〕集解 孔安國曰：「不能使正人有好於國家，則是人斯其詐取罪而去也。」

〔一四〕集解 鄭玄曰：「無好於女家之人，雖錫之以爵祿，其動作爲女用惡。謂爲天子結怨於民。」

〔一五〕集解 孔安國曰：「偏，不平；頗，不正。言當循先王正義以治民。」

〔一六〕集解 馬融曰：「好，私好也。」

〔一七〕集解 孔安國曰：「言開辟也。」鄭玄曰：「黨，朋黨。」

〔一八〕集解 孔安國曰：「言辨治也。」

〔一九〕集解 馬融曰：「反，反道也。側，傾側也。」

〔二〇〕集解 鄭玄曰：「謂君也當會聚有中之人以爲臣也。」

〔二一〕集解 鄭玄曰：「謂臣也當就有中之君而事之。」

〔二二〕集解 馬融曰：「王者當盡極行之，使臣下布陳其言。」

〔二三〕集解 馬融曰：「是大中而常行之，用是教訓天下，於天爲順也。」

〔二四〕集解 馬融曰：「亦盡極敷陳其言於上也。」

〔二五〕集解 王肅曰：「民納言於上而得中者，則順而行之。」

〔二六〕集解 王肅曰：「近猶益也。順行民言，所以益天子之光。」

〔三七〕集解 王肅曰：「政教務中，民善是用，所以爲民父母，而爲天下所歸往。」

〔二德〕：一曰正直，〔一〕二曰剛克，三曰柔克。〔二〕平康正直，〔三〕彊不友剛克，〔四〕內友柔克，〔五〕沈漸剛克，〔六〕高明柔克。〔七〕維辟作福，維辟作威，維辟玉食。〔八〕臣無有作福作威玉食。臣有作福作威玉食，其害于而家，凶于而國，人用側頗辟，民用僭忒。〔九〕

〔一〕集解 鄭玄曰：「中平之人。」

〔二〕集解 鄭玄曰：「克，能也。剛而能柔，柔而能剛，寬猛相濟，以成治立功。」

〔三〕集解 孔安國曰：「世平安，用正直治之。」

〔四〕集解 孔安國曰：「友，順也。世彊禦不順，以剛能治之。」

〔五〕集解 孔安國曰：「世和順，以柔能治之也。」 〔索隱〕內，當爲「變」。變，和也。

〔六〕集解 馬融曰：「沈，陰也。潛，伏也。陰伏之謀，謂賊臣亂子非一朝一夕之漸，君親無將，將而誅。」 〔索隱〕尚書

作「沈潛」，此作「漸」字，其義當依馬注。

〔七〕集解 馬融曰：「高明君子，亦以德懷也。」

〔八〕集解 馬融曰：「辟，君也。玉食，美食。不言王者，闕諸侯也。」鄭玄曰：「作福，專爵賞也。作威，專刑罰也。玉

食，備珍美也。」

〔九〕集解 孔安國曰：「在位不端平，則下民僭差。」

「稽疑：擇建立卜筮人。〔一〕乃命卜筮，曰雨，曰濟，曰涕，〔二〕曰霧，〔三〕曰克，曰貞，曰悔，

凡七。卜五，占之用二，衍資。^{〔四〕}立時人爲卜筮，^{〔五〕}三人占則從二人之言。^{〔六〕}女則有大疑，謀及女心，謀及卿士，謀及庶人，謀及卜筮。^{〔七〕}女則從，龜從，筮從，卿士從，庶民從，是之謂大同，^{〔八〕}而身其康彊，而子孫其逢吉。^{〔九〕}女則從，龜從，筮從，卿士逆，庶民逆，吉。卿士從，龜從，筮從，女則逆，庶民逆，吉。庶民從，龜從，筮從，女則逆，卿士逆，吉。^{〔一〇〕}女則從，龜從，筮逆，卿士逆，庶民逆，作內吉，作外凶。^{〔一一〕}龜筮共違于人，用靜吉，用作凶。^{〔一二〕}

〔一〕**集解** 孔安國曰：「龜曰卜，著曰筮。考正疑事，當選擇知卜筮人而建立之。」

〔二〕**集解** 尚書作「圉」。索隱 涕音亦，尚書作「圉」。孔安國云「氣駱驛亦連續」。今此文作「涕」，是涕泣亦相連之狀也。

〔三〕**集解** 徐廣曰：「一曰『洩』，曰『被』。」索隱 霧音蒙，然「蒙」與「霧」亦通。徐廣所見本「涕」作「洩」，「蒙」作「被」，義通而字變。

〔四〕**集解** 鄭玄曰：「卜五占之用，謂雨、濟、圉、霧、克也。二衍資，謂貞、悔也。將立卜筮人，乃先命名兆卦而分別之。兆卦之名凡七，龜用五，易用二。審此道者，乃立之也。兩者，兆之體，氣如雨然也。濟者，如雨止之雲氣在上者也。圉者，色澤而光明也。霧者，氣不釋，鬱冥冥也。克者，如侵氣之色相犯也。內卦曰貞，貞，正也。外卦曰悔，悔之言晦也，晦猶終也。卦象多變，故言『衍資』也。」

〔五〕**集解** 鄭玄曰：「立是能分別兆卦之名者，以爲卜筮人。」

〔六〕**集解** 鄭玄曰：「從其多者。著龜之道幽微難明，慎之深。」

〔七〕集解 孔安國曰：「先盡謀慮，然後卜筮以決之。」

〔八〕集解 孔安國曰：「大同於吉。」

〔九〕集解 孔安國曰：「動不違衆，故後世遇吉也。」

〔一〇〕集解 鄭玄曰：「此三者皆從多，故爲吉。」

〔一一〕集解 鄭玄曰：「此逆者多，以故舉事於境內則吉，境外則凶。」

〔一二〕集解 孔安國曰：「安以守常則吉，動則凶。」鄭玄曰：「龜筮皆與人謀相違，人雖三從，猶不可以舉事。」

「庶徵：曰雨，曰陽，曰奧，曰寒，曰風，曰時。」〔一〕五者來備，各以其序，庶草繁廡。〔二〕一極備，凶。一極亡，凶。〔三〕曰休徵：〔四〕曰肅，時雨若；〔五〕曰治，時暘若；〔六〕曰知，時奧若；〔七〕曰謀，時寒若；〔八〕曰聖，時風若。〔九〕曰咎徵：〔一〇〕曰狂，常雨若；〔一一〕曰僭，常暘若；〔一二〕曰舒，常奧若；〔一三〕曰急，常寒若；〔一四〕曰霧，常風若。〔一五〕王胥維歲，〔一六〕卿士維月，〔一七〕師尹維日。〔一八〕歲月日時毋易，〔一九〕百穀用成，治用明，〔二〇〕峻民用章，家用平康。〔二一〕日月歲時既易，百穀用不成，治用昏不明，峻民用微，家用不寧。庶民維星，〔二二〕星有好風，星有好雨。〔二三〕日月之行，有冬有夏。〔二四〕月之從星，則以風雨。〔二五〕

〔一〕集解 孔安國曰：「雨以潤物，陽以乾物，燠以長物，寒以成物，風以動物。五者各以時，所以爲衆驗。」

〔二〕集解 孔安國曰：「言五者備至，各以次序，則衆草木繁廡滋豐也。」

〔三〕集解 孔安國曰：「一者備極過甚則凶，一者極無不至亦凶，謂其不時失敘之謂也。」

〔四〕集解 孔安國曰：「敍美行之驗。」

〔五〕集解 孔安國曰：「君行敬，則時雨順之。」

〔六〕集解 孔安國曰：「君政治，則時暘順之。」

〔七〕集解 孔安國曰：「君昭哲，則時燠順之。」

〔八〕集解 孔安國曰：「君能謀，則時寒順之。」

〔九〕集解 孔安國曰：「君能通理，則時風順之。」

〔一〇〕集解 孔安國曰：「敍惡行之驗也。」

〔一一〕集解 孔安國曰：「君行狂妄，則常雨順之。」

〔一二〕集解 孔安國曰：「君行僭差，則常暘順之。」

〔一三〕集解 孔安國曰：「君臣逸豫，則常燠順之。」

〔索隱〕舒，依字讀。按：下有「曰急」也。

〔一四〕集解 孔安國曰：「君行急，則常寒順之。」

〔一五〕集解 孔安國曰：「君行霧闇，則常風順之。」

〔一六〕集解 馬融曰：「言王者所管職，如歲兼四時也。」

〔一七〕集解 孔安國曰：「卿士各有所掌，如月之有別。」

〔一八〕集解 孔安國曰：「衆正官之吏分治其職，如日之有歲月也。」

〔一九〕集解 孔安國曰：「各順常。」

〔二〇〕集解 孔安國曰：「歲月無易，則百穀成；君臣無易，則正治明。」

〔三〕集解 孔安國曰：「賢臣顯用，國家平寧。」

〔三〕集解 孔安國曰：「星，民象，故衆民惟若星也。」

〔三〕集解 馬融曰：「箕星好風，畢星好雨。」

〔四〕集解 孔安國曰：「日月之行，冬夏各有常度。」

〔五〕集解 孔安國曰：「月經于箕則多風，離于畢則多雨。政教失常，以從民欲，亦所以亂。」

「五福：一曰壽，二曰富，三曰康寧，〔一〕四曰攸好德，〔二〕五曰考終命。〔三〕六極：一曰凶短折，〔四〕二曰疾，三曰憂，四曰貧，五曰惡，〔五〕六曰弱。〔六〕」

〔一〕集解 鄭玄曰：「康寧，平安。」

〔二〕集解 孔安國曰：「所好者德，福之道。」

〔三〕集解 孔安國曰：「各成其短長之命以自終，不橫夭。」

〔四〕集解 鄭玄曰：「未齟曰凶，未冠曰短，未婚曰折。」〔索隱〕未齟，未毀齒也。音楚恠反。

〔五〕集解 孔安國曰：「惡，醜陋也。」

〔六〕集解 鄭玄曰：「愚懦不壯毅曰弱。」

於是武王乃封箕子於朝鮮〔一〕而不臣也。

〔一〕索隱 潮仙二音。地因水爲名也。

其後箕子朝周，過故殷虛，感宮室毀壞，生禾黍，箕子傷之，欲哭則不可，欲泣爲其近婦

人，〔一〕乃作麥秀之詩以歌詠之。其詩曰：「麥秀漸漸兮，禾黍油油。〔二〕彼狡童兮，不與我好兮！」所謂狡童者，紂也。殷民聞之，皆爲流涕。〔三〕

〔一〕索隱 婦人之性多涕泣。

〔二〕索隱 漸漸，麥芒之狀，音子廉反，又依字讀。油油者，禾黍之苗光悅貌。

〔三〕集解 杜預曰：「梁國蒙縣有箕子冢。」

武王崩，成王少，周公旦行政當國。管、蔡疑之，乃與武庚作亂，欲襲成王、周公。〔一〕周公既承成王命誅武庚，殺管叔，放蔡叔，乃命微子開代殷後，奉其先祀，作微子之命以申之，國于宋。〔二〕微子故能仁賢，乃代武庚，故殷之餘民甚戴愛之。

〔一〕集解 徐廣曰：「一云『欲襲成周』。」

〔二〕集解 世本曰：「宋更曰睢陽。」

微子開卒，立其弟衍，是爲微仲。〔一〕微仲卒，子宋公稽立。〔二〕宋公稽卒，子丁公申立。
丁公申卒，子湣公共立。湣公共卒，弟煬公熙立。煬公卽位，湣公子鮒祀弑煬公而自立，〔三〕
曰「我當立」，是爲厲公。厲公卒，子釐公舉立。

〔一〕集解 禮記曰：「微子舍其孫臚而立衍也。」鄭玄曰：「微子適子死，立其弟衍，殷禮也。」
〔二〕索隱 按：家語微子

弟仲思名衍，一名泄，陶微子爲宋公。雖遷爵易位，而班級不過其故，故以舊官爲稱。故二微雖爲宋公，猶稱微，至于稽乃稱宋公也。

〔二〕索隱譙周云：「未謚，故名之。」

〔三〕集解徐廣曰：「鮒，一作『魴』。」索隱徐云一本作「魴」，譙周亦作「魴祀」，據左氏，卽滑公庶子也。弑煬公，欲立太子弗父何，何讓不受。

釐公十七年，周厲王出奔彘。

二十八年，釐公卒，子惠公覲立。〔一〕惠公四年，周宣王卽位。三十年，惠公卒，子哀公立。哀公元年卒，子戴公立。

〔一〕集解呂忱曰：「覲音古覲反。」

戴公二十九年，周幽王爲犬戎所殺，秦始列爲諸侯。

三十四年，戴公卒，子武公司空立。武公生女爲魯惠公夫人，生魯桓公。十八年，武公卒，子宣公力立。

宣公有太子與夷。十九年，宣公病，讓其弟和，曰：「父死子繼，兄死弟及，天下通義也。我其立和。」和亦三讓而受之。宣公卒，弟和立，是爲穆公。

穆公九年，病，召大司馬孔父謂曰：「先君宣公舍太子與夷而立我，我不敢忘。我死，必立與夷也。」孔父曰：「羣臣皆願立公子馮。」穆公曰：「毋立馮，吾不可以負宣公。」於是穆公使馮出居于鄭。八月庚辰，穆公卒，兄宣公子與夷立，是爲殤公。君子聞之，曰：「宋宣公可謂知人矣，立其弟以成義，然卒其子復享之。」

殤公元年，衛公子州吁弑其君完自立，欲得諸侯，使告於宋曰：「馮在鄭，必爲亂，可與我伐之。」宋許之，與伐鄭，至東門而還。二年，鄭伐宋，以報東門之役。其後諸侯數來侵伐。

九年，大司馬孔父嘉妻好，出，道遇太宰華督，督說，目而觀之。督利孔父妻，乃使人宣言國中曰：「殤公卽位十年耳，而十一戰，民苦不堪，皆孔父爲之，我且殺孔父以寧民。」是歲，魯弑其君隱公。十年，華督攻殺孔父，取其妻。殤公怒，遂弑殤公，而迎穆公子馮於鄭而立之，是爲莊公。

〔一〕集解 服虔曰：「戴公之孫。」

〔二〕集解 服虔曰：「目者，極視精不轉也。」

〔三〕集解 賈逵曰：「一戰，伐鄭，圍其東門；二戰，取其禾；三戰，取邾田；四戰，邾鄭伐宋，入其郛；五戰，伐鄭，圍

長葛；六戰，鄭以王命伐宋；七戰，魯敗宋師于菁；八戰，宋衛人鄭；九戰，伐戴；十戰，鄭入宋；十一戰，鄭伯以虢師大敗宋。」

莊公元年，華督爲相。九年，執鄭之祭仲，要以立突爲鄭君。祭仲許，竟立突。十九年，莊公卒，子湣公捷立。

湣公七年，齊桓公卽位。九年，宋水，魯使臧文仲往弔水。^{〔一〕}湣公自罪曰：「寡人以不能事鬼神，政不脩，故水。」臧文仲善此言。此言乃公子子魚教湣公也。

〔一〕集解賈逵曰：「問凶曰弔。」

十年夏，宋伐魯，戰於乘丘。^{〔二〕}魯生虜宋南宮萬。^{〔三〕}宋人請萬，萬歸宋。十一年秋，湣公與南宮萬獵，因博爭行，湣公怒，辱之，曰：「始吾敬若，今若，魯虜也。」萬有力，病此言，遂以局殺湣公于蒙澤。^{〔四〕}大夫仇牧聞之，以兵造公門。萬搏牧，牧齒著門闔死。^{〔五〕}因殺太宰華督，乃更立公子游爲君。諸公子犇蕭，公子禦說犇亳。^{〔六〕}萬弟南宮牛將兵圍亳。冬，蕭及宋之諸公子共擊殺南宮牛，弑宋新君游而立湣公弟禦說，是爲桓公。宋萬犇陳。宋人請以賂陳。陳人使婦人飲之醇酒。^{〔七〕}以革裹之，歸宋。^{〔八〕}宋人醢萬也。^{〔九〕}

〔一〕集解徐廣曰：「乘，一作『勝』。」駟案：杜預曰「乘丘，魯地。」

〔二〕集解 賈逵曰：「南宮氏，萬名。宋卿。」

〔三〕集解 賈逵曰：「蒙澤，宋澤名也。」杜預曰：「宋地，梁國有蒙縣。」

〔四〕集解 何休曰：「闔門，扇。」

〔五〕集解 服虔曰：「蕭毫，宋邑也。」杜預曰：「今沛國有蕭縣，蒙縣西北有毫城也。」

〔六〕集解 服虔曰：「宋萬多力，勇不可執，故先使婦人誘而飲之酒，醉而縛之。」

〔七〕集解 左傳曰：「以犀革裹之。」

〔八〕集解 服虔曰：「醢，肉醬。」

桓公二年，諸侯伐宋，至郊而去。三年，齊桓公始霸。二十三年，迎衛公子燬於齊，立之，是爲衛文公。文公女弟爲桓公夫人。秦穆公卽位。三十年，桓公病，太子茲甫讓其庶兄目夷爲嗣。桓公義太子意，竟不聽。三十一年春，桓公卒，太子茲甫立，是爲襄公。以其庶兄目夷爲相。未葬，而齊桓公會諸侯于葵丘，襄公往會。

襄公七年，宋地實星如雨，與雨偕下；〔一〕六鵠退蜚，〔二〕風疾也。〔三〕

〔一〕集解 左傳曰：「隕石于宋五，隕星也。」索隱 按：僖十六年左傳「實石于宋五，實星也。六鵠退飛，過宋都」。

是當宋襄公之時。訪內史叔興曰「吉凶焉在」？對曰「君將得諸侯而不終」也。然莊七年傳又云「恆星不見，夜中星實如雨，與雨偕也」。且與雨偕下，自在別年，不與實石退鵠之事同。此史以實石爲實星，遂連恆星不見之時

與兩偕爲文，故與左傳小不同也。

〔三〕集解 公羊傳曰：「視之則六，察之則鵠，徐察之則退飛。」

〔三〕集解 賈逵曰：「風起於遠，至宋都高而疾，故鵠逢風卻退。」

八年，齊桓公卒，宋欲爲盟會。十二年春，宋襄公爲鹿上之盟，〔一〕以求諸侯於楚，楚人許之。公子目夷諫曰：「小國爭盟，禍也。」不聽。秋，諸侯會宋公盟于孟。〔二〕目夷曰：「禍其在此乎？君欲已甚，何以堪之！」於是楚執宋襄公以伐宋。冬，會于亳，以釋宋公。子魚曰：「禍猶未也。」十三年夏，宋伐鄭。子魚曰：「禍在此矣。」秋，楚伐宋以救鄭。襄公將戰，子魚諫曰：「天之弃商久矣，不可。」冬，十一月，襄公與楚成王戰于泓。〔三〕楚人未濟，目夷曰：「彼衆我寡，及其未濟擊之。」公不聽。已濟未陳，又曰：「可擊。」公曰：「待其已陳。」陳成，宋人擊之。宋師大敗，襄公傷股。國人皆怨公。公曰：「君子不困人於阨，不鼓不成列。」〔四〕子魚曰：「兵以勝爲功，何常言與！」〔五〕必如公言，卽奴事之耳，又何戰爲？」

〔一〕集解 杜預曰：「鹿上，宋地。汝陰有原鹿縣。」案隱按：汝陰原鹿其地在楚，僖二十一年「宋人、楚人、齊人

盟於鹿上」是也。然襄公始求諸侯於楚，楚纔許之，計未合至女陰鹿上。今濟陰乘氏縣北有鹿城，蓋此地也。

〔二〕集解 杜預曰：「孟，宋地。」

〔三〕集解 穀梁傳曰：「戰于泓水之上。」

〔四〕集解 何休曰：「軍法，以鼓戰，以金止，不鼓不戰也。不成列，未成陳。」

〔五〕集解徐廣曰：「一云『尚何言與』。」

楚成王已救鄭，鄭享之，去而取鄭二姬以歸。〔一〕叔瞻曰：「成王無禮，〔二〕其不沒乎？爲禮卒於無別，有以知其不遂霸也。」

〔一〕索隱謂鄭夫人隸氏、姜氏之女。既是鄭女，故云「二姬」。

〔二〕正義謂取鄭二姬也。

是年，晉公子重耳過宋，襄公以傷於楚，欲得晉援，厚禮重耳以馬二十乘。〔一〕

〔一〕集解服虔曰：「八十匹。」

十四年夏，襄公病傷於泓而竟卒，〔一〕子成公王臣立。

〔一〕索隱按：春秋戰于泓在僖二十三年，重耳過宋及襄公卒在二十四年。今此文以重耳過與傷泓共歲，故云「是年」。又重耳過與宋襄公卒共是一歲，則不合更云「十四年」。是進退俱不合於左氏，蓋太史公之疏耳。

成公元年，晉文公卽位。三年，倍楚盟親晉，以有德於文公也。四年，楚成王伐宋，宋告急於晉。五年，晉文公救宋，楚兵去。九年，晉文公卒。十一年，楚太子商臣弑其父成王代立。十六年，秦穆公卒。

十七年，成公卒。〔一〕成公弟禦殺太子及大司馬公孫固〔二〕而自立爲君。宋人共殺君禦

而立成公少子杵臼，「三」是爲昭公。

〔一〕〔正義〕年表云公孫固殺成公。

〔二〕〔正義〕世本云：「宋莊公孫名固，爲大司馬。」

〔三〕〔正義〕年表云宋昭元年。杵臼，襄公之子。徐廣曰：「一云成公少子。」

昭公四年，宋敗長翟緣斯於長丘。「二」七年，楚莊王卽位。

〔一〕〔集解〕魯世家云宋武公之世，獲緣斯於長丘。今云此時，未詳。

〔索隱〕徐廣曰「魯世家云宋武公之代，獲緣斯

於長丘，今云此時未詳」者，春秋文公十一年，魯敗翟于鹹，獲長狄緣斯於長丘，齊系家惠公二年，長翟來，王子城父攻殺之，此並取左傳之說，載於諸國系家，今考其年歲亦頗相協。而魯系家云武公，此云昭公，蓋此「昭」當爲「武」，然前代雖已有武公，此杵臼當亦謚武也。若將不然，豈下五系公子特爲君，又合謚昭乎？

九年，昭公無道，國人不附。昭公弟鮑革「一」賢而下士。先，襄公夫人欲通於公子鮑，不可，「二」乃助之施於國，「三」因大夫華元爲右師。「四」昭公出獵，夫人王姬使衛伯攻殺昭公杵臼。弟鮑革立，是爲文公。

〔一〕〔集解〕徐廣曰：「一無『革』字。」

〔二〕〔集解〕服虔曰：「襄公夫人，周襄王之姊王姬也。不可，鮑不肯也。」

〔三〕〔正義〕施，貳是反。襄夫人助公子鮑布施恩惠於國人也。

〔四〕〔正義〕公子鮑因華元請，得爲右師。華元，戴公五代孫，華督之曾孫也。

文公元年，晉率諸侯伐宋，責以弑君。聞文公定立，乃去。二年，昭公子因文公母弟須與武、繆、戴、莊、桓之族爲亂，文公盡誅之，出武、繆之族。「一」

〔一〕集解 賈逵曰：「出，逐也。」

四年春，〔鄭〕命〔楚〕伐宋。宋使華元將，鄭敗宋，囚華元。華元之將戰，殺羊以食士，其御羊羹不及，〔一〕故怨，馳入鄭軍，故宋師敗，得囚華元。宋以兵車百乘文馬四百匹，贖華元。未盡人，華元亡歸宋。

〔一〕集解 左傳曰：御羊斟也。

〔三〕集解 賈逵曰：「文，狸文也。」王肅曰：「文馬，畫馬也。」

〔正義〕按：文馬者，裝飾其馬。四百匹，用牽車百乘，

遺鄭贖華元也。又云文馬赤鬣縞身，目如黃金。

十四年，楚莊王圍鄭。鄭伯降楚，楚復釋之。

十六年，楚使過宋，宋有前仇，執楚使。九月，楚莊王圍宋。十七年，楚以圍宋五月不解，宋城中急，無食，華元乃夜私見楚將子反。子反告莊王。王問：「城中何如？」曰：「析骨而炊，〔二〕易子而食。」莊王曰：「誠哉言！我軍亦有二日糧。」以信故，遂罷兵去。

〔二〕集解 何休曰：「析破人骨也。」

二十二年，文公卒，子共公瑕立。始厚葬。君子譏華元不臣矣。

共公〔元〕〔十〕年，華元善楚將子重，又善晉將欒書，兩盟晉楚。十三年，共公卒。華元爲右師，魚石爲左師。司馬唐山攻殺太子肥，欲殺華元，華元犇晉，魚石止之，至河乃還，〔一〕誅唐山。乃立共公少子成，是爲平公。〔二〕

〔一〕〔集解〕皇覽曰：「華元冢在陳留小黃縣城北。」

〔二〕〔集解〕左傳曰：魚石犇楚。

平公三年，楚共王拔宋之彭城，以封宋左師魚石。四年，諸侯共誅魚石，而歸彭城於宋。三十五年，楚公子圍弑其君自立，爲靈王。四十四年，平公卒，子元公佐立。

元公三年，楚公子弃疾弑靈王，自立爲平王。八年，宋火。十年，元公毋信，詐殺諸公子，大夫華、向氏作亂。楚平王太子建來犇，見諸華氏相攻亂，建去如鄭。十五年，元公爲魯昭公避季氏居外，爲之求人魯，行道卒，子景公頭曼〔一〕立。

〔一〕〔索隱〕音萬。

景公十六年，魯陽虎來犇，已復去。二十五年，孔子過宋，宋司馬桓魋惡之，欲殺孔子，孔子微服去。三十年，曹倍宋，又倍晉，宋伐曹，晉不救，遂滅曹有之。〔二〕三十六年，齊田常

弑簡公。

〔一〕正義 宋景公滅曹在魯哀公八年，周敬王三十三年也。

三十七年，楚惠王滅陳。熒惑守心。心，宋之分野也。景公憂之。司星子韋曰：「可移於相。」景公曰：「相，吾之股肱。」曰：「可移於民。」景公曰：「君者待民。」曰：「可移於歲。」景公曰：「歲饑民困，吾誰爲君？」子韋曰：「天高聽卑。君有君人之言三，熒惑宜有動。」於是候之，果徙三度。

六十四年，景公卒。宋公子特〔一〕攻殺太子而自立，是爲昭公。〔二〕昭公者，元公之曾庶孫也。昭公父公孫糾，糾父公子湫秦，〔三〕湫秦卽元公少子也。景公殺昭公父糾，〔四〕故昭公怨殺太子而自立。

〔一〕索隱 昭公也。左傳作「德」。

〔二〕索隱 按左傳，景公無子，取元公庶曾孫公孫周之子德及啓畜于公宮。及景公卒，先立啓，後立德，是爲昭公。

與此全乖，未知太史公據何而爲此說。

〔三〕集解 徐廣曰：「湫音端。」

〔四〕索隱 左傳名周。

昭公四十七年卒，子悼公購由立。〔一〕悼公八年卒，〔二〕子休公田立。休公田二十三年

卒，子辟公辟兵立。^{〔三〕}辟公三年卒，子剔成立。^{〔四〕}剔成四十一年，剔成弟偃攻襲剔成，剔成敗奔齊，偃自立爲宋君。

〔一〕集解 年表云四十九年。

〔索隱〕 購音古候反。

〔二〕索隱 按紀年爲十八年。

〔三〕集解 徐廣曰：「一云『辟公兵』。」

〔索隱〕 按：紀年作「桓侯璧兵」，則璧兵謚桓也。又莊子云「桓侯行，未出城

門，其前驅呼辟，蒙人止之，後爲狂也」。司馬彪云「呼辟，使人避道。蒙人以桓侯名辟，而前驅呼『辟』，故爲狂也」。

〔四〕集解 年表云剔成君也。

〔索隱〕 王劭按：紀年云宋易城盱廢其君辟而自立也。

君偃十一年，自立爲王。^{〔一〕}東敗齊，取五城；南敗楚，取地三百里；西敗魏軍，乃與齊、魏爲敵國。盛血以韋囊，縣而射之，命曰「射天」。淫於酒、婦人。羣臣諫者輒射之。於是諸侯皆曰「桀宋」。^{〔二〕}宋其復爲紂所爲，不可不誅。告齊伐宋。王偃立四十七年，齊滑王與魏、楚伐宋，殺王偃，遂滅宋而三分其地。^{〔三〕}

〔一〕索隱 戰國策、呂氏春秋皆以偃謚曰康王也。

〔二〕索隱 晉太康地記言其似桀也。

〔三〕集解 年表云偃立四十三年。

太史公曰：孔子稱「微子去之，箕子爲之奴，比干諫而死，殷有三仁焉。」春秋譏宋之亂，自宣公廢太子而立弟，三國以不寧者十世。三襄公之時，修行仁義，欲爲盟主。其大夫正考父美之，故追道契、湯、高宗，殷所以興，作商頌。四襄公既敗於泓，而君子或以爲多，三傷中國闕禮義，褒之也，六宋襄之有禮讓也。

〔一〕集解何晏曰：「仁者愛人。三人行異而同稱仁者，何也？以其俱在憂亂寧民也。」夏侯玄曰：「微子，仁之窮也；箕子，比干，智之窮也。故或盡材而止，或盡心而留，皆其極也。致極，斯君子之事矣。是以三仁不同，而其歸一揆也。」

〔二〕集解公羊傳曰：「君子大居正。」宋之禍宣公爲之也。」

〔三〕索隱按：春秋公羊有此說，左氏則無譏焉。

〔四〕集解韓詩商頌章句亦美襄公。索隱按：裴駰引韓詩商頌章句亦美襄公，非也。今按：毛詩商頌序云「正考父於周之太師得商頌十二篇，以那爲首」。國語亦同此說。今五篇存，皆是商家祭祀樂章，非考父追作也。

又考父佐戴、武、宣，則在襄公前且百許歲，安得述而美之？斯謬說耳。

〔五〕集解公羊傳曰：「君子大其不鼓不成列，臨大事而不忘大禮，有君而無臣，以爲雖文王之戰亦不過此也。」

〔六〕索隱襄公臨大事不忘大禮，而君子或以爲多，且傷中國之亂，闕禮義之舉，遂不嘉宋襄之盛德，故太史公褒而述之，故云褒之也。

【索隱述贊】殷有三仁，微、箕、紂親。一囚一去，不顧其身。頌美有客，書稱作賓。卒傳冢嗣，或敘彝倫。微仲之後，世載忠勤。穆亦能讓，實爲知人。傷泓之役，有君無臣。偃號「桀宋」，天之棄殷。

史記卷三十九

晉世家第九

晉唐叔虞者，^{〔一〕}周武王子而成王弟。初，武王與叔虞母會時，^{〔二〕}夢天謂武王曰：「余命女生子，名虞，余與之唐。」及生子，文在其手曰「虞」，故遂因命之曰虞。

^{〔一〕}索隱按：太叔以夢及手文而名曰虞，至成王誅唐之後，因戲削桐而封之。叔，字也，故曰唐叔虞。而唐有晉水，至子變改其國號曰晉侯。然晉初對於唐，故稱晉唐叔虞也。且唐本堯後，封在夏墟，而都於鄂。鄂，今在大夏是也。及成王滅唐之後，乃分徙之於許、郢之間，故春秋有唐成公是也，即今之唐州也。

^{〔二〕}集解左傳曰：「邑姜方娠太叔。」服虔曰：「邑姜，武王后，齊太公女也。」

武王崩，成王立，唐有亂，^{〔一〕}周公誅滅唐。成王與叔虞戲，削桐葉爲珪以與叔虞，曰：「以此封若。」史佚因請擇日立叔虞。成王曰：「吾與之戲耳。」史佚曰：「天子無戲言。言則史書之，禮成之，樂歌之。」於是遂封叔虞於唐。唐在河、汾之東，方百里，故曰唐叔虞。^{〔二〕}姓姬氏，字子于。

〔一〕正義括地志云：「故唐城在絳州翼城縣西二十里，卽堯裔子所封。」春秋云夏孔甲時，有堯苗裔劉累者，以豢龍事孔甲，夏后嘉之，賜氏御龍，以更豕韋之後。龍一雌死，潛醢之以食夏后，既而使求之，懼而遷於魯縣。夏后（召孟）〔蓋〕別封劉累之孫于大夏之墟爲侯。至周成王時，唐人作亂，成王滅之，而封大叔，更遷唐人子孫于杜，謂之杜伯，卽范句所云『在周爲唐杜氏』。按：魯縣汝州魯山縣是。今隨州棗陽縣東南一百五十里上唐鄉故城卽是。後子孫徙於唐。」

〔三〕集解世本曰：「居鄂。」宋忠曰：「鄂地今在大夏。」正義括地志云：「故鄂城在慈州昌寧縣東二里。」按：與絳州夏縣相近。禹都安邑，故城在縣東北十五里，故云「在大夏」也。然封于河、汾二水之東，方百里，正合在晉州平陽縣，不合在鄂，未詳也。

唐叔子燮，是爲晉侯。〔一〕晉侯子寧族，〔二〕是爲武侯。武侯之子服人，是爲成侯。成侯子福，〔三〕是爲厲侯。厲侯之子宜臼，是爲靖侯。靖侯已來，年紀可推。自唐叔至靖侯五世，無其年數。

〔一〕正義燮，先牒反。括地志云：「故唐城在并州晉陽縣北二里。」城記云堯築也。〔徐才〕宗國都城記云：「唐叔虞之子燮父徙居晉水傍。今并理故唐城。唐者，卽燮父所徙之處，其城南半入州城，中削爲坊，城牆北半見在。」毛詩譜云：「叔虞子燮父以堯墟南有晉水，改曰晉侯。」

〔二〕索隱系本作「曼期」，譌周作「曼旗」也。

〔三〕索隱系本作「輻」字。

靖侯十七年，周厲王迷惑暴虐，國人作亂，厲王出奔于彘，大臣行政，故曰「共和」。^{〔一〕}

〔一〕正義：厲王奔彘，周、召和其百姓行政，號曰「共和」。

十八年，靖侯卒，子釐侯司徒立。釐侯十四年，周宣王初立。十八年，釐侯卒，子獻侯

籍^{〔二〕}立。獻侯十一年卒，子穆侯費王^{〔三〕}立。

〔二〕索隱：系本及譌周皆作「蘇」。

〔三〕索隱：鄒誕本作「弗生」，或作「潰王」，並音祕。

穆侯四年，取齊女姜氏爲夫人。七年，伐條。生太子仇。^{〔一〕}十年，伐千畝，有功。^{〔二〕}生

少子，名曰成師。^{〔三〕}晉人師服曰：^{〔四〕}「異哉，君之命子也！太子曰仇，仇者讎也。少子曰成師，成師大號，成之者也。名，自命也；物，自定也。今適庶名反逆，此後晉其能毋亂乎？」

〔一〕集解：杜預曰：「條，晉地。」

〔二〕集解：杜預曰：「西河介休縣南有地名千畝。」

〔三〕集解：杜預曰：「意取能成其衆也。」

〔四〕集解：賈逵曰：「晉大夫。」

二十七年，穆侯卒，弟殤叔自立，太子仇出奔。殤叔三年，周宣王崩。四年，穆侯太子

仇率其徒襲殤叔而立，是爲文侯。

文侯十年，周幽王無道，犬戎殺幽王，周東徙。而秦襄公始列爲諸侯。

三十五年，文侯仇卒，子昭侯伯立。

昭侯元年，封文侯弟成師于曲沃。〔一〕曲沃邑大於翼。翼，晉君都邑也。〔二〕成師封曲沃，號爲桓叔。靖侯庶孫欒賓〔三〕相桓叔。桓叔是時年五十八矣，好德，晉國之衆皆附焉。君子曰：「晉之亂其在曲沃矣。末大於本而得民心，不亂何待！」

〔一〕索隱 河東之縣名，漢武帝改曰聞喜也。

〔二〕索隱 翼本晉都也，自孝侯已下一號翼侯，平陽絳邑縣東翼城是也。

〔三〕正義 世本云欒叔賓父也。

七年，晉大臣潘父弑其君昭侯而迎曲沃桓叔。桓叔欲入晉，晉人發兵攻桓叔。桓叔敗，還歸曲沃。晉人共立昭侯子平爲君，是爲孝侯。誅潘父。

孝侯八年，曲沃桓叔卒，子鰈〔一〕代桓叔，是爲曲沃莊伯。孝侯十五年，曲沃莊伯弑其君晉孝侯于翼。晉人攻曲沃莊伯，莊伯復入曲沃。晉人復立孝侯子郯〔二〕爲君，是爲鄂侯。

〔一〕索隱 音時戰反。又音善，又音陟。

〔二〕索隱 系本作「郯」，而他本亦有作「都」。

〔正義〕 音丘戟反。

鄂侯二年，魯隱公初立。

鄂侯六年卒。曲沃莊伯聞晉鄂侯卒，乃興兵伐晉。周平王使虢公將兵伐曲沃莊伯，莊伯走保曲沃。晉人共立鄂侯子光，是爲哀侯。

哀侯二年，曲沃莊伯卒，子稱代莊伯立，〔一〕是爲曲沃武公。哀侯六年，魯弑其君隱公。哀侯八年，晉侵陘廷。〔三〕陘廷與曲沃武公謀，九年，伐晉于汾旁，〔三〕虜哀侯。晉人乃立哀侯子小子爲君，是爲小子侯。〔四〕

〔一〕正義稱，尺證反。

〔二〕集解賈逵曰：「翼南鄙邑名。」

〔三〕正義白郎反。汾水之旁。

〔四〕集解禮記曰：「天子未除喪曰余小子，生名之，死亦名之。」鄭玄曰：「晉有小子侯，是取之天子也。」

小子元年，曲沃武公使韓萬殺所虜晉哀侯。〔一〕曲沃益彊，晉無如之何。

〔一〕集解賈逵曰：「韓萬，曲沃桓叔之子，莊伯弟。」

晉小子之四年，曲沃武公誘召晉小子殺之。周桓王使虢仲〔一〕伐曲沃武公，武公入于曲沃，乃立晉哀侯弟緡爲晉侯。

〔一〕〔正義〕馬融云：「周武王克商，封文王異母弟虢仲於夏陽。」

晉侯緡四年，宋執鄭祭仲而立突爲鄭君。晉侯十九年，齊人管至父弑其君襄公。

晉侯二十八年，齊桓公始霸。曲沃武公伐晉侯緡，滅之，盡以其寶器賂獻于周釐王。

釐王命曲沃武公爲晉君，列爲諸侯，於是盡併晉地而有之。

曲沃武公已卽位三十七年矣，更號曰晉武公。晉武公始都晉國，前卽位曲沃，通年三十八年。

武公稱者，先晉穆侯曾孫也，〔一〕曲沃桓叔孫也。桓叔者，始封曲沃。武公，莊伯子也。

自桓叔初封曲沃以至武公滅晉也，凡六十七歲，而卒代晉爲諸侯。武公代晉二歲，卒。與曲沃通年，卽位凡三十九年而卒。子獻公詭諸立。

〔一〕〔索隱〕晉有兩穆侯，言先，以別後也。

獻公元年，周惠王弟頤攻惠王，惠王出奔，居鄭之櫟邑。〔二〕

〔二〕〔索隱〕櫟，鄭邑，今河南陽翟是也。故鄭之十邑有櫟有華也。

五年，伐驪戎，得驪姬，〔一〕驪姬弟，俱愛幸之。

〔一〕〔集解〕韋昭曰：「西戎之別在驪山也。」

八年，士蔦說公〔一〕曰：「故晉之羣公子多，不誅，亂且起。」乃使盡殺諸公子，而城聚都之，〔二〕命曰絳，始都絳。〔三〕九年，晉羣公子既亡奔虢，虢以其故再伐晉，弗克。十年，晉欲伐虢，士蔦曰：「且待其亂。」

〔一〕集解 賈逵曰：「士蔦，晉大夫。」

〔二〕集解 賈逵曰：「聚，晉邑。」

〔三〕索隱 春秋莊二十六年傳「士蔦城絳」是也。杜預曰「今平陽絳邑縣」。應劭曰「絳水出西南」也。

十二年，驪姬生奚齊。獻公有意廢太子，乃曰：「曲沃吾先祖宗廟所在，而蒲邊秦，屈邊翟，〔一〕不使諸子居之，我懼焉。」於是使太子申生居曲沃，公子重耳居蒲，公子夷吾居屈。獻公與驪姬子奚齊居絳。晉國以此知太子不立也。太子申生，其母齊桓公女也，曰齊姜，早死。申生同母女弟爲秦穆公夫人。重耳母，翟之狐氏女也。夷吾母，重耳母女弟也。獻公子八人，而太子申生、重耳、夷吾皆有賢行。及得驪姬，乃遠此三子。

〔一〕集解 韋昭曰：「蒲，今蒲阪；屈，北屈，皆在河東。」杜預曰：「蒲，今平陽蒲子縣是也。」

十六年，晉獻公作二軍。〔一〕公將上軍，太子申生將下軍，趙夙御戎，畢萬爲右，伐滅霍，滅耿。〔二〕還，爲太子城曲沃，賜趙夙、賜畢萬，以爲大夫。士蔦曰：「太子不得立矣。分之都城，〔三〕而位以卿，〔四〕先爲之極，〔五〕又安得立！不如逃之，無使罪至。爲吳太

伯，不亦可乎，〔六〕猶有令名。〔七〕太子不從。卜偃曰：「畢萬之後必大。〔八〕萬，盈數也；魏，大名也。〔九〕以是始賞，天開之矣。〔一〇〕天子曰兆民，諸侯曰萬民，今命之大，以從盈數，其必有衆。〔一一〕初，畢萬卜仕於晉國，遇屯之比。〔一二〕辛廖占之曰：「吉。〔一三〕屯固比入，吉孰大焉。〔一四〕其後必蕃昌。」

〔一〕集解 左傳曰王使虢公命曲沃伯以一軍，爲晉侯。今始爲二軍。

〔二〕集解 服虔曰：「三國皆姬姓，魏在晉之蒲阪河東也。」杜預曰：「平陽皮氏縣東南有耿鄉，永安縣東北有霍太山也。」索隱 按：永安縣西南汾水西有霍城，古霍國；有霍水，出霍太山。地理志河東河北縣，古魏國。地記

亦以爲然。服虔云在蒲阪，非也。地記又曰皮氏縣汾水南耿城，是故耿國也。

〔三〕集解 服虔曰：「邑有先君之主曰都。」

〔四〕集解 賈逵曰：「謂將下軍也。」

〔五〕集解 服虔曰：「言其祿位極盡於此也。」

〔六〕集解 王肅曰：「太伯知天命在王季，奔吳不反。」

〔七〕集解 王肅曰：「雖去猶可有令名，何與其坐而及禍也。」

〔八〕集解 賈逵曰：「卜偃，晉掌卜大夫郭偃。」

〔九〕集解 服虔曰：「數從一至萬爲滿。魏喻巍，巍，高大也。」

〔一〇〕集解 服虔曰：「以魏賞畢萬，是爲天開其福。」

〔二〕集解 杜預曰：「以魏從萬，有衆多之象。」

〔三〕集解 賈逵曰：「震下坎上屯，坤下坎上比。屯初九變之比。」

〔三〕集解 賈逵曰：「辛廖，晉大夫。」

〔四〕集解 杜預曰：「屯，險難也，所以爲堅固。比，親密，所以得入。」

十七年，晉侯使太子申生伐東山。〔一〕里克諫獻公曰：「〔二〕太子奉冢祀社稷之粢盛，以朝夕視君膳者也，〔三〕故曰冢子。君行則守，有守則從，〔四〕從曰撫軍，〔五〕守曰監國，古之制也。夫率師，專行謀也，〔六〕誓軍旅，〔七〕君與國政之所圖也，〔八〕非太子之事也。師在制命而已，〔九〕稟命則不威，專命則不孝，故君之嗣適不可以帥師。君失其官，〔一〇〕率師不威，將安用之？」〔二〕公曰：「寡人有子，未知其太子誰立。」里克不對而退，見太子。太子曰：「吾其廢乎？」里克曰：「太子勉之！教以軍旅，〔三〕不共是懼，何故廢乎？且子懼不孝，毋懼不得立。〔三〕修己而不責人，則免於難。」太子帥師，公衣之偏衣，〔四〕佩之金玦。〔五〕里克謝病，不從太子。太子遂伐東山。

〔一〕集解 賈逵曰：「東山，赤狄別種。」

〔二〕集解 賈逵曰：「里克，晉卿里季也。」

〔三〕集解 服虔曰：「廚膳飲食。」

〔四〕集解 服虔曰：「有代太子守則從之。」

〔五〕集解服虔曰：「助君撫循軍士。」

〔六〕集解杜預曰：「率師者必專謀軍事。」

〔七〕集解杜預曰：「宣號令。」

〔八〕集解賈逵曰：「國政，正卿也。」

〔九〕集解杜預曰：「命，將軍所制。」

〔一〇〕集解杜預曰：「太子統師，是失其官也。」

〔一一〕集解杜預曰：「專命則不孝，是爲師必不威也。」

〔一二〕集解賈逵曰：「將下軍。」

〔一三〕集解服虔曰：「不得立己也。」

〔一四〕集解服虔曰：「偏褻之衣，偏異色，駁不純，褻在中，左右異，故曰偏衣。」杜預曰：「偏衣左右異色，其半似公服。」韋昭曰：「偏，半也。分身之半以授太子。」正義上「衣」去聲，下「衣」如字。

〔一五〕集解服虔曰：「以金爲玦也。」韋昭曰：「金玦，兵要也。」正義玦音決。

十九年，獻公曰：「始吾先君莊伯、武公之誅晉亂，而虢常助晉伐我，〔一〕又匿晉亡公子，果爲亂。弗誅，後遺子孫憂。」乃使荀息以屈產之乘〔二〕假道於虞。虞假道，遂伐虢，〔三〕取其下陽以歸。〔四〕

〔一〕正義言虢助晉伐曲沃也。

〔二〕集解何休曰：「屈產，出名馬之地。乘，備駟也。」

〔三〕集解賈逵曰：「虞在晉南，虢在虞南。」

〔四〕集解服虔曰：「下陽，虢邑也，在大陽東北三十里。穀梁傳曰：下陽，虞、虢之塞邑。」

獻公私謂驪姬曰：「吾欲廢太子，以奚齊代之。」驪姬泣曰：「太子之立，諸侯皆已知之，而數將兵，百姓附之，柰何以賤妾之故廢適立庶？君必行之，妾自殺也。」驪姬詳譽太子，而陰令人譖惡太子，而欲立其子。

二十一年，驪姬謂太子曰：「君夢見齊姜，太子速祭曲沃，」歸釐於君。」太子於是祭其母齊姜於曲沃，上其薦胙於獻公。獻公時出獵，置胙於宮中。驪姬使人置毒藥胙中。居二日，獻公從獵來還，宰人上胙獻公，獻公欲饗之。驪姬從旁止之，曰：「胙所從來遠，宜試之。」祭地，地墳；與犬，犬死；與小臣，小臣死。驪姬泣曰：「太子何忍也！其父而欲弑代之，況他人乎？且君老矣，旦暮之人，曾不能待而欲弑之！」謂獻公曰：「太子所以然者，不過以妾及奚齊之故。妾願子母辟之他國，若早自殺，毋徒使母子爲太子所魚肉也。始君欲廢之，妾猶恨之；至於今，妾殊自失於此。」太子聞之，奔新城。獻公怒，乃誅其傅杜原款。或謂太子曰：「爲此藥者乃驪姬也，太子何不自辭明之？」太子曰：「吾君老矣，非驪姬，寢不安，食不甘。卽辭之，君且怒之。不可。」或謂太子曰：「可奔他國。」

太子曰：「被此惡名以出，人誰內我？我自殺耳。」十二月戊申，申生自殺於新城。〔七〕

〔一〕〔集解〕服虔曰：「齊姜廟所在。」

〔二〕〔索隱〕左傳云「六日」，不同。

〔三〕〔集解〕韋昭曰：「將飲先祭，示有先也。墳，起也。」

〔四〕〔集解〕韋昭曰：「小臣，官名，掌陰事，今闕士也。」

〔五〕〔索隱〕太子之行如此，妾前見君欲廢而恨之，今乃自以恨爲失也。

〔六〕〔集解〕韋昭曰：「新城，曲沃也，新爲太子城。」

〔七〕〔索隱〕國語云：「申生乃雉經於新城廟。」韋昭云：「曲沃也，新爲太子城，故曰新城。」

此時重耳、夷吾來朝。人或告驪姬曰：「二公子怨驪姬，譖殺太子。」驪姬恐，因譖二公子：「申生之藥胙，二公子知之。」二子聞之，恐，重耳走蒲，夷吾走屈，保其城，自備守。初，獻公使士蔦爲「二」公子築蒲、屈城，弗就。夷吾以告公，公怒士蔦。士蔦謝曰：「邊城少寇，安用之？」退而歌曰：「狐裘蒙茸，一國三公，吾誰適從！」〔二〕卒就城。及申生死，二子亦歸保其城。

〔一〕〔正義〕蔦，爲詭反。爲，於僞反。

〔三〕〔集解〕服虔曰：「蒙茸以言亂貌。三公言君與二公子將敵，故不知所從。」

二十二年，獻公怒二子不辭而去，果有謀矣，乃使兵伐蒲。蒲人之宦者勃鞞〔一〕命重耳

促自殺。重耳踰垣，宦者追斬其衣袂。〔三〕重耳遂奔翟。使人伐屈，屈城守，不可下。

〔一〕〔正義〕勃，白沒反。鞮，都提反。韋昭云：「伯楚，寺人坡之字也，於文公時爲勃鞮也。」

〔二〕〔集解〕服虔曰：「袂，袂也。」

是歲也，晉復假道於虞以伐虢。虞之大夫宮之奇諫虞君曰：「晉不可假道也，是且滅虞。」虞君曰：「晉我同姓，不宜伐我。」宮之奇曰：「太伯、虞仲，太王之子也，太伯亡去，是以不嗣。虢仲、虢叔，王季之子也，爲文王卿士，其記勳在王室，藏於盟府。」〔一〕將虢是滅，何愛於虞？且虞之親能親於桓、莊之族乎？桓、莊之族何罪，盡滅之。虞之與虢，脣之與齒，脣亡則齒寒。」虞公不聽，遂許晉。宮之奇以其族去虞。其冬，晉滅虢，虢公醜奔周。〔二〕還，襲滅虞，虜虞公及其大夫井伯、百里奚。〔三〕以媵秦穆姬，〔四〕而修虞祀。〔五〕荀息牽囊所遺虞屈產之乘馬奉之獻公，獻公笑曰：「馬則吾馬，齒亦老矣！」〔六〕

〔一〕〔集解〕杜預曰：「盟府，司盟之官也。」

〔二〕〔集解〕皇覽曰：「虢公冢在河內溫縣郭東，濟水南大冢是也。其城南有虢公臺。」

〔三〕〔正義〕南雍州記云：「百里奚宋井伯，宛人也。」

〔四〕〔集解〕杜預曰：「穆姬，獻公女。送女曰媵，以屈辱之。」

〔五〕〔集解〕服虔曰：「虞所祭祀，命祀也。」

〔六〕〔集解〕公羊傳曰：「蓋戲之也。」何休曰：「以馬齒戲喻荀息之年老也。」

二十三年，獻公遂發賈華等伐屈，〔一〕屈潰。〔二〕夷吾將奔翟。冀芮曰：「不可，〔三〕重耳已在矣，今往，晉必移兵伐翟，翟畏晉，禍且及。不如走梁，梁近於秦，秦彊，吾君百歲後可以求人焉。」遂奔梁。二十五年，晉伐翟，翟以重耳故，亦擊晉於齧桑，〔四〕晉兵解而去。

〔一〕集解 賈逵曰：「賈華，晉右行大夫。」

〔二〕正義 民逃其上曰潰。

〔三〕集解 韋昭曰：「冀芮，晉大夫。」

〔四〕集解 左傳作「采桑」，服虔曰「翟地」。

索隱 裴氏云左傳作「采桑」。按：今平陽曲南七十里河水有采桑津，是晉境。服虔云翟地，亦頗相近。然字作「齧桑」，齧桑衛地，恐非也。

當此時，晉彊，西有河西，與秦接境，北邊翟，東至河內。〔一〕

〔一〕索隱 河內，河曲也。內音汭。

驪姬弟生悼子。〔一〕

〔一〕索隱 左傳作「卓子」，音恥角反。弟，女弟也。

二十六年夏，齊桓公大會諸侯於葵丘。〔一〕晉獻公病，行後，未至，逢周之宰孔。宰孔曰：「齊桓公益驕，不務德而務遠略，諸侯弗平。君弟毋會，〔二〕毋如晉何。」獻公亦病，復還歸。病甚，乃謂荀息曰：「吾以奚齊爲後，年少，諸大臣不服，恐亂起，子能立之乎？」荀息

曰：「能。」獻公曰：「何以爲驗？」對曰：「使死者復生，〔三〕生者不慙，〔四〕爲之驗。」於是遂屬奚齊於荀息。荀息爲相，主國政。秋九月，獻公卒。里克、邳鄭欲內重耳，以三公子之徒作亂，〔五〕謂荀息曰：「三怨將起，秦、晉輔之，子將何如？」荀息曰：「吾不可負先君言。」十月，里克殺奚齊於喪次，獻公未葬也。荀息將死之，或曰不如立奚齊弟悼子而傅之，荀息立悼子而葬獻公。十一月，里克弑悼子於朝，〔六〕荀息死之。君子曰：「詩所謂『白珪之玷，猶可磨也，斯言之玷，不可爲也』，〔七〕其荀息之謂乎！不負其言。」初，獻公將伐驪戎，卜曰「齒牙爲禍」，〔八〕及破驪戎，獲驪姬，愛之，竟以亂晉。

〔一〕正義 在曹州考城縣東南一里。

〔二〕索隱 弟，但也。

〔三〕索隱 謂荀息受公命而立奚齊，雖復身死，不背生時之命，是死者復生也。

〔四〕索隱 言生者見荀息不背君命而死，不爲之羞慙也。

〔五〕集解 賈逵曰：「邳鄭，晉大夫。三公子，申生、重耳、夷吾也。」

〔六〕集解 列女傳曰：「鞭殺驪姬於市。」

〔七〕集解 杜預曰：「詩大雅，言此言之玷難治甚於白珪。」

〔八〕集解 韋昭曰：「齒牙，謂兆端左右覺坼有似齒牙，中有縱畫，以象讖言之爲害也。」

里克等已殺奚齊、悼子，使人迎公子重耳於翟，〔一〕欲立之。重耳謝曰：「負父之命，〔二〕

出奔，父死不得脩人子之禮侍喪，重耳何敢入！大夫其更立他子。」還報里克，里克使迎夷吾於梁。夷吾欲往，呂省、^{〔三〕}卻芮^{〔四〕}曰：「內猶有公子可立者而外求，難信。計非之秦，輔彊國之威以人，恐危。」乃使卻芮厚賂秦，約曰：「即得人，請以晉河西之地與秦。」及遺里克書曰：「誠得立，請遂封子於汾陽之邑。」^{〔五〕}秦繆公乃發兵送夷吾於晉。齊桓公聞晉內亂，亦率諸侯如晉。秦兵與夷吾亦至晉，齊乃使隰朋會秦俱入夷吾，立爲晉君，是爲惠公。齊桓公至晉之高梁而還歸。

〔一〕正義 國語云：「里克及邳鄭使屠岸夷告公子重耳於翟曰：『國亂民擾，得國在亂，治民在擾，子盍入乎？』」

〔二〕正義 負音佩。

〔三〕正義 省音省。杜預曰：「姓瑕呂，名飴甥，字子金。」

〔四〕正義 卻成子，卽冀芮。

〔五〕集解 賈逵曰：「汾，水名。汾陽，晉地也。」索隱 按：國語「命里克汾陽之田百萬，命邳鄭以負蔡之田七十萬」。

今此不言，亦其疏略也。

惠公夷吾元年，使邳鄭謝秦曰：「始夷吾以河西地許君，今幸得人立。大臣曰：『地者先君之地，君亡在外，何以得擅許秦者？』寡人爭之弗能得，故謝秦。」亦不與里克汾陽邑，而

奪之權。四月，周襄王使周公忌父〔一〕會齊、秦大夫共禮晉惠公。惠公以重耳在外，畏里克爲變，賜里克死。謂曰：「微里克寡人不得立。雖然，子亦殺二君一大夫，〔二〕爲子君者不亦難乎？」里克對曰：「不有所廢，君何以興？欲誅之，其無辭乎？乃言爲此！臣聞命矣。」遂伏劍而死。於是邳鄭使謝秦未還，故不及難。

〔一〕〔集解〕賈逵曰：「周卿士。」

〔二〕〔集解〕服虔曰：「奚齊、悼子、荀息也。」

晉君改葬恭太子申生。〔一〕秋，狐突之下國，〔二〕遇申生，申生與載而告之。〔三〕曰：「夷吾無禮，余得請於帝，〔四〕將以晉與秦，秦將祀余。」狐突對曰：「臣聞神不食非其宗，君其祀毋乃絕乎？君其圖之。」申生曰：「諾，吾將復請帝。」後十日，〔五〕新城西偏將有巫者見我焉。〔六〕許之，遂不見。〔七〕及期而往，復見，申生告之曰：「帝許罰有罪矣，弊於韓。」〔八〕兒乃謠曰：「恭太子更葬矣，〔九〕後十四年，晉亦不昌，昌乃在兄。」

〔一〕〔集解〕韋昭曰：「獻公時申生葬不如禮，故改葬之。」

〔二〕〔集解〕服虔曰：「晉所滅國以爲下邑。一曰曲沃有宗廟，故謂之國；在絳下，故曰下國也。」

〔三〕〔集解〕杜預曰：「忽如夢而相見。狐突本爲申生御，故復使登車。」

〔四〕〔集解〕服虔曰：「帝，天帝。請罰有罪。」

〔五〕集解 左傳曰：「七日。」

〔六〕集解 杜預曰：「將因巫以見。」

〔七〕集解 杜預曰：「狐突許其言，申生之象亦沒。」

〔八〕集解 賈逵曰：「弊，敗也。韓，晉韓原。」

〔九〕索隱 更，作也。更喪謂改喪。言後十四年晉不昌。

邳鄭使秦，聞里克誅，乃說秦繆公曰：「呂省、〔二〕卻稱、冀芮實爲不從。〔三〕若重賂與謀，出晉君，人重耳，事必就。」秦繆公許之，使人與歸報晉，厚賂三子。三子曰：「幣厚言甘，此必邳鄭賣我於秦。」遂殺邳鄭及里克、邳鄭之黨七輿大夫。〔三〕邳鄭子豹奔秦，言伐晉，繆公弗聽。

〔一〕索隱 左傳作「呂甥」。

〔二〕集解 杜預曰：「三子，晉大夫。不從，不與秦賂也。」 〔索隱〕 呂省、卻稱、冀芮三子，晉大夫。

〔三〕集解 韋昭曰：「七輿，申生下軍之衆大夫也。」 杜預曰：「侯伯七命，副車七乘。」

惠公之立，倍秦地及里克，誅七輿大夫，國人不附。二年，周使召公過〔一〕禮晉惠公，惠公禮倨，〔二〕召公譏之。

〔一〕集解 韋昭曰：「召武公，爲王卿士。」

〔二〕索隱 謂受玉惰也。事見僖十一年。

四年，晉饑，乞糴於秦。繆公問百里奚，「百里奚曰：『天蓄流行，國家代有，救蓄恤鄰，國之道也。與之。』」邳鄭子豹曰：『伐之。』繆公曰：『其君是惡，其民何罪！』卒與粟，自雍屬絳。

〔一〕集解服虔曰：「秦大夫。」

五年，秦饑，請糴於晉。晉君謀之，慶鄭曰：「秦得立，已而倍其地約。晉饑而秦貸我，今秦饑請糴，與之何疑？而謀之！」虢射曰：「往年天以晉賜秦，秦弗知取而貸我。今天以秦賜晉，晉其可以逆天乎？遂伐之。」惠公用虢射謀，不與秦粟，而發兵且伐秦。秦大怒，亦發兵伐晉。

〔一〕集解杜預曰：「慶鄭，晉大夫。」

〔二〕集解服虔曰：「虢射，惠公舅。」

六年春，秦繆公將兵伐晉。晉惠公謂慶鄭曰：「秦師深矣，〔一〕柰何？」鄭曰：「秦內君，君倍其賂；晉饑，秦輸粟，秦饑而晉倍之，乃欲因其饑伐之，其深不亦宜乎！」晉卜御右，慶鄭皆吉。公曰：「鄭不孫。」〔二〕乃更令步陽御戎，家僕徒爲右，〔三〕進兵。九月壬戌，秦繆公、晉惠公合戰韓原。〔四〕惠公馬驚不行，〔五〕秦兵至，公窘，召慶鄭爲御。鄭曰：「不用卜，敗不亦當乎！」遂去。更令梁繇靡御，〔六〕虢射爲右，輅秦繆公。〔七〕繆公壯士冒敗晉軍，晉軍敗，

遂失秦繆公，反獲晉公以歸。秦將以祀上帝。晉君姊爲繆公夫人，衰經涕泣。公曰：「得晉侯將以爲樂，今乃如此。且吾聞箕子見唐叔之初封，曰『其後必當大矣』，晉庸可滅乎！」乃與晉侯盟王城〔八〕而許之歸。晉侯亦使呂省等報國人曰：「孤雖得歸，毋面目見社稷，卜日立子圉。」晉人聞之，皆哭。秦繆公問呂省：「晉國和乎？」對曰：「不和。小人懼失君亡親，〔九〕不憚立子圉，曰『必報讎，寧事戎、狄』。〔一〇〕其君子則愛君而知罪，以待秦命，曰『必報德』。有此二故，不和。」於是秦繆公更舍晉惠公，餽之七牢。〔一一〕十一月，歸晉侯。晉侯至國，誅慶鄭，修政教。謀曰：「重耳在外，諸侯多利內之。」欲使人殺重耳於狄。重耳聞之，如齊。

〔一〕集解 韋昭曰：「深，入境。一曰深猶重。」

〔二〕集解 服虔曰：「孫，順。」

〔三〕集解 服虔曰：「二子，晉大夫也。」

〔四〕索隱 在馮翊夏陽北二十里，今之韓城縣是。

〔五〕索隱 鸞音竹二反。謂馬重而陷之於泥。

〔六〕正義 韋昭云：「梁由靡，大夫也。」

〔七〕集解 服虔曰：「輅，迎也。」〔索隱〕輅音五稼反。鄒誕音五額反。

〔八〕集解 杜預曰：「馮翊臨晉縣東有王城。」

〔九〕正義 君，惠公也。親，父母也。言懼失君國亂，恐亡父母，不憚立子圉也。

〔一〇〕正義 小人言立子圉爲君之後，必報秦。終不事秦，寧事戎、狄耳。

〔一一〕正義 餽音匱。一牛一羊一豕爲一牢。

八年，使太子圉質秦。〔一〕初，惠公亡在梁，梁伯以其女妻之，生一男一女。梁伯卜之，男爲人臣，女爲人妾，故名男爲圉，女爲妾。〔三〕

〔二〕正義 質音致。

〔三〕集解 服虔曰：「圉人掌養馬臣之賤者。不聘曰妾。」

十年，秦滅梁。梁伯好土功，治城溝，〔一〕民力罷，怨，〔二〕其衆數相驚，曰「秦寇至」，民恐惑，秦竟滅之。

〔一〕集解 賈逵曰：「溝，塹也。」

〔三〕正義 罷音皮。

十三年，晉惠公病，內有數子。太子圉曰：「吾母家在梁，梁今秦滅之，我外輕於秦而內無援於國。君卽不起，病大夫輕，更立他公子。」乃謀與其妻俱亡歸。秦女曰：「子一國太子，辱在此。秦使婢子侍，〔一〕以固子之心。子亡矣，我不從子，亦不敢言。」子圉遂亡歸晉。十四年九月，惠公卒，太子圉立，是爲懷公。

〔一〕集解服虔曰：「曲禮曰『世婦以下自稱婢子』。婢子，婦人之卑稱。」

子圉之亡，秦怨之，乃求公子重耳，欲內之。子圉之立，畏秦之伐也，乃令國中諸從重耳亡者與期，期盡不到者盡滅其家。狐突之子毛及偃從重耳在秦，弗肯召。懷公怒，囚狐突。突曰：「臣子事重耳有年數矣，今召之，是教之反君也，何以教之？」懷公卒殺狐突。秦繆公乃發兵送內重耳，使人告樂、卻之黨，〔一〕爲內應，殺懷公於高梁，入重耳。重耳立，是爲文公。

〔一〕正義樂枝、卻穀之屬也。

晉文公重耳，晉獻公之子也。自少好士，年十七，有賢士五人：曰趙衰，狐偃咎犯，文公舅也；賈佗，先軫，魏武子。自獻公爲太子時，重耳固已成人矣。獻公卽位，重耳年二十一。獻公十三年，以驪姬故，重耳備蒲城守秦。獻公二十一年，獻公殺太子申生，驪姬讒之，恐，不辭獻公而守蒲城。獻公二十二年，獻公使宦者履鞮〔二〕趣殺重耳。重耳踰垣，宦者逐斬其衣袪。重耳遂奔狄。狄，其母國也。是時重耳年四十三。從此五士，其餘不名者數十人，至狄。

〔一〕索隱卽左傳之勃鞮，亦曰寺人披也。

狄伐咎如，〔一〕得二女，以長女妻重耳，生伯儵，〔二〕叔劉，以少女妻趙衰，生盾。〔三〕居狄五歲而晉獻公卒，里克已殺奚齊、悼子，乃使人迎，欲立重耳。重耳畏殺，因固謝，不敢入。已而晉更迎其弟夷吾立之，是爲惠公。惠公七年，畏重耳，乃使宦者履鞮與壯士欲殺重耳。重耳聞之，乃謀趙衰等曰：「始吾奔狄，非以爲可用與，〔四〕以近易通，故且休足。休足久矣，固願徙之大國。夫齊桓公好善，志在霸王，收恤諸侯。今聞管仲、隰朋死，此亦欲得賢佐，盍往乎？」於是遂行。重耳謂其妻曰：「待我二十五年不來，乃嫁。」其妻笑曰：「犁二十五年，〔五〕吾冢上柏大矣。〔六〕雖然，妾待子。」重耳居狄凡十二年而去。

〔一〕集解 賈逵曰：「赤狄之別，隗姓。」

索隱 赤狄之別種也，隗姓也。咎音高。鄒誕本作「困如」，又云或作「囚」。

〔二〕正義 直留反。

〔三〕索隱 左傳云伐廣咎如，獲其二女，以叔隗妻趙衰，生盾；公子取季隗，生伯儵、叔劉。則叔隗長而季隗少，乃不同也。

〔四〕索隱 與音余。諸本或爲「興」。興，起也。非翟可用興起，故奔之也。

〔五〕索隱 犁猶比也。

〔六〕正義 杜預云：「言將死人木也，不復成嫁也。」

過衛，衛文公不禮。去，過五鹿，〔一〕飢而從野人乞食，野人盛土器中進之。重耳怒。

趙衰曰：「土者，有土也，君其拜受之。」

〔一〕集解 賈逵曰：「衛地。」杜預曰：「今衛縣西北有地名五鹿，陽平元城縣東亦有五鹿。」

至齊，齊桓公厚禮，而以宗女妻之，有馬二十乘，重耳安之。重耳至齊二歲而桓公卒，會豎刀等爲內亂，齊孝公之立，諸侯兵數至。留齊凡五歲。重耳愛齊女，毋去心。趙衰、咎犯乃於桑下謀行。齊女侍者在桑上聞之，以告其主。其主乃殺侍者，〔二〕勸重耳趣行。重耳曰：「人生安樂，孰知其他！必死於此，〔三〕不能去。」齊女曰：「子一國公子，窮而來此，數士者以子爲命。子不疾反國，報勞臣，而懷女德，竊爲子羞之。且不求，何時得功？」乃與趙衰等謀，醉重耳，載以行。行遠而覺，重耳大怒，引戈欲殺咎犯。咎犯曰：「殺臣成子，偃之願也。」重耳曰：「事不成，我食舅氏之肉。」咎犯曰：「事不成，犯肉腥臊，何足食！」乃止，遂行。

〔一〕集解 服虔曰：「懼孝公怒，故殺之以滅口。」

〔二〕集解 徐廣曰：「一云『人生一世，必死於此』。」

過曹，曹共公不禮，欲觀重耳駢脅。曹大夫釐負羈曰：「晉公子賢，又同姓，窮來過我，柰何不禮！」共公不從其謀。負羈乃私遺重耳食，置璧其下。重耳受其食，還其璧。

去，過宋。宋襄公新困兵於楚，傷於泓，聞重耳賢，乃以國禮禮於重耳。〔一〕宋司馬公孫

固善於咎犯，曰：「宋小國新困，不足以求人，更之大國。」乃去。

〔一〕〔索隱〕以國君之禮禮之也。

過鄭，鄭文公弗禮。鄭叔瞻諫其君曰：「晉公子賢，而其從者皆國相，且又同姓。鄭之出自厲王，而晉之出自武王。」鄭君曰：「諸侯亡公子過此者衆，安可盡禮！」叔瞻曰：「君不禮，不如殺之，且後爲國患。」鄭君不聽。

重耳去之楚，楚成王以適諸侯禮待之，〔一〕重耳謝不敢當。趙衰曰：「子亡在外十餘年，小國輕子，況大國乎？今楚大國而固遇子，子其毋讓，此天開子也。」遂以客禮見之。成王厚遇重耳，重耳甚卑。成王曰：「子卽反國，何以報寡人？」重耳曰：「羽毛齒角玉帛，君王所餘，未知所以報。」王曰：「雖然，何以報不穀？」重耳曰：「卽不得已，與君王以兵車會平原廣澤，請辟王三舍。」〔二〕楚將子玉怒曰：「王遇晉公子至厚，今重耳言不孫，請殺之。」成王曰：「晉公子賢而困於外久，從者皆國器，此天所置，庸可殺乎？且言何以易之！」〔三〕居楚數月，而晉太子圉亡秦，秦怨之，聞重耳在楚，乃召之。成王曰：「楚遠，更數國乃至晉。秦晉接境，秦君賢，子其勉行！」厚送重耳。

〔一〕〔索隱〕適音敵。

〔二〕〔集解〕賈逵曰：「司馬法『從遜不過三舍』。三舍，九十里也。」

〔三〕索隱子玉請殺重耳，楚成王不許，言人出言不可輕易之。

重耳至秦，繆公以宗女五人妻重耳，故子圉妻與往。重耳不欲受，司空季子〔一〕曰：「其國且伐，況其故妻乎！且受以結秦親而求人，子乃拘小禮，忘大醜乎！」遂受。繆公大歡，與重耳飲。趙衰歌黍苗詩。〔二〕繆公曰：「知子欲急反國矣。」趙衰與重耳下，再拜曰：「孤臣之仰君，如百穀之望時雨。」是時晉惠公十四年秋。惠公以九月卒，子圉立。十一月，葬惠公。十二月，晉國大夫欒、郤等聞重耳在秦，皆陰來勸重耳、趙衰等反國，爲內應甚衆。於是秦繆公乃發兵與重耳歸晉。晉聞秦兵來，亦發兵拒之。然皆陰知公子重耳人也。唯惠公之故貴臣呂、郤之屬〔三〕不欲立重耳。重耳出亡凡十九歲而得人，時年六十二矣，晉人多附焉。

〔一〕集解服虔曰：「胥臣白季也。」

〔二〕集解韋昭曰：「詩云『芄芄黍苗，陰雨膏之。』」

〔三〕正義呂甥、郤芮也。

文公元年春，秦送重耳至河。咎犯曰：「臣從君周旋天下，過亦多矣。臣猶知之，況於君乎？請從此去矣。」重耳曰：「若反國，所不與子犯共者，河伯視之！」〔一〕乃投璧河中，以與子犯盟。是時介子推從，在船中，乃笑曰：「天實開公子，而子犯以爲己功而要市於君，固

足羞也。吾不忍與同位。」乃自隱渡河。秦兵圍令狐，晉軍於廬柳。「三」二月辛丑，咎犯與秦晉大夫盟於郇。「三」壬寅，重耳入於晉師。丙午，入於曲沃。丁未，朝於武宮。「四」卽位爲晉君，是爲文公。羣臣皆往。懷公圉奔高梁。戊申，使人殺懷公。

〔一〕索隱 視猶見也。

〔二〕集解 韋昭曰：「廬柳，晉地也。」

〔三〕集解 杜預曰：「解縣西北有郇城。」

〔索隱〕音荀，卽文王之子所封。又音環。

〔四〕集解 賈逵曰：「文公之祖武公廟也。」

懷公故大臣呂省、卻芮本不附文公，文公立，恐誅，乃欲與其徒謀燒公宮，殺文公。文公不知。始嘗欲殺文公，宦者履鞮知其謀，欲以告文公，解前罪，求見文公。文公不見，使人讓曰：「蒲城之事，女斬予袪。其後我從狄君獵，女爲惠公來求殺我。惠公與女期三日至，而女一日至，何速也？女其念之。」宦者曰：「臣刀鋸之餘，不敢以二心事君倍主，故得罪於君。君已反國，其毋蒲、翟乎？且管仲射鉤，桓公以霸。今刑餘之人以事告而君不見，禍又且及矣。」於是見之，遂以呂、卻等告文公。文公欲召呂、卻，呂、卻等黨多，文公恐初入國，國人賣己，乃爲微行，會秦繆公於王城。「二」國人莫知。三月己丑，呂、卻等果反，焚公宮，不得文公。文公之衛徒與戰，呂、卻等引兵欲奔，秦繆公誘呂、卻等，殺之河上，晉國復

而文公得歸。夏，迎夫人於秦，秦所與文公妻者卒爲夫人。秦送三千人爲衛，以備晉亂。

〔一〕索隱 杜預云：「馮翊臨晉縣東有故王城，今名武鄉城。」

文公修政，施惠百姓。賞從亡者及功臣，大者封邑，小者尊爵。未盡行賞，周襄王以弟帶難出居鄭地，來告急晉。晉初定，欲發兵，恐他亂起，是以賞從亡未至。隱者介子推。推亦不言祿，祿亦不及。推曰：「獻公子九人，唯君在矣。惠、懷無親，外內棄之；天未絕晉，必將有主，主晉祀者，非君而誰？天實開之，一三子以爲己力，不亦誣乎？竊人之財，猶曰是盜，況貪天之功以爲己力乎？下冒其罪，上賞其姦，上下相蒙，〔一〕難與處矣！」其母曰：「盍亦求之，以死誰慙？」推曰：「尤而效之，罪有甚焉。且出怨言，不食其祿。」母曰：「亦使知之，若何？」對曰：「言，身之文也；身欲隱，安用文之？文之，是求顯也。」其母曰：「能如此乎？與女偕隱。」至死不復見。

〔一〕集解 服虔曰：「蒙，欺也。」

介子推從者憐之，乃懸書宮門曰：「龍欲上天，五蛇爲輔。〔一〕龍已升雲，四蛇各入其宇，一蛇獨怨，終不見處所。」文公出，見其書，曰：「此介子推也。吾方憂王室，未圖其功。」使人召之，則亡。遂求所在，聞其人縣上山中，〔二〕於是文公環縣上山中而封之，以爲介推田，〔三〕號曰介山，「以記吾過，且旌善人」。〔四〕

〔一〕索隱 龍喻重耳。五蛇卽五臣，狐偃、趙衰、魏武子、司空季子及子推也。舊云五臣有先軫、顛頤，今恐二人非其數。

〔二〕集解 賈逵曰：「縣上，晉地。」杜預曰：「西河介休縣南有地名縣上。」

〔三〕集解 徐廣曰：「一作『國』。」

〔四〕集解 賈逵曰：「旌，表也。」

從亡賤臣壺叔曰：「君三行賞，賞不及臣，敢請罪。」文公報曰：「夫導我以仁義，防我以德惠，此受上賞。輔我以行，卒以成立，此受次賞。矢石之難，汗馬之勞，此復受次賞。若以力事我而無補吾缺者，此〔復〕受次賞。三賞之後，故且及子。」晉人聞之，皆說。

二年春，秦軍河上，〔一〕將入王。趙衰曰：「求霸莫如入王尊周。周晉同姓，晉不先入王，後秦人之，毋以令于天下。方今尊王，晉之資也。」三月甲辰，晉乃發兵至陽樊，〔二〕圍溫，入襄王于周。四月，殺王弟帶。周襄王賜晉河內陽樊之地。

〔一〕索隱 晉地也。

〔二〕集解 服虔曰：「陽樊，周地。陽，邑名也，樊，仲山之所居，故曰陽樊。」

四年，楚成王及諸侯圍宋，宋公孫固如晉告急。先軫曰：「報施定霸，於今在矣。」〔一〕狐

偃曰：「楚新得曹而初婚於衛，若伐曹、衛，楚必救之，則宋免矣。」於是晉作三軍。^{〔二〕}趙衰舉卻縠將中軍，卻臻佐之；使狐偃將上軍，狐毛佐之，命趙衰爲卿；欒枝將下軍，^{〔三〕}先軫佐之；荀林父御戎，魏犢爲右；^{〔四〕}往伐。冬十二月，晉兵先下山東，而以原封趙衰。^{〔五〕}

〔一〕集解 杜預曰：「報宋贈馬之施。」

〔二〕集解 王肅曰：「始復成國之禮，半周軍也。」

〔三〕集解 賈逵曰：「欒枝，欒賓之孫。」

〔四〕正義 犢，昌由反，又音受。

〔五〕集解 杜預曰：「河內沁水縣西北有原城。」

五年春，晉文公欲伐曹，假道於衛，衛人弗許。還自河南度，侵曹，伐衛。正月，取五鹿。二月，晉侯、齊侯盟于斂孟。^{〔一〕}衛侯請盟晉，晉人不許。衛侯欲與楚，國人不欲，故出其君以說晉。衛侯居襄牛，^{〔二〕}公子買守衛。楚救衛，不卒。^{〔三〕}晉侯圍曹。三月丙午，晉師入曹，數之以其不用釐負羈言，而用美女乘軒者三百人也。令軍毋入僖負羈宗家以報德。楚圍宋，宋復告急晉。文公欲救則攻楚，爲楚嘗有德，不欲伐也；欲釋宋，宋又嘗有德於晉；患之。^{〔四〕}先軫曰：「執曹伯，分曹、衛地以與宋，楚急曹、衛，其勢宜釋宋。」^{〔五〕}於是文公從之，而楚成王乃引兵歸。

〔一〕〔集解〕杜預曰：「衛地也。」

〔二〕〔集解〕服虔曰：「衛地也。」

〔三〕〔集解〕徐廣曰：「一作『勝』。」

〔四〕〔索隱〕晉若攻楚，則傷楚子，送其人秦之德；又欲釋宋不救，乃虧宋公贈馬之惠。進退有難，是以患之。

〔五〕〔索隱〕楚初得曹，又新婚於衛，今晉執曹伯而分曹、衛之地與宋，則楚急曹、衛，其勢宜釋宋。

楚將子玉曰：「王遇晉至厚，今知楚急曹、衛而故伐之，是輕王。」王曰：「晉侯亡在外十九年，困日久矣，果得反國，險阨盡知之，能用其民，天之所開，不可當。」子玉請曰：「非敢必有功，願以閒執讒慝之口也。」〔一〕楚王怒，少與之兵。於是子玉使宛春告晉：〔二〕「請復衛侯而封曹，臣亦釋宋。」咎犯曰：「子玉無禮矣，君取一，臣取二，勿許。」〔三〕先軫曰：「定人之謂禮。楚一言定三國，子一言而亡之，我則毋禮。不許楚，是棄宋也。不如私許曹、衛以誘之，執宛春以怒楚，〔四〕既戰而後圖之。」〔五〕晉侯乃囚宛春於衛，且私許復曹、衛。曹、衛告絕於楚。楚得臣怒，〔六〕擊晉師，晉師退。軍吏曰：「爲何退？」文公曰：「昔在楚，約退三舍，可倍乎？」楚師欲去，得臣不肯。四月戊辰，宋公〔七〕齊將〔八〕秦將〔九〕與晉侯次城濮。〔一〇〕己巳，與楚兵合戰，楚兵敗，得臣收餘兵去。甲午，晉師還至衡雍，〔二〕作王宮于踐土。〔三〕

〔一〕集解服虔曰：「子玉非敢求有大功，但欲執薦賈譏惡之口，謂子玉過三百乘不能入也。」杜預曰：「執猶塞也。」

〔二〕集解賈逵曰：「宛春，楚大夫。」

〔三〕集解韋昭曰：「君，文公也。臣，子玉也。一謂釋宋圍，二謂復曹、衛。」

〔四〕集解韋昭曰：「怒楚，令必戰。」

〔五〕集解杜預曰：「須勝負決乃定計。」

〔六〕集解得臣卽子玉。

〔七〕索隱成公王臣。

〔八〕索隱國歸父。

〔九〕索隱小子慙也。

〔一〇〕集解賈逵曰：「衛地也。」

〔一一〕集解杜預曰：「衡雍，鄭地，今滎陽卷縣也。」

〔一二〕集解服虔曰：「既敗楚師，襄王自往臨踐土，賜命晉侯，晉侯聞而爲之作宮。」索隱杜預云踐土，鄭地。然據

此文，晉師還至衡雍，衡雍在河南也。故劉氏云踐土在河南。下文踐土在河北，今元城縣西有踐土驛，義或然也。

初，鄭助楚，楚敗，懼，使人請盟晉侯。晉侯與鄭伯盟。

五月丁未，獻楚俘於周，〔一〕駟介百乘，徒兵千。〔二〕天子使王子虎命晉侯爲伯，〔三〕賜大輅，彤弓矢百，旅弓矢千，〔四〕柎鬯一卣，珪瓚，〔五〕虎賁三百人。〔六〕晉侯三辭，然后稽首受

之。〔七〕周作晉文侯命：「王若曰：父義和，〔八〕丕顯文、武，能慎明德，〔九〕昭登於上，布聞在下，〔一〇〕維時上帝集厥命于文、武。〔二〕恤朕身，繼予一人永其在位。〔三〕於是晉文公稱伯。癸亥，王子虎盟諸侯於王庭。〔三〕」

〔一〕正義 俘音孚，囚也。

〔二〕集解 服虔曰：「駟介，駟馬被甲也。徒兵，步卒也。」

〔三〕集解 賈逵曰：「王子虎，周大夫。」

〔四〕集解 賈逵曰：「大輅，金輅。彤弓，赤；旅弓，黑也。諸侯賜弓矢，然後征伐。」正義 彤，徒冬反。旅音廬。

〔五〕集解 賈逵曰：「柜，黑黍；鬯，香酒也。所以降神。卣，器名。諸侯賜珪瓚，然後爲鬯。」

〔六〕集解 賈逵曰：「天子卒曰虎賁。」

〔七〕集解 賈逵曰：「稽首首至地。」

〔八〕集解 孔安國曰：「同姓，故稱曰父。」馬融曰：「王順曰，父能以義和我諸侯。」索隱 按：尚書文侯之命是平

王命晉文侯仇之語，今此文乃襄王命文公重耳之事，代數懸隔，勳策全乖。太史公雖復彌縫左氏，而系家頗亦時有疏謬。裴氏集解亦引孔、馬之注，而都不言時代乖角，何習迷而同醉也？然計平王至襄王爲七代，仇至重耳爲十一代而十三侯。又平王元年至魯僖二十八年，當襄二十年，爲一百三十餘歲矣，學者頗合討論之。而劉伯莊以爲蓋天子命晉同此一辭，尤非也。

〔九〕集解 孔安國曰：「文王、武王能詳慎顯用明德。」

〔一〇〕集解 馬融曰：「昭，明也。上謂天，下謂人。」

〔二〕集解 孔安國曰：「惟以是故集成其王命，德流子孫。」

〔三〕集解 孔安國曰：「當憂念我身，則我一人長安王位。」

〔三〕集解 服虔曰：「王庭，踐土也。」

索隱 服氏知王庭是踐土者，據二十八年五月「公會晉侯，盟于踐土」，又此上

文「四月甲午，作王宮于踐土」。王庭卽王宮也。

晉焚楚軍，火數日不息，文公歎。左右曰：「勝楚而君猶憂，何？」文公曰：「吾聞能戰勝安者唯聖人，是以懼。且子玉猶在，庸可喜乎！」子玉之敗而歸，楚成王怒其不用其言，貪與晉戰，讓責子玉，子玉自殺。晉文公曰：「我擊其外，楚誅其內，內外相應。」於是乃喜。六月，晉人復入衛侯。壬午，晉侯度河北歸國。行賞，狐偃爲首。或曰：「城濮之事，先軫之謀。」文公曰：「城濮之事，偃說我毋失信。先軫曰『軍事勝爲右』，吾用之以勝。然此一時之說，偃言萬世之功，柰何以一時之利而加萬世功乎？是以先之。」

冬，晉侯會諸侯於溫，欲率之朝周。力未能，恐其有畔者，乃使人言周襄王狩於河陽。壬申，遂率諸侯朝王於踐土。〔一〕孔子讀史記至文公，曰「諸侯無召王」、「王狩河陽」者，春秋諱之也。

〔一〕索隱 按：左氏傳「五月，盟于踐土」；冬，會諸侯于溫，天王狩于河陽；壬申，公朝于王所」。此文亦說冬朝于王，當合於河陽溫地，不合取五月踐土之文。

丁丑，諸侯圍許。曹伯臣或說晉侯曰：「齊桓公合諸侯而國異姓，今君爲會而滅同姓。曹，叔振鐸之後；晉，唐叔之後。合諸侯而滅兄弟，非禮。」晉侯說，復曹伯。

於是晉始作三行。「一」荀林父將中行，先穀將右行，「二」先蔑將左行。「三」

〔一〕集解服虔曰：「辟天子六軍，故謂之三行。」

〔二〕索隱左傳屠擊將右行，與此異。

〔三〕集解杜預曰：「三行無佐，疑大夫帥也。」

〔索隱〕據左傳，荀林父並是卿，而云「大夫帥」者，非也。不置佐者，

當避天子也。或新置三行，官未備耳。

七年，晉文公、秦繆公共圍鄭，以其無禮於文公亡過時，及城濮時鄭助楚也。圍鄭，欲得叔瞻。叔瞻聞之，自殺。鄭持叔瞻告晉。晉曰：「必得鄭君而甘心焉。」鄭恐，乃閒令使「一」謂秦繆公曰：「亡鄭厚晉，於晉得矣，而秦未爲利。君何不解鄭，得爲東道交？」「二」秦伯說，罷兵。晉亦罷兵。

〔一〕索隱使謂燭之武。

〔二〕索隱交猶好也。諸本及左傳皆作「主」。

九年冬，晉文公卒，子襄公歡立。是歲鄭伯亦卒。

鄭人或賣其國於秦，〔一〕秦繆公發兵往襲鄭。十二月，秦兵過我郊。襄公元年春，秦師過周，無禮，王孫滿譏之。兵至滑，鄭賈人弦高將市于周，遇之，以十二牛勞秦師。秦師驚而還，滅滑而去。

〔一〕〔正義〕左傳云：秦、晉伐鄭，燭之武說秦，師罷。令杞子、逢孫、楊孫三大夫戍鄭。杞子自鄭使告於秦曰：「鄭人使我掌其北門之管，若潛師以來，國可得也。」

晉先軫曰：「秦伯不用蹇叔，反其衆心，此可擊。」欒枝曰：「未報先君施於秦，擊之，不可。」先軫曰：「秦侮吾孤，伐吾同姓，何德之報？」遂擊之。襄公墨衰經。〔二〕四月，敗秦師于殽，虜秦三將孟明視、西乞術、白乙丙以歸。遂墨以葬文公。〔三〕文公夫人秦女，謂襄公曰：「秦欲得其三將戮之。」公許，遣之。先軫聞之，謂襄公曰：「患生矣。」軫乃追秦將。秦將渡河，已在船中，頓首謝，卒不反。

〔一〕〔集解〕賈逵曰：「墨，變凶。」杜預曰：「以凶服從戎，故墨之。」

〔二〕〔集解〕服虔曰：「非禮也。」杜預曰：「記禮所由變也。」

後三年，秦果使孟明伐晉，報殽之敗，取晉汪以歸。〔一〕四年，秦繆公大興兵伐我，度河，取王官，〔二〕封殽尸而去。晉恐，不敢出，遂城守。五年，晉伐秦，取新城，〔三〕報王官役也。

〔一〕〔索隱〕按：左傳文二年，秦孟明視伐晉，報殽之役，無取晉汪之事。又其年冬，晉先且居等伐秦，取汪、彭衙而

還。則汪是秦邑，止可晉伐秦取之，豈得秦伐晉而取汪也？或者晉先取之秦，今伐晉而收汪，是汪從晉來，故云取晉汪而歸也。彭衙在郃陽北，汪不知所在。

〔三〕〔正義〕括地志云：「王官故城在同州澄城縣西北六十里。」〔左傳〕文公三年，秦伐晉，取王官，卽此。先言度河，史文顛倒耳。

〔三〕〔集解〕服虔曰：「秦邑，新所作城也。」

六年，趙衰成子、欒貞子、咎季子犯、霍伯皆卒。〔一〕趙盾代趙衰執政。

〔一〕〔集解〕賈逵曰：「欒貞子，欒枝也。霍伯，先且居也。」

七年八月，襄公卒。太子夷皋少。晉人以難故，〔一〕欲立長君。趙盾曰：「立襄公弟雍。好善而長，先君愛之；且近於秦，秦故好也。立善則固，事長則順，奉愛則孝，結舊好則安。」賈季曰：「不如其弟樂。」辰嬴嬖於二君，〔二〕立其子，民必安之。」趙盾曰：「辰嬴賤，班在九人下，〔三〕其子何震之有！」〔四〕且爲二君嬖，淫也。爲先君子，〔五〕不能求大而出在小國，僻也。母淫子僻，無威；〔六〕陳小而遠，無援；將何可乎！使士會如秦迎公子雍。賈季亦使人召公子樂於陳。趙盾廢賈季，以其殺陽處父。〔七〕十月，葬襄公。十一月，賈季奔翟。是歲，秦繆公亦卒。

〔一〕〔集解〕服虔曰：「晉國數有患難。」

〔二〕集解服虔曰：「辰嬴，懷嬴也。二君，懷公、文公。」

〔三〕集解服虔曰：「班，次也。」

〔四〕集解賈逵曰：「震，威也。」

〔五〕正義樂，文公子也。

〔六〕正義僻，匹亦反。言樂僻隱在陳，而遠無援也。

〔七〕集解案：左傳，此時賈他爲太師，陽處父爲太傅。

靈公元年四月，秦康公曰：「昔文公之人也無衛，故有呂、卻之患。」乃多與公子雍衛。太子母繆嬴日夜抱太子以號泣於朝，曰：「先君何罪？其嗣亦何罪？舍適而外求君，將安置此？」〔一〕出朝，則抱以適趙盾所，頓首曰：「先君奉此子而屬之子，曰『此子材，吾受其賜；不材，吾怨子』。」〔二〕今君卒，言猶在耳，〔三〕而棄之，若何？」趙盾與諸大夫皆患繆嬴，且畏誅，乃背所迎而立太子夷皋，是爲靈公。發兵以距秦送公子雍者。趙盾爲將，往擊秦，敗之令狐。先蔑、隨會亡奔秦。秋，齊、宋、衛、鄭、曹、許君皆會趙盾，盟於扈，〔四〕以靈公初立故也。

〔一〕集解服虔曰：「此，太子。」

〔二〕集解王肅曰：「怨其教導不至也。」

〔三〕集解杜預曰：「在宣子之耳。」

〔四〕

〔四〕集解杜預曰：「鄭地。」滎陽卷縣西北有扈亭。

四年，伐秦，取少梁。秦亦取晉之郛。〔一〕六年，秦康公伐晉，取羈馬。晉侯怒，使趙盾、趙穿、卻缺擊秦，大戰河曲，趙穿最有功。七年，晉六卿患隨會之在秦，常爲晉亂，乃詳令魏壽餘反晉降秦。秦使隨會之魏，因執會以歸晉。

〔一〕集解徐廣曰：「年表云北徵也。」索隱徐云年表曰徵。然按左傳，文十年春，晉人伐秦，取少梁。夏，秦伯伐

晉，取北徵，北徵卽年表之徵。今云郛者，字誤也。徵音懲，亦馮翊之縣名。

八年，周頃王崩，公卿爭權，故不赴。〔二〕晉使趙盾以車八百乘平周亂而立匡王。〔三〕是年，楚莊王初卽位。十二年，齊人弑其君懿公。

〔一〕索隱按：春秋魯文十二年「頃王崩，周公閱與王孫蘇爭政，故不赴」是也。

〔二〕索隱文十四年傳又云「晉趙盾以諸侯之師八百乘納捷菑于邾，不克，乃還」。而「周公閱與王孫蘇訟于晉，趙宣子平王室而復之」。則以車八百乘，自是宣子納邾捷菑，不關王室之事，但文相連耳，多恐是誤也。

十四年，靈公壯，侈，厚斂以彫牆。〔一〕從臺上彈人，觀其避丸也。宰夫腍熊蹯不熟，〔二〕靈公怒，殺宰夫，使婦人持其屍出弃之，過朝。趙盾、隨會前數諫，不聽，已又見死人手，二人前諫。隨會先諫，不聽。靈公患之，使鉏麇刺趙盾。〔三〕盾閨門開，居處節，鉏麇退，歎曰：「殺忠臣，弃君命，罪一也。」遂觸樹而死。〔四〕

〔一〕集解 賈逵曰：「彫，畫也。」

〔二〕集解 服虔曰：「蹢，熊掌，其肉難熟。」正義 蹢音而。蹢音樊。

〔三〕集解 賈逵曰：「鉏魔，晉力士。」正義 鉏音鋤。魔音迷。

〔四〕集解 杜預曰：「趙盾庭樹也。」

初，盾常田首山，〔一〕見桑下有餓人。餓人，丕眡明也。〔二〕盾與之食，食其半。問其故，曰：「宣三年，〔三〕未知母之存不，願遺母。」盾義之，益與之飯肉。已而爲晉宰夫，趙盾弗復知也。九月，晉靈公飲趙盾酒，伏甲將攻盾。公宰丕眡明知之，恐盾醉不能起，而進曰：「君賜臣，觴三行，〔四〕可以罷。」欲以去趙盾，令先，毋及難。盾既去，靈公伏士未會，先縱〔五〕繫狗名敖。〔六〕明爲盾搏殺狗。盾曰：「弃人用狗，雖猛何爲。」然不知明之爲陰德也。已而靈公縱伏士出逐趙盾，丕眡明反擊靈公之伏士，伏士不能進，而竟脫盾。盾問其故，曰：「我桑下餓人。」問其名，弗告。〔七〕明亦因亡去。

〔一〕集解 徐廣曰：「蒲阪縣有雷首山。」

〔二〕索隱 鄒誕云：「丕眡爲祁彌也，卽左傳之提彌明也。提音市移反，劉氏亦音祁爲時移反，則祁提二字同音也。而

此史記作「丕」者，丕卽周禮古本「地神曰祗」，皆作「丕」字。「鄒」爲「祁」者，蓋由祗提音相近，字遂變爲「祁」也。

眡音米移反。以「眡」爲「彌」，亦音相近耳。又左氏桑下餓人是靈輒也。其丕眡明，是嗾獒者也，其人鬪而死。

今合二人爲一人，非也。

〔三〕集解服虔曰：「宦，宦學事也。」

〔四〕索隱如字。

〔五〕索隱縱，足用反。又本作「噉」，又作「蹴」，同素后反。

〔六〕集解何休曰：「犬四尺曰敖。」

〔七〕集解服虔曰：「不望報。」

盾遂奔，未出晉境。乙丑，盾昆弟將軍趙穿襲殺靈公於桃園〔一〕而迎趙盾。趙盾素貴，得民和，靈公少，侈，民不附，故爲弑易。〔二〕盾復位。晉太史董狐書曰「趙盾弑其君」，以視於朝。盾曰：「弑者趙穿，我無罪。」太史曰：「子爲正卿，而亡不出境，反不誅國亂，非子而誰？」孔子聞之，曰：「董狐，古之良史也，書法不隱。〔三〕宣子，良大夫也，爲法受惡。〔四〕惜也，出疆乃免。〔五〕」

〔一〕集解虞翻曰：「園，名也。」

〔二〕索隱以豉反。

〔三〕集解杜預曰：「不隱盾之罪。」

〔四〕集解服虔曰：「聞義則服。」杜預曰：「善其爲法受屈也。」

〔正義〕爲，于僞反。

〔五〕集解杜預曰：「越境則君臣之義絕，可以不討賊也。」

趙盾使趙穿迎襄公弟黑臀于周而立之，是爲成公。

成公者，文公少子，其母周女也。壬申，朝于武宮。

成公元年，賜趙氏爲公族。^{〔一〕}伐鄭，鄭倍晉故也。三年，鄭伯初立，附晉而弃楚。楚怒，伐鄭，晉往救之。

^{〔二〕}集解服虔曰：「公族大夫也。」

六年，伐秦，虜秦將赤。^{〔一〕}

^{〔二〕}索隱赤卽斥，謂斥候之人也。按：宣八年左傳「晉伐秦，獲秦譟，殺諸絳市」。蓋彼譟卽此赤也。晉成公六年爲魯宣八年，正同，故知然。

七年，成公與楚莊王爭彊，會諸侯于扈。陳畏楚，不會。晉使中行桓子^{〔一〕}伐陳，因救鄭，與楚戰，敗楚師。是年，成公卒，子景公據立。

^{〔二〕}索隱荀林父也。

景公元年春，陳大夫夏徵舒弑其君靈公。二年，楚莊王伐陳，誅徵舒。

三年，楚莊王圍鄭，鄭告急晉。晉使荀林父將中軍，隨會將上軍，趙朔將下軍，郤克、欒書、先穀、韓厥、鞏朔佐之。六月，至河。聞楚已服鄭，鄭伯肉袒與盟而去，荀林父欲還。先

穀曰：「凡來救鄭，不至不可，將率離心。」卒度河。楚已服鄭，欲飲馬于河爲名而去。楚與晉軍大戰。鄭新附楚，畏之，反助楚攻晉。晉軍敗，走河，争度，船中人指甚衆。楚虜我將智罃。歸而林父曰：「臣爲督將，軍敗當誅，請死。」景公欲許之。隨會曰：「昔文公之與楚戰城濮，成王歸殺子玉，而文公乃喜。今楚已敗我師，又誅其將，是助楚殺仇也。」乃止。

四年，先穀以首計而敗晉軍河上，恐誅，乃奔翟，與翟謀伐晉。晉覺，乃族穀。穀先軫子也。

五年，伐鄭，爲助楚故也。是時楚莊王彊，以挫晉兵河上也。

六年，楚伐宋，宋來告急晉，晉欲救之，伯宗謀曰：「二」楚，天方開之，不可當。」乃使解揚給爲救宋。三鄭人執與楚，楚厚賜，使反其言，令宋急下。解揚給許之，卒致晉君言。楚欲殺之，或諫，乃歸解揚。

〔一〕集解 賈逵曰：「伯宗，晉大夫。」

〔二〕集解 服虔曰：「解揚，晉大夫。」

七年，晉使隨會滅赤狄。

八年，使卻克於齊。齊頃公母從樓上觀而笑之。所以然者，卻克僂，而魯使蹇，衛使眇，故齊亦令人如之以導客。卻克怒，歸至河上，曰：「不報齊者，河伯視之。」至國，請君，欲

伐齊。景公問知其故，曰：「子之怨，安足以煩國！」弗聽。魏文子請老休，辟卻克，克執政。

九年，楚莊王卒。晉伐齊，齊使太子彊爲質於晉，晉兵罷。

十一年春，齊伐魯，取隆。^{〔一〕}魯告急衛，衛與魯皆因卻克告急於晉。晉乃使卻克、欒書、韓厥以兵車八百乘與魯、衛共伐齊。夏，與頃公戰於鞌，傷困頃公。頃公獻寶器以求平，不聽。卻克曰：「必得位，下取飲，以得脫去。」齊師敗走，晉追北至齊。頃公獻寶器以求平，不聽。卻克曰：「必得蕭桐姪子^{〔二〕}爲質。」齊使曰：「蕭桐姪子，頃公母；頃公母猶晉君母，柰何必得之？不義，請復戰。」晉乃許與平而去。

〔一〕索隱 劉氏云：「隆卽龍也，魯北有龍山。」又此年當魯成二年，經書「齊侯伐我北鄙」，傳曰「圍龍」。又鄒誕及別

本作「俱」字，俱當作「鄆」。文十二年「季孫行父帥師城諸及鄆」，注曰「俱卽鄆也，字變耳」。地理志云在東莞縣東也。

〔二〕索隱 左傳作「叔子」。

楚申公巫臣盜夏姬以奔晉，晉以巫臣爲邢大夫。^{〔一〕}

〔一〕集解 賈逵曰：「邢，晉邑。」

十二年冬，齊頃公如晉，欲上尊晉景公爲王，景公讓不敢。晉始作六（卿）〔軍〕，〔一〕韓厥、鞏朔、趙穿、荀騅、〔二〕趙括、趙旃皆爲卿。智罃自楚歸。

〔一〕集解賈逵曰：「初作六軍，僭王也。」

〔三〕索隱音佳。謚文子。

十三年，魯成公朝晉，晉弗敬，魯怒去，倍晉。晉伐鄭，取汜。

十四年，梁山崩。〔一〕問伯宗，伯宗以爲不足怪也。〔三〕

〔一〕集解公羊傳曰：「梁山，河上山。」杜預曰：「在馮翊夏陽縣北也。」

〔三〕集解徐廣曰：「年表云伯宗隱其人，用其言。」

十六年，楚將子反怨巫臣，滅其族。巫臣怒，遺子反書曰：「必令子罷於奔命！」乃請

使吳，令其子爲吳行人，教吳乘車用兵。吳晉始通，約伐楚。

十七年，誅趙同、趙括，族滅之。韓厥曰：「趙衰、趙盾之功豈可忘乎？柰何絕祀！」乃

復令趙庶子武爲趙後，復與之邑。

十九年夏，景公病，立其太子壽曼爲君，是爲厲公。後月餘，景公卒。

厲公元年，初立，欲和諸侯，與秦桓公夾河而盟。歸而秦倍盟，與翟謀伐晉。三年，使呂相讓秦，〔一〕因與諸侯伐秦。至涇，敗秦於麻隧，虜其將成差。

〔一〕集解賈逵曰：「呂相，晉大夫。」

五年，三郤讒伯宗，殺之。^{〔一〕}伯宗以好直諫得此禍，國人以是不附厲公。

^{〔一〕}集解 賈逵曰：「三郤，郤錡、郤犇、郤至也。」

六年春，鄭倍晉與楚盟，晉怒。欒書曰：「不可以當吾世而失諸侯。」乃發兵。厲公自將，五月度河。聞楚兵來救，范文子請公欲還。郤至曰：「發兵誅逆，見疆辟之，無以令諸侯。」遂與戰。癸巳，射中楚共王目，楚兵敗於鄢陵。^{〔二〕}子反收餘兵，拊循欲復戰，晉患之。共王召子反，其侍者豎陽穀進酒，子反醉，不能見。王怒，讓子反，子反死。王遂引兵歸。晉由此威諸侯，欲以令天下求霸。

^{〔一〕}集解 徐廣曰：「鄢，一作『焉』。」服虔曰：「鄢陵，鄭之東南地也。」^{〔二〕}索隱 鄢音偃，又於連反。

厲公多外嬖姬，歸，欲盡去羣大夫而立諸姬兄弟。寵姬兄曰胥童，嘗與郤至有怨，及欒書又怨郤至不用其計而遂敗楚，^{〔一〕}乃使人閒謝楚。楚來詐厲公曰：「鄢陵之戰，實至召楚，欲作亂，內子周立之。會與國不具，是以事不成。」厲公告欒書。欒書曰：「其殆有矣！願公試使人之周。」^{〔二〕}微考之。果使郤至於周。欒書又使公子周見郤至，郤至不知見賣也。厲公驗之，信然，遂怨郤至，欲殺之。八年，厲公獵，與姬飲，郤至殺豕奉進，宦者奪之。^{〔三〕}郤至射殺宦者。公怒，曰：「季子欺予！」^{〔四〕}將誅三郤，未發也。郤鉤欲攻公，曰：「我雖死，公亦病矣。」郤至曰：「信不反君，智不害民，勇不作亂。失此三者，誰與我？我死耳！」十

二月壬午，公令胥童以兵八百人襲攻殺三郤。胥童因以劫欒書、中行偃于朝，曰：「不殺二子，患必及公。」公曰：「一旦殺三卿，寡人不忍益也。」對曰：「人將忍君。」^{〔五〕}公弗聽，謝欒書等以誅郤氏罪：「大夫復位。」二子頓首曰：「幸甚幸甚！」公使胥童爲卿。閏月乙卯，厲公游匠驪氏，^{〔六〕}欒書、中行偃以其黨襲捕厲公，囚之，殺胥童，而使人迎公子周^{〔七〕}于周而立之，是爲悼公。

〔一〕集解 左傳曰：「欒書欲待楚師退而擊之，郤至云『楚有六閒，不可失也。』」

〔二〕集解 虞翻曰：「周京師。」

〔三〕索隱 宦者孟張也。

〔四〕集解 杜預曰：「公反以爲郤至奪冢也。」

〔五〕集解 杜預曰：「人，謂書、偃。」

〔六〕集解 賈逵曰：「匠驪氏，晉外嬖大夫在翼者。」

〔七〕集解 徐廣曰：「一作『糾』。」

悼公元年正月庚申，欒書、中行偃弑厲公，葬之^{〔一〕}以一乘車。^{〔二〕}厲公囚六日死，死十日庚午，智罃迎公子周來，至絳，刑雞與大夫盟而立之，是爲悼公。辛巳，朝武宮。二月乙酉，卽位。

〔一〕集解 左傳曰：「葬之于翼東門之外也。」

〔三〕〔集解〕杜預曰：「言不以君禮葬也。諸侯葬車七乘。」

悼公周者，其大父捷，晉襄公少子也，不得立，號爲桓叔，桓叔最愛。桓叔生惠伯談，談生悼公周。周之立，年十四矣。悼公曰：「大父、父皆不得立而辟難於周，客死焉。寡人自以疏遠，毋幾爲君。」〔一〕今大夫不忘文、襄之意而惠立桓叔之後，賴宗廟大夫之靈，得奉晉祀，豈敢不戰戰乎？大夫其亦佐寡人！於是逐不臣者七人，修舊功，施德惠，收文公入時功臣後。秋，伐鄭。鄭師敗，遂至陳。

〔一〕〔索隱〕幾音冀，謂望也。

三年，晉會諸侯。〔二〕悼公問羣臣可用者，祁奚舉解狐。解狐，奚之仇。復問，舉其子祁午。君子曰：「祁奚可謂不黨矣！外舉不隱仇，內舉不隱子。」方會諸侯，悼公弟楊干亂行，〔三〕魏絳戮其僕。〔四〕悼公怒，或諫公，公卒賢絳，任之政，使和戎，戎大親附。十一年，悼公曰：「自吾用魏絳，九合諸侯，〔五〕和戎、翟、魏子之力也。」賜之樂，三讓乃受之。冬，秦取我櫟。〔五〕

〔一〕〔索隱〕於鷄澤也。

〔二〕〔集解〕賈逵曰：「行，陳也。」

〔三〕集解賈逵曰：「僕，御也。」

〔四〕集解服虔曰：「九合：一謂會于戚，二會城棣救陳，三會于鄆，四會于邢丘，五同盟于戲，六會于桓，七成鄭虎牢，八同盟于亳城北，九會于蕭魚。」

〔五〕索隱音歷。釋例云在河北，地闕。

十四年，晉使六卿率諸侯伐秦，度涇，大敗秦軍，至械林而去。

十五年，悼公問治國於師曠。師曠曰：「惟仁義爲本。」冬，悼公卒，子平公彪立。

平公元年，伐齊，齊靈公與戰靡下，〔一〕齊師敗走。晏嬰曰：「君亦毋勇，何不止戰？」遂去。晉追，遂圍臨菑，盡燒屠其郭中。東至膠，南至沂，齊皆城守，晉乃引兵歸。

〔一〕集解徐廣曰：「靡，一作『歷』。」索隱劉氏靡音眉綺反，卽靡笄也。

六年，魯襄公朝晉。晉欒逞有罪，奔齊。八年，齊莊公微遣欒逞於曲沃，以兵隨之。齊兵上太行，欒逞從曲沃中反，襲人絳。絳不戒，平公欲自殺，范獻子止公，以其徒擊逞，逞敗走曲沃。曲沃攻逞，逞死，遂滅欒氏宗。逞者，欒書孫也。〔二〕其人絳，與魏氏謀。齊莊公聞逞敗，乃還，取晉之朝歌去，以報臨菑之役也。

〔二〕集解左傳「逞」作「盈」。

十年，齊崔杼弑其君莊公。晉因齊亂，伐敗齊於高唐去，報太行之役也。
十四年，吳延陵季子來使，與趙文子、韓宣子、魏獻子語，曰：「晉國之政，卒歸此三家矣。」

十九年，齊使晏嬰如晉，與叔嚮語。叔嚮曰：「晉，季世也。公厚賦爲臺池而不恤政，政在私門，其可久乎！」晏子然之。

二十二年，伐燕。二十六年，平公卒，子昭公夷立。

昭公六年卒。六卿彊，「一」公室卑。子頃公去疾立。

「一」索隱 韓、趙、魏、中行及智氏爲六卿。後韓、趙、魏爲三卿，而分晉政，故曰三晉。

頃公六年，周景王崩，王子爭立。晉六卿平王室亂，立敬王。

九年，魯季氏逐其君昭公，昭公居乾侯。十一年，衛、宋使使請晉納魯君。季平子私賂范獻子，獻子受之，乃謂晉君曰：「季氏無罪。」不果入魯君。

十二年，晉之宗家祁傒孫、叔嚮子，相惡於君。六卿欲弱公室，乃遂以法盡滅其族，而分其邑爲十縣，各令其子爲大夫。晉益弱，六卿皆大。

十四年，頃公卒，子定公午立。

定公十一年，魯陽虎奔晉，趙鞅簡子舍之。十二年，孔子相魯。

十五年，趙鞅使邯鄲大夫午，不信，欲殺午，午與中行寅、〔一〕范吉射、〔二〕親攻趙鞅，鞅走保晉陽。定公圍晉陽。荀櫟、韓不信、魏侈與范、中行爲仇，乃移兵伐范、中行。范、中行反，晉君擊之，敗范、中行。范、中行走朝歌，保之。韓、魏爲趙鞅謝晉君，乃赦趙鞅，復位。二十二年，晉敗范、中行氏，二子奔齊。

〔一〕索隱寅，荀偃之孫也。

〔二〕索隱音亦。范獻子，士鞅之子。

三十年，定公與吳王夫差會黃池，爭長，趙鞅時從，卒長吳。〔一〕

〔一〕集解徐廣曰：「吳世家說黃池之盟云『趙鞅怒，將戰，吳乃長晉定公』。左氏傳云『乃先晉人』，外傳云『吳公先歃，晉公次之』。」

三十一年，齊田常弑其君簡公，而立簡公弟驁爲平公。三十三年，孔子卒。
三十七年，定公卒，子出公鑿立。

出公十七年，〔一〕知伯與趙、韓、魏共分范、中行地以爲邑。出公怒，告齊、魯，欲以伐四

卿。^{〔二〕}四卿恐，遂反攻出公。出公奔齊，道死。故知伯乃立昭公曾孫驕爲晉君，是爲哀公。^{〔三〕}

〔一〕集解徐廣曰：「年表云出公立十八年。或云二十年。」

〔二〕索隱時趙、魏、韓共滅范氏及中行氏，而分其地，猶有智氏與三晉，故曰「四卿」也。

〔三〕索隱按：趙系家云驕是爲懿公。又年表云出公十八年，次哀公忌二年，次懿公驕十七年。紀年又云出公二十三年奔楚，乃立昭公之孫，是爲敬公。系本亦云昭公生桓子雍，雍生忌，忌生懿公驕。然晉、趙系家及年表各不同，何況紀年之說也！

哀公大父雍，晉昭公少子也，號爲戴子。^{〔一〕}戴子生忌。忌善知伯，蚤死，故知伯欲盡并晉，未敢，乃立忌子驕爲君。當是時，晉國政皆決知伯，晉哀公不得有所制。知伯遂有范、中行地，最彊。

〔一〕集解徐廣曰：「世本作『相子雍』，注云戴子。」

哀公四年，趙襄子、韓康子、魏桓子共殺知伯，盡并其地。^{〔一〕}

〔一〕索隱如紀年之說，此乃出公二十二年事。

十八年，哀公卒，子幽公柳立。

幽公之時，晉畏，反朝韓、趙、魏之君。^{〔一〕}獨有絳、曲沃，餘皆入三晉。

〔一〕索隱畏，懼也。爲衰弱故，反朝韓、趙、魏也。宋忠引此注系本，而「畏」字爲「衰」。

十五年，魏文侯初立。^{〔一〕}十八年，幽公淫婦人，夜竊出邑中，盜殺幽公。^{〔二〕}魏文侯以兵誅晉亂，立幽公子止，是爲烈公。^{〔三〕}

〔一〕索隱按紀年，魏文侯初立在敬公十八年。

〔二〕索隱紀年云夫人秦嬴賊公於高寢之上。

〔三〕索隱系本云幽公生烈公止。又年表云魏誅幽公，立其弟止。

烈公十九年，周威烈王賜趙、韓、魏皆命爲諸侯。

二十七年，烈公卒，子孝公頤立。^{〔一〕}孝公九年，魏武侯初立，襲邯鄲，不勝而去。十七年，孝公卒，^{〔二〕}子靜公俱酒立。^{〔三〕}是歲，齊威王元年也。

〔一〕索隱系本云孝公頤。紀年以孝公爲桓公，故韓子有「晉桓侯」。

〔二〕索隱紀年云桓公二十年趙成侯、韓共侯遷桓公於屯留。已後更無晉事。

〔三〕索隱系本云靜公俱。

靜公二年，魏武侯、韓哀侯、趙敬侯滅晉後而三分其地。^{〔一〕}靜公遷爲家人，晉絕不祀。

〔一〕索隱按：紀年魏武侯以桓公十九年卒，韓哀侯、趙敬侯並以桓公十五年卒。又趙系家烈侯十六年與韓分晉，封晉君端氏，其後十年，肅侯遷晉君於屯留。不同也。

太史公曰：晉文公，古所謂明君也，亡居外十九年，至困約，及卽位而行賞，尚忘介子

推，況驕主乎？靈公既弑，其後成、景致嚴，至厲大刻，大夫懼誅，禍作。悼公以後日衰，六卿專權。故君道之御其臣下，固不易哉！

【索隱述贊】天命叔虞，卒封於唐。桐珪既削，河、汾是荒。文侯雖嗣，曲沃日彊。未知本末，祚傾桓莊。獻公昏惑，太子糴殃。重耳致霸，朝周河陽。靈公喪德，厲亦無防。四卿侵侮，晉祚遽亡。

史記卷四十

楚世家第十

楚之先祖出自帝顓頊高陽。高陽者，黃帝之孫，昌意之子也。高陽生稱，稱生卷章，卷章生重黎。重黎爲帝嚳高辛居火正，重黎甚有功，能光融天下，帝嚳命曰祝融。共工氏作亂，帝嚳使重黎誅之而不盡。帝乃以庚寅日誅重黎，而以其弟吳回爲重黎後，復居火正，爲祝融。

〔一〕正義 尺證反。

〔二〕集解 徐廣曰：「世本云老童生重黎及吳回。」譙周曰：「老童卽卷章。」索隱 卷章名老童，故系本云「老童生

重黎」。重黎、黎氏二官代司天地，重爲木正，黎爲火正。案：左氏傳少昊氏之子曰重，顓頊氏之子曰黎。今以

重黎爲一人，仍是顓頊之子孫者，劉氏云：「少昊氏之後曰重，顓頊氏之後曰重黎，對彼重則單稱黎，若自言當家則稱重黎。故楚及司馬氏皆重黎之後，非關少昊氏之重」。愚謂此解爲當。

〔三〕索隱 此重黎爲火正，彼少昊氏之後重自爲木正，知此重黎卽彼之黎也。

〔四〕集解 虞翻曰：「祝，大；融，明也。」韋昭曰：「祝，始也。」

吳回生陸終。陸終生子六人，坼剖而產焉。^{〔一〕}其長曰昆吾，^{〔二〕}二曰參胡，^{〔三〕}三曰彭祖，^{〔四〕}四曰會人，^{〔五〕}五曰曹姓，^{〔六〕}六曰季連，^{〔七〕}卅姓，楚其後也。^{〔七〕}昆吾氏，夏之時嘗爲侯伯，桀之時湯滅之。彭祖氏，殷之時嘗爲侯伯，殷之末世滅彭祖氏。季連生附沮，^{〔八〕}附沮生穴熊。其後中微，或在中國，或在蠻夷，弗能紀其世。

〔一〕集解干寶曰：「先儒學士多疑此事。譙允南通才達學，精核數理者也，作古史考，以爲作者妄記，廢而不論。余亦尤其生之異也。然按六子之世，子孫有國，升降六代，數千年間，迭至霸王，天將興之，必有尤物乎？若夫前志所傳，修己背坼而生禹，簡狄胷剖而生契，歷代久遠，莫足相證。近魏黃初五年，汝南屈雍妻王氏生男兒從右脇下水腹上出，而平和自若，數月創合，母子無恙，斯蓋近事之信也。以今況古，固知注記者之不妄也。天地云爲，陰陽變化，安可守之一端，概以常理乎？詩云：『不坼不副，無災無害。』原詩人之旨，明古之婦人嘗有坼副而產者矣。又有因產而遇災害者，故美其無害也。」索隱系本云：「陸終娶鬼方氏妹，曰女嬪。」

〔二〕集解虞翻曰：「昆吾名樊，爲己姓，封昆吾。」世本曰：「昆吾者，衛是也。」索隱長曰昆吾。系本云：「其一曰樊，是爲昆吾。」又曰：「昆吾者，衛是。」宋忠曰：「昆吾，國名，己姓所出。」左傳曰：「衛侯夢見披髮登昆吾之觀。」按：今濮陽城中有昆吾臺。正義括地志云：「濮陽縣，古昆吾國也。昆吾故城在縣西三十里，臺在縣西百步，卽昆吾墟也。」

〔三〕集解世本曰：「參胡者，韓是也。」索隱系本云：「二曰惠連，是爲參胡。參胡者，韓是。」宋忠曰：「參胡，國名，斟姓，無後。」

〔四〕集解 虞翻曰：「名彭，爲彭姓，封於大彭。」世本曰：「彭祖者，彭城是也。」索隱系本云：「三曰鑿鑿，是爲彭」

祖。彭祖者，彭城是。」虞翻云：「名彭，爲彭姓，封於大彭。」正義括地志云：「彭城，古彭祖國也。」外傳云殷

末滅彭祖國也。虞翻云名彭。神仙傳云彭祖諱鏗，帝顓頊之玄孫，至殷末年已七百六十七歲而不衰老，遂往流

沙之西，非壽終也。」

〔五〕集解世本曰：「會人者，鄭是也。」索隱系本云：「四曰求言，是爲鄆人。鄆人者，鄭是。」宋忠曰：「求言，名

也。姁姓所出，鄆國也。」正義括地志云：「故鄆城在鄭州新鄭縣東北二十二里。」毛詩譜云：「昔高辛之土，祝

融之墟，歷唐至周，重黎之後姁姓處其地，是爲鄆國，爲鄭武公所滅也。」

〔六〕集解世本曰：「曹姓者，邾是也。」索隱系本云：「五曰安，是爲曹姓。曹姓，邾是。」宋忠曰：「安，名也。」曹

姓者，諸曹所出。」正義括地志云：「故邾國在黃州黃岡縣東南百二十一里。」史記云邾子，曹姓也。」

〔七〕索隱系本云：「六曰季連，是爲邾姓。季連者，楚是。」宋忠曰：「季連，名也。邾姓所出，楚之先。」邾音彌是

反。邾，羊聲也。

〔八〕集解 孫檢曰：「一作『祖』。」索隱沮音才敍反。

周文王之時，季連之苗裔曰鬻熊。鬻熊子文王，蚤卒。其子曰熊麗。熊麗生熊狂，

熊狂生熊繹。

熊繹當周成王之時，舉文、武勤勞之後嗣，而封熊繹於楚蠻，封以子男之田，姓芈氏，居

丹陽。^{〔一〕}楚子熊繹與魯公伯禽、衛康叔子牟、晉侯燮、齊太公子呂伋俱事成王。

〔一〕集解 徐廣曰：「在南郡枝江縣。」

正義 顏容云：「傳例云：『楚居丹陽，今枝江縣故城是也。』」括地志云：「歸州

巴東縣東南四里歸故城，楚子熊繹之始國也。又熊繹墓在歸州秭歸縣。輿地志云秭歸縣東有丹陽城，周迴八

里，熊繹始封也。」

熊繹生熊艾，熊艾生熊黹，^{〔二〕}熊黹生熊勝。熊勝以弟熊楊^{〔三〕}爲後。熊楊生熊渠。

〔二〕索隱 一作「黹」，音土感反。黹音但，與「亶」同字，亦作「亶」。

〔三〕索隱 鄒誕本作「熊錫」。一作「煬」。

熊渠生子三人。當周夷王之時，王室微，諸侯或不朝，相伐。熊渠甚得江漢閒民和，乃興兵伐庸、^{〔一〕}楊粵，^{〔二〕}至于鄂。^{〔三〕}熊渠曰：「我蠻夷也，不與中國之號謚。」乃立其長子康爲句亶王，^{〔四〕}中子紅爲鄂王，^{〔五〕}少子執疵爲越章王，^{〔六〕}皆在江上楚蠻之地。及周厲王之時，暴虐，熊渠畏其伐楚，亦去其王。

〔一〕集解 杜預曰：「庸，今上庸縣。」

正義 括地志云：「房州竹山縣，本漢上庸縣，古之庸國。昔周武王伐紂，庸蠻

在焉。」

〔二〕索隱 有本作「楊雫」，音吁，地名也。今音越。譙周亦作「楊越」。

〔三〕正義 五各反。劉伯莊云：「地名，在楚之西，後徙楚，今東鄂州是也。」括地志云：「鄧州向城縣南二十里西鄂故

城是楚西鄂。」

〔四〕集解張瑩曰：「今江陵也。」索隱系本「康」作「庸」，「亶」作「祖」。地理志云江陵，南郡之縣也。楚文王自丹陽徙都之。

〔五〕集解九州記曰：「鄂，今武昌。」索隱有本作「藝經」二字，音摯紅，從下文熊摯紅讀也。古史考及鄒氏、劉氏等音無藝經，恐非也。正義括地志云：「武昌縣，鄂王舊都。今鄂王神卽熊渠子之神也。」

〔六〕索隱系本無執字，越作「就」。

後爲熊毋康，〔一〕毋康蚤死。熊渠卒，子熊摯紅立。〔二〕摯紅卒，其弟弒而代立，曰熊延。〔三〕熊延生熊勇。

〔一〕集解徐廣曰：「卽渠之長子。」

〔二〕索隱如此史意卽上鄂王紅也。譙周以爲「熊渠卒，子熊翔立；卒，長子摯有疾，少子熊延立」。此云「摯紅卒，其弟殺而自立，曰熊延」。欲會此代系，則翔亦毋康之弟，元嗣熊渠者。毋康既蚤亡，摯紅立而被延殺，故史考言

「摯有疾」，而此言「弒」也。正義卽上鄂王紅也。

〔三〕正義譙周言「摯有疾」，此言「弒」，未詳。宋均注樂緯云：「熊渠嫡嗣曰熊摯，有惡疾，不得爲後，別居於夔，爲楚附庸，後王命曰夔子也。」

熊勇六年，而周人作亂，攻厲王，厲王出奔彘。熊勇十年，卒，弟熊嚴爲後。

熊嚴十年，卒。有子四人，長子伯霜，中子仲雪，次子叔堪，〔一〕少子季徇。〔二〕熊嚴卒，長子伯霜代立，是爲熊霜。

〔一〕〔索隱〕一作「湛」。

〔三〕〔索隱〕旬俊反。

熊霜元年，周宣王初立。熊霜六年，卒，三弟爭立。仲雪死，叔堪亡，避難於濮，〔一〕而少弟季洵立，是爲熊洵。熊洵十六年，鄭桓公初封於鄭。二十二年，熊洵卒，子熊罾〔三〕立。熊罾九年，卒，子熊儀立，是爲若敖。

〔一〕〔集解〕杜預曰：「建寧郡南有濮夷。」

〔正義〕按：建寧，晉郡，在蜀南，與蠻相近。劉伯莊云：「濮在楚西南。」孔

安國云：「庸、濮在漢之南。」按：成公元年「楚地千里」，孔說是也。

〔三〕〔索隱〕罾音鄂，亦作「罾」。

若敖二十年，周幽王爲犬戎所弑，周東徙，而秦襄公始列爲諸侯。

二十七年，若敖卒，子熊坎〔一〕立，是爲霄敖。霄敖六年，卒，子熊眡立，〔二〕是爲蚡冒。〔三〕蚡冒十三年，晉始亂，以曲沃之故。蚡冒十七年，卒。蚡冒弟熊通弑蚡冒子而代立，是爲楚武王。

〔一〕〔索隱〕苦感反。一作「菌」，又作「欽」。

〔三〕〔集解〕徐廣曰：「眡音舜。」

〔索隱〕徐音舜。

按：玉篇在口部，顧氏云「楚之先，卽蚡冒也」。

劉音舜，其近代本

卽有字從目者。劉舜音，非。

〔三〕索隱 古本「蚡」作「粉」，音憤。冒音亡北反，或亡報反。

武王十七年，晉之曲沃莊伯弑主國晉孝侯。十九年，鄭伯弟段作亂。二十一年，鄭侵天子之田。二十三年，衛弑其君桓公。二十九年，魯弑其君隱公。三十一年，宋太宰華督弑其君殤公。

三十五年，楚伐隨。〔一〕隨曰：「我無罪。」楚曰：「我蠻夷也。今諸侯皆爲叛相侵，或相殺。我有敝甲，欲以觀中國之政，請王室尊吾號。」隨人爲之周，請尊楚，王室不聽，還報楚。三十七年，楚熊通怒曰：「吾先鬻熊，文王之師也，蚤終。成王舉我先公，乃以子男田令居楚，蠻夷皆率服，而王不加位，我自尊耳。」乃自立，爲武王，與隨人盟而去。於是始開濮地而有之。

〔一〕集解 賈逵曰：「隨，姬姓也。」杜預曰：「隨國今義陽隨縣。」

〔正義〕括地志云：「隨州外城古隨國地。」世本云：「楚武王墓在豫州新息。隨，姬姓也。武王卒師中而兵罷。」括地志云：「上蔡縣東北五十里」是也。

五十一年，周召隨侯，數以立楚爲王。楚怒，以隨背己，伐隨。武王卒師中而兵罷。〔二〕子文王熊貲立，始都郢。〔三〕

〔一〕集解 皇覽曰：「楚武王冢在汝南郡鮑陽縣葛陂鄉城東北，民謂之楚王岑。漢永平中，葛陵城北祝里社下於土中得銅鼎，而名曰「楚武王」，由是知楚武王之冢。民傳言，秦、項、赤眉之時欲發之，輒頽壞填壓，不得發也。」

〔正義〕有本注「葛陂鄉」作「葛陵鄉」者，誤也。地理志云新蔡縣西北六十里有葛陂鄉，卽費長房投竹成龍之陂，因爲鄉名也。

〔二〕〔正義〕括地志云：「紀南故城在荊州江陵縣北五十里。杜預云國都於郢，今南郡江陵縣北紀南城是也。」括地志云：「又至平王，更城郢，在江陵縣東北六里，故郢城是也。」

文王二年，伐申過鄧，〔一〕鄧人曰「楚王易取」，鄧侯不許也。〔二〕六年，伐蔡，〔三〕虜蔡哀侯以歸，已而釋之。楚彊，陵江漢閒小國，小國皆畏之。十一年，齊桓公始霸，楚亦始大。

〔一〕〔正義〕括地志云：「故申城在鄧州南陽縣北三十里。晉太康地志云周宣王舅所封。故鄧城在襄州安養縣北二十里。春秋之鄧國，莊十六年楚文王滅之。」

〔二〕〔集解〕服虔云：「鄧，曼姓。」

〔三〕〔正義〕豫州上蔡縣在州北七十里，古蔡國也。縣外城，蔡國城也。

十二年，伐鄧，滅之。十三年，卒，子熊羆立，〔一〕是爲莊敖。〔二〕莊敖五年，欲殺其弟熊惲，〔三〕惲奔隨，與隨襲弑莊敖代立，是爲成王。

〔一〕〔集解〕史記音隱云：「羆，古『艱』字。」

〔二〕〔索隱〕上音側狀反。

〔三〕〔索隱〕惲音紆粉反。左傳作「頽」，紆貧反。

成王憚元年，初卽位，布德施惠，結舊好於諸侯。使人獻天子，天子賜胙，曰：「鎮爾南方夷越之亂，無侵中國。」於是楚地千里。

十六年，齊桓公以兵侵楚，至陘山。^{〔一〕}楚成王使將軍屈完，^{〔二〕}以兵禦之，與桓公盟。桓公數以周之賦不入王室，楚許之，乃去。

〔一〕正義 杜預云：「陘，楚地。潁川召陵縣南有陘亭。」括地志云：「陘山在鄭州西南一百一十里，卽此山也。」

〔二〕正義 屈，曲勿反。完音桓，楚族也。

十八年，成王以兵北伐許，^{〔一〕}許君肉袒謝，乃釋之。二十二年，伐黃。^{〔二〕}二十六年，滅英。^{〔三〕}

〔一〕集解 地理志曰潁川許昌縣，故許國也。

〔二〕索隱 汝南弋陽縣，故黃國。^{〔正義〕}括地志云：「黃國故城，漢弋陽縣也。秦時黃都，嬴姓，在光州定城縣四十里也。」

〔三〕集解 徐廣曰：「年表及他本皆作『英』，一本作『黃』。」^{〔正義〕}英國在淮南，蓋蓼國也，不知改名時也。

三十三年，宋襄公欲爲盟會，召楚。楚王怒曰：「召我，我將好往襲辱之。」遂行，至孟，^{〔一〕}遂執辱宋公，已而歸之。三十四年，鄭文公南朝楚。楚成王北伐宋，敗之泓，射傷宋

襄公，襄公遂病創死。

〔一〕正義音于，宋地也。

三十五年，晉公子重耳過楚，成王以諸侯客禮饗，而厚送之於秦。

三十九年，魯僖公來請兵以伐齊，楚使申侯將兵伐齊，取穀，〔一〕置齊桓公子雍焉。齊

桓公七子皆奔楚，楚盡以爲上大夫。滅麇，麇不祀祝融、鬻熊故也。〔三〕

〔一〕集解杜預曰：「濟北穀城縣。」正義括地志云：「穀在濟州東阿縣東二十六里。」

〔三〕集解服虔曰：「麇，楚熊渠之孫，熊摯之後。麇在巫山之陽，秭歸鄉是也。」索隱譙周作「滅歸」，歸卽麇之地

名歸鄉也。

夏，伐宋，宋告急於晉，晉救宋，成王罷歸。將軍子玉請戰，成王曰：「重耳亡居外久，卒

得反國，天之所開，不可當。」子玉固請，乃與之少師而去。晉果敗子玉於城濮。成王怒，

誅子玉。

四十六年，初，成王將以商臣爲太子，語令尹子上。子上曰：「君之齒未也，〔一〕而又多內

寵，紂乃亂也。楚國之舉常在少者。〔二〕且商臣蠡目而豺聲，忍人也，〔三〕不可立也。」王不

聽，立之。後又欲立子職〔四〕而紂太子商臣。商臣聞而未審也，告其傅潘崇曰：「何以得其

實？」崇曰：「饗王之寵姬〔五〕江芊〔六〕而勿敬也。」商臣從之。江芊怒曰：「宜乎王之欲殺

若而立職也。」商臣告潘崇曰：「信矣。」崇曰：「能事之乎？」〔七〕曰：「不能。」「能亡去乎？」曰：「不能。」「能行大事乎？」〔八〕曰：「能。」冬十月，商臣以宮衛兵圍成王。成王請食熊蹯而死，〔九〕不聽。丁未，成王自絞殺。商臣代立，是爲穆王。

〔一〕集解 杜預曰：「齒，年也。言尚少。」

〔二〕集解 賈逵曰：「舉，立也。」

〔三〕集解 服虔曰：「言忍爲不義。」

〔四〕集解 賈逵曰：「職，商臣庶弟也。」

〔五〕集解 姬，當作「妹」。

〔六〕正義 非，亡爾反。

〔七〕集解 服虔曰：「若立職，子能事之？」

〔八〕集解 服虔曰：「謂弑君。」

〔九〕集解 杜預曰：「熊掌難熟，冀久將有外救之也。」

穆王立，以其太子宫予潘崇，使爲太師，掌國事。穆王三年，滅江。〔一〕四年，滅六、蓼。六、蓼，皋陶之後。〔二〕八年，伐陳。十二年，卒。子莊王侶立。

〔一〕集解 杜預曰：「江國在汝南安陽縣。」

〔二〕集解 杜預曰：「六國，今廬江六縣。蓼國，今安豐蓼縣。」

莊王卽位三年，不出號令，日夜爲樂，令國中曰：「有敢諫者死無赦！」伍舉入諫。莊王左抱鄭姬，右抱越女，坐鍾鼓之間。伍舉曰：「願有進。」隱^{〔一〕}曰：「有鳥在於阜，三年不蜚不鳴，是何鳥也？」莊王曰：「三年不蜚，蜚將沖天；三年不鳴，鳴將驚人。舉退矣，吾知之矣。」居數月，淫益甚。大夫蘇從乃入諫。王曰：「若不聞令乎？」對曰：「殺身以明君，臣之願也。」於是乃罷淫樂，聽政，所誅者數百人，所進者數百人，任伍舉、蘇從以政，國人大說。是歲滅庸。^{〔二〕}六年，伐宋，獲五百乘。

〔一〕〔集解〕隱謂隱藏其意。

〔二〕〔正義〕今房州竹山縣是也。

八年，伐陸渾戎，^{〔一〕}遂至洛，觀兵於周郊。^{〔二〕}周定王使王孫滿勞楚王。^{〔三〕}楚王問鼎小大輕重，^{〔四〕}對曰：「在德不在鼎。」莊王曰：「子無阻九鼎！楚國折鉤之喙，^{〔五〕}足以爲九鼎。」王孫滿曰：「嗚呼！君王其忘之乎？昔虞夏之盛，遠方皆至，貢金九牧，^{〔六〕}鑄鼎象物，^{〔七〕}百物而爲之備，使民知神姦。^{〔八〕}桀有亂德，鼎遷於殷，載祀六百。^{〔九〕}殷紂暴虐，鼎遷於周。德之休明，雖小必重；^{〔一〇〕}其姦回昏亂，雖大必輕。^{〔一一〕}昔成王定鼎于郊，^{〔一二〕}卜世三十，卜年七百，天所命也。周德雖衰，天命未改。鼎之輕重，未可問也。」楚王乃歸。

〔一〕集解服虔曰：「陸渾戎在洛西南。」正義允姓之戎徙居陸渾。

〔二〕集解服虔曰：「觀兵，陳兵示周也。」

〔三〕集解服虔曰：「以郊勞禮迎之也。」

〔四〕集解杜預曰：「示欲偪周取天下。」

〔五〕正義喙，許衛反。凡戟有鉤。喙，鉤口之尖也。言楚國戟之鉤口尖有折者，足以爲鼎，言鼎之易得也。

〔六〕集解服虔曰：「使九州之牧貢金。」

〔七〕集解賈逵曰：「象所圖物著之於鼎。」

〔八〕集解杜預曰：「圖鬼神百物之形，使民逆備之也。」

〔九〕集解賈逵曰：「載，辭也。祀，年也。商曰祀。」王肅曰：「載祀者，猶言年也。」

〔一〇〕集解杜預曰：「不可遷。」

〔一一〕集解杜預曰：「言可移。」

〔一二〕集解杜預曰：「郊，鄆，今河南也，河南縣西有郊鄆陌。武王遷之，成王定之。」索隱按周書，郊，雒北山名，音

甲。鄆，謂田厚鄆，故以名焉。

九年，相若敖氏。〔一〕人或讒之王，恐誅，反攻王，王擊滅若敖氏之族。十三年，滅舒。〔二〕

〔一〕集解左傳曰：子越椒。

〔二〕集解杜預曰：「廬江六縣東有舒城也。」

十六年，伐陳，殺夏徵舒。徵舒弑其君，故誅之也。已破陳，卽縣之。羣臣皆賀，申叔

時使齊來，不賀。王問，對曰：「鄙語曰，牽牛徑人田，田主取其牛。徑者則不直矣，取之牛不亦甚乎？且王以陳之亂而率諸侯伐之，以義伐之而貪其縣，亦何以復令於天下！」莊王乃復國陳後。

十七年春，楚莊王圍鄭，三月克之。人自皇門，^{〔一〕}鄭伯肉袒牽羊以逆，^{〔二〕}曰：「孤不天，不能事君，君用懷怒，以及敝邑，孤之罪也。敢不惟命是聽！賓之南海，若以臣妾賜諸侯，亦惟命是聽。若君不忘厲、宣、桓、武，^{〔三〕}不絕其社稷，使改事君，孤之願也，非所敢望也。敢布腹心。」楚羣臣曰：「王勿許。」莊王曰：「其君能下人，必能信用其民，庸可絕乎！」莊王自手旗，左右麾軍，引兵去三十里而舍，遂許之平。^{〔四〕}潘尪入盟，子良出質。^{〔五〕}夏六月，晉救鄭，與楚戰，大敗晉師河上，遂至衡雍而歸。

〔一〕集解 賈逵曰：「鄭城門。」何休曰：「郭門也。」

〔二〕集解 賈逵曰：「肉袒牽羊，示服爲臣隸也。」

〔三〕集解 杜預曰：「周厲王、宣王，鄭之所自出也。鄭桓公、武公，始封之賢君也。」

〔四〕集解 杜預曰：「退一舍而禮鄭。」

〔五〕集解 潘尪，楚大夫。子良，鄭伯弟。

二十年，圍宋，以殺楚使也。^{〔一〕}圍宋五月，城中食盡，易子而食，析骨而炊。宋華元出

告以情。莊王曰：「君子哉！」遂罷兵去。

〔一〕索隱 左傳宣十四年「楚子使申舟聘于齊，曰：『無假道于宋。』華元曰：『過我而不假道，鄙我也，鄙我，亡也；殺其使者必伐我，伐我亦亡也；亡一也。』乃殺之。楚子聞之，投袂而起。九月，圍宋」是也。

二十三年，莊王卒，子共王審立。

共王十六年，晉伐鄭。鄭告急，共王救鄭。與晉兵戰鄢陵，晉敗楚，射中共王目。共王召將軍子反。子反嗜酒，從者豎陽穀進酒，醉。王怒，射殺子反，遂罷兵歸。

三十一年，共王卒，子康王招立。康王立十五年卒，子員〔一〕立，是爲郟敖。

〔一〕索隱 音雲。左傳作「麇」。

康王寵弟公子圍〔一〕子比、子皙、弃疾。郟敖三年，以其季父康王弟公子圍爲令尹，主兵事。四年，圍使鄭，道聞王疾而還。十二月己酉，圍入問王疾，絞而弑之，〔二〕遂殺其子莫及平夏。使使赴於鄭。伍舉問曰：「誰爲後？」〔三〕對曰：「寡大夫圍。」伍舉更曰：「共王之子圍爲長。」〔四〕子比奔晉，而圍立，是爲靈王。

〔一〕集解 徐廣曰：「史記多作『回』。」

〔二〕集解 荀卿曰：「以冠纓絞之。」左傳曰：「葬王于郟，謂之郟敖。」

〔三〕集解服虔曰：「問來赴者。」

〔四〕集解杜預曰：「伍舉更赴辭，使從禮告終稱嗣，不以篡弑赴諸侯。」

靈王三年六月，楚使使告晉，欲會諸侯。諸侯皆會楚于申。伍舉曰：「昔夏啓有鈞臺之饗，〔一〕商湯有景亳之命，周武王有盟津之誓，成王有岐陽之蒐，〔二〕康王有豐宮之朝，〔三〕穆王有塗山之會，齊桓有召陵之師，晉文有踐土之盟，君其何用？」靈王曰：「用桓公。」〔四〕時鄭子產在焉。於是晉、宋、魯、衛不往。靈王已盟，有驕色。伍舉曰：「桀爲有仍之會，有緡叛之。〔五〕紂爲黎山之會，東夷叛之。〔六〕幽王爲太室之盟，戎、翟叛之。〔七〕君其慎終！」

〔一〕集解杜預曰：「河南陽翟縣南有鈞臺坡。」

〔二〕集解賈逵曰：「岐山之陽。」

〔三〕集解服虔曰：「豐宮，成王廟所在也。」杜預曰：「豐在始平鄠縣東，有靈臺，康王於是朝諸侯。」

〔四〕集解杜預曰：「用會召陵之禮也。」

〔五〕集解賈逵曰：「仍，緡，國名也。」

〔六〕集解服虔曰：「黎，東夷國名也，子姓。」

〔七〕集解杜預曰：「太室，中嶽也。」

七月，楚以諸侯兵伐吳，圍朱方。八月，克之，囚慶封，滅其族。以封徇，曰：「無效齊慶

封弑其君而弱其孤，以盟諸大夫！^{〔一〕}封反曰：「莫如楚共王庶子圍弑其君兄之子員而代之立！」^{〔二〕}於是靈王使（奔）疾殺之。

〔一〕集解 杜預曰：「齊崔杼弑其君，慶封其黨，故以弑君之罪責之也。」

〔二〕集解 穀梁傳曰：「軍人粲然皆笑。」

七年，就章華臺，^{〔一〕}下令內亡人實之。

〔一〕集解 杜預曰：「南郡華容縣有臺，在城內。」

八年，使公子弃疾將兵滅陳。十年，召蔡侯，醉而殺之。使弃疾定蔡，因爲陳蔡公。

十一年，伐徐以恐吳。^{〔一〕}靈王次於乾谿以待之。王曰：「齊、晉、魯、衛，其封皆受寶器，我獨不。今吾使使周求鼎以爲分，其予我乎？」^{〔二〕}析父對曰：「其予君王哉！」^{〔三〕}昔我先王熊繹辟在荊山，薶露藍蘂^{〔四〕}以處草莽，跋涉山林^{〔五〕}以事天子，唯是桃弧棘矢以共王事。^{〔六〕}齊，王舅也；^{〔七〕}晉及魯、衛，王母弟也。楚是以無分而彼皆有。周今與四國服事君王，將惟命是從，豈敢愛鼎？靈王曰：「昔我皇祖伯父昆吾舊許是宅，^{〔八〕}今鄭人貪其田，不我予，今我求之，其予我乎？」對曰：「周不愛鼎，鄭安敢愛田？」靈王曰：「昔諸侯遠我而畏晉，今吾大城陳、蔡、不羹，^{〔九〕}賦皆千乘，諸侯畏我乎？」對曰：「畏哉！」靈王喜曰：「析父善言古事焉。」^{〔一〇〕}

〔一〕集解左傳曰使蕩侯等圍徐。

〔二〕集解服虔曰：「有功德，受分器。」

〔三〕集解賈逵曰：「析父，楚大夫。」索隱據左氏此是右尹子革之詞，史蓋誤也。

〔四〕集解徐廣曰：「蕞，一作『暴』。」駟案：服虔曰「蕞露，柴車素木輅也。藍蕞，言衣敝壞，其蕞藍藍然也。」

〔五〕集解服虔曰：「草行曰跋，水行曰涉。」

〔六〕集解服虔曰：「桃弧棘矢所以禦其災，言楚地山林無所出也。」

〔七〕集解服虔曰：「齊呂伋，成王之舅。」

〔八〕集解服虔曰：「陸終氏六子，長曰昆吾，少曰季連。季連，楚之祖，故謂昆吾爲伯父也。昆吾曾居許地，故曰舊

許是宅。」

〔九〕集解韋昭曰：「二國，楚別都也。潁川定陵有東不羹，襄城有西不羹。」正義括地志云：「不羹故城在許州襄

城縣東三十里。地理志云此乃西不羹者也。」

〔一〇〕正義左傳昭十二年，析父謂子革曰：「吾子楚國之望也，今與王言如響，國其若之何？」杜預曰：「譏其順王心如響應聲也。」按：此對王言是子革之辭，太史公云析父，誤也。析父時爲王僕，見子革對，故歎也。

十二年春，楚靈王樂乾谿，不能去也。國人苦役。初，靈王會兵於申，僂越大夫常壽過，殺蔡大夫觀起。起子從亡在吳，乃勸吳王伐楚，爲閒越大夫常壽過而作亂，爲吳閒。使矯公子弃疾命召公子比於晉，至蔡，與吳、越兵欲襲蔡。令公子比見弃疾，與盟

於鄧。^{〔四〕}遂入殺靈王太子祿，立子比爲王，公子子皙爲令尹，弃疾爲司馬。先除王宮，觀從從師于乾谿，令楚衆曰：「國有王矣。」先歸，復爵邑田室。後者遷之。」楚衆皆潰，去靈王而歸。

〔一〕索隱 僂，辱也。

〔二〕索隱 觀音官。觀，姓；起，名。

〔三〕索隱 從音才松反。

〔四〕集解 杜預曰：「潁川邵陵縣西有鄧城。」

〔正義〕括地志云：「故鄧城在豫州鄆城縣東三十五里。」按：在古召陵縣西十里也。

靈王聞太子祿之死也，自投車下，而曰：「人之愛子亦如是乎？」侍者曰：「甚是。」王曰：「余殺人之子多矣，能無及此乎？」右尹曰：「一」請待於郊以聽國人。」二」王曰：「衆怒不可犯。」曰：「且人大縣而乞師於諸侯。」王曰：「皆叛矣。」又曰：「且奔諸侯以聽大國之慮。」王曰：「大福不再，祇取辱耳。」於是王乘舟將欲入鄆。^{〔三〕}右尹度王不用其計，懼俱死，亦去王亡。

〔一〕集解 左傳曰右尹子革。

〔二〕集解 服虔曰：「聽國人欲爲誰。」

〔三〕集解 服虔曰：「鄆，楚別都也。」杜預曰：「襄陽宜城縣。」

〔正義〕音僂。

括地志云：「故鄆城在襄州安養縣北三

里，在襄州北五里，南去荊州二百五十里。」按：王自夏口從漢水上入鄢也。左傳云：「王沿夏將欲入鄢」是也。括地志云：「鄢水源出襄州義清縣西界託仗山。」水經云：「蠻水卽鄢水是也。」

靈王於是獨傍隍山中，野人莫敢入王。王行遇其故錡人，「一」謂曰：「爲我求食，我已不食三日矣。」錡人曰：「新王下法，有敢饗王從王者，罪及三族，且又無所得食。」王因枕其股而卧。錡人又以土自代，逃去。王覺而弗見，遂飢弗能起。芋尹申無字之子申亥曰：「吾父再犯王命，二王弗誅，恩孰大焉！」乃求王，遇王飢於釐澤，奉之以歸。夏五月癸丑，王死申亥家，三申亥以二女從死，并葬之。

「一」集解 韋昭曰：「今之中涓也。」

「二」集解 服虔曰：「斷王旌，執人於章華之宮。」

「三」正義 左傳云：「夏五月癸亥，王縊于芋尹申亥」是也。

是時楚國雖已立比爲王，畏靈王復來，又不聞靈王死，故觀從謂初王比曰：「不殺弃疾，雖得國猶受禍。」王曰：「余不忍。」從曰：「人將忍王。」王不聽，乃去。弃疾歸。國人每夜驚，曰：「靈王入矣！」乙卯夜，弃疾使船人從江上走呼曰：「靈王至矣！」國人愈驚。又使曼成然告初王比及令尹子皙曰：「王至矣！國人將殺君，司馬將至矣！」二君蚤自圖，無取辱焉。衆怒如水火，不可救也。」初王及子皙遂自殺。丙辰，弃疾卽位爲王，改名熊居，是爲

平王。

〔一〕集解 杜預曰：「司馬謂弃疾。」

平王以詐弑兩王而自立，恐國人及諸侯叛之，乃施惠百姓。復陳蔡之地而立其後如故，歸鄭之侵地。存恤國中，修政教。吳以楚亂故，獲五率以歸。〔一〕平王謂觀從：「恣爾所欲。」欲爲卜尹，王許之。〔二〕

〔一〕集解 服虔曰：「五率，蕩侯、潘子、司馬督、囂尹午、陵尹喜。」

〔二〕集解 賈逵曰：「卜尹，卜師，大夫官。」

初，共王有寵子五人，無適立，乃望祭羣神，請神決之，使主社稷，而陰與巴姬〔一〕埋璧於室內，〔二〕召五公子齋而入。康王跨之，〔三〕靈王肘加之，子比、子皙皆遠之。平王幼，抱其上而拜，壓紐。故康王以長立，至其子失之，圍爲靈王，及身而弑，子比爲王十餘日，子皙不得立，又俱誅。四子皆絕無後。唯獨弃疾後立，爲平王，竟續楚祀，如其神符。

〔一〕集解 賈逵曰：「共王妾。」

〔二〕正義 左傳云：「埋璧於太室之庭。」杜預曰：「太室，祖廟也。」

〔三〕集解 服虔曰：「兩足各跨壁一邊。」杜預曰：「過其上。」

初，子比自晉歸，韓宣子問叔向曰：「子比其濟乎？」對曰：「不就。」宣子曰：「同惡相求，如市賈焉。」^{〔一〕}何爲不就？對曰：「無與同好，誰與同惡？」^{〔二〕}取國有五難：有寵無人，一也；^{〔三〕}有人無主，二也；^{〔四〕}有主無謀，三也；^{〔五〕}有謀而無民，四也；^{〔六〕}有民而無德，五也。^{〔七〕}子比在晉十三年矣，晉、楚之從不聞通者，可謂無人矣；^{〔八〕}族盡親叛，可謂無主矣；^{〔九〕}無覺而動，可謂無謀矣；^{〔一〇〕}爲羈終世，可謂無民矣；^{〔一一〕}亡無愛徵，可謂無德矣。^{〔一二〕}王虐而不忌，^{〔一三〕}子比涉五難以弑君，誰能濟之！有楚國者，其弃疾乎？君陳、蔡，方城外屬焉。^{〔一四〕}苛慝不作，盜賊伏隱，私欲不違，^{〔一五〕}民無怨心。先神命之，國民信之。邾、莒有亂，必季實立，楚之常也。子比之官，則右尹也；數其貴寵，則庶子也；以神所命，則又遠之；民無懷焉，將何以立？」宣子曰：「齊桓、晉文不亦是乎？」^{〔一六〕}對曰：「齊桓，衛姬之子也，有寵於釐公。有鮑叔牙、賓須無、隰朋以爲輔，有莒、衛以爲外主，^{〔一七〕}有高、國以爲內主。^{〔一八〕}從善如流，^{〔一九〕}施惠不倦。有國，不亦宜乎？昔我文公，狐季姬之子也，有寵於獻公。好學不倦。生十七年，有士五人，有先大夫子餘、子犯以爲腹心，^{〔二〇〕}有魏犢、賈佗以爲股肱，有齊、宋、秦、楚以爲外主，^{〔二一〕}有欒、郤、狐、先以爲內主。^{〔二二〕}亡十九年，守志彌篤。惠、懷棄民，^{〔二三〕}民從而與之。^{〔二四〕}故文公有國，不亦宜乎？子比無施於民，無援於外，去晉，晉不送；歸楚，楚不迎。何以有國？」子比果不終焉，卒立者弃疾，^{〔二五〕}如叔向言也。

【一】集解 服虔曰：「謂國人共惡靈王者，如市賈之人求利也。」

【二】集解 服虔曰：「言無黨於內，當與誰共同好惡。」

【三】集解 杜預曰：「寵須賢人而固。」

【四】集解 杜預曰：「雖有賢人，當須內主爲應。」

【五】集解 杜預曰：「謀，策謀也。」

【六】集解 杜預曰：「民，衆也。」

【七】集解 杜預曰：「四者既備，當以德成之。」

【八】集解 杜預曰：「晉、楚之士從子比游，皆非達人。」

【九】集解 杜預曰：「無親族在楚。」

【十】集解 服虔曰：「言靈王尚在，而妄動取國，故謂無謀。」

【二】集解 杜預曰：「終身羈客在於晉，是無民。」

【三】集解 杜預曰：「楚人無愛念者。」

【三】集解 杜預曰：「靈王暴虐，無所畏忌，將自亡。」

【四】正義 方城山在許州葉縣西十八里也。

【五】集解 服虔曰：「不以私欲違民心。」

【六】集解 服虔曰：「皆庶子而出奔。」

【七】集解 賈逵曰：「齊桓出奔莒，自莒先入，衛人助之。」

〔一〇〕集解服虔曰：「國子，高子，皆齊之正卿。」

〔一九〕集解服虔曰：「言其疾。」

〔二〇〕集解賈逵曰：「子餘，趙衰。」

〔二一〕集解賈逵曰：「齊以女妻之，宋贈之馬，楚享以九獻，秦送內之。」

〔二二〕集解賈逵曰：「四姓，晉大夫。」正義杜預云：「謂樂枝、卻縠、狐突、先軫也。」

〔二三〕集解服虔曰：「皆弃民不恤。」

〔二四〕正義以惠、懷弃民，故民相從而歸心於文公。

〔二五〕正義左傳云：「獲神，一也；有民，二也；令德，三也；寵貴，四也；居常，五也。有五利以去五難，誰能害之？」

杜預云：「獲神，當璧拜也；有民，民信也；令德，無苛慝也；寵貴，妃子也；居常，弃疾季也。」

平王二年，使費無忌〔一〕如秦爲太子建取婦。〔二〕婦好，來，未至，無忌先歸，說平王曰：「秦女好，可自娶，爲太子更求。」平王聽之，卒自娶秦女，生熊珍。更爲太子娶。是時伍奢爲太子太傅，無忌爲少傅。無忌無寵於太子，常讒惡太子建。建時年十五矣，其母蔡女也，無寵於王，王稍益疏外建也。

〔一〕集解服虔曰：「楚大夫。」索隱左傳作「無極」，極忌聲相近。

〔二〕正義左傳云：「楚子之在蔡也，鄢陽之女奔之，生太子建。」杜預云：「鄢，蔡邑也。」鄢，古覓反。

六年，使太子建居城父，守邊。〔一〕無忌又日夜讒太子建於王曰：「自無忌入秦女，太子

怨，亦不能無望於王，王少自備焉。且太子居城父，擅兵，外交諸侯，且欲入矣。」平王召其傅伍奢責之。伍奢知無忌讒，乃曰：「王柰何以小臣疏骨肉？」無忌曰：「今不制，後悔也。」於是王遂囚伍奢。（而召其二子而告以免父死）乃令司馬奮揚召太子建，欲誅之。太子聞之，亡奔宋。

〔一〕集解服虔曰：「城父，楚北境邑。」杜預曰：「襄城，城父縣。」

〔正義〕父音甫。括地志云：「城父故城在許州葉縣」

東北四十五里，即杜預云襄城城父縣也。又許州襄城縣東四十里亦有父城故城一所，服虔云「城父，楚北境」，乃是父城之名，非建所守。杜預云（言）成父，又誤也。傳及酈元水經注云「楚大城城父，使太子建居之」，即十三州志云太子建所居城父，謂今亳州城父縣也。」按：今亳州見有城父縣，是建所守者也。地理志云潁川有父城縣，沛郡有城父縣，此二名別耳。

無忌曰：「伍奢有二子，不殺者爲楚國患。盍以免其父召之，必至。」於是王使使謂奢：「能致二子則生，不能將死。」奢曰：「尚至，胥不至。」王曰：「何也？」奢曰：「尚之爲人，廉，死節，慈孝而仁，聞召而免父，必至，不顧其死。胥之爲人，智而好謀，勇而矜功，知來必死，必不來。然爲楚國憂者必此子。」於是王使人召之，曰：「來，吾免爾父。」伍尚謂伍胥曰：「聞父免而莫奔，不孝也；父戮莫報，無謀也；度能任事，知也。子其行矣，我其歸死。」伍尚遂歸。伍胥彎弓屬矢，出見使者，曰：「父有罪，何以召其子爲？」將射，使者還走，遂

出奔吳。伍奢聞之，曰：「胥亡，楚國危哉。」楚人遂殺伍奢及尚。

十年，楚太子建母在居巢，「一」開吳。吳使公子光伐楚，遂敗陳、蔡，取太子建母而去。楚恐，城郢。「三」初，吳之邊邑卑梁「三」與楚邊邑鍾離小童爭桑，兩家交怒相攻，滅卑梁人。卑梁大夫怒，發邑兵攻鍾離。楚王聞之怒，發國兵滅卑梁。吳王聞之大怒，亦發兵，使公子光因建母家攻楚，遂滅鍾離、居巢。楚乃恐而城郢。「四」

「一」正義 廬州巢縣是也。

「二」正義 在江陵縣東北六里，已解於前。按：傳城郢在昭公二十三年，下重言城郢。杜預云：「楚用子囊遺言以築郢城矣，今畏吳，復修以自固也。」

「三」正義 卑梁邑近鍾離也。

「四」索隱 去年已城郢，今又重言。據左氏昭二十三年城郢，二十四年無重城郢之文，是史記誤也。

十三年，平王卒。將軍子常曰：「太子珍少，且其母乃前太子建所當娶也。」欲立令尹子西。子西，平王之庶弟也，有義。子西曰：「國有常法，更立則亂，言之則致誅。」乃立太子珍，是爲昭王。

昭王元年，楚衆不說費無忌，以其讒亡太子建，殺伍奢子父與郤宛。宛之宗姓伯氏子

詬及子胥皆奔吳，吳兵數侵楚，楚人怨無忌甚。楚令尹子常〔一〕誅無忌以說衆，衆乃喜。

〔一〕〔正義〕名瓦。左傳云囊瓦伐吳。

四年，吳三公子〔一〕奔楚，楚封之以扞吳。五年，吳伐取楚之六、潛。〔二〕七年，楚使子常伐吳，吳大敗楚於豫章。〔三〕

〔一〕〔索隱〕昭三十年，二公子奔楚，公子掩餘奔徐，公子燭庸奔鍾離。此言三公子，非也。

〔二〕〔正義〕故六城在壽州安豐縣南百三十二里，偃姓，皋陶之後所封也。潛城，楚之潛邑，在霍山縣東二百步。

〔三〕〔正義〕今洪州也。

十年冬，吳王闔閭、伍子胥、伯嚭與唐、蔡俱伐楚，楚大敗，吳兵遂入郢，辱平王之墓，以伍子胥故也。吳兵之來，楚使子常以兵迎之，夾漢水陣。吳伐敗子常，子常亡奔鄢。楚兵走，吳乘勝逐之，五戰及郢。己卯，昭王出奔。庚辰，吳人入郢。〔一〕

〔一〕〔集解〕春秋云十一月庚辰。

昭王亡也至雲夢。雲夢不知其王也，射傷王。王走鄢。〔一〕鄢公之弟懷曰：「平王殺吾父，〔二〕今我殺其子，不亦可乎？」鄢公止之，然恐其弑昭王，乃與王出奔隨。〔三〕吳王聞昭王往，即進擊隨，謂隨人曰：「周之子孫封於江漢之間者，楚盡滅之。」欲殺昭王。王從臣子綦乃深匿王，自以爲王，謂隨人曰：「以我予吳。」隨人卜予吳，不吉，乃謝吳王曰：「昭王亡，

不在隨。」吳請人自索之，隨不聽，吳亦罷去。

〔一〕〔正義〕走音奏。鄭音云。括地志云：「安州安陸縣城，本春秋時鄖國城也。」

〔二〕〔集解〕服虔曰：「父曼成然。」〔正義〕成然立平王，貪求無厭，平王殺之。

〔三〕〔正義〕括地志云：「隨州城外古隨國城。隨，姬姓也。」又云：「楚昭王城在隨州縣北七里。左傳云吳師入郢，王奔隨，隨人處之公宮之北，卽此城是也。」

昭王之出郢也，使申鮑胥〔一〕請救於秦。秦以車五百乘救楚，楚亦收餘散兵，與秦擊吳。十一年六月，敗吳於稷。〔二〕會吳王弟夫概見吳王兵傷敗，乃亡歸，自立爲王。闔閭聞之，引兵去楚，歸擊夫概。夫概敗，奔楚，楚封之堂谿，〔三〕號爲堂谿氏。

〔一〕〔集解〕服虔曰：「楚大夫王孫包胥。」

〔二〕〔集解〕賈逵曰：「楚地也。」

〔三〕〔正義〕（地理）〔括地〕志云：「堂谿故城在豫州鄖城縣西八十有五里也。」

楚昭王滅唐。〔一〕九月，歸入郢。十二年，吳復伐楚，取番。〔二〕楚恐，去郢，北徙都都。〔三〕

〔一〕〔集解〕杜預曰：「義陽安昌縣東南上唐鄉。」〔正義〕括地志云：「上唐鄉故城在隨州棗陽縣東南百五十里，古之

唐國也。世本云唐，姬姓之國。」

〔二〕〔正義〕片寒反，又音婆。括地志云：「饒州鄱陽縣，春秋時爲楚東境，秦爲番縣，屬九江郡，漢爲鄱陽縣也。」

〔三〕〔正義〕音若。括地志云：「楚昭王故城在襄州樂鄉縣東北三十二里，在故都城東五里，卽楚國故昭王徙都都城

也。」

十六年，孔子相魯。二十年，楚滅頓，「二」滅胡。「三」二十一年，吳王闔閭伐越。越王句踐射傷吳王，遂死。吳由此怨越而不西伐楚。

〔一〕集解地理志曰：「汝南南頓縣，故頓子國。」正義括地志云：「陳州南頓縣，故頓子國。應劭云古頓子國，姬

姓也，逼於陳，後南徙，故曰南頓也。」

〔二〕集解杜預曰：「汝南縣西北胡城。」正義括地志云：「故胡城在豫州鄆城縣界。」

二十七年春，吳伐陳，楚昭王救之，軍城父。十月，昭王病於軍中，有赤雲如鳥，夾日而蜚。〔一〕昭王問周太史，太史曰：「是害於楚王，然可移於將相。」將相聞是言，乃請自以身禱於神。昭王曰：「將相，孤之股肱也，今移禍，庸去是身乎！」弗聽。卜而河爲祟，大夫請禱河。昭王曰：「自吾先王受封，望不過江、漢，〔二〕而河非所獲罪也。」止不許。孔子在陳，聞是言，曰：「楚昭王通大道矣。其不失國，宜哉！」

〔一〕集解杜預曰：「雲在楚上，惟楚見之。」

〔二〕集解服虔曰：「謂所受王命，祀其國中山川爲望。」正義按：「江，荊州南大江也，漢，江也，二水楚境內也。河，

黃河，非楚境也。」

昭王病甚，乃召諸公子大夫曰：「孤不佞，再辱楚國之師，今乃得以天壽終，孤之幸也。」

讓其弟公子申爲王，不可。又讓次弟公子結，亦不可。乃又讓次弟公子間，五讓，乃後許爲王。將戰，庚寅，昭王卒於軍中。子間曰：「王病甚，舍其子讓羣臣，臣所以許王，以廣王意也。今君王卒，臣豈敢忘君王之意乎！」乃與子西、子綦謀，伏師閉「一」塗，迎越女之子章立之，「二」是爲惠王。然後罷兵歸，葬昭王。

「一」集解徐廣曰：「一作『壁』。」

「二」集解服虔曰：「閉塗，不通外使也。越女，昭王之妾。」

案隱閉塗卽攢塗也，故下云惠王後卽罷兵歸葬。服虔說非。

正義

左傳云「謀潛師閉塗」。按：潛師，密發往迎也；閉塗，防斷外寇也。爲昭王薨於軍，嗣子未定，

恐有鄰國及諸公子之變，故伏師閉塗，迎越女之子章立爲惠王也。

惠王二年，子西召故平王太子建之子勝於吳，以爲巢大夫，號曰白公。「一」白公好兵而下士，欲報仇。六年，白公請兵令尹子西伐鄭。初，白公父建亡在鄭，鄭殺之，白公亡走吳，子西復召之，故以此怨鄭，欲伐之。子西許而未爲發兵。八年，晉伐鄭，鄭告急楚，楚使子西救鄭，受賂而去。白公勝怒，乃遂與勇力死土石乞等襲殺令尹子西、子綦於朝，因劫惠王，置之高府，「二」欲弑之。惠王從者屈固負王亡走昭王夫人宮。「三」白公自立爲王。月餘，會葉公來救楚，楚惠王之徒與共攻白公，殺之。惠王乃復位。是歲也，「四」滅陳而縣之。

〔一〕集解 徐廣曰：「伍子胥傳曰：使勝守楚之邊邑鄢。」駟案：服虔曰：「白，邑名。楚邑大夫皆稱公。」杜預曰：「汝陰褒信縣西南有白亭。」正義 巢，今廬州居巢縣也。括地志云：「白亭在豫州褒信東南三十二里。褒信本漢縣之地，後漢分鄢置褒信縣，在今褒信縣東七十七里。」

〔二〕集解 賈逵曰：「高府，府名也。」杜預曰：「楚別府。」

〔三〕集解 服虔曰：「昭王夫人，惠王母，越女也。」

〔四〕集解 徐廣曰：「惠王之十年。」

十三年，吳王夫差彊，陵、齊、晉來伐楚。十六年，越滅吳。〔一〕四十二年，楚滅蔡。〔二〕十四年，楚滅杞。〔三〕與秦平。是時越已滅吳而不能正江、淮北；〔四〕楚東侵，廣地至泗上。

〔一〕正義 表云越滅吳在元王四年。

〔二〕正義 周定王二十二年。

〔三〕正義 周定王二十四年。

〔四〕正義 正，長也。江、淮北謂廣陵縣，徐、泗等州是也。

五十七年，惠王卒，子簡王中立。〔一〕

〔一〕正義 中音仲。

簡王元年，北伐滅莒。〔一〕八年，魏文侯、韓武子、趙桓子始列爲諸侯。

〔一〕〔正義〕括地志云：「密州莒縣，故國也。」言「北伐」者，莒在徐、泗之北。

二十四年，簡王卒，子聲王當立。〔一〕聲王六年，盜殺聲王，子悼王熊疑立。悼王二年，三晉來伐楚，至乘丘而還。〔二〕四年，楚伐周。鄭殺子陽。九年，伐韓，取負黍。十一年，三晉伐楚，敗我大梁、榆關。〔三〕楚厚賂秦，與之平。二十一年，悼王卒，子肅王臧立。

〔一〕〔正義〕謚法云「不生其國曰聲」也。

〔二〕〔集解〕徐廣曰：「年表三年歸榆關于鄭。」〔正義〕年表云：「三晉公子伐我，至乘丘，誤也，已解在年表中。」（地理

志）〔括地志〕云：「乘丘故城在兗州瑕丘縣西北三十五里」是也。

〔三〕〔索隱〕此榆關當在大梁之西也。

肅王四年，蜀伐楚，取茲方。〔一〕於是楚爲扞關以距之。〔二〕十年，魏取我魯陽。〔三〕十一年，肅王卒，無子，立其弟熊良夫，是爲宣王。

〔一〕〔索隱〕地名，今闕。〔正義〕古今地名云：「荊州松滋縣古鳩茲地，卽楚茲方是也。」

〔二〕〔集解〕李熊說公孫述曰：「東守巴郡，距扞關之口。」〔索隱〕按：「郡國志巴郡魚復縣有扞關。」

〔三〕〔集解〕地理志云南陽有魯陽縣。〔正義〕括地志云：「汝州魯山本漢魯陽縣也。古魯山爲名也。」

宣王六年，周天子賀秦獻公。秦始復彊，而三晉益大，魏惠王、齊威王尤彊。三十年，秦封衛鞅於商，南侵楚。是年，宣王卒，子威王熊商立。

威王六年，周顯王致文武胙於秦惠王。

七年，齊孟嘗君父田嬰欺楚，楚威王伐齊，敗之於徐州，〔一〕而令齊必逐田嬰。田嬰恐，張丑僞謂楚王曰：「王所以戰勝於徐州者，田盼子不用也。」〔二〕盼子者，有功於國，而百姓爲之用。嬰子弗善而用申紀。申紀者，大臣不附，百姓不爲用，故王勝之也。今王逐嬰子，嬰子逐，盼子必用矣。復搏其士卒以與王遇，〔三〕必不便於王矣。」楚王因弗逐也。

〔一〕集解徐廣曰：「時楚已滅越而伐齊也。齊說越，令攻楚，故云齊欺楚。」

〔二〕索隱盼子，嬰之同族。

〔三〕索隱搏音膊，亦有作「附」讀。戰國策作「整」。

十一年，威王卒，子懷王熊槐立。魏聞楚喪，伐楚，取我陘山。〔一〕

〔一〕正義括地志云：「陘山在鄭州新鄭縣西南三十里。」

懷王元年，張儀始相秦惠王。四年，秦惠王初稱王。

六年，楚使柱國昭陽將兵而攻魏，破之於襄陵，〔一〕得八邑。〔二〕又移兵而攻齊，齊王患之。〔三〕陳軫適爲秦使齊，齊王曰：「爲之柰何？」陳軫曰：「王勿憂，請令罷之。」卽往見昭

陽軍中，曰：「願聞楚國之法，破軍殺將者何以貴之？」昭陽曰：「其官爲上柱國，封上爵執珪。」陳軫曰：「其有貴於此者乎？」昭陽曰：「令尹。」陳軫曰：「今君已爲令尹矣，此國冠之上。」^{〔四〕}臣請得譬之。人有遺其舍人一卮酒者，舍人相謂曰：『數人飲此，不足以徧，請遂畫地爲蛇，蛇先成者獨飲之。』一人曰：『吾蛇先成。』舉酒而起，曰：『吾能爲之足。』及其爲之足，而後成人奪之酒而飲之，曰：『蛇固無足，今爲之足，是非蛇也。』今君相楚而攻魏，破軍殺將，功莫大焉，冠之上不可以加矣。今又移兵而攻齊，攻齊勝之，官爵不加於此，攻之不勝，身死爵奪，有毀於楚，此爲蛇爲足之說也。不若引兵而去以德齊，此持滿之術也。」昭陽曰：「善。」引兵而去。

〔一〕索隱 縣名，在河東。

〔二〕索隱 古本作「八邑」，今亦作「八城」。

〔三〕集解 徐廣曰：「懷王六年，昭陽移和而攻齊。軍門曰和。」

〔四〕索隱 冠音官。令尹乃尹中最尊，故以國爲言，猶如卿子冠軍然。

燕、韓君初稱王。秦使張儀與楚、齊、魏相會，盟齧桑。^{〔一〕}

〔一〕正義 徐廣曰：「在梁與彭城之間也。」

十一年，蘇秦約從山東六國共攻秦，楚懷王爲從長。至函谷關，秦出兵擊六國，六國兵

皆引而歸，齊獨後。十二年，齊湣王伐敗趙、魏軍，秦亦伐敗韓，與齊爭長。

十六年，秦欲伐齊，而楚與齊從親，秦惠王患之，乃宣言張儀免相，使張儀南見楚王，謂楚王曰：「敝邑之王所甚說者無先大王，雖儀之所甚願爲門闌之廝者亦無先大王。敝邑之王所甚憎者無先齊王，雖儀之所甚憎者亦無先齊王。而大王和之，^{〔一〕}是以敝邑之王不得事王，而令儀亦不得爲門闌之廝也。王爲儀閉關而絕齊，今使使者從儀西取故秦所分楚商於之地方六百里，^{〔二〕}如是則齊弱矣。是北弱齊，西德於秦，私商於以爲富，此一計而三利俱至也。」懷王大悅，乃置相璽於張儀，日與置酒，宣言「吾復得吾商於之地」。羣臣皆賀，而陳軫獨弔。懷王曰：「何故？」陳軫對曰：「秦之所爲重王者，以王之有齊也。今地未可得而齊交先絕，是楚孤也。夫秦又何重孤國哉，必輕楚矣。且先出地而後絕齊，則秦計不爲。先絕齊而後責地，則必見欺於張儀。見欺於張儀，則王必怨之。怨之，是西起秦患，北絕齊交。西起秦患，北絕齊交，則兩國之兵必至。」^{〔三〕}臣故弔。」楚王弗聽，因使一將軍西受封地。

〔一〕索隱 和謂楚與齊相和親。

〔二〕集解 商於之地在今順陽郡南鄉、丹水二縣，有商城在於中，故謂之商於。

志丹水及商屬弘農，今言順陽者，是魏晉始分置順陽郡，商城、丹水俱隸之。

索隱 商於在今慎陽。案：地理

〔三〕索隱兩國，韓、魏也。

張儀至秦，詳醉墜車，稱病不出三月，地不可得。楚王曰：「儀以吾絕齊爲尚薄邪？」乃使勇士宋遺北辱齊王。齊王大怒，折楚符而合於秦。秦齊交合，張儀乃起朝，謂楚將軍曰：「子何不受地？從某至某，廣袤六里。」楚將軍曰：「臣之所以見命者六百里，不聞六里。」卽以歸報懷王。懷王大怒，興師將伐秦。陳軫又曰：「伐秦非計也。不如因賂之一名都，與之伐齊，是我亡於秦，〔一〕取償於齊也，吾國尚可全。今王已絕於齊而責欺於秦，是吾合秦齊之交而來天下之兵也，國必大傷矣。」楚王不聽，遂絕和於秦，發兵西攻秦。秦亦發兵擊之。

〔一〕索隱謂失商於之地。

十七年春，與秦戰丹陽，〔二〕秦大敗我軍，斬甲士八萬，虜我大將軍屈匄、裨將軍逢侯丑等七十餘人，遂取漢中之郡。楚懷王大怒，乃悉國兵復襲秦，戰於藍田，〔三〕大敗楚軍。韓、魏聞楚之困，乃南襲楚，至於鄧。楚聞，乃引兵歸。

〔二〕索隱此丹陽在漢中。

〔三〕正義藍田在雍州東南八十里，從藍田關入藍田縣。

十八年，秦使使約復與楚親，分漢中之半以和楚。楚王曰：「願得張儀，不願得地。」張

儀聞之，請之楚。秦王曰：「楚且甘心於子，柰何？」張儀曰：「臣善其左右靳尚，靳尚又能得事於楚王，幸姬鄭袖，袖所言無不從者。且儀以前使負楚以商於之約，今秦楚大戰，有惡，臣非面自謝楚不解。且大王在，楚不宜敢取儀。誠殺儀以便國，臣之願也。」儀遂使楚。

至，懷王不見，因而囚張儀，欲殺之。儀私於靳尚，靳尚爲請懷王曰：「拘張儀，秦王必怒。天下見楚無秦，必輕王矣。」又謂夫人鄭袖曰：「秦王甚愛張儀，而王欲殺之，今將以上庸之地六縣賂楚，以美人聘楚王，以宮中善歌者爲之媵。楚王重地，秦女必貴，而夫人必斥矣。夫人不若言而出之。」鄭袖卒言張儀於王而出之。儀出，懷王因善遇儀，儀因說楚王以叛從約而與秦合親，約婚姻。張儀已去，屈原使從齊來，諫王曰：「何不誅張儀？」懷王悔，使人追儀，弗及。是歲，秦惠王卒。

二十（六）年，齊湣王欲爲從長，「一」惡楚之與秦合，乃使使遺楚王書曰：「寡人患楚之不察於尊名也。今秦惠王死，武王立，張儀走魏，樗里疾、公孫衍用，而楚事秦。夫樗里疾善乎韓，而公孫衍善乎魏；楚必事秦，韓、魏恐，必因二人求合於秦，則燕、趙亦宜事秦。四國爭事秦，則楚爲郡縣矣。王何不與寡人并力收韓、魏、燕、趙，與爲從而尊周室，以案兵息民，令於天下？莫敢不樂聽，則王名成矣。王率諸侯並伐，破秦必矣。王取武關、蜀、漢之地，「二」私吳、越之富而擅江海之利，韓、魏割上黨，西薄函谷，則楚之疆百萬也。且王欺於張儀，亡

地漢中，兵銓藍田，天下莫不代王懷怒。今乃欲先事秦！願大王孰計之。」

〔一〕〔索隱〕按：下文始言二十四年，又更有二十六年，則此錯。云二十六年，衍字也，當是二十年事。又徐廣推校二十年取武遂，二十三年歸武遂，則此必二十年、二十一年事乎？

〔二〕〔正義〕武關在商州東一百八十里商洛縣界。蜀、巴、蜀；漢中，郡也。

楚王業已欲和於秦，見齊王書，猶豫不決，下其議羣臣。羣臣或言和秦，或曰聽齊。昭雖〔一〕曰：「王雖東取地於越，不足以刷恥；必且取地於秦，而後足以刷恥於諸侯。王不如深善齊、韓以重樛里疾，如是則王得韓、齊之重以求地矣。秦破韓宜陽，〔二〕而韓猶復事秦者，以先王墓在平陽，〔三〕而秦之武遂去之七十里，〔四〕以故尤畏秦。不然，秦攻三川，〔五〕趙攻上黨，楚攻河外，韓必亡。楚之救韓，不能使韓不亡，然存韓者楚也。韓已得武遂於秦，以河山爲塞，〔六〕所報德莫如楚厚，臣以爲其事王必疾。齊之所信於韓者，以韓公子昧爲齊相也。〔七〕韓已得武遂於秦，王甚善之，使之以齊、韓重樛里疾，疾得齊、韓之重，其主弗敢弃疾也。今又益之以楚之重，樛里子必言秦，復與楚之侵地矣。」於是懷王許之，竟不合秦，而合齊以善韓。〔八〕

〔一〕〔索隱〕七余反。

〔二〕〔索隱〕弘農之縣，在澗池西南。

〔三〕索隱 非堯都也。

〔四〕索隱 亦非河間之縣，則韓之平陽，秦之武遂，並當在宜陽左右。

〔五〕正義 三川，洛州也。

〔六〕正義 河，蒲州西黃河也。山，韓西境也。

〔七〕正義 昧，莫葛反，後同。

〔八〕集解 徐廣曰：「懷王之二十二年，秦拔宜陽，取武遂，二十三年，秦復歸韓武遂，然則已非二十年事矣。」

二十四年，倍齊而合秦。秦昭王初立，乃厚賂於楚。楚往迎婦。二十五年，懷王入與秦昭王盟，約於黃棘。秦復與楚上庸。二十六年，齊、韓、魏爲楚負其從親而合於秦，三國共伐楚。楚使太子入質於秦而請救。秦乃遣客卿通將兵救楚，三國引兵去。

二十七年，秦大夫有私與楚太子鬪，楚太子殺之而亡歸。二十八年，秦乃與齊、韓、魏共攻楚，殺楚將唐昧，取我重丘而去。二十九年，秦復攻楚，大破楚，楚軍死者二萬，殺我將軍景缺。懷王恐，乃使太子爲質於齊以求平。三十年，秦復伐楚，取八城。秦昭王遺楚王書曰：「始寡人與王約爲弟兄，盟于黃棘，太子爲質，至驩也。太子陵殺寡人之重臣，不謝而亡去，寡人誠不勝怒，使兵侵君王之邊。今聞君王乃令太子質於齊以求平。寡人與楚接壤，故爲婚姻，〔一〕所從相親久矣。而今秦楚不驩，則無以令諸侯。寡人願與君王會武關，

面相約，結盟而去，寡人之願也。敢以聞下執事。」楚懷王見秦王書，患之。欲往，恐見欺；無往，恐秦怒。昭睢曰：「王毋行，而發兵自守耳。秦虎狼，不可信，有并諸侯之心。」懷王子子蘭勸王行，曰：「奈何絕秦之驩心！」於是往會秦昭王。昭王詐令一將軍伏兵武關，號爲秦王。楚王至，則閉武關，遂與西至咸陽，〔三〕朝章臺，如蕃臣，不與亢禮。楚懷王大怒，悔不用昭子言。秦因留楚王，要以割巫、黔中之郡。楚王欲盟，秦欲先得地。楚王怒曰：「秦詐我而又彊要我以地！」不復許秦。秦因留之。

〔一〕正義 壻之父爲姻，婦之父爲婚，婦之父母壻之父母相謂爲婚姻，兩壻相謂爲姪。

〔三〕索隱 右扶風渭城縣，故咸陽城也，在水北山南，故曰咸陽。咸，皆也。

楚大臣患之，乃相與謀曰：「吾王在秦不得還，要以割地，而太子爲質於齊，齊、秦合謀，則楚無國矣。」乃欲立懷王子在國者。昭睢曰：「王與太子俱困於諸侯，而今又倍王命而立其庶子，不宜。」乃詐赴於齊，齊湣王謂其相曰：「不若留太子以求楚之淮北。」相曰：「不可，郢中立王，是吾抱空質而行不義於天下也。」或曰：「不然。郢中立王，因與其新王市曰：『予我下東國，吾爲王殺太子，不然，將與三國共立之』，然則東國必可得矣。」齊王卒用其相計而歸楚太子。太子橫至，立爲王，是爲頃襄王。乃告于秦曰：「賴社稷神靈，國有王矣。」

頃襄王橫元年，秦要懷王不可得地，楚立王以應秦，秦昭王怒，發兵出武關攻楚，大敗楚軍，斬首五萬，取析十五城而去。「二」二年，楚懷王亡逃歸，秦覺之，遮楚道，懷王恐，乃從閒道走趙以求歸。趙主父「三」在代，其子惠王初立，行王事，恐，不敢入楚王。楚王欲走魏，秦追至，遂與秦使復之秦。懷王遂發病。頃襄王三年，懷王卒于秦，秦歸其喪于楚。楚人皆憐之，如悲親戚。諸侯由是不直秦。秦楚絕。

〔一〕〔集解〕徐廣曰：「年表云取十六城，既取析，又并取左右十五城也。」〔駁按〕地理志弘農有析縣。

〔正義〕括地

志云：「鄧州內鄉縣城本楚析邑，一名丑，漢置析縣，因析水爲名也。」

〔二〕〔索隱〕主字亦或作「王」。

六年，秦使白起伐韓於伊闕，「一」大勝，斬首二十四萬。秦乃遺楚王書曰：「楚倍秦，秦且率諸侯伐楚，爭一旦之命。願王之飭士卒，得一樂戰。」楚頃襄王患之，乃謀復與秦平。七年，楚迎婦於秦，秦楚復平。

〔一〕〔正義〕括地志云：「伊闕山在洛州南十九里也。」

十一年，齊秦各自稱爲帝，月餘，復歸帝爲王。

十四年，楚頃襄王與秦昭王好會于宛，結和親。十五年，楚王與秦、三晉、燕共伐齊，取

淮北。十六年，與秦昭王好會於鄢。其秋，復與秦王會穰。

十八年，楚人有好以弱弓微繳加歸鴈之上者，頃襄王聞，召而問之。對曰：「小臣之好射騏鴈，^{〔一〕}羅鷺，^{〔二〕}小矢之發也，何足爲大王道也。且稱楚之大，因大王之賢，所弋非直此也。昔者三王以弋道德，五霸以弋戰國。故秦、魏、燕、趙者，騏鴈也；齊、魯、韓、衛者，青首也；^{〔三〕}騶、費、^{〔四〕}郟、邳者，羅鷺也。外其餘則不足射者。見鳥六雙，^{〔五〕}以王何取？王何不以聖人爲弓，以勇士爲繳，時張而射之？此六雙者，可得而囊載也。其樂非特朝昔之樂也，^{〔六〕}其獲非特鳬鴈之實也。王朝張弓而射魏之大梁之南，加其右臂而徑屬之於韓，則中國之路絕而上蔡之郡壞矣。還^{〔七〕}射^{〔八〕}圉之東，^{〔九〕}解魏左肘^{〔一〇〕}而外擊定陶，則魏之東外奔而大宋、方與二郡者舉矣。^{〔一一〕}且魏斷二臂，顛越矣；膺擊郟國，大梁可得而有也。王綈繳蘭臺，^{〔一二〕}飲馬西河，定魏大梁，此一發之樂也。若王之於弋誠好而不厭，則出寶弓，落新繳，^{〔一三〕}射鴈鳥於東海，還蓋長城以爲防，^{〔一四〕}朝射東莒，^{〔一五〕}夕發涓丘，^{〔一六〕}夜加卽墨，顧據午道，^{〔一七〕}則長城之東收而太山之北舉矣。^{〔一八〕}西結境於趙^{〔一九〕}而北達於燕，^{〔二〇〕}三國布抵，^{〔二一〕}則從不待約而可成也。北遊目於燕之遼東而南登望於越之會稽，此再發之樂也。若夫泗上十二諸侯，左縈而右拂之，可一旦而盡也。今秦破韓以爲長憂，得列城而不敢守也；伐魏而無功，擊趙而顧病，^{〔二二〕}則秦魏之勇力屈矣，楚之故地漢中、析、酈可得而復有也。王

出寶弓，落新繳，涉鄢塞，^{〔三〕}而待秦之倦也，山東、河內^{〔四〕}可得而一也。勞民休衆，南面稱王矣。故曰秦爲大鳥，負海內而處，東面而立，左臂據趙之西南，右臂傅楚鄢郢，膺擊韓魏，^{〔五〕}垂頭中國，^{〔六〕}處既形便，勢有地利，奮翼鼓毳，方三千里，則秦未可得獨招而夜射也。」欲以激怒襄王，故對以此言。襄王因召與語，遂言曰：「夫先王爲秦所欺而客死於外，怨莫大焉。今以匹夫有怨，尚有報萬乘，白公、子胥是也。今楚之地方五千里，帶甲百萬，猶足以踊躍中野也，而坐受困，臣竊爲大王弗取也。」於是頃襄王遣使於諸侯，復爲從，欲以伐秦。秦聞之，發兵來伐楚。

〔一〕索隱 騏音其，小鴈也。

〔二〕集解 徐廣曰：「呂靜曰：鷺，野鳥也。音龍。」

〔索隱〕 呂靜音鷺，鄒亦音盧動反，劉音龍。鷺，小鳥。

〔三〕索隱 亦小鳥，有青首者。

〔四〕索隱 鄒祕二音。

〔五〕索隱 以喻下文秦趙等十二國，故云「六雙」。

〔六〕索隱 昔猶夕也。

〔七〕索隱 音患，謂繞也。

〔八〕索隱 音石。

〔九〕正義 圉音語。城在汴州雍丘縣東。

〔一〇〕索隱 解音紀買反。

〔一一〕正義 言王朝張弓射魏大梁、汴州之南，卽加大梁之右臂；連韓、鄴，則河北中國之路向東南斷絕，則韓上蔡之郡自破壞矣。復遶射雍丘圍城之東，便解散魏左肘宋州，而外擊曹定陶，及魏東之外解奔，則宋、方與兩郡並舉。

〔一二〕集解 徐廣曰：「綰，繫也，音爭。蘭，一作『簡』。」正義 鄭玄云：「綰，屈也，江沔之間謂之繫，收繩索綰也。」

按：繳，絲繩，繫弋射鳥也。若膺擊鄆，圍大梁已了，乃收弋繳於蘭臺。蘭臺，桓山之別名也。

〔一三〕集解 徐廣曰：「以石傳弋繳曰磬。磬音波。」索隱 磬作「磬」，音播。傳音附。

〔一四〕集解 徐廣曰：「囓，一作『獨』。還音宦。蓋，一作『益』。益縣在樂安，蓋縣在泰山。濟北盧縣有長城，東至海也。」索隱 囓音晝，謂大鳥之有鉤喙者，以比齊也。還音患，謂遶也。蓋者，覆也。言射者環遶蓋覆，使無飛

走之路，因以長城爲防也。徐以蓋爲益縣，非也。長城當在濟南。正義 太山郡記云：「太山西北有長城，緣

河徑太山千餘里，至琅邪臺入海。」齊記云：「齊宣王乘山嶺之上築長城，東至海，西至濟州千餘里，以備楚。」括地志云：「長城西北起濟州平陰縣，緣河歷太山北岡上，經濟州淄川，卽西南兗州博城縣北，東至密州琅邪臺入海。」前代記云：齊有長城巨防，足以爲塞也。」

〔一五〕正義 括地志云：「密州莒縣，故莒子國。地理志云周武王封少昊之後嬴姓於莒，始都計斤，春秋時徙居莒也。」

〔一六〕集解 徐廣曰：「在清河。」正義 括地志云：「涇丘，丘名也，在青州臨淄縣西北二十五里也。」

〔一七〕索隱 顧，反也。午道當在齊西界。一從一橫爲午道，亦未詳其處。正義 劉伯莊云「齊西界」。按：蓋在博州之西境也。

〔一八〕正義 言從濟州長城東至海，太山之北，黃河之南，盡舉收於楚。

〔一九〕正義 言得齊地約結於趙，爲境界，定從約也。

〔二〇〕索隱 北，一作「杜」。杜者，寬大之名。言齊晉既伏，收燕不難也。

〔正義〕北達，言四通無所滯礙。言燕無

山河之限也。

〔三一〕集解 徐廣曰：「音翅。一作『屬』。」〔索隱〕亦作「翅」，同式鼓反。三國，齊、趙、燕也。

〔三二〕索隱 顧猶反也。

〔三三〕集解 徐廣曰：「或以爲『冥』，今江夏。一作『黽』。」〔正義〕括地志云：「故鄭城在陝州河北縣東十里，虞邑也。」

杜預云：「河東大陽有鄭城是也。」徐言江夏，亦誤也。

〔三四〕正義 謂華山之東，懷州河內之郡。

〔三五〕索隱 謂韓、魏當秦之前，故云「膺擊」。俗本作「鷹」，非。

〔三六〕索隱 垂頭猶申頸也。言欲吞山東。

楚欲與齊韓連和伐秦，因欲圖周。周王赧使武公〔一〕謂楚相昭子曰：「三國以兵割周郊地以便輸，而南器以尊楚，臣以爲不然。夫弑共主，臣世君，〔二〕大國不親，以衆脅寡，小國不附。大國不親，小國不附，不可以致名實。名實不得，不足以傷民。夫有圖周之聲，非所以爲號也。」昭子曰：「乃圖周則無之。雖然，周何故不可圖也？」對曰：「軍不五不攻，城不十不圍。夫一周爲二十晉，〔三〕公之所知也。韓嘗以二十萬之衆辱於晉之城下，銳士死，中士傷，而晉不拔。公之無百韓以圖周，此天下之所知也。夫怨結於兩周以塞騶魯之心，〔四〕

交絕於齊，〔五〕聲失天下，其爲事危矣。夫危兩周以厚三川，〔六〕方城之外必爲韓弱矣。〔七〕何以知其然也？西周之地，絕長補短，不過百里。名爲天下共主，裂其地不足以肥國，得其衆不足以勁兵。雖無攻之，名爲弑君。然而好事之君，喜攻之臣，發號用兵，未嘗不以周爲終始。是何也？見祭器在焉，欲器之至而忘弑君之亂。今韓以器之在楚，臣恐天下以器讎楚也。臣請譬之。夫虎肉臊，其兵利身，〔八〕人猶攻之也。若使澤中之麋蒙虎之皮，人之攻之必萬於虎矣。〔九〕裂楚之地，足以肥國，訕楚之名，足以尊主。今子將以欲誅殘天下之共主，居三代之傳器，〔一〇〕吞三翮六翼，〔一一〕以高世主，非貪而何？周書曰『欲起無先』，故器南則兵至矣。」於是楚計輟不行。

〔一〕集解 徐廣曰：「定王之曾孫，而西周惠公之子。」

〔二〕索隱 共主，世君，俱是周自謂也。共主，言周爲天下共所宗主也；世君，言周室代代君於天下。

〔三〕正義 言周王之國，其地雖小，諸侯尊之，故敵二十晉也。

〔四〕索隱 騶魯有禮義之國，今楚欲結怨兩周而奪九鼎，是塞鄒魯之心。

〔五〕正義 楚本與齊韓和伐秦，因欲圖周；齊不與圖周，故齊交絕於楚。

〔六〕正義 三川，兩周之地，韓多有之，言厚韓也。

〔七〕正義 方城之外，許州葉縣東北也。言楚取兩周，則韓彊，必弱楚方城之外也。

〔八〕索隱 謂虎以爪牙爲兵，而自利於防身也。

〔九〕索隱 攻易而利大也。〔正義〕野澤之麋蒙衣虎皮，人之攻取必萬倍於虎也。譬楚伐周收祭器，其猶麋蒙虎皮矣。

〔一〇〕索隱 謂九鼎也。

〔一一〕索隱 翻，亦作「𪔐」，同音歷。三翻六翼，亦謂九鼎也。空足曰翻。六翼卽六耳，翼近耳旁，事具小爾雅。

十九年，秦伐楚，楚軍敗，割上庸、漢北地予秦。〔二〕二十年，秦將白起拔我西陵。〔三〕二十一年，秦將白起遂拔我郢，燒先王墓夷陵。〔四〕楚襄王兵散，遂不復戰，東北保於陳城。二十二年，秦復拔我巫、黔中郡。

〔一〕〔正義〕謂割房、金、均三州及漢水之北與秦。

〔二〕〔集解〕徐廣曰：「屬江夏。」〔正義〕括地志云：「西陵故城在黃州黃山西二里。」

〔三〕〔集解〕徐廣曰：「年表云拔郢，燒夷陵。」〔索隱〕夷陵，陵名，後爲縣，屬南郡。〔正義〕括地志云：「峽州夷陵縣

是也。在荊州西。應劭云夷山在西北。」

二十三年，襄王乃收東地兵，得十餘萬，復西取秦所拔我江旁十五邑以爲郡，距秦。二十七年，使三萬人助三晉伐燕。復與秦平，而入太子爲質於秦。楚使左徒侍太子於秦。三十六年，頃襄王病，太子亡歸。秋，頃襄王卒，太子熊元〔一〕代立，是爲考烈王。考烈王以左徒爲令尹，封以吳，號春申君。

〔一〕〔索隱〕系本作「完」。

考烈王元年，納州于秦以平。^{〔一〕}是時楚益弱。

〔一〕集解 徐廣曰：「南郡有州陵縣。」

六年，秦圍邯鄲，趙告急楚，楚遣將軍景陽救趙。七年，至新中。^{〔二〕}秦兵去。^{〔三〕}十二年，秦昭王卒，楚王使春申君弔祠于秦。十六年，秦莊襄王卒，秦王趙政立。二十二年，與諸侯共伐秦，不利而去。楚東徙都壽春，^{〔三〕}命曰郢。

〔二〕索隱 按：趙地無名新中者，「中」字誤。鉅鹿有新市，「中」當爲「市」。〔正義〕新中，相州安陽縣也。七國時魏

寧新中邑，秦莊襄王拔之，更名安陽也。

〔三〕集解 徐廣曰：「年表云六年春申君救趙，十年徙於鉅陽。」

〔三〕正義 壽春在南壽州，壽春縣是也。

二十五年，考烈王卒，子幽王悍立。李園殺春申君。幽王三年，秦、魏伐楚。秦相呂不韋卒。九年，秦滅韓。十年，幽王卒，同母弟猶代立，是爲哀王。哀王立二月餘，哀王庶兄負芻之徒襲殺哀王而立負芻爲王。是歲，秦虜趙王遷。

王負芻元年，燕太子丹使荊軻刺秦王。二年，秦使將軍伐楚，大破楚軍，亡十餘城。三

年，秦滅魏。四年，秦將王翦破我軍於蘄，〔一〕而殺將軍項燕。

〔一〕索隱 機祈二音。

五年，秦將王翦、蒙武遂破楚國，虜楚王負芻，滅楚名爲（楚）郡云。〔二〕

〔二〕集解 孫檢曰：「秦虜楚王負芻，滅去楚名，以楚地爲三郡。」索隱 裴注頻引孫檢，不知其人本末，蓋齊人也。

太史公曰：楚靈王方會諸侯於申，誅齊慶封，作章華臺，求周九鼎之時，志小天下；及餓死于申亥之家，爲天下笑。操行之不得，悲夫！勢之於人也，可不慎與？弃疾以亂立，嬖淫秦女，甚乎哉，幾〔一〕再亡國！

〔一〕索隱 音祈。

〔索隱述贊〕鬻熊之嗣，周封於楚。僻在荆蠻，華路藍縷。及通而霸，僭號曰武。文既伐申，成亦赦許。子圉篡嫡，商臣殺父。天禍未悔，憑姦自怙。昭困奔亡，懷迫囚虜。頃襄、考烈，祚衰南土。

史記卷四十一

越王句踐世家第十一

越王句踐，其先禹之苗裔，〔一〕而夏后帝少康之庶子也。封於會稽，以奉守禹之祀。文身斷髮，披草萊而邑焉。後二十餘世，至於允常。〔二〕允常之時，與吳王闔廬戰而相怨伐。允常卒，子句踐立，是爲越王。

〔一〕〔正義〕吳越春秋云：「禹周行天下，還歸大越，登茅山以朝四方羣臣，封有功，爵有德，崩而葬焉。至少康，恐禹迹宗廟祭祀之絕，乃封其庶子於越，號曰無餘。」賀循會稽記云：「少康，其少子號曰於越，越國之稱始此。」越絕記云：「無餘都，會稽山南故越城是也。」

〔二〕〔正義〕輿地志云：「越侯傳國三十餘葉，歷殷至周敬王時，有越侯夫譚，子曰允常，拓土始大，稱王，春秋貶爲子，號爲於越。」杜注云：「於，語發聲也。」

元年，吳王闔廬聞允常死，乃興師伐越。越王句踐使死士挑戰，三行，至吳陳，呼而自到。吳師觀之，越因襲擊吳師，吳師敗於檣李，〔一〕射傷吳王闔廬。闔廬且死，告其子夫差。

曰：「必毋忘越。」

〔一〕〔集解〕杜預曰：「吳郡嘉興縣南有槁李城。」〔索隱〕事在左傳魯定公十四年。

三年，句踐聞吳王夫差日夜勒兵，且以報越，越欲先吳未發往伐之。范蠡諫曰：「不可。臣聞兵者凶器也，戰者逆德也，爭者事之末也。陰謀逆德，好用凶器，試身於所末，上帝禁之，行者不利。」越王曰：「吾已決之矣。」遂興師。吳王聞之，悉發精兵擊越，敗之夫椒。〔一〕越王乃以餘兵五千人保棲於會稽。〔二〕吳王追而圍之。

〔一〕〔集解〕杜預曰：「夫椒在吳郡吳縣，太湖中椒山是也。」〔索隱〕夫音符。椒音焦，本又作「湫」，音酒小反。賈逵

云地名。國語云敗之五湖，則杜預云在椒山爲非。事具哀公元年。

〔二〕〔集解〕杜預曰：「上會稽山也。」〔索隱〕鄒誕云：「保山曰棲，猶鳥棲於木以避害也，故六韜曰『軍處山之高者則

曰棲』。」

越王謂范蠡曰：「〔一〕以不聽子故至於此，爲之柰何？」蠡對曰：「持滿者與天，〔二〕定傾者與人，〔三〕節事者以地。〔四〕卑辭厚禮以遺之，不許，而身與之市。〔五〕」句踐曰：「諾。」乃令大夫種行成於吳，〔六〕膝行頓首曰：「君王亡臣，句踐使陪臣種敢告下執事：句踐請爲臣，妻爲妾。」吳王將許之。子胥言於吳王曰：「天以越賜吳，勿許也。」種還，以報句踐。句踐欲殺妻子，燔寶器，觸戰以死。種止句踐曰：「夫吳太宰嚭貪，可誘以利，請閒行〔七〕言之。」於

是句踐乃以美女寶器令種閒獻吳太宰嚭。〔八〕嚭受，乃見大夫種於吳王。種頓首言曰：「願大王赦句踐之罪，盡入其寶器。不幸不赦，句踐將盡殺其妻子，燔其寶器，悉五千人觸戰，必有當也。」〔九〕嚭因說吳王曰：「越以服爲臣，若將赦之，此國之利也。」吳王將許之。子胥進諫曰：「今不滅越，後必悔之。」句踐賢君種、蠡良臣，若反國，將爲亂。」吳王弗聽，卒赦越，罷兵而歸。

〔一〕正義會稽典錄云：「范蠡字少伯，越之上將軍也。本是楚宛三戶人，佯狂倜儻負俗。文種爲宛令，遣吏謁奉。

吏還曰：『范蠡本國狂人，生有此病。』種笑曰：『吾聞士有賢俊之姿，必有佯狂之譏，內懷獨見之明，外有不知之毀，此固非二三子之所知也。』駕車而往，蠡避之。後知種之必來謁，謂兄嫂曰：『今日有客，願假衣冠。』有頃種至，抵掌而談，旁人觀者聳聽之矣。」

〔二〕集解韋昭曰：「與天，法天也。天道盈而不溢。」索隱與天，天與也。言持滿不溢，與天同道，故天與之。

〔三〕集解虞翻曰：「人道尚謙卑以自牧。」索隱人主有定傾之功，故人與之也。

〔四〕集解韋昭曰：「時不至，不可彊生；事不究，不可彊成。」索隱國語「以作與」，此作「以」，亦與義也。言地

能財成萬物，人主宜節用以法地，故地與之。韋昭等解恐非。

〔五〕集解韋昭曰：「市，利也。謂委管籥屬國家，以身隨之。」正義卑作言辭，厚遺珍寶。不許平，越王身往事

之，如市賈貨易以利。此是定傾危之計。

〔六〕索隱大夫，官；種，名也。一曰大夫姓，猶司馬、司徒之比，蓋非也。成者，平也，求和於吳也。正義吳越

春秋云：「大夫種姓，文名種，字子禽。荆平王時爲宛令，之三戶之里，范蠡從犬寶蹲而吠之，從吏恐文種慙，令人引衣而鄣之。文種曰：『無鄣也。吾聞犬之所吠者人，今吾到此，有聖人之氣，行而求之，來至於此。且人身而犬吠者，謂我是人也。』乃下車拜，蠡不爲禮。」

〔七〕索隱 閒音紀閑反。閒行猶微行。

〔八〕索隱 國語云：「越飾美女二人，使大夫種遺太宰。」

〔九〕索隱 言悉五千人觸戰，或有能當吳兵者，故國語作「耦」，耦亦相當對之名。又下云「無乃傷君王之所愛乎」，是有當則相傷也。

句踐之困會稽也，喟然嘆曰：「吾終於此乎？」種曰：「湯繫夏臺，文王囚羑里，晉重耳，齊小白，犇莒，其卒王霸。由是觀之，何遽不爲福乎？」

吳既赦越，越王句踐反國，乃苦身焦思，置膽於坐，坐卧卽仰膽，飲食亦嘗膽也。曰：「女忘會稽之恥邪？」身自耕作，夫人自織，食不加肉，衣不重采，折節下賢人，厚遇賓客，振貧弔死，「」與百姓同其勞。欲使范蠡治國政，蠡對曰：「兵甲之事，種不如蠡；填「」撫國家，親附百姓，蠡不如種。」於是舉國政屬大夫種，而使范蠡與大夫柘稽「」行成，爲質於吳。二歲而吳歸蠡。

〔一〕集解 徐廣曰：「弔，一作『葬』。」

〔二〕索隱 鎮音。

〔三〕〔索隱〕越大夫也。〔國語作〕「諸稽郢」。

句踐自會稽歸七年，拊循其士民，欲用以報吳。大夫逢同〔一〕諫曰：「國新流亡，今乃復殷給，繕飾備利，吳必懼，懼則難必至。且鷺鳥之擊也，必匿其形。今夫吳兵加齊、晉，怨深於楚、越，名高天下，實害周室，德少而功多，必淫自矜。爲越計，莫若結齊，親楚，附晉，以厚吳。吳之志廣，必輕戰。是我連其權，三國伐之，越承其弊，可克也。」句踐曰：「善。」

〔一〕〔索隱〕逢，姓；同，名。故楚有逢伯。

居二年，吳王將伐齊。子胥諫曰：「未可。臣聞句踐食不重味，與百姓同苦樂。此人不死，必爲國患。吳有越，腹心之疾，齊與吳，疥癰〔二〕也。願王釋齊先越。」吳王弗聽，遂伐齊，敗之艾陵，〔三〕虜齊高、國〔三〕以歸。讓子胥。子胥曰：「王毋喜！」王怒，子胥欲自殺，王聞而止之。越大夫種曰：「臣觀吳王政驕矣，請試嘗之貨粟，以卜其事。」請貨，吳王欲與，子胥諫勿與，王遂與之，越乃私喜。子胥言曰：「王不聽諫，後三年吳其墟乎！」太宰嚭聞之，乃數與子胥爭越議，因讒子胥曰：「伍員貌忠而實忍人，其父兄不顧，安能顧王？王前欲伐齊，員彊諫，已而有功，用是反怨王。王不備伍員，員必爲亂。」與逢同共謀，讒之王。王始不從，乃使子胥於齊，聞其託子於鮑氏，王大怒，曰：「伍員果欺寡人！」役反，使人賜子胥屬鏹劍以自殺。子胥大笑曰：「我令而父霸，〔四〕我又立若，〔五〕若初欲分吳國半予我，

我不受，已，今若反以讒誅我。嗟乎，嗟乎，一人固不能獨立！」報使者曰：「必取吾眼置吳東門，以觀越兵人也！」〔六〕於是吳任嚭政。

〔一〕索隱 疥癰音介匙。

〔二〕索隱 在魯哀十一年。

〔三〕索隱 國惠子、高昭子。

〔四〕索隱 而，汝也。父，闔廬也。

〔五〕索隱 若亦汝也。

〔六〕索隱 國語云吳王愾曰「孤不使大夫得見」，乃盛以鴟夷，投之于江也。

居三年，句踐召范蠡曰：「吳已殺子胥，導諛者衆，可乎？」對曰：「未可。」

至明年春，吳王北會諸侯於黃池，〔一〕吳國精兵從王，惟獨老弱與太子留守。〔二〕句踐復問范蠡，蠡曰「可矣」。乃發習流二千人，〔三〕教士四萬人，〔四〕君子六千人，〔五〕諸御千人，〔六〕伐吳。吳師敗，遂殺吳太子。吳告急於王，王方會諸侯於黃池，懼天下聞之，乃祕之。吳王已盟黃池，乃使人厚禮以請成越。越自度亦未能滅吳，乃與吳平。

〔一〕索隱 在哀十三年。

〔二〕索隱 據左氏傳，太子名友。

〔三〕索隱 虞書云「流宥五刑」。按：流放之罪人，使之習戰，任爲卒伍，故有二千人。

〔正義〕謂先慣習流利戰陣。

死者二千人也。

〔四〕索隱謂常所教練之兵也。故孔子曰「以不教民戰，是謂棄之」是也。

〔五〕集解韋昭曰：「君子，王所親近有志行者，猶吳所謂『賢良』，齊所謂『士』也。」虞翻曰：「言君養之如子。」

索隱君子謂君所子養有恩惠者。又按左氏「楚沈尹戌帥都君子以濟師」，杜預曰「都君子謂都邑之士有復除者」。國語「王以私卒君子六千人」。

〔六〕索隱諸御謂諸理事之官在軍有職掌者。

其後四年，越復伐吳。吳士民罷弊，輕銳盡死於齊、晉。而越大破吳，因而留圍之三年，吳師敗，越遂復棲吳王於姑蘇之山。吳王使公孫雄〔一〕肉袒膝行而前，請成。越王曰：「孤臣夫差敢布腹心，異日嘗得罪於會稽，夫差不敢逆命，得與君王成以歸。今君王舉玉趾而誅孤臣，孤臣惟命是聽，意者亦欲如會稽之赦孤臣之罪乎？」句踐不忍，欲許之。范蠡曰：「會稽之事，天以越賜吳，吳不取。今天以吳賜越，越其可逆天乎？且夫君王蚤朝晏罷，非爲吳邪？謀之二十二年，一旦而棄之，可乎？且夫天與弗取，反受其咎。」伐柯者其則不遠，君忘會稽之厄乎？」句踐曰：「吾欲聽子言，吾不忍其使者。」范蠡乃鼓進兵，曰：「王已屬政於執事，〔二〕使者去，不者且得罪。」〔三〕吳使者泣而去。句踐憐之，乃使人謂吳王曰：「吾置王甬東，君百家。」〔四〕吳王謝曰：「吾老矣，不能事君王！」遂自殺。乃蔽其面，〔五〕曰：

「吾無面以見子胥也！」越王乃葬吳王而誅太宰嚭。

〔一〕集解 虞翻曰：「吳大夫。」

〔二〕集解 虞翻曰：「執事，蠡自謂也。」

〔三〕集解 虞翻曰：「我爲子得罪。」索隱 虞翻注蓋依國語之文，今望此文，謂使者宜速去，不且得罪於越，義亦通。

〔四〕集解 杜預曰：「甬東，會稽 句章縣東海中洲也。」索隱 國語云：「與之夫婦三百」是也。

〔五〕正義 今之面衣是其遺象也。越絕云：「吳王曰『聞命矣』以三寸帛幘吾兩目。使死者有知，吾慙見伍子胥、公孫聖，以爲無知，吾恥生者。」越王則解綬以幘其目，遂伏劍而死。」幘音覓。顧野王云大巾覆也。

句踐已平吳，乃以兵北渡淮，與齊、晉諸侯會於徐州，致貢於周。周元王使人賜句踐胾，命爲伯。句踐已去，渡淮南，以淮上地與楚，〔一〕歸吳所侵宋地於宋，與魯泗東方百里。當是時，越兵橫行於江、淮東，諸侯畢賀，號稱霸王。〔二〕

〔一〕集解 楚世家曰：「越滅 吳而不能正江、淮北。楚東侵廣地至泗上。」

〔二〕索隱 越在蠻夷，少康之後，地遠國小，春秋之初未通上國，國史既微，略無世系，故紀年稱爲「於粵子」。據此文，句踐平吳之後，周元王始命爲伯，後遂僭而稱王也。

范蠡遂去，自齊遺大夫種書曰：「蜚鳥盡，良弓藏；狡兔死，走狗烹。〔一〕越王爲人長頸鳥喙，可與共患難，不可與共樂。子何不去？」種見書，稱病不朝。人或讒種且作亂，越

王乃賜種劍曰：「子教寡人伐吳七術，^{〔二〕}寡人用其三而敗吳，其四在子，子爲我從先王試之。」種遂自殺。

〔一〕集解 徐廣曰：「狡，一作『郊』」。

〔二〕正義 越絕云：「九術：一曰尊天事鬼；二曰重財幣以遺其君；三曰貴糴粟藥以空其邦；四曰遺之好美以熒其志；五曰遺之巧匠，使起宮室高臺，以盡其財，以疲其力；六曰貴其諛臣，使之易伐；七曰彊其諫臣，使之自殺；八曰邦家富而備器利；九曰堅甲利兵以承其弊。」

句踐卒，^{〔一〕}子王顓與立。^{〔二〕}王顓與卒，子王不壽立。王不壽卒，^{〔三〕}子王翁立。王翁卒，^{〔四〕}子王翳立。王翳卒，子王之侯立。^{〔五〕}王之侯卒，子王無彊立。^{〔六〕}

〔一〕索隱 紀年云：「晉出公十年十一月，於粵子句踐卒，是爲莢執。」

〔二〕索隱 顓音石。與音餘。按：紀年云：「於粵子句踐卒，是爲莢執。次鹿郢立，六年卒。」樂資云：「越語謂鹿郢爲顓與也。」

〔三〕索隱 紀年云：「不壽立十年見殺，是爲盲姑。次朱句立。」

〔四〕索隱 紀年於粵子朱句三十四年滅滕，三十五年滅郢，三十七年朱句卒。

〔五〕索隱 紀年云：「翳三十三年遷于吳，三十六年七月太子諸咎弑其君翳，十月粵殺諸咎。粵滑，吳人立子錯枝爲君。明年，大夫寺區定粵亂，立無余之。十二年，寺區弟忠弑其君莽安，次無顓立。無顓八年薨，是爲莢蠋叩。」

故莊子云「越人三弑其君，子搜患之，逃乎丹穴不肯出，越人薰之以艾，乘以王輿」。樂資云「號曰無顓」。蓋無顓後乃次無疆也，則王之侯卽無余之也。

〔六〕索隱蓋無顓之弟也。音其良反。

王無疆時，越興師北伐齊，西伐楚，與中國爭疆。當楚威王之時，越北伐齊，齊威王使人說越王曰：「越不伐楚，大不王，小不伯。圖越之所爲不伐楚者，爲不得晉也。韓、魏固不攻楚。韓之攻楚，覆其軍，殺其將，則葉、陽翟危；〔一〕魏亦覆其軍，殺其將，則陳、上蔡不安。〔二〕故二晉之事越也，〔三〕不至於覆軍殺將，馬汗之力不效。〔四〕所重於得晉者何也？〔五〕越王曰：「所求於晉者，不至頓刃接兵，而況于攻城圍邑乎？」〔六〕願、魏以聚大梁之下，願、齊之試兵南陽〔七〕莒地，以聚常、鄆之境，〔八〕則方城之外不南，〔九〕淮、泗之間不東，商、於、析、酈〔一〇〕宗胡之地，〔一一〕夏路以左，〔一二〕不足以備秦，江南、泗上不足以待越矣。〔一三〕則齊、秦、韓、魏得志於楚也，是二晉不戰而分地，不耕而穫之。不此之爲，而頓刃於河山之間，以爲齊、秦用，所待者如此其失計，柰何其以此王也！」齊使者曰：「幸也越之不亡也！吾不貴其用智之如目，見豪毛而不見其睫也。今王知晉之失計，而不自知越之過，是目論也。〔一四〕王所待於晉者，非有馬汗之力也，又非可與合軍連和也，將待之以分楚衆也。今楚衆已分，何待於晉？」越王曰：「柰何？」曰：「楚三大夫張九軍，北圍曲沃，於中，〔一五〕以至無假之關

者〔二〕二千七百里，〔三〕景翠之軍北聚魯、齊、南陽，分有大此者乎？〔四〕且王之所求者，鬪晉楚也；晉楚不鬪，越兵不起，是知二五而不知十也。此時不攻楚，臣以是知越大不王，小不伯。復讎、龐、〔五〕長沙，〔六〕楚之粟也；竟澤陵，楚之材也。越窺兵通無假之關，〔七〕此四邑者不上貢事於郢矣。〔八〕臣聞之，圖王不王，其敝可以伯。然而不伯者，王道失也。故願大王之轉攻楚也。」

〔一〕正義 葉，式涉反，今許州葉縣。陽翟，河南陽翟縣也。二邑此時屬韓，與楚犬牙交境，韓若伐楚，恐二邑爲楚所危。

〔二〕正義 陳，今陳州也。上蔡，今豫州上蔡縣也。二邑此時屬魏，與楚犬牙交境，魏若伐楚，恐二國爲楚所危也。

〔三〕正義 言韓、魏與楚鄰，今令越合於二晉而伐楚。

〔四〕集解 徐廣曰：「效猶見也。」

〔五〕正義 從「不至」已下此是齊使者重難越王。

〔六〕正義 頓刃，築營壘也。接兵，戰也。越王言韓魏之事越，猶不至頓刃接兵，而況更有攻城圍邑，韓、魏始服乎？言畏秦、齊而故事越也。

〔七〕索隱 此南陽在齊之南界，莒之西。

〔八〕索隱 常，邑名，蓋田文所封邑。郟，故郟國。二邑皆齊之南地。

〔九〕正義 方城山在許州葉縣西南十八里。外謂許州、豫州等。言魏兵在大梁之下，楚方城之兵不得南伐越也。

〔一〇〕索隱四邑並屬南陽，楚之西南也。

〔正義〕酈音擲。括地志云：「商洛縣則古商國城也。荊州圖副云：『鄧州內

鄉縣東七里於村，卽於中地也。』」

括地志又云：「鄧州內鄉縣楚邑也。故酈縣在鄧州新城縣西北三十里。」按：

商、於、析、酈在商、鄧二州界，縣邑也。

〔二〕集解徐廣曰：「胡國，今之汝陰。」

〔索隱〕宗胡，邑名。胡姓之宗，因以名邑。杜預云：「汝陰縣北有故胡城」是。

〔三〕集解徐廣曰：「蓋謂江夏之夏。」

〔索隱〕徐氏以爲江夏，非也。劉氏云：「楚適諸夏，路出方城，人向北行，以西

爲左，故云「夏路以左」，其意爲得也。

〔正義〕括地志云：「故長城在鄧州內鄉縣東七十五里，南入穰縣，北連翼

望山，無土之處累石爲固。楚襄王控霸南土，爭強中國，多築列城於北方，以適華夏，號爲方城。」按：此說劉氏

爲得，云邑徒衆少，不足備秦峽、武二關之道也。

〔三〕正義江南，洪、饒等州，春秋時爲楚東境也。泗上，徐州，春秋時楚北境也。二境並與越鄰，言不足當伐越。

〔四〕索隱言越王知晉之失，不自覺越之過，猶人眼能見豪毛而自不見其睫，故謂之「目論」也。

〔五〕集解徐廣曰：「一作『北面曲沃』。」

〔正義〕括地志云：「曲沃故城在陝縣西三十二里。於中在鄧州內鄉縣東七

里。」爾時曲沃屬魏，於中屬秦，二地相近，故楚圍之。

〔六〕集解徐廣曰：「無，一作『西』。」

〔七〕正義按：無假之闕當在江南長沙之西北也。言從曲沃、於中西至漢中、巴、巫、黔中千餘里，皆備秦、晉也。

〔八〕正義魯，兗州也。齊，密州莒縣邑南至泗上也。南陽，鄧州也，時屬韓也。言楚又備此三國也，分散有大此者乎？

〔九〕集解徐廣曰：「一作『寵』。」

〔三〇〕索隱劉氏云「復者發語之聲」，非也。言發語聲者，文勢然也，則是脫「況」字耳。讎當作「犢」，犢，邑名，字訛

耳。則犢、龐、長沙是三邑也。下云「竟澤陵」，當爲「竟陵澤」。言竟陵之山澤出材木，故楚有七澤，蓋其一也。合上文爲四邑也。 [正義] 復，扶富反。

〔三〕[集解] 徐廣曰：「無，一作『西』。」

〔三〕[正義] 言今越北欲闢晉、楚，南復讎敵楚之四邑，龐、長沙、竟陵澤也。龐、長沙出粟之地，竟陵澤出材木之地，此邑近長沙潭、衡之境，越若窺兵西通無假之關，則四邑不得北上貢於楚之郢都矣。戰國時永、郴、衡、潭、岳、鄂、江、洪、饒並是東南境，屬楚也。袁、吉、虔、撫、歙、宣並越西境，屬越也。

於是越遂釋齊而伐楚。楚威王興兵而伐之，大敗越，殺王無彊，盡取故吳地至浙江，北破齊於徐州。〔一〕而越以此散，諸族子爭立，或爲王，或爲君，濱於江南海上，〔三〕服朝於楚。

〔一〕[集解] 徐廣曰：「周顯王之四十六年。」

[索隱] 按：紀年學子無彊薨後十年，楚伐徐州，無楚敗越殺無彊之語，

是無彊爲無顯之後，紀年不得錄也。

〔三〕[正義] 今台州臨海縣是也。

後七世，至閩君搖，佐諸侯平秦。漢高帝復以搖爲越王，以奉越後。東越、閩君，皆其後也。

范蠡〔一〕事越王句踐，既苦身勳力，與句踐深謀二十餘年，竟滅吳，報會稽之恥，北渡

兵於淮以臨齊、晉，號令中國，以尊周室，句踐以霸，而范蠡稱上將軍。還反國，范蠡以爲大名之下，難以久居，且句踐爲人可與同患，難與處安，爲書辭句踐曰：「臣聞主憂臣勞，主辱臣死。昔者君王辱於會稽，所以不死，爲此事也。今既以雪恥，臣請從會稽之誅。」句踐曰：「孤將與子分國而有之。不然，將加誅于子。」范蠡曰：「君行令，臣行意。」乃裝其輕寶珠玉，自與其私徒屬乘舟浮海以行，終不反。於是句踐表會稽山以爲范蠡奉邑。「二」

〔一〕集解太史公素王妙論曰：「蠡本南陽人。」列仙傳云：「蠡，徐人。」正義吳越春秋云：「蠡字少伯，乃楚宛三

戶人也。」越絕云：「在越爲范蠡，在齊爲鴟夷子皮，在陶爲朱公。」又云：「居楚曰范伯。謂大夫種曰：『三王則三皇之苗裔也，五伯乃五帝之末世也。天運曆紀，千歲一至，黃帝之元，執辰破巳，霸王之氣，見於地戶。伍子胥以是挾弓矢干吳王。』於是要大夫種入吳。此時馮同相與共戒之：『伍子胥在，自餘不能關其詞。』蠡曰：『吳越之邦同風共俗，地戶之位非吳則越。彼爲彼，我爲我。』乃入越，越王常與言，盡日方去。」

〔二〕索隱國語云：「乃環會稽三百里以爲范蠡之地」。奉音扶用反。

范蠡浮海出齊，變姓名，自謂鴟夷子皮，「一」耕于海畔，苦身戮力，父子治產。居無幾何，致產數十萬。齊人聞其賢，以爲相。范蠡喟然嘆曰：「居家則致千金，居官則至卿相，此布衣之極也。久受尊名，不祥。」乃歸相印，盡散其財，以分與知友鄉黨，而懷其重寶，閒行以去，止于陶，「二」以爲此天下之中，交易有無之路通，爲生可以致富矣。於是自謂陶朱公。

復約要父子耕畜，廢居，候時轉物，逐什一之利。居無何，則致貲累巨萬。^{〔三〕}天下稱陶朱公。

〔一〕索隱 范蠡自謂也。蓋以吳王殺子胥而盛以鴟夷，今蠡自以有罪，故爲號也。韋昭曰「鴟夷，革囊也」。或曰生牛皮也。

〔二〕集解 徐廣曰：「今之濟陰定陶。」正義 括地志云：「陶山在濟州平陰縣東三十五里。」止此山之陽也，今山南五里猶有朱公冢。

〔三〕集解 徐廣曰：「萬萬也。」

朱公居陶，生少子。少子及壯，而朱公中男殺人，囚於楚。朱公曰：「殺人而死，職也。然吾聞千金之子不死於市。」告其少子往視之。乃裝黃金千溢，置褐器中，載以一牛車。且遣其少子，朱公長男固請欲行，朱公不聽。長男曰：「家有長子曰家督，今弟有罪，大人不遣，乃遣少弟，是吾不肖。」欲自殺。其母爲言曰：「今遣少子，未必能生中子也，而先空亡長男，奈何？」朱公不得已而遣長子，爲一封書遺故所善莊生。^{〔一〕}曰：「至則進千金于莊生所，聽其所爲，慎無與爭事。」長男既行，亦自私齎數百金。

〔一〕索隱 據其時代，非莊周也。然驗其行事，非子休而誰能信任於楚王乎？

范蠡遂去齊，歸定陶，後遺莊生金。莊周與魏惠王、（周元王）齊宣王同時，從周元王四年至齊宣王元年一百三

十年，此莊生非莊子。

至楚，莊生家負郭，披藜藿到門，居甚貧。然長男發書進千金，如其父言。莊生曰：「可疾去矣，慎毋留！卽弟出，勿問所以然。」長男既去，不過莊生而私留，以其私齎獻遺楚國貴人用事者。

莊生雖居窮閭，然以廉直聞於國，自楚王以下皆師尊之。及朱公進金，非有意受也，欲以成事後復歸之以爲信耳。故金至，謂其婦曰：「此朱公之金。有如病不宿誠，後復歸，勿動。」而朱公長男不知其意，以爲殊無短長也。

莊生閒時人見楚王，言「某星宿某，此則害於楚」。楚王素信莊生，曰：「今爲柰何？」莊生曰：「獨以德爲可以除之。」楚王曰：「生休矣，寡人將行之。」王乃使使者封三錢之府。楚貴人驚告朱公長男曰：「王且赦。」曰：「何以也？」曰：「每王且赦，常封三錢之府。昨暮王使使封之。」朱公長男以爲赦，弟固當出也，重千金虛棄莊生，無所爲也，乃復見莊生。莊生驚曰：「若不去邪？」長男曰：「固未也。初爲事弟，弟今議自赦，故辭生去。」莊生知其意欲復得其金，曰：「若自入室取金。」長男卽自入室取金持去，獨自歡幸。

〔一〕集解 國語曰：「周景王時將鑄大錢。」賈逵說云：「虞、夏、商、周金幣三等，或赤，或白，或黃。黃爲上幣，銅鐵爲下幣。」韋昭曰：「錢者，金幣之名，所以買賣物，通財用也。」單穆公云：「古者有母權子，子權母而行，然則三品之來，古而然矣。」駟謂楚之三錢，賈、韋之說近之。

〔二〕集解或曰「王且赦，常封三錢之府」者，錢幣至重，慮人或逆知有赦，盜竊之，所以封錢府，備盜竊也。漢靈帝時，河內張成能候風角，知將有赦，教子殺人，捕得七日赦出，此其類也。

莊生羞爲兒子所賣，乃入見楚王曰：「臣前言某星事，王言欲以修德報之。今臣出，道路皆言陶之富人朱公之子殺人囚楚，其家多持金錢賂王左右，故王非能恤楚國而赦，乃以朱公子故也。」楚王大怒曰：「寡人雖不德耳，柰何以朱公之子故而施惠乎！」令論殺朱公子，明日遂下赦令。朱公長男竟持其弟喪歸。

至，其母及邑人盡哀之，唯朱公獨笑，曰：「吾固知必殺其弟也！彼非不愛其弟，顧有所不能忍者也。是少與我俱，見苦，爲生難，故重棄財。至如少弟者，生而見我富，乘堅驅良逐狡兔，〔一〕豈知財所從來，故輕棄之，非所惜者。前日吾所爲欲遣少子，固爲其能棄財故也。而長者不能，故卒以殺其弟，事之理也，無足悲者。吾日夜固以望其喪之來也。」

〔一〕集解徐廣曰：「狡，一作『郊』。」

故范蠡三徙，成名於天下，非苟去而已，所止必成名。卒老死于陶，故世傳曰陶朱公。〔一〕

〔一〕集解張華曰：「陶朱公冢在南郡華容縣西，樹碑云是越之范蠡也。」

有陶朱公冢，樹碑云是越范蠡。范蠡本宛三戶人，與文種俱入越，吳亡後，自適齊而終。陶朱公登仙，未聞葬此。

所由。」括地志云陶朱公冢也。又云：「濟州平陰縣東三十里陶山南五里有陶公冢。并止於陶山之陽。」按：葬處有二，未詳其處。

太史公曰：禹之功大矣，漸九川，〔一〕定九州，至于今諸夏艾安。及苗裔句踐，苦身焦思，終滅彊吳，北觀兵中國，以尊周室，號稱霸王。〔二〕句踐可不謂賢哉！蓋有禹之遺烈焉。范蠡三遷皆有榮名，名垂後世。臣主若此，欲毋顯得乎！

〔一〕集解 徐廣曰：「漸者亦引進通導之意也，字或宜然。」

〔二〕集解 徐廣曰：「一作『主』。」

【索隱述贊】越祖少康，至于允常。其子始霸，與吳爭彊。檇李之役，闔閭見傷。會稽之恥，句踐欲當。種誘以利，蠡悉其良。折節下士，致膽思嘗。卒復讎寇，遂殄大邦。後不量力，滅於無彊。

史記卷四十二

鄭世家第十二

鄭桓公友者，周厲王少子而宣王庶弟也。^{〔一〕}宣王立二十二年，友初封于鄭。^{〔二〕}封三十歲，百姓皆便愛之。幽王以爲司徒。^{〔三〕}和集周民，周民皆說，河雒之間，人便思之。爲司徒一歲，幽王以褒后故，王室治多邪，諸侯或畔之。於是桓公問太史伯。^{〔四〕}曰：「王室多故，予安逃死乎？」太史伯對曰：「獨雒之東土，河濟之南可居。」公曰：「何以？」對曰：「地近虢、鄆，^{〔五〕}虢、鄆之君貪而好利，^{〔六〕}百姓不附。今公爲司徒，民皆愛公，公誠請居之，虢、鄆之君見公方用事，輕分公地。公誠居之，虢、鄆之民皆公之民也。」公曰：「吾欲南之江上，何如？」對曰：「昔祝融爲高辛氏火正，其功大矣，而其於周未有興者，楚其後也。周衰，楚必興。興，非鄭之利也。」公曰：「吾欲居西方，何如？」^{〔七〕}對曰：「其民貪而好利，難久居。」公曰：「周衰，何國興者？」對曰：「齊、秦、晉、楚乎？夫齊、姜姓，伯夷之後也，伯夷佐堯典禮。秦，嬴姓，伯翳之後也，伯翳佐舜懷柔百物。及楚之先，皆嘗有功於天下。而

周武王克紂後，成王封叔虞于唐，〔八〕其地阻險，以此有德與周衰並，亦必興矣。〔桓公曰：「善。」於是卒言王，東徙其民維東，而虢、鄆果獻十邑，〔九〕竟國之。〔一〇〕

〔一〕集解 徐廣曰：「年表云母弟。」

〔二〕索隱 鄭，縣名，屬京兆。秦武公十一年「初縣杜、鄭」是也。又系本云「桓公居械林，徙拾」。宋忠云「械林與拾皆舊地名」，是封桓公乃名爲鄭耳。至秦之縣鄭，蓋是鄭武公東徙新鄭之後，其舊鄭乃是故都，故秦始縣之。

〔三〕集解 韋昭曰：「幽王八年爲司徒。」索隱 韋昭據國語以幽王八年爲司徒也。

〔四〕集解 虞翻曰：「周太史。」

〔五〕集解 徐廣曰：「虢在成皋，鄆在密縣。」駟案：虞翻曰「虢，姬姓，東虢也。鄆，妘姓」。

正義 括地志云：「洛州

汜水縣，古東虢叔之國，東虢君也。」又云：「故鄆城在鄭州新鄭縣東北三十二里。」

〔六〕索隱 鄭語云「虢叔恃勢，鄆仲恃險，皆有驕侈，又加之以貪冒」是也。虢叔，文王弟。鄆，妘姓之國也。

〔七〕索隱 國語曰：「公曰『謝西之九州何如？』」韋昭云「謝，申伯之國。謝西有九州。二千五百家爲州」。其說蓋異此。

〔八〕集解 徐廣曰：「晉世家曰唐叔虞，姓姬氏，字子于。」索隱 唐者，古國，堯之後，其君曰叔虞。何以知然者？

據此系家下文云「唐人之季代曰唐叔虞。當武王邑姜方動大叔，夢天命而子曰虞，與之唐。及生有文在手曰『虞』，遂以名之。及成王滅唐而國太叔，故因以稱唐叔虞」。杜預亦曰「取唐君之名」是也。

〔九〕集解 虞翻曰：「十邑謂虢、鄆、蔽、補、丹、依、嘒、歷、莘也。」索隱 國語云：「太史伯曰『若克二邑，鄆、蔽、補、丹、依、嘒、歷、莘君之土也。』」虞翻注皆依國語爲說。

〔一〇〕集解韋昭曰：「後武公竟取十邑地而居之，今河南新鄭也。」

二歲，犬戎殺幽王於驪山下，并殺桓公。鄭人共立其子掘突，〔一〕是爲武公。〔二〕

〔一〕正義上求勿反，下戶骨反。

〔二〕索隱譙周云「名突滑」，皆非也。蓋古史失其名，太史公循舊失而妄記之耳。何以知其然者？按下文其孫昭公名忽，厲公名突，豈有孫與祖同名乎？當是舊史雜記昭厲忽突之名，遂誤以掘突爲武公之字耳。

武公十年，娶申侯女〔一〕爲夫人，曰武姜。生太子寤生，生之難，及生，夫人弗愛。後生少子叔段，段生易，夫人愛之。〔二〕二十七年，武公疾。夫人請公，欲立段爲太子，公弗聽。是歲，武公卒，寤生立，是爲莊公。

〔一〕正義括地志云：「故申城在鄧州南陽縣北三十里。」左傳云鄭武公取於申也。

〔二〕集解徐廣曰：「年表云十四年生寤生，十七年生太叔段。」

莊公元年，封弟段於京，〔一〕號太叔。祭仲曰：「京大於國，非所以封庶也。」莊公曰：「武姜欲之，我弗敢奪也。」段至京，繕治甲兵，與其母武姜謀襲鄭。二十二年，段果襲鄭，武姜爲內應。莊公發兵伐段，段走。伐京，京人畔段，段出走鄆。〔二〕鄆潰，段出奔共。〔三〕於是莊公遷其母武姜於城穎，〔四〕誓言曰：「不至黃泉，〔五〕毋相見也。」居歲餘，已悔思母。穎谷之

考叔〔六〕有獻於公，公賜食。考叔曰：「臣有母，請君食賜臣母。」莊公曰：「我甚思母，惡負盟，柰何？」考叔曰：「穿地至黃泉，則相見矣。」於是遂從之，見母。

〔一〕〔集解〕賈逵曰：「京，鄭都邑。」杜預曰：「今滎陽京縣。」

〔二〕〔正義〕鄆音烏古反。今新鄭縣南鄆頭有村，多萬家。舊作「鄆」，音偃。杜預云：「鄆，今鄆陵也。」

〔三〕〔集解〕賈逵曰：「共，國名也。」杜預曰：「今汲郡共縣也。」〔正義〕按：今衛州共城縣是也。

〔四〕〔集解〕賈逵曰：「鄭地。」〔正義〕疑許州臨潁縣是也。

〔五〕〔集解〕服虔曰：「天玄地黃，泉在地中，故言黃泉。」

〔六〕〔集解〕賈逵曰：「潁谷，鄭地。」〔正義〕括地志云：「潁水源出洛州嵩高縣東南三十里陽乾山，今俗名潁山泉。源

出山之東谷。其側有古人居處，俗名爲潁墟，故老云是潁考叔故居，卽酈元注水經所謂潁谷也。」

二十四年，宋繆公卒，公子馮奔鄭。鄭侵周地，取禾。〔一〕二十五年，衛州吁弑其君桓公自立，與宋伐鄭，以馮故也。二十七年，始朝周桓王。桓王怒其取禾，弗禮也。〔二〕二十九年，莊公怒周弗禮，與魯易枋、許田。〔三〕三十三年，宋殺孔父。三十七年，莊公不朝周，周桓王率陳、蔡、虢、衛伐鄭。莊公與祭仲、〔四〕高渠彌〔五〕發兵自救，王師大敗。祝瞻〔六〕射中王臂。祝瞻請從之，鄭伯止之，曰：「犯長且難之，況敢陵天子乎？」乃止。夜令祭仲問王疾。

〔一〕〔索隱〕隱二年左傳：「鄭武公、莊公爲平王卿士。王貳于虢，及王崩，周人將畀虢公政。」夏四月，鄭祭足帥師取溫之麥，秋又取成周之禾，是。

〔三〕索隱 杜預曰：「桓王卽位，周鄭交惡，至是始朝，故言始也。」左傳又曰：「周桓公言於王曰：『我周之東遷，晉鄭焉依。善鄭以勸來者，猶懼不諫，況不禮焉，鄭不來矣。』」

〔三〕索隱 許田，近許之田，魯朝宿之邑。初者，鄭所受助祭太山之湯沐邑。鄭以天子不能巡守，故以祊易許田，各從其近。

〔四〕索隱 左傳稱祭仲足，蓋祭是邑，其人名仲字仲足，故傳云祭封人仲足是也。此繆葛之戰在魯桓公五年。

〔五〕索隱 一作「彌」，一作「眯」，並名卑反。

〔六〕索隱 左傳作「祝聃」。

三十八年，北戎伐齊，齊使求救，鄭遣太子忽將兵救齊。齊釐公欲妻之，忽謝曰：「我小國，非齊敵也。」時祭仲與俱，勸使取之，曰：「君多內寵，太子無大援將不立，三公子皆君也。」所謂三公子者，太子忽，其弟突，次弟子亶也。〔二〕

〔一〕集解 服虔曰：「言庶子有寵者多。」

〔二〕索隱 此文則數太子忽及突、子亶爲三，而杜預云不數太子，以子突、子亶、子儀爲三，蓋得之。

四十三年，鄭莊公卒。初，祭仲甚有寵於莊公，莊公使爲卿，公使娶鄧女，生太子忽，故祭仲立之，是爲昭公。

莊公又娶宋雍氏女，〔一〕生厲公突。雍氏有寵於宋。〔二〕宋莊公聞祭仲之立忽，乃使人誘召祭仲而執之，曰：「不立突，將死。」亦執突以求賂焉。祭仲許宋，與宋盟。以突歸，立

之。昭公忽聞祭仲以宋要立其弟突，九月（辛）「丁」亥，忽出奔衛。己亥，突至鄭，立，是爲厲公。

〔一〕集解 賈逵曰：「雍氏，黃帝之孫，姑姓之後，爲宋大夫。」

〔二〕集解 服虔曰：「爲宋正卿，故曰有寵。」

厲公四年，祭仲專國政。厲公患之，陰使其壻雍糾欲殺祭仲。〔一〕糾妻，祭仲女也，知之，謂其母曰：「父與夫孰親？」母曰：「父一而已，人盡夫也。」〔二〕女乃告祭仲，祭仲反殺雍糾，戮之於市。厲公無柰祭仲何，怒糾曰：「謀及婦人，死固宜哉！」夏，厲公出居邊邑櫟。〔三〕祭仲迎昭公忽，六月乙亥，復入鄭，卽位。

〔一〕集解 賈逵曰：「雍糾，鄭大夫。」

〔二〕集解 杜預曰：「婦人在室則天父，出則天夫。女以爲疑，故母以所生爲本解之。」

〔三〕集解 宋忠曰：「今潁川陽翟縣。」索隱 按：櫟音歷，卽鄭初得十邑之歷也。

秋，鄭厲公突因櫟人殺其大夫單伯，〔一〕遂居之。諸侯聞厲公出奔，伐鄭，弗克而去。宋頗予厲公兵，自守於櫟，鄭以故亦不伐櫟。

〔一〕集解 杜預曰：「鄭守櫟大夫也。」

索隱 依左傳作「檀伯」。檀伯，鄭守櫟大夫，事在桓十五年。此文誤爲「單伯」者，蓋亦有所因也。按魯莊公十四年，厲公自櫟侵鄭，事與周單伯會齊師伐宋相連，故誤耳。

昭公二年，自昭公爲太子時，父莊公欲以高渠彌爲卿，太子忽惡之，莊公弗聽，卒用渠彌爲卿。及昭公卽位，懼其殺己，冬十月辛卯，渠彌與昭公出獵，射殺昭公於野。祭仲與渠彌不敢入厲公，乃更立昭公弟子亶爲君，是爲子亶也，無諡號。

子亶元年七月，齊襄公會諸侯於首止，〔一〕鄭子亶往會，高渠彌相，從，祭仲稱疾不行。所以然者，子亶自齊襄公爲公子之時，嘗會鬪，相仇，及會諸侯，祭仲請子亶無行。子亶曰：「齊彊，而厲公居櫟，卽不往，是率諸侯伐我，內厲公。我不如往，往何遽必辱，且又何至是。」卒行。於是祭仲恐齊并殺之，故稱疾。子亶至，不謝齊侯，齊侯怒，遂伏甲而殺子亶。高渠彌亡歸，〔二〕歸與祭仲謀，召子亶弟公子嬰於陳而立之，是爲鄭子。〔三〕是歲，齊襄公使彭生醉拉殺魯桓公。

〔一〕集解 服虔曰：「首止，近鄭之地。」杜預曰：「首止，衛地。」陳留襄邑縣東南有首鄉。」

〔二〕索隱 左氏云輟高渠彌。

〔三〕索隱 左傳以鄭子名子儀，此云嬰，蓋別有所見。

鄭子八年，齊人管至父等作亂，弑其君襄公。十二年，宋人長萬弑其君湣公。鄭祭仲死。

十四年，故鄭亡厲公，突在櫟者使人誘劫鄭大夫甫假，〔一〕要以求人。假曰：「舍我，我爲

君殺鄭子而入君。厲公與盟，乃舍之。六月甲子，假殺鄭子及其二子而迎厲公突，突自櫟復入卽位。初，內蛇與外蛇鬪於鄭南門中，內蛇死。居六年，厲公果復入。人而讓其伯父原，原曰：「我亡國外居，伯父無意入我，亦甚矣。」原曰：「事君無二心，人臣之職也。原知罪矣。」遂自殺。厲公於是謂甫假曰：「子之事君有二心矣。」遂誅之。假曰：「重德不報，誠然哉！」

〔一〕索隱左傳作「傅瑕」。此本多假借，亦依字讀。

〔二〕索隱左傳謂之原繁。

厲公突後元年，齊桓公始霸。

五年，燕、衛與周惠王弟穧伐王，王出奔溫，立弟穧爲王。六年，惠王告急鄭，厲公發兵擊周 王子穧，弗勝，於是與周惠王歸，王居于櫟。七年春，鄭厲公與虢叔襲殺王子穧而入惠王于周。

〔一〕索隱惠王，莊王孫，僖王子。子穧，莊王之妾姚所生。事在莊十九年。

秋，厲公卒，子文公躋〔一〕立。厲公初立四歲，亡居櫟，居櫟十七歲，復入，立七歲，與亡凡二十八年。

〔一〕索隱音在接反。系本云文公徙鄭。宋忠云卽新鄭。

文公十七年，齊桓公以兵破蔡，遂伐楚，至召陵。

二十四年，文公之賤妾曰燕姑，「一」夢天與之蘭，「二」曰：「余爲伯儵。余，爾祖也。」「三」以是爲而子，「四」蘭有國香。」以夢告文公，文公幸之，而予之草蘭爲符。遂生子，名曰蘭。

〔一〕集解 賈逵曰：「姑，南燕姓。」

〔二〕集解 賈逵曰：「香草也。」

〔三〕集解 賈逵曰：「伯儵，南燕祖。」

〔四〕集解 王肅曰：「以是蘭也爲汝子之名。」

三十六年，晉公子重耳過，文公弗禮。文公弟叔詹曰：「重耳賢，且又同姓，窮而過君，不可無禮。」文公曰：「諸侯亡公子過者多矣，安能盡禮之？」詹曰：「君如弗禮，遂殺之；弗殺，使卽反國，爲鄭憂矣。」文公弗聽。

三十七年春，晉公子重耳反國，立，是爲文公。秋，鄭人滑，滑聽命，已而反與衛，於是鄭伐滑。「一」周襄王使伯黼「二」請滑。鄭文公怨惠王之亡在櫟，而文公父厲公入之，而惠王不賜厲公爵祿，「三」又怨襄王之與衛滑，故不聽襄王請而囚伯黼。王怒，與翟人伐鄭，弗克。冬，翟攻伐襄王，襄王出奔鄭，鄭文公居王于汜。三十八年，晉文公入襄王成周。

〔一〕索隱僖二十四年左傳「鄭公子士泄、堵俞彌帥師伐滑」。

〔二〕索隱音服。左傳「王使伯服、游孫伯如鄭請滑」。杜預云「二子周大夫」。知伯櫛卽伯服也。

〔三〕索隱此言爵祿與左氏說異。左傳云「鄭伯享王，王以后之鞶鑑與之」。虢公請器，王予之爵。則爵酒器，是太

史公與丘明說別也。

四十一年，助楚擊晉。自晉文公之過無禮，故背晉助楚。四十三年，晉文公與秦穆公共圍鄭，討其助楚攻晉者，及文公過時之無禮也。初，鄭文公有三夫人，寵子五人，皆以罪蚤死。公怒，溉〔一〕逐羣公子。子蘭奔晉，從晉文公圍鄭。時蘭事晉文公甚謹，愛幸之，乃私於晉，以求入鄭爲太子。晉於是欲得叔詹爲僇。鄭文公恐，不敢謂叔詹言。詹聞，言於鄭君曰：「臣謂君，君不聽臣，晉卒爲患。然晉所以圍鄭，以詹，詹死而赦鄭國，詹之願也。」乃自殺。鄭人以詹尸與晉。晉文公曰：「必欲一見鄭君，辱之而去。」鄭人患之，乃使人私於秦曰：「破鄭益晉，非秦之利也。」秦兵罷。晉文公欲入蘭爲太子，以告鄭。鄭大夫石癸曰：「吾聞姑姓乃后稷之元妃，〔二〕其後當有興者。」子蘭母，其後也。且夫人子盡已死，餘庶子無如蘭賢。今圍急，晉以爲請，利孰大焉！遂許晉，與盟，而卒立子蘭爲太子，晉兵乃罷去。

〔一〕集解徐廣曰：「一作『瑕』。」

〔二〕索隱音蔬。左傳作「瑕」。

〔三〕集解 杜預曰：「媼姓之女，爲后稷妃。」

四十五年，文公卒，子蘭立，是爲繆公。

繆公元年春，秦繆公使三將將兵欲襲鄭，至滑，逢鄭賈人弦高詐以十二牛勞軍，故秦兵不至而還，晉敗之於崤。初，往年鄭文公之卒也，鄭司城繒賀以鄭情賣之，秦兵故來。三年，鄭發兵從晉伐秦，敗秦兵於汪。

往年〔一〕楚太子商臣弑其父成王代立。二十一年，與宋華元伐鄭。華元殺羊食士，不與其御羊斟，怒以馳鄭，鄭囚華元。宋贖華元，元亦亡去。晉使趙穿以兵伐鄭。

〔一〕集解 徐廣曰：「繆公之二年。」

二十二年，鄭繆公卒，子夷立，是爲靈公。

靈公元年春，楚獻鼃於靈公。子家、子公將朝靈公，〔一〕子公之食指動，〔二〕謂子家曰：「佗日指動，必食異物。」及入，見靈公進鼃羹，子公笑曰：「果然！」靈公問其笑故，具告靈公。靈公召之，獨弗予羹。子公怒，染其指，〔三〕嘗之而出。公怒，欲殺子公。子公與子家謀先。夏，弑靈公。鄭人欲立靈公弟去疾，去疾讓曰：「必以賢，則去疾不肖；必以順，則公子

堅長。」堅者，靈公庶弟，〔四〕去疾之兄也。於是乃立子堅，是爲襄公。

〔一〕集解 賈逵曰：「二子鄭卿也。」

〔二〕集解 服虔曰：「第二指。」

〔三〕集解 左傳曰：「染指於鼎。」

〔四〕集解 徐廣曰：「年表云靈公庶兄。」

襄公立，將盡去繆氏。繆氏者，殺靈公，子公之族家也。去疾曰：「必去繆氏，我將去之。」乃止。皆以爲大夫。

襄公元年，楚怒鄭受宋賂縱華元，伐鄭。鄭背楚，與晉親。五年，楚復伐鄭，晉來救之。六年，子家卒，國人復逐其族，以其弑靈公也。

七年，鄭與晉盟鄆陵。八年，楚莊王以鄭與晉盟，來伐，圍鄭三月，鄭以城降楚。楚王入自皇門，鄭襄公肉袒擊羊以迎，曰：「孤不能事邊邑，使君王懷怒以及弊邑，孤之罪也。敢不惟命是聽。君王遷之江南，及以賜諸侯，亦惟命是聽。若君王不忘厲，宣王、桓、武公，哀不忍絕其社稷，錫不毛之地，〔一〕使復得改事君王，孤之願也，然非所敢望也。敢布腹心，惟命是聽。」莊王爲卻三十里而後舍。楚羣臣曰：「自鄆至此，士大夫亦久勞矣。今得國舍之，何如？」莊王曰：「所爲伐，伐不服也。今已服，尚何求乎？」卒去。晉聞楚之伐鄭，發

兵救鄭。其來持兩端，故遲，比至河，楚兵已去。晉將率或欲渡，或欲還，卒渡河。莊王聞，還擊晉。鄭反助楚，大破晉軍於河上。十年，晉來伐鄭，以其反晉而親楚也。

〔一〕集解 何休曰：「境塉不生五穀曰不毛。謙不敢求肥饒。」

十一年，楚莊王伐宋，宋告急于晉。晉景公欲發兵救宋，伯宗諫晉君曰：「天方開楚，未可伐也。」乃求壯士得霍人解揚，字子虎，誑楚，令宋毋降。過鄭，鄭與楚親，乃執解揚而獻楚。楚王厚賜與約，使反其言，令宋趣降，三要乃許。於是楚登解揚樓車，〔一〕令呼宋。遂負楚約而致其晉君命曰：「晉方悉國兵以救宋，宋雖急，慎毋降楚，晉兵今至矣！」楚莊王大怒，將殺之。解揚曰：「君能制命爲義，臣能承命爲信。受吾君命以出，有死無隕。」〔三〕莊王曰：「若之許我，已而背之，其信安在？」解揚曰：「所以許王，欲以成吾君命也。」將死，顧謂楚軍曰：「爲人臣無忘盡忠得死者！」楚王諸弟皆諫王赦之，於是赦解揚使歸。晉爵之爲上卿。

〔一〕集解 服虔曰：「樓車所以窺望敵軍，兵法所謂『雲梯』也。」杜預曰：「樓車，車上望櫓也。」

〔三〕集解 服虔曰：「隕，墜也。」

十八年，襄公卒，子悼公潰〔一〕立。

〔一〕索隱 劉音祕。鄒本一作「沸」，一作「弗」。左傳作「費」，音扶味反。

悼公元年，鄆公〔一〕惡鄭於楚，悼公使弟論〔二〕於楚自訟。訟不直，楚囚論。於是鄭悼公來與晉平，遂親。論私於楚子反，子反言歸論於鄭。

〔一〕集解 徐廣曰：「鄆音許。許公，靈公也。」

〔二〕索隱 公遜反。

二年，楚伐鄭，晉兵來救。是歲，悼公卒，立其弟論，是爲成公。

成公三年，楚共王曰：「鄭成公孤有德焉」，使人來與盟。成公私與盟。秋，成公朝晉，晉曰：「鄭私平於楚」，執之。使欒書伐鄭。四年春，鄭患晉圍，公子如乃立成公庶兄繻〔一〕爲君。其四月，晉聞鄭立君，乃歸成公。鄭人聞成公歸，亦殺君繻。迎成公。晉兵去。

〔一〕索隱 音須。鄆氏云：「一作『繻』，音訓。」

十年，背晉盟，盟於楚。晉厲公怒，發兵伐鄭。楚共王救鄭。晉楚戰鄢陵，楚兵敗，晉射傷楚共王目，俱罷而去。十三年，晉悼公伐鄭，兵於洧上。〔一〕鄭城守，晉亦去。

〔一〕集解 服虔曰：「洧，水名。」

〔正義〕括地志云：「洧水在鄭州新鄭縣北三里，古新鄭城南。韓詩外傳云：『鄭俗，二

月桃花水出時，會於溱、洧水上，以自祓除。』按：在古城城南，與溱水合。

十四年，成公卒，子憚立。是爲釐公。

〔一〕索隱：紆粉反。左傳作「髡頑」。

釐公五年，鄭相子駟朝釐公，釐公不禮。子駟怒，使廚人藥殺釐公，〔一〕赴諸侯曰「釐公暴病卒」。立釐公子嘉，嘉時年五歲，是爲簡公。

〔一〕集解：徐廣曰：「年表云子駟使賊夜弑僖公。」

簡公元年，諸公子謀欲誅相子駟，子駟覺之，反盡誅諸公子。二年，晉伐鄭，鄭與盟，晉去。冬，又與楚盟。子駟畏誅，故兩親晉、楚。三年，相子駟欲自立爲君，公子子孔使尉止殺相子駟而代之。子孔又欲自立。子產曰：「子駟爲不可，誅之，今又效之，是亂無時息也。」於是子孔從之而相鄭簡公。

四年，晉怒鄭與楚盟，伐鄭，鄭與盟。楚共王救鄭，敗晉兵。簡公欲與晉平，楚又囚鄭使者。

十二年，簡公怒相子孔專國權，誅之，而以子產爲卿。十九年，簡公如晉，請衛君還，而封子產以六邑。〔一〕子產讓，受其三邑。二十二年，吳使延陵季子於鄭，見子產如舊交，謂子產曰：「鄭之執政者侈，難將至，政將及子。子爲政，必以禮；不然，鄭將敗。」子產厚遇季

子。二十三年，諸公子爭寵相殺，又欲殺子產。公子或諫曰：「子產仁人，鄭所以存者子產也，勿殺！」乃止。

〔一〕〔集解〕服虔曰：「四井爲邑。」

二十五年，鄭使子產於晉，問平公疾。平公曰：「卜而曰實沈、臺駘爲祟，史官莫知，敢問？」對曰：「高辛氏有二子，長曰閼伯，季曰實沈，居曠林，〔一〕不相能也，日操干戈以相征伐。后帝弗臧，〔二〕遷閼伯于商丘，主辰，〔三〕商人是因，故辰爲商星。〔四〕遷實沈于大夏，主參，〔五〕唐人是因，服事夏、商，〔六〕其季世曰唐叔虞。〔七〕當武王邑姜方娠大叔，夢帝謂己：〔八〕『余命而子曰虞，〔九〕乃與之唐，屬之參而蕃育其子孫。』及生有文在其掌曰『虞』，遂以命之。及成王滅唐而國大叔焉。故參爲晉星。〔一〇〕由是觀之，則實沈，參神也。昔金天氏有裔子曰昧，爲玄冥師，〔一一〕生允格、臺駘。〔一二〕臺駘能業其官，〔一三〕宣汾、洮，〔一四〕障大澤，〔一五〕以處太原。〔一六〕帝用嘉之，國之汾川。〔一七〕沈、姒、蓐、黃實守其祀。〔一八〕今晉主汾川而滅之。〔一九〕由是觀之，則臺駘，汾、洮神也。然是二者不害君身。山川之神，則水旱之菑祭之；〔二〇〕日月星辰之神，則雪霜風雨不時祭之；若君疾，飲食哀樂女色所生也。」平公及叔嚮曰：「善，博物君子也！」厚爲之禮於子產。

〔一〕〔集解〕賈逵曰：「曠，大也。」

〔二〕集解 賈逵曰：「后帝，堯也。臧，善也。」

〔三〕集解 賈逵曰：「商丘在漳南。」杜預曰：「商丘，宋地。」服虔曰：「辰，大火，主祀也。」

〔四〕集解 服虔曰：「商人，契之先，湯之始祖相土封闕伯之故地，因其故國而代之。」

〔五〕集解 服虔曰：「大夏在汾澮之間，主祀參星。」杜預曰：「大夏，今晉陽縣。」

〔六〕集解 賈逵曰：「唐人謂陶唐氏之胤劉累事夏孔甲，封於大夏，因實沈之國，子孫服事夏、商也。」〔正義〕括地志

云：「故唐城在絳州翼城縣西二十里。」徐才宗國都城記云：「唐國，帝堯之裔子所封。」春秋云：「夏孔甲時有堯苗胄

劉累者，以豢龍事孔甲，夏后嘉之，賜曰御龍氏，以更豕韋之後。龍一雌死，潛醢之以食夏后。既而使求之，懼而

遷于魯縣。」夏后蓋別封劉累之後于夏之墟，爲唐侯。至周成王時，唐人作亂，成王滅之而封太叔，遷唐人子孫

于杜，謂之杜伯，范氏所云在周爲唐杜氏也。地記云：「唐氏在大夏之墟，屬河東安縣。今在絳城西北一百里有唐

城者，以爲唐舊國。」然則叔虞之封卽此地也。

〔七〕集解 杜預曰：「唐人之季世，其君曰叔虞。」

〔八〕集解 賈逵曰：「帝，天也。己，武王也。」

〔九〕集解 杜預曰：「取唐君之名。」

〔一〇〕集解 賈逵曰：「晉主祀參，參爲晉星。」

〔一一〕集解 服虔曰：「金天，少皞也。玄冥，水官也。師，長也。昧，爲水官之長。」

〔一二〕集解 服虔曰：「允格，臺駘，兄弟也。」

〔一三〕集解 服虔曰：「脩昧之職。」

〔四〕集解 賈逵曰：「宣猶通也。汾、洮，二水名。」

〔五〕集解 服虔曰：「陂障其水也。」

〔六〕集解 服虔曰：「太原，汾水名。」杜預曰：「太原，晉陽也，臺駘之所居者。」

〔七〕集解 服虔曰：「帝顓頊也。」

〔八〕集解 賈逵曰：「四國臺駘之後也。」

〔九〕集解 賈逵曰：「滅四國。」

〔三〇〕集解 服虔曰：「祭爲營，攢用幣也。若有水旱，則祭祭山川之神以祈福也。」

二十七年夏，鄭簡公朝晉。冬，畏楚靈王之彊，又朝楚，子產從。二十八年，鄭君病，使子產會諸侯，與楚靈王盟於申，誅齊慶封。

三十六年，簡公卒，子定公寧立。秋，定公朝晉昭公。

定公元年，楚公子弃疾弑其君靈王而自立，爲平王。欲行德諸侯，歸靈王所侵鄭地于

鄭。

四年，晉昭公卒，其六卿彊，公室卑。子產謂韓宣子曰：「爲政必以德，毋忘所以立。」

六年，鄭火，公欲禳之。子產曰：「不如修德。」

八年，楚太子建來奔。十年，太子建與晉謀襲鄭。鄭殺建，建子勝奔吳。

十一年，定公如晉。晉與鄭謀，誅周亂臣，入敬王于周。〔二〕

〔一〕索隱 王避弟子朝之亂出居狄泉，在昭二十三年；至二十六年，晉、鄭人之。經曰「天王入于成周」是也。

十三年，定公卒，子獻公薨立。獻公十二年卒，子聲公勝立。當是時，晉六卿彊，侵奪鄭，鄭遂弱。

聲公五年，鄭相子產卒，〔一〕鄭人皆哭泣，悲之如亡親戚。子產者，鄭成公少子也。爲人仁愛人，事君忠厚。孔子嘗過鄭，與子產如兄弟云。及聞子產死，孔子爲泣曰：「古之遺愛也！」〔二〕

〔一〕正義 括地志云：「子產墓在新鄭縣西南三十五里。」酈元注水經云：「子產墓在潁水上，累石爲方墳，墳東北向鄭城，杜預云言不忘本也。」

〔二〕集解 賈逵曰：「愛，惠也。」杜預曰：「子產見愛，有古人遺風也。」

八年，晉范、中行氏反晉，告急於鄭，鄭救之。晉伐鄭，敗鄭軍於鐵。〔一〕

〔一〕集解 杜預曰：「威城南鐵丘。」正義 括地志云：「鐵丘在滑州衛南縣東南十五里。」

十四年，宋景公滅曹。二十年，齊田常弑其君簡公，而常相於齊。二十二年，楚惠王滅陳。孔子卒。

三十六年，晉知伯伐鄭，取九邑。

三十七年，聲公卒，子哀公易立。〔一〕哀公八年，鄭人弑哀公而立聲公弟丑，是爲共公。共公三年，三晉滅知伯。三十一年，共公卒，子幽公已立。幽公元年，韓武子伐鄭，殺幽公。鄭人立幽公弟駘，是爲繻公。〔三〕

〔一〕集解年表云三十八年。

〔三〕集解年表云鄭立幽公子駘繻。或作「繇」。

繻公十五年，韓景侯伐鄭，取雍丘。鄭城京。

十六年，鄭伐韓，敗韓兵於負黍。〔一〕二十年，韓、趙、魏列爲諸侯。二十三年，鄭圍韓之陽翟。

〔一〕集解徐廣曰：「在陽城。」

正義括地志云：「負黍亭在洛州陽城縣西南三十五里，故周邑也。」

二十五年，鄭君殺其相子陽。二十七年，子陽之黨共弑繻公，立幽公弟乙爲君，是爲鄭君。〔二〕

〔二〕集解徐廣云：「一本云『立幽公弟乙，陽爲君，是爲康公』。六國年表云立幽公子駘，又以鄭君陽爲鄭康公乙。班固云『鄭康公乙爲韓所滅』。」

鄭君乙立二年，鄭負黍反，復歸韓。十一年，韓伐鄭，取陽城。
二十一年，韓哀侯滅鄭，并其國。

太史公曰：語有之，「以權利合者，權利盡而交疏」，甫瑕是也。甫瑕雖以劫殺鄭子內厲公，厲公終背而殺之，此與晉之里克何異？守節如荀息，身死而不能存奚齊。變所從來，亦多故矣！

【索隱述贊】厲王之子，得封於鄭。代職司徒，緇衣在詠。虢、鄆獻邑，祭祝專命。莊既犯王，厲亦奔命。居櫟克入，夢蘭毓慶。伯服生囚，叔瞻尸聘。釐、簡之後，公室不競。負黍雖還，韓哀日盛。

